

本國學基
叢書

抱經堂文集

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堂經抱

(上)

撰昭文盧



行發館書印務商





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墓誌銘

金壇段玉裁撰

公諱文昭，字紹弓，號抱經。其先自餘姚遷杭州。曾祖父承芳，明末建平令，有治績。祖父之翰，有春柳堂詩。父存心，恩貢生，召試博學鴻詞，有白雲詩文集。母馮太恭人，馮先生景女也。公生而穎異，濡染庭訓，又漸涵於外王父之緒論。長則桑先生調元壻而師之，馮桑二公皆浙中懋學之士，故其學具有原本。乾隆戊午舉順天鄉試，壬戌考授內閣中書，壬申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丁丑命尚書房行走，遂由左春坊左中允，洊陞翰林院侍讀學士。爲乙酉廣東正典試，旋提督湖南學政。戊子以學政言事不當，例議左遷。明年先生以繼母張太恭人年高，遂請歸養。時年五十有四，公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在中書十年，及在尚書房，與歸田後主講四方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耄孳孳無怠，早昧爽而起，繙閱點勘，朱墨竝作，几閒闐闐，無置茗盃處。日且冥，甫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即安，祁寒酷暑不稍閒。官俸脯脩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聞有舊本，必借鈔之；聞有善說，必謹錄之。一策之間，分別迢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今抱經堂藏書數萬卷，皆是也。校讎之事，自漢劉向、揚雄後，至聖朝極盛，公自以家居無補於國，而以刊定之書惠學者，亦足以裨益右文之治。出所定經典釋文、孟子音義、逸周書、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荀卿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諸善本，鏤版行世。又苦鏤板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如經典釋文例，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以行世。所自爲書，有文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

詳校十七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釋天已下注二卷。皆使學者誥正積非。蓄疑渙釋。向時棄官歸。天下爲公惜之。然孳摩歲月。衣被將來。昌黎子云。雖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議之者。公治經有不可磨之論。其言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尙多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鉏鍤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間。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鉏鍤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真。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鉏鍤者。故注疏釋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其讀書特識類如此。公生於康熙丁酉六月初三日。卒於常州龍城書院。乾隆乙卯十一月廿八日也。年七十有九。平生事親孝謹。年七十三。喪繼母。猶盡禮。與弟韶音友愛。篤於師友之誼。皆鄉邦所共信者。配桑氏。謝氏。楊氏。子四人。慶詒、武謀。皆太學生。慶詒踵公沒。武謀早逝。慶鍾、慶錄。皆業儒。女四人。適庠生周方岳。江寧府知府李堯棟。舉人陳春華。庠生朱元燦。孫男一人。能庸。孫女二人。公之沒也。無以爲家。公之執友有爲謀以抱經堂書數萬卷歸者。有力。有力。飲助其家。待公子孫如約。取歸。如南陽井公與晁昭德故事。慶鍾、慶錄曰。先人手澤存焉。雖貧安忍一日離也。烏呼。公可謂有子矣。嘉慶元年十一月廿四日。與桑、謝、楊三恭人合葬。仁和芝芳橋之原。公之弟子臧鏞堂以公與余相知最深。來請銘。銘曰。先生與余交忘年。一字剖析。歡開顏。十年知己。情則堅。先生一去。予介然。歸於其宮。神理緜。其書可讀。其澤延。

抱經堂文集目錄

卷一

對策 朝考卷 散館卷

應殿試策

誠無爲幾善惡論

擬察茂材異等詔

時政疏

責難賦

卷二

序一

聖廟樂釋律序

丁小正校本鄭注周易序

王厚齋輯鄭氏注尙書序

尙書大傳考異補遺序

抱經堂文集 目錄



增校王伯厚詩攷序

王伯厚輯古文春秋左傳序

春秋五測序

讀大學衍義補膚見序

中庸圖說序

新刻古文孝經孔氏傳序

鄭氏注論語序

孟子章指序

重雕經典釋文緣起

九經古義序

卷三

序二

吳槎客子夏易傳義疏序

李旣方補李鼎祚周易集解序

校本韓詩外傳序



春秋內傳古注輯序

儀禮注疏詳校自序

重校方言序

段若膺說文解字讀序

聲音發源圖解序

雕洪景伯不全隸韻序

校刻白虎通序

卷四

序三

皇朝武功紀盛序

史記索隱校本序

校定熊方後漢書年表序

錢晦之後漢書補表序

續漢書律歷志補注序

翰苑羣書序



抱經堂文集 目錄

關帝事蹟徵信編序

漢董孝子廟志序

續高壬傳序

新安汪氏增輯列女傳序

越女表微錄序

桐鄉沈氏家乘序

三峯盧氏家志序

江寧王墅孫氏族譜序

蘇州袁氏家譜序

甬東盧氏族譜序

補元和郡縣志序

新定元豐九域志序

襄垣縣志序

卷五

序四



新校說苑序

惜陰錄序

遠異錄序

李東昇勸善書序

硯北雜錄序

新刻金薤琳琅序

庚子銷夏記序

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序

卷六

序五

先祖春柳堂詩鈔小序

汪津夫先生詩鈔序

戴刻屏定邊雜詩序

靜志居詩話序

江慎修河洛精蘊序

抱經堂文集 目錄



戴東原注屈原賦序

戴氏遺書序

孔百城補杜氏釋例世族譜序

重刻何注孔氏家語序

新雕柳仲塗河東集序

吳國山碑攷序

居官必閱錄序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輯盧子榦禮記解詁序

爾雅漢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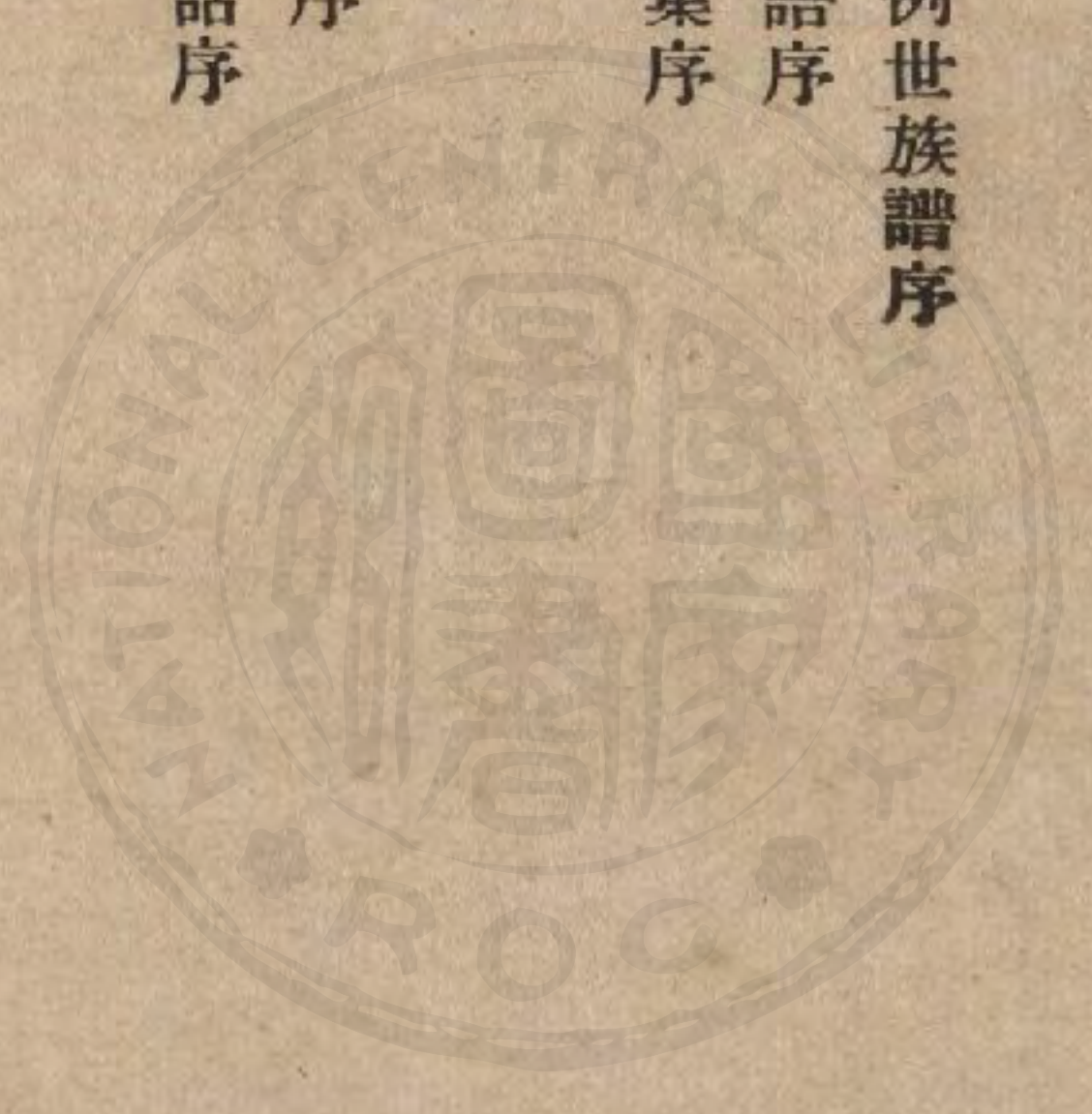
卷七

題辭

重校經史題辭

周易注疏輯正題辭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題辭



題三立書院所藏通志堂經解卷首

題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

重校關中新刻淮南子題辭

題張之象注鹽鐵論

新雕西京雜記緣起

題春渚紀聞

三水小牘題辭

揮塵錄題辭

題癸辛雜志

對牀夜語題辭

碧血題辭

史糾題辭

題明史藝文志稿

莊香蔭古文彙鈔補題辭

羣書拾補小引

抱經堂文集 目錄



劉隨州文集題辭

題宋板施注蘇詩

遺山樂府題辭

遺山樂府選題辭

米襄陽畫史題辭

爲桂明經未谷題說文統系圖

題桑東愚先生松林采藥圖端

題虞山趙氏增置祀田碑記

題嚴葆林香照圖後

四時尋樂圖題辭

四蓮池題額

卷八

跋一

十三經注疏正字跋

郭氏傳家易說跋

融堂書解跋

呂氏讀詩記跋

王厚齋詩攷跋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書後

春秋尊王發微跋

張氏春秋集傳跋

書春秋繁露目錄後

惠定宇春秋補注跋

不全宋本左傳跋

書公羊注疏後

方望溪鍾蕪經兩先生刪訂周禮訂義書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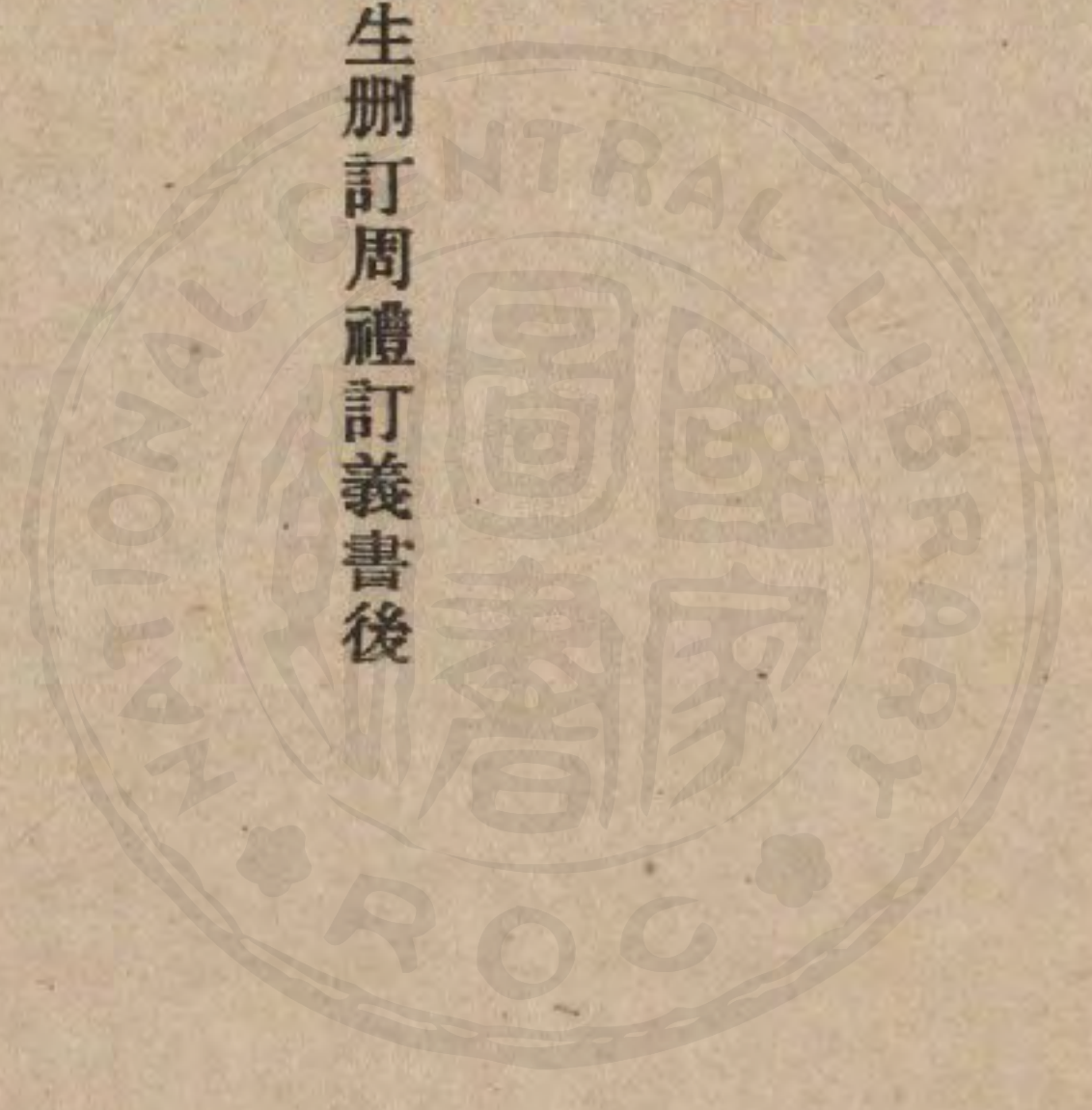
魏華父儀禮要義跋

書校本儀禮後

新刻大戴禮跋

夏小正補注書後

抱經堂文集 目錄



書楊文定公大學中庸講義後

孟子注疏校本書後

十一經問對跋

五禮通考跋

廣韻跋

張萱寧雅前編書後

卷九

跋二

竹書紀年統箋跋

題越絕後

中興館閣錄續錄跋

書鈞磯立談後

夢梁錄跋

書歸潛志後

兩漢刊誤補遺跋



新唐書糾謬跋

咸淳臨安志跋

嘉泰會稽志跋

蠻書跋

書西藏見聞錄後

水道提綱跋

書徐霞客遊記後

城東雜記跋

書錄解題跋

新訂書錄解題跋

卷十

跋三

書荀子後

書校本賈誼新書後

李軌注揚子法言跋

抱經堂文集 目錄



書鶴山雅言後

荷亭辯論跋

書學菀通辨後

書鷓冠子後

書陸農師解鷓冠子後

聚珍版本鷓冠子書後

鬼谷子跋

書韓非子後

書呂氏春秋後

書子華子後

崔豹古今注書後

玉照新志跋

書東坡志林後

湛淵靜語跋

書真誥後



卷十一

跋四

書北夢瑣言後

侯鯖錄跋

書塵史後

書石林燕語後

書泊宅編後

游宦紀聞跋

輟耕錄跋

書七脩類藁後

書韓門綴學後

書楊武屏先生雜諍後

再書雜諍後

山齋客譚跋

書鄭芷畦先生傳記後

抱經堂文集

目錄



書楊恭士撰先外祖墓表後

題劉烈母詩卷後

卷十二

跋五

書易史後

書儀禮識誤後

春秋長歷書後

石臺孝經跋

題九經古義刻本後

釋夢英十八體篆書跋

釋夢英篆說文偏旁字原跋

校孫奕示兒編訖因書其後

書吳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後

題朱文游所藏白虎通小字本後

題朱文游所藏元大德刻本白虎通後



劉子跋

書鐵圍山叢談後

書周恭叔浮沚集後

書毘陵集後

高恥堂稿跋

題張氏所刻栲栳山人詩集後

題曹荔帷遺詩後

書張蒙山葬高氏九棺記後

題顧懷祖秀才所藏先世圖像後

卷十三

跋六

書鄭司農集後

書毛氏袖珍本陶集後

書王右丞集箋注後

李元賓文集跋

題賈長江詩集後

再題賈長江詩集後

徐常侍文集跋

胡方平文恭集書後

尹河南集跋

書李泰伯文集後

劉公是集跋

后山詩注跋

樂圃餘藁跋

絜齋集書後

卷十四

跋七

書晦菴題跋後

玉楮詩藁跋

劉後村集跋



剡源集跋

仇山村金淵集書後

書李空同詩鈔後

跋西北之文

景菊公先生詩集跋

濂洛風雅跋

題王阮亭先生感舊集後

文心雕龍輯注書後

晉溪詩話跋

逸老堂詩話跋

卷十五

跋八

漢衛尉衡方碑跋

漢蕩陰令張遷表頌碑跋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抱經堂文集 目錄



漢倉頡廟碑跋

漢孔褒碑跋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北魏汲縣齊太公廟碑跋

唐光祿大夫張琮碑跋

唐禮部尙書張育碑跋

唐汾陰獻公薛收碑跋

唐褒國公段志辛碑跋

唐申文獻公高士廉碑跋

唐贈太常卿褚亮碑跋

武周夏日遊石淙詩石刻跋

武周珍州榮德縣丞梁師亮墓志跋

唐紀國先妃陸氏碑跋

唐于維則建陀羅尼經幢跋

唐濟度寺尼惠源和上神空誌銘跋

唐王居士塿塔銘跋

唐義興周夫人墓誌跋

唐顏魯公書東方曼倩畫贊跋

唐內侍李輔光墓志跋

唐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碑跋

唐太常丞贈諫議大夫溫佶神道碑跋

唐西平郡王李晟神道碑跋

宋穆庭秀穆伯初二墓表跋

宋龍泉山普濟禪院碑銘跋

元重立開化瑤巖閣記跋

元少中大夫梁天翔碑跋

近刻隨姚恭公墓志跋

卷十六

跋九

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跋

漢瓦當字跋

幽州昭仁寺碑跋

同州聖教序跋

松江曹氏所藏淳化閣帖書後

書黃長睿題跋後

東觀餘論跋

書金石史後

跋桂未谷所藏何義門評庚子銷夏記

海剛峯墨蹟跋

題茅鹿門示子卷後

楊忠愍與鄭端簡牘書後

周忠介墨蹟跋

蕉隱亭記書後

荼毘羊記跋

書傅長芳臨歐陽率更化度寺碑後

劉文正公自書手記跋

跋梅二如所藏徐夔州墨蹟

又跋梅二如臨徐又次太守手卷

題方訥菴會試朱卷後

德隅齋畫品跋

圖畫見聞誌跋

書格古要論後

書五曹算經後

又跋

卷十七

書一

上桑弢甫先生書

與桑虎竹書

與薛澱山書

答陳倣唐書



與張東之內弟書

與備三兄書

與從子沂州守石林書

與從子掌絲書

與金崢縣天來書

與申笏山侍讀書

卷十八

書二

上黃崑圃先生書

復秦味經先生校勘五禮通考各條書

寄孫楚池師書

與趙敬夫書

與程致堂進士書

與彭允初進士書

荅彭允初書

卷十九

書三

荅錢辛楣詹事書

與辛楣論熊方後漢書年表書

荅汪容甫書

荅沈南雷禮部書

荅朱秀才理齋書

與理齋書

再荅理齋書

與周林汲太史書

卷二十

書四

與王懷祖庶常論校正大戴禮記書

與陳立三上舍書

與孔淇谷書

與丁小正進士論校正方言書

卷二十一

書五

荅孔漢谷書

與鮑以文書

與翁覃溪論說文繫傳書

荅秦西巖問母在爲妻杖否書

荅袁簡齋書

與謝金圃學使書

與弟書

與梁曜北書

荅臧生在東書

與友人論無服之殤書

卷二十二

議

駁堯冢在平陽議

後議

歸奇於扞以象閏論

名諱辨一

名諱辨二

外傳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證

佳兵者不祥解

卷二十三

策問

廣東鄉試策問五首

湖南科試諸生策問九首

擬策問一首

卷二十四

答問

答董生問

抱經堂文集

目錄



卷二十五

記

吳江嚴豹人二酉齋記

杭州重建機神廟記

旌德縣建登瀛橋碑記

重修紫陽書院碑記

麗景校書圖記

張荷宇夢母圖記

蔡施秉守城記

記烏程袁孝子刳肝事

卷二十六

傳一

楊文定公家傳

候選主事蒼毓楊府君家傳

黃河同知蔣君家傳



卷二十七

傳二

孫文定公家傳

四川布政使長芳李公家傳

卷二十八

傳三

浙江督糧道一齋金公家傳

分巡松江太倉兵備道南村鍾君家傳

卹贈道銜中憲大夫孫君勛堂家傳

卷二十九

傳四

四川安邊軍民府知府季章閣公家傳

拔貢生注選直隸州判張公佩家傳

周君坦之家傳

瞰江山人傳

族子天保縣知縣孚尹小傳

姚君廣之家傳

承文學應韶小傳

國子監生丁君體會家傳

盧君靜夫家傳

陳祇園先生家傳

卷三十

傳五

浙江紹興府知府朱公涵齋家傳

廣德州學正孚堂朱君家傳

李蠡塘先生家傳

朝議大夫學南瞿公家傳

文學朱梅友家傳

國子監生洪君家傳

梅式堂小傳



梁孝廉處素小傳

卷三十一

傳六 事略

夏節母傳

江陰張節婦傳

李節婦顧恭人傳

汪氏雙節傳

節婦楊孔氏傳

萬孝女傳

盧母包孺人傳

張貞女事略

節孝王太君事略

卷三十二

墓表 墓碣

山西汾州府知府雷公墓表



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表

處士吳愚齋墓碣

國子生朱君補堂墓碣

奉直大夫候選直隸州同知吳君墓碣

卷三十三

墓誌銘

秦封公墓誌銘

贈奉直大夫永順縣教諭費君墓誌銘

翰林院侍講學士澗泉秦公墓誌銘

贈大理寺卿王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山東學政忍廬黃公墓誌銘

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邵君墓誌銘

浙江杭嘉湖海防兵備道周公墓誌銘

黃母方孺人墓誌銘

馮恭人墓誌銘

談孝貞墓誌銘

卷三十四

墓誌銘

贈奉直大夫煥文吉公墓誌銘

贈中憲大夫鄉飲大賓作菴劉公墓誌銘

鄉貢生盧府君墓誌銘

待贈文林郎增廣生毅齋陳府君墓誌銘

文林郎錢塘縣知縣魏公墓誌銘

奉直大夫吏部文選司主事汪君墓誌銘

文學陳少雲墓誌銘

贈中憲大夫予寧秦公墓誌銘

文林郎施秉縣知縣朱君墓誌銘

閩考功哀辭

孔蕙谷戶部哀辭

祭汪容甫文

抱經堂文集 目錄

三二

乙卯之春抱經先生整比自著文集。至冬十一月已刻成二十五帙。尙未定卷次先後。而先生遽歸道山。鮑君以文力任剞劂。戴工。以鯤與先生有知己之感。因屬校讎。未學膚淺。豈足窺先生之奧窔。幸孫頤谷侍御相與商榷采選。指示體裁。又與桑孝廉典林定標目之例。去取嚴審。庶無遺憾。然先生餘藁尙夥。其續刻十餘卷。當誼諉梁君曜北定之。梁君亦誼不容辭也。憶先生嘗言前輩文集有係後人編次者。體例多未盡善。故於垂暮之年。手編付梓。以及見書成爲幸。乃此志未遂。留恨而歿。嗚呼惜哉。嘉慶二年秋七月。蕭山後學徐鯤謹識。



抱經堂文集卷第一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對策 朝考卷 散館卷

應殿試策 壬申

制曰。朕紹承大統。撫御萬邦。宵旰孜孜。勤求治理。所冀內外臣工。靖共爾位。閭閻黎庶。共慶盈寧。羣材之登進日隆。邊境之救寧益永。庶幾海內臣民。共登上理焉。顧官方或未盡肅。民食或未盡豐。取士之術。猶疎。邊圉之防。未備。將何以整綱飭紀。以臻邛隆之治。與國家設官分職。所藉以熙績亮工。宣上德而達下情也。唐虞之世。五臣四岳。九官十二牧。師師濟濟。一堂之上。同寅協恭。用能明良喜起。成中天之盛治。然雖有都俞。不廢吁咈。一時動色相戒者。猶以叢脞爲虞。觀廣拜颺言。慎乃憲。屢省乃成。其交相責者。何至也。朕日以修和之盛。望之內外大小臣工。顧因循瞻顧之私。或猶有未盡化者。官方之砥礪。其道奚從。農者。天下之大本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開其資財之道。斯以蓄積多而備先具。周家穡事啓國。爰興八百之基。逮至西漢。文帝蠲租勸農之詔屢下。而皆以務本爲兢兢。豈非治要之所在。與今幅員日廣。民生日繁。游惰雜處其閒。雕文刻鏤。傷農之事。愈興。俗尙奢靡。罔知節儉。朕勤求民瘼。閭閻之疾苦。纖悉周知。偶有偏災。賑恤立沛。然裕民足食之道。有不得不深爲計者。今欲重農事而務本計。其道安在。制科取士。所

以振淹滯。儲任使也。登明選公。責在有司。鑑空衡平。言乎公則生明也。比年以來。加意釐剔。宜人知畏法。罔敢觸禁矣。而不謂舞弊者之卽生於察弊。此雖千百人中。僅亦一見。抑或者處士虛聲。恩門年誼。習俗相沿。流風未殄。與司衡者秉校士之任。當使寒峻無淪落之虞。菲材絕覬覦之念。斯無負關門籲俊之盛典。宜何如立法。俾宿弊永蠲。以光文治。與國家文德。旣修武事必備。防邊固圉。綢繆未然。非以誇遠略也。漢、唐、宋以來。兵制迭更。其閒善否。或亦有可採求者。與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選將固在所重矣。然將非兵莫與爲用。兵非將莫與爲統。聯屬之方。爛習於平時。誠不可緩。我國家全付所受。土宇版章。亙古罕匹。而將士之勇。韜略之嫻。訓練之精。制勝之神。皆遠過前代。惟是承平日久。或狃於逸樂。易致廢弛。則修明武備。以慎固邊圉。所宜豫爲籌論者也。凡此者。上自廟堂。下周鄉國。本保泰持盈之心。籌制治保邦之要。思皇多士。久霑雅化。其以素所蘊蓄者。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如治巨室。然公卿者棟梁也。百執事者茨蓋也。民也者基址也。士也者儲蓄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皆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天下至大。百官兆民。至衆。與夫庠序之修明。邊圉之鞏固。其事皆萃於人主之一身。而要其所以致治之具。無他焉。在慎守其紀綱而已矣。蓋信賞必罰者。治天下之大柄也。以正官方。則忠藎自矢之臣。必重其任而善遇之。其背公營私者。在所必斥也。以裕民生。則課農務本之吏。必著其勞而優獎之。其治理無狀者。在所必罷也。以端士習。則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而因言亦當覈其邪正之分。以嚴武備。則選將必取其有

謀練士必取其用命。而有事更必明其功罪之實。此所謂慎守其紀綱者也。蓋雖聖王在上。不能使朝盡無僉壬。野盡無游惰。學校必無辱行之士。四境必無竊發之虞。而其所以卒成至治者。道不越乎此。欽惟皇帝陛下。具清明剛健之德。又深以格致誠正之學。敬存於宥密。而事協於大中。固已知人善任。而作其寅恭。重農薄賦。而足其生計。尚經義。崇實學。以求有用之才。勤訓練。慎封疆。以獲救寧之效。乃猶聖不自聖。進臣等於廷。而策以整飭官方之道。備裕民食之圖。與夫作士防邊之善術。臣之愚陋。何足以知之。然清問所及。不棄芻蕘。臣敢不罄其愚衷。以爲拜獻之資乎。伏讀制策有曰。設官分職。所藉以熙績亮工。宣上德而達下情。而因及乎砥礪之有其道。臣惟王者所與共治天下。內有輔弼之臣。外有司牧之職。皆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唐虞之世。五臣九官。所以治其內。四岳十二牧。所以治其外。師師濟濟。稱極盛矣。而君臣之間。動色相戒。其臣之所以進勉者。必曰無怠無荒。其君之所以倚毗者。必曰予違汝弼。蓋皆以克艱爲心。而不敢一刻自暇逸也。夫同寅協恭之義。言君與臣同此敬畏之心也。天命之難諶。民情之難保。雖當太平無事之日。而持盈保泰。彌凜日中之戒。推其心。豈不願有都兪而無吁咈哉。然而不能已者。安危治亂之幾。相爲倚伏。而惟恐失於不及覺。故兢兢乎慎之又慎。然後可以免叢脞之咎。而常保此明良喜起之休風也。惟其同此寅恭之心。故和衷之美。亦於斯而見焉。非若以水濟水之謂。苟君所謂可。雖有否焉。而亦曰可。君所謂否。雖有可焉。而亦曰否。此則因循瞻顧之私。非純臣之所宜居心也。夫臣之所以事君。但當衡之於道。不當承

望意旨。以爲迎合之計。君之所以察臣。亦惟斷之以道。不當樂其將順。以開諛悅之風。則職事得以修舉。而大小臣工。自無不精白一心。以期報稱矣。制策又以養民必開其資財之道。斯蓄積多而備先具。而因籌其何以重農事而敦本計。臣惟古者計口受田。故其時無不耕之民。而可以嚴游惰之罰。後世田旣不可井授。故開民之邀於城市者。官不得而稽之。此固勢之所無如何也。然民不可稽而田則可稽。其歲墾成熟者。固無以議爲矣。至若汙萊無主之地。皆當召民認佃。給爲永業。而毋急於陞科。則庶幾無不耕之士矣。臣觀七月之詩。于耜舉趾。而婦子往饁。則田峻見其勤而喜之。其著於雅者曰。攸介攸止。烝我耄士。又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此可見耕雖民事。而亦貴在上者有以勸之也。漢世力田與孝弟並重。凡朝廷有行慶施惠之典。必首及焉。其重農也如此。今牧民之有司。其亦有知此意者乎。毋亦簿書訟獄之務繁。而有所不暇及也。且漢時賈人不得宦爲吏。而七科謫中。則雖大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免焉。其賤賈人也至矣。而言者猶病其奢侈。令民有不勸耕之心。後世更無此禁。而奇技淫巧。相競爲侈靡之習者。大率自賈人開之。愚民慕效。浸成風俗。此其傷農事也。實甚。農事傷則饑之本。故一值水旱之不時。而匱絀立見。然則爲今計者。當以課農勸儉之效。責之有司。而毋專以聽斷幹辦爲殿最。則耕九餘三之盛。其復見乎。制策又以制科取士。所以振淹滯。儲任使。將令寒畯無淪落之虞。菲材絕覬覦之念。當如何立法。以蠲其宿弊。臣惟古者鄉舉里選之制。旣已不可復行。而九品中正。亦行之不能以無弊。惟試之文詞。而定爲糊名。

易書之制。主司但擇其文理之優者取之。無所牽制於毀譽之口。無所熒惑於愛憎之情。法至善也。然考之唐時。士品之卑汙甚矣。呈身識面。自銜自鬻之習。恬然爲之而不怪。司文衡者。初以專官主之。故關防不密。而要挾請託。至於再三而不已。此則久於其任之弊也。今主文之人。初無一定。其於防閑之法。可謂更精。乃猶有弊習之未革者。利祿之途。人競豔之。下以求知己。上以植私門。且見援引推薦之習。古亦有之也。乃遂不顧法禁。而冒焉爲之。不知公則生明。理實相因。司文衡者。果有爲國得賢之心。而鑑空衡平。憑文取錄。雖不能盡無遺才之憾。然才之爲所得者。亦應十收八九。苟私其所愛。而飾爲憐才之論。無論其所謂才者未必才。而品之不可問。已較然矣。此則斷無可寬假者也。雖然。貢舉者取士之法也。而教之則在於平日。誠使師儒之選。得其人以充之。使士皆知立品植學。而不爲利祿之誘。則其未達也。不急於求知。其既達也。亦自無徇私舞弊之失矣。制策又以防邊固圉。綢繆未然。而因豫籌乎兵將之嫻習。臣惟廟堂制勝之略。莫重乎擇將。將苟得人。則訓練有方。行陣整飭。士卒皆服從其教。懷其惠而畏其威。如是雖使之蹈水火可也。爲將之道。非唯覈名數。勤操演。遂可以盡其責也。凡山川之險易。道途之紆直。與夫器械之異宜。人材之異適。皆當熟悉於平時。夫然。故舉而用之。真如臂指之相使矣。至考古昔兵制。漢時京師有南北軍。皆郡國之士。更番直上。而郡國亦有材官騎士。常以八月爲都試之期。至東漢罷之。論者咸議其失。唐初府兵。本西魏北周之遺制也。其後屢變。而遂有養兵之費。如宋之所謂長征兵者亦然。平時虛糜物力。而臨事訖不

可用。有急復主召募。然亦何可恃耶。今時無屯聚之兵。無專輒之將。內外相維。文武協力。此其所以遠軼前代也。我皇上安不忘危。靜而待動。故將驕卒惰之失。無有也。黷武窮兵之失。亦無有也。然則禦邊之善術。誠莫外乎此矣。不輕遽以徼功。不姑息以養禍。將亦豈能舍是而爲良哉。凡此者。臣以爲風示磨厲之道。皆在上也。要皆由我皇上運健行不息之神。而盡凝命勅幾之實。故惟臣欽若。而以成大法。小廉之治。惟民不應。而以還力本節用之風。取士必得。而砥礪不至濫收。馭將有方。而潢池不憂小警。則我國家之治化。自比隆於唐虞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朝考誠無爲幾善惡論 王申

誠者。天道也。天道無爲。聖人亦無爲。其未至乎聖者。不能純任自然也。其要必在從其發念之始。而嚴辨之。故言誠莫詳於中庸。而其首章必先之以慎獨。周子蓋有會於夫子之所言。而因爲之闡其旨曰。誠無爲。幾善惡。斯豈周子之創見哉。嘗試論之。天道一誠而已。而其功用。則有陰陽。其在人也。寂然不動之中。衆理悉具。渾然在中者。誠也。而其幾之動也。則有善有惡。善之念當引而伸之。惡之念當銷而去之。夫人莫不謂然。然善固善矣。而善之中有未盡善者焉。亦猶之惡矣。惡固惡矣。而惡之中有實非惡者焉。亦不失爲善矣。是尤在所當察也。何以明之。如欲爲一善事。而或有所爲而爲之。此不已害於誠乎。又如欲殺一人。而實救衆人之命。則剛斷者善。而姑息者非善也。故人之善惡。亦如天道之有陰陽。相對待而爲用。

人能察幾。則善惡皆可爲吾用矣。且誠之無爲也。亦有其致力者在。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靜養之功也。至發念之始。在乎動靜之交。唯已知之。故謂之獨。喫緊檢點。全在此時。過此以往。則精神方馳。驚於事爲之末。計校於成敗之間。國人舉得議論其得失。而在己反莫識其由來矣。獨之不愼。雖悔焉。追顧欲察幾。必先明理。理不明。則以善爲惡。以惡爲善。素未精審。而當幾惡能辨之不爽也。故中庸又言誠身必先明善。苟不知此。必有誠非其誠者。大學之言知至而后意誠。其亦此意也夫。

朝考擬察茂材異等詔 壬申

非常之人不世出。朕殊不謂然。愛珠玉者。珠玉至。愛千里馬者。馬亦至。世未聞乏珠玉與千里馬也。患公卿大夫無與佐朕旁求之念耳。天下至大。人民至衆。朕一人豈能周知。士豈無瑰瑋殊特。而無由上聞者乎。其令郡國察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朕且以觀在位者知人之明焉。

朝考時政疏 壬申

臣謹奏。臣惟卹吏所以安民。而重內所以寧外。夫張官置吏。皆所以爲民也。以畿輔重地。化導撫卹之政。尤當加意。庶編氓不致失所。以厪聖懷。乃臣竊見直隸一省。差務殷繁。自督臣以下。惟知辦差爲考成之要務。而他皆有所未遑及。今且州縣不足。而及於教職矣。夫厚其資給。優其陞擢。以効力於公家。亦誰不樂就者。而臣竊聞道路之言。頗以爲畏途者。何也。毋乃出納之際。奏銷之例。有未盡當其理者歟。蓋銀之給於上者。經易數四。而後至於州縣。則恐侵剋之弊未盡絕也。小民之應上差。

役者必徵召於月餘之前。聚集守候。而後効用於一旦。官但案其聽用之日。給其廩直。則恐賠墊之苦。未盡免也。當其任者。希苟免於目前。而彌縫於日後。竊恐州縣帑藏所儲。未能皆無借動也。幸而太平無事。故不見其利害耳。然臣之愚。竊不勝鯁鯁然抱無窮之慮也。今我皇上深悉貪利侵漁之弊。特嚴虧空之罰。法出而必行。人人曉然知上意矣。如謂皆悍然不顧。而甘蹈於法。是豈人情。殆亦勢有不能已者也。夫法行當濟之以恩。伏願我皇上軫念近畿之疾苦。曲體官吏之隱情。舊例之虛糜者可革也。其實不足者。似當酌增之。庶官吏優裕。而小民亦不致重困。國帑亦不至空懸。是在我皇上之特恩矣。臣又案周官司徒均民之力。征辨其車牛可任者。是將齊其勞逸也。今各州縣所辦。其上下於吏胥之手者。亦恐不免。伏乞敕下督臣酌議盡善之法。庶官與民皆仰戴仁恩於無既矣。臣狂瞽之見。不識忌諱。干瀆宸嚴。無所逃罪。臣謹奏。

十月滌場詩一首另編。

散館責難賦。以繩愆糾繆。格其非心爲韻。甲戌。

古大臣之致主。曰勳華其可登。維兢兢而業業。若繼繼以承承。苟一心之膈合。將千古而代興。卽事陳詞。初何憚於逆耳。因機善導。端有似乎引繩。臣慷慨以効忠。詎曰恕己量主。君殷勤以納諫。寧謂吾力未能。昔孟氏之垂訓。明臣節之宜虔。以難事而相責。欲吾君之仔肩。將以爲主德之準。必求夫君道之全。如天地之幃載羣生。高厚期於相配。如日月之照臨萬物。軌度寧可微愆。不擇不辭。思裨

益於泰山河海。曰吁曰咈。勤啓迪於廣廈。細旃蓋以臣乃股肱。君實元首。惟一人之天位。獨尊豈百爾之立心可苟。取法乎上。詎降格以相從。卑論無高。卽撫躬而多負。是以當鉅大而必爭。探隱幽而致糾。將順其美。亦匡救之相參。允執厥中。知危微之待剖。夫然故君心日以明。主德日以茂。身修言道。範百世而無慙。樂備禮明。考三王而不繆。以人爲鑒。豈徒見其形容。用汝作霖。洵可置諸左右。蓋不惟不苦其難。而且欲亟資其成就也。我皇上鑒成憲以無愆。學古訓而有獲。猶勤汝弼之思。以勵交修之益。置鞞設鐸。覩五聲之在懸。明目達聰。喜四門之咸闢。所其無逸。時致惕於君難。罔或不勤。屢殷懷以自責。此皆聖性之自然。豈藉臣工之感格。若乃有馮有翼。汝明汝爲。進冰淵之危詞。恍如臨而如履。陳帝王之盛軌。爰若驟以若馳。已治而憂其未治。無師而善以爲師。思文武之規。念孫謀之貽厥。述堯舜之道。儼祖武以繩其於斯時也。何櫻鱗之足戒。何苦口之見揮。何脂韋之可尙。何骨體之羣非。何仗馬寒蟬之可效。何折檻補牘之難希。以爲易而難者。旋至以爲難而易者。已幾。蓋觀夫在庭之譽。譽謬謬。彌足彰聖治之蕩蕩。巍巍。是用作千秋之金鏡。成大寶之鴻箴。勤補衮以勿替。愧撻市之難任。慕汲黯之忠。唯願拾遺補過。守朱子之學。敢忘誠意正心。圖易在思艱。寰宇煥珠囊之彩。主聖則臣直。朝陽聆威鳳之音。

樵夫笑士詩一首。另編。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

序一

聖廟樂釋律序 丙午

大樂與天地相應。故審音與明時無異理也。康熙年閒。司天者中西各是其說。而不相下。廷臣莫能決。聖祖仁皇帝謂不明其理。則何以判其爭。於是專精研求於句股乘除之術。而數學於以大明。於是乎有儀象考成之書。而晦朔弦望無不正。合朔中氣無不驗。又推之以定樂。而有律呂正義一書。不泥古法。而獨探天地閒之元聲。爲發千古未發之祕。今上纘緒。悉遵循之以爲準。聖明作述。此誠極千載一時之盛也。已。儒者躬被陶淑之化。而不明其理。不究其數。陽景中天而瞽者不見。震雷動物而聾者不聞。不當引以爲深恥乎。嘉定錢君學源。塘以名進士爲江寧郡學官。春秋二丁。釋奠於文廟。其所職也。因恭閱祭之樂章。與其改宮起調之法。而識其所以變通之由。默識神會。著爲一書。名曰聖廟樂釋律。凡四卷。詳列昭代所定律呂之度數於首。以絲竹爲八音之綱領。爲具著其同異焉。以字譜與十二律相配。爲明其畫一焉。以及七調之旋宮。加減之比例。絲竹之遷位。無不條析分明。使人易曉。更以器有長短厚薄。弦有肥瘠。當隨其形質以定譜。不當執一定之譜。以槩夫器同而形異者。此尤爲達變之論也。錢君以所居之官。盡所居之職。故其言樂律也。不泛及焉。然其闡發精微之奧。疏證同異之原。寡而通之。殆亦不外是矣。夫天地

之氣正而後樂正。今者七政齊而八風平。協氣旁流。休嘉四塞。樂之和也。卽以理推之而可知也。昔孔子歎周文之郁郁。而曰吾從周。又非徒斤斤守不倍之義而已。曩曾見蕭山毛氏所著皇言定聲錄。亦欽承聖祖論樂之旨。今復觀此書。是其信從也。誠悅服也。其所以導一世之趨而解將來之惑者。不皆重有賴也夫。

丁小正杰校本鄭注周易序 庚子

鄭康成注周易九卷。唐書藝文志作十卷。至宋崇文總目。則僅有一卷而已。鼂陳兩家皆不著錄。南宋說易家所引用。已非全文。至於末年。四明王厚齋迺復爲之哀輯。以成此書。明胡孝轅附梓於李氏集解之後。故凡已見集解者不錄。姚叔祥更增補二十五則。皇朝東吳惠定宇棟復加審正。蒐其闕遺。理其次第。益加詳焉。蓋說經之道。貴於擇善而從。不可以專家自囿。況易含萬象。隨所取資。莫不具足。鄭易多論互體。繫辭傳曰。雜物算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又曰。物相雜。故曰文。此卽互體之說所自出。王弼學孤行。遂置不講。而此書亦遂失傳。王氏蒐羣籍而緝綜之功。蓋不細。其不能無誤。則以創始者難爲功也。近者歸安丁小正孝廉復因胡氏惠氏兩本。重加攷定。舉向來以鄭注易乾鑿度之文。羃入者。爲芟去之。以漢書注所云鄭氏。乃卽注漢書者。非指康成。又於字之傳譌者。如小畜之輿。說輻。當作輹。夫之壯于頄。當作頤。一一正之。又王氏次序本多顛錯。胡氏惠氏雖迭加更定。而仍有未盡。今皆案鄭易本文爲之整比。復撫補其未備者若干。則扶微振墜。使北海之學大顯於世。此厚齋諸君子之所重有望於後賢者。而

丁君實克續之。非相違也。而相成也。豈與夫矜所獨得。以訾警前人之所短者之可比哉。余於厚齋所輯。若詩攷。若鄭注古文尙書及論語。若左氏賈服等義。皆嘗訂正。惟詩攷稍加詳。此書雖加瞻涉。然精力不及。丁君遠甚。今覩此本。老眼爲之豁然增明。歸時攜以詗吾黨之有力者。合梓之。爲王氏經學五書。知必有應者乎。至於字音。鄭氏時未有反語。及直音某字爲某者。後人因其義而知其讀。或去其比況之難曉者。而易以翻切之法。以便學者。雖非元文。要爲根本於鄭。不可廢也。夫此書收拾於亡佚之餘。復經二三君子之博稽精覈。而後得以完然無憾。百世下讀是書者。其寶之哉。

王厚齋輯鄭氏注尙書序 丁酉

鄭康成注尙書九卷。舊唐書猶著錄。然自隋以來。其學寢微。故祕府一失其本。而世遂無有傳之者。鄭氏之於書。自不及三禮之精。書前有孔安國之傳。後有蔡九峯之注。故人視鄭氏之亡。益不足惜。雖然。一人之見。豈能盡得事理之精詳。而無遺憾。衆家之言。猶必兼採擇焉。況鄭氏漢之大儒。今所傳自詩禮之外。若易。孝經。論語。及此書之注。皆寂蔑無聞。使後生不見古義。豈非一恨事哉。宋厚齋王氏辛勤掇拾於墜失之餘。於易輯爲三卷。於論語輯爲二卷。於尙書更輯成十一卷。尤班班可考。其釋五禮之異於舜典。則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於皋陶謨。則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蓋周監二代。儀文始備。於是乎有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其源雖皆昉於唐虞。而當其時。未必能詳也。在巡守。則言五等諸侯朝聘之禮。爲切而論其大常。則自當以上下各有等衰者言之。其釋金三品爲銅三色。古者唯銅之用最廣。而以之作貢。必

不責以難得之貨。孔傳言金、銀、銅、金、銀，非民間所常用也。他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鄭注皆勝孔氏。他或不皆然，則在讀者自擇之耳。昔虞仲翔條鄭解尚書違失事目，以奏吳主，云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訓爲酒杯，洮類爲濯，以爲澣衣成事，又古大篆弅字讀當爲柳，古柳弅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今考王氏於虞所舉者皆不載入，余讀書正義見所引鄭注，此書亦閒有漏略者，此則余爲補之，而他書力未能徧及也。鄭氏易近世已梓行矣，此書與論語注江寧嚴侍讀用晦長明得自秦中故家，欲與王氏所輯左傳賈服義並爲雕版以傳，與吾夫子信好之旨，知皆必有當也。鄭氏又注尚書大傳，朱錫鬯作經義考時謂其已佚，而今尚有四卷之書，見在德水盧氏所鐫本，雖亦未全，然必非後人所能僞撰也。然則天下之大，安知鄭氏所注諸書若尚書、若論語、若孝經，世閒無尙有留遺者在乎？余不禁慨然有餘望焉。

尚書大傳考異補遺序 戊寅

尚書大傳三卷，宋志猶載之。近代學士大夫多不聞有是書，吾鄉孫晴川氏之騷嘗於羣書中鈔撮蒼萃，釐爲三卷，以求合於前志之數，其用力可謂勤矣。文昭嘗得其書而讀之，如洪範五行傳，不及文獻通考所載之詳，而其閒又有以向、歆之文闌入之者，與伏生書大不類。至若錢者甫刑，仍作戡黎，呂刑而又無繫命，思欲因其規模，少加增損，然載籍浩繁，非一目所能盡，偶有綴緝，未必有益於本書也。吾宗德水雅雨先生尊經嗜古，訪求此書，得之吳中藏書家，刊而行之。文昭得之，以校孫氏之書，其詳備實勝之。至篇

目有互異。編簡有先後。則皆出於掇拾之餘。而非隋唐以來之完書。然求其所闕佚者。殆亦僅矣。其間傳寫異同。蓋所不免。因爲作者異若干條。且念孫氏苦心蒐討。不爲無功。凡有可以裨益是書者。亦慎取而集錄之。以繫於後。使有所附以傳焉。孫書召誥傳有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之文。蓋本諸白虎通。然北史劉芳傳引此。以爲尙書逸篇。未必卽是大傳。故余作補遺亦不載。然書中如王曰若圭璧。及丕天之大理。亦逸篇也。則此亦不可遺也。故復取以綴於此云。

增校王伯厚詩攷序 庚子

曩余於此書增其所未備。并以元本補遺。各歸本篇。錄成清本。爲之跋其後矣。自爾以來。時復繙閱。見王氏於釋文所載之異同。多不引入。夫古來傳書。不皆畫一。卽釋文本亦與正義本多不相同。宋人刻經。注疏附以釋文。至其差齟處。便改釋文以就注疏之本。使非通志堂所梓宋本經典釋文三十卷具在。後之人又安從識別乎。繼又得日本國人山井氏鼎所爲七經考文觀之。其所傳古本。往往與釋文所云一作某。或作某。及正義中所云定本作某者符同。而王氏於異字異義。獨不取諸釋文。說者謂王氏意主別三家之異同。於毛詩之異文可從略。余向者亦未之採。今補採之。以廣異聞。有陸氏所據之本。有陸氏所云異同之本。具別白焉。若其明指以爲非者。則不錄也。至今書之譌異者。不但陸氏時未有。卽王氏亦當未之知也。余曩已舉朔月辛卯之譌。月爲日。家伯維宰之譌。維爲冢。兩條矣。今更悉數之。如何彼禮矣。禮譌爲禮。終然允臧。然譌爲焉。不能辰夜。辰譌爲晨。碩大且篤。碩譌爲實。不可畏也。不譌爲亦。胡然厲矣。然譌

爲爲。天降滔德。滔譌爲悖。降予鄉士。予譌爲于。又若羊牛下括。誤倒爲牛羊。家室君王。誤倒爲室家。小旻與抑之。如彼流泉。皆誤倒爲泉流。而竹竿之遠。父母兄弟。不與淇水在右相協。據石經當作遠兄弟父母。至四月之奚。其適歸。乃朱子從家語訓奚爲何。若毛氏則作爰字。其訓爲於。與左氏所引正相合。凡若此類。世人習其讀而昧所從來者。比比矣。古書所引。在未誤以前。其又可執以爲異文乎。

本朝嚴思菴虞惇著讀詩質疑。會稽范蘅洲家相著三家詩拾遺。於此書亦各有增損。然於王氏採用之誤。則皆未能盡正。而一經移易。轉又滋譌。近又得歸安丁小雅校本。凡王氏之沿譌互異者。一一釐革。余見而善之。亟爲傳錄。亦採用嚴范二家之長。各著其姓以別之。至所引各書。本無當篇之名。則以余所知者增成之。又若日本國之本。其異同頗多。於釋文所云。雖未必全是。然要爲中土舊傳之本居多。非僻遠之人所能僞撰也。亦取以入焉。而是書乃可謂完然大備矣。噫。諸君子之勤勤掇拾者。非欲申三家以抑毛而奪朱也。義可斷章。辭無達詁。是在善讀者意逆而微會之耳。苟其不然。卽陳古以諷一語。亦爲禍階。致令末世子孫。不欲人頌。颺其先世之美。而以爲魚藻之義。則詩之爲教。幾可廢矣。豈古說詩者所能逆料也哉。是書本不分卷。今以所增益者多。因分之爲四卷云。

王伯厚輯古文春秋左傳序 丁酉

文、武、周公之典章制度。於左氏傳尙有可考者。其言多古文。其訓釋亦當用古義。自晉杜元凱作集解。雖曰取前人之說而會通之。然其閒輒以其私臆妄易故訓者多矣。其最悖謬者。謂天子三年之喪。卒哭遂

除衰麻更制諒。鬪之服以終喪。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爲證。遂以其議定當代之制。此其誣經蔑禮。不可爲訓。明甚。而唐時作正義。顧乃棄賈服之舊注。獨以杜氏爲甲。其不可通處。必曲爲之說。而以賈服爲非。今賈服本書。旣已不可復見。就正義所引。謂杜所不取者。往往遠出杜解之上。宋厚齋王氏乃於諸書中搜輯補綴。賈服外。若鄭康成。馬季長。王子雍之說。咸錄焉。匪徒掇拾闕遺。蓋將以正杜氏之失也。因十二公分十二卷。江寧嚴用晦從秦中舊家錄此以歸。余見而愛之。向見吳中惠定宇氏左傳補注。一書亦以古義糾杜之違。服其精確。錄而置之篋中。有年矣。今乃知王氏此書。定宇祖父以來。卽相傳有鈔本。而外人罕得見。余雖往來吳中。實不知惠氏之有此書也。頃閱近人余仲林所謂鉤沈。而後知之。惟王氏開之於前。故惠氏祖孫得益精之於後。如邱賦卒兩之說。皆不從杜。遂扶以下。依服虔作遂。跌以下。以爲燕飲解襪之明證。一字之異。其有關於典制如此。余讀昭元年傳云。秦后子享晉侯。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服氏謂十里置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杜氏則謂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正義從杜難服。謂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率日行一百六十里。計則一萬八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猶將不逮。遂謂杜義爲長。案正義此駁。何其輕脫。不思之甚也。十里一乘。一反行二十里。八反行百六十里。故服以是爲率。安得忽生一萬八千里之說。輕相嘲笑乎。且其法至元董搏霄實祖之以運糧矣。十步一人。負米四斗。三十六人行一里。人日五百反。爲二十八里。輕行者半。重行者半。百里用三千六百人。致米二百石。是卽服氏之說。可實

見諸行事者。正義必抑之。使不得與杜氏並。多見其無識也。此書雖非全文。然學者當愈知寶愛。如惠氏。遂能以是成其家學矣。必若此。庶無負厚齋扶微繼絕。迪後人擇善而從之指意也乎。是書本無序。余不自揆。既稍加整比。遂僭爲題其端云。

春秋五測序 丙申

揆日之度。察星辰之行。以正時而成歲。必稽其元焉。必立之法焉。而猶有參錯而難合者。則其立法疎也。故善觀天者。不能廢法。而要當使法一稟於自然。此豈幸其一二偶驗。而遂謂吾法之盡善。至其不驗。則將強天以求合。是其爲不可也。不甚明哉。說春秋者之有例也。猶夫觀天者之有法也。屬辭比事之爲教也。遠矣。顧左氏所稱。猶爲史官之常例。雖其閒亦有聖人所不易者。然不可卽以爲聖人之所筆削者。盡如此。厥後諸儒之說。莫不知有例。而用之不精。或偏而不全。或常而不變。其蔽往往陷於繚繞破碎。而使經之義轉晦。故夫法不密。則懸象遲速之度。不能必其無差也。例不精。則垂文示教之旨。不能必其無失也。今戴君敬咸之說春秋也。其所以測者五焉。蓋謂春秋之文。有常有變。有互。有便。有闕。斯五者。比類求之。而各有得。例具於文。故卽文可以見例。且約指古今之說春秋者。有四失。一曰。不赴不書。赴則從。赴書。二曰。諱則沒而不書。三曰。得禮不書。凡書皆譏。四曰。史策舊文。仲尼新意。此四者。其言皆近。是昔之人所據以爲說春秋之例。然者。君謂其不盡然。立五測以祛四蔽。不必定出己見。而亦不必固守成說。期於適當而止。君之所以爲例者。不甚善乎。夫觀天者。至近世而儀器更精。分數更明。故其密合。亦遠勝於前代。

蓋鑒前人之失。而順天以求合。不偏守一法。以測天君也。因文以見例。不偏執一例。以測聖人。其道實有相類者。余是以擬議而爲之說如此。君名祖啓。上元人。乾隆二十七年鄉貢士。今爲關中書院山長。

讀大學衍義補膚見序已卯

前明胡端敏公前發寧王宸濠不軌事。以罪去。後事驗得雪。復用於時。人以是稱之。至今而不知其侃侃正論。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計者。正多也。公爲吾邑臨江鄉人。其裔孫以公所著膚見二卷示余。屬爲之序。蓋公讀邱文莊大學衍義補。而著其所欲設施者如此。其中有云。吾嘗於某疏中備陳之。則此爲公登朝以後之書也。嘗慨夫世之學者。自爲秀才時。卽專以決策發科爲念。一旦得志。推之無本。而措之無術。鮮不爲國家病。夫士當其困窮里巷。其於朝廷政事之得失。容或不能盡知。若旣已在其位矣。於事有所不便。令有所難行。疾苦之所致。禍患之所伏。豈可以不知。旣知之。則當思所以處之。思處之。則必取古人之良法美意。而推擇用之。然彼溺於富貴者。旣不足以語此。其少欲有爲者。又或囿於一偏之識。不知通變之宜。違古而失。泥古亦失。國家何賴焉。若公此書。或增成文莊之義。以爲必可行。或摘抉其弊。以爲必不可行。文莊之以微文見意。與其所遷就而不敢言者。公則一一引伸而別白之。余讀公之書。而歎公之識微知著。其議論平正通達。實過文莊遠甚。何以明之。史稱文莊性褊狹。與劉健。王恕不相能。御史言事不合意。輒面斥之。公有是乎。方大禮議起之時。公家居持論。頗與張璁。桂萼合。然終身未嘗與之比。迨諸君子廷杖。而公復上書諫。其虛衷觀理。庶幾可與其中立而不倚矣。且卽其書求之。邱氏言敬大臣。而公

則以爲體羣臣亦當詳也。邱氏極論周官安富之道。而公則以爲今有司之爲富家役者亦多也。邱氏欲以餘田準丁。謂如是則丁不匿。而公則以爲是教之使匿也。邱氏既知鈔法之不便。而又欲強立一法。以必其行。公則以爲斷然不可行也。邱氏有取於董搏霄運糧之法。而公則以爲如其言。百里當用三千六百。人日遞米二百石。實計人日運米五升五合餘耳。奈何以爲便而取之。殆未之思也。至若宦官近習之弊。在當時所宜救正者。事孰大於此。而邱氏無一言及之。公獨危言正論。一無所撓。此尤爲人所不易及者。余故以公爲過於文莊。非私言也。夫以公之通曉治體如此。而於論治河也。猶曰身未親歷。未敢以爲必然。其論西番也。亦如是不諱其所不知。然則是惟無言。言則必明見其可行。而後從而言之。此豈與世之以冥冥決事者。可同日而道哉。學者讀是書。當知古人仕學之不苟。而求其所以用心。雖處極盛之朝。瞿然思所以爲持盈保泰計者。亦致不可忽也。文莊之書。世多有得是書輔而行之。不益盡善而無弊乎。書之以諗天下之留意於治道者。

中庸圖說序 丁亥

文昭弱冠執經於桑菴甫先生之門。聞先生說中庸大義。支分節解。綱舉目張。而中間脈絡。無不通貫融洽。先生固以爲所得於朱子者如是。蓋先生少師事姚江。勞麟書史先生。勞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躬行實踐。所言皆見道之言。雖生陽明之里。餘燄猶熾。而獨卓然不爲異說所惑。先生信從既久。固宜其言之與朱子悉相脗合。而文昭亦幸得竊聞緒餘。於按試寶慶日。諸生循例講書。有以君子中庸一章進講。

者與吾素所聞於吾師者。未有合也。因舉吾師之說以爲諸生正告焉。既有以所著中庸圖說來質者。則新化生員劉光南也。其所解平易切實。多與吾舊所聞合。而又本朱子相當相對之語以爲之圖。不知者或以爲穿鑿破碎。而吾獨喜其一本於自然。初非私意小智之所能爲也。及入試。劉生又冠其曹。其文能以理勝。迥異乎矜才使氣以求見長者。益信其有得於儒先之旨深也。吾房師漢陽孫楚池漢先生嘗寓書教文。昭宜昌明理學。毋務華而棄實。顧所至殊不易得。旣得劉生。亟舉以告先生。索其書於今月始齋。以往使者尙未返。不知於先生意何如。適劉生遠來索序。歲云暮矣。姑且以文昭所見者塞其請。弢甫先生遠在浙江。異日將并寄是書以求正。必待兩先生許可而後。乃可爲是書增重也。

新刻古文孝經孔氏傳序 丙申

表章遺書。莫先於經。近代之僞撰者。若張商英古三墳書。吾衍晉文春秋。楚樛杙。豐坊子貢詩傳。申公詩說之類。其言舉無可采。而好事者爲傳之。此則過也。然如張霸之百兩篇。時君旣知其僞撰矣。而愛其文辭。亦使之流傳於世。連山歸藏。古無著錄。而隋唐志始有之。今見於諸書所引用者。其文類斑駁可喜。子夏易傳。見於陸德明。孔穎達。李鼎祚所引者。於訓詁名物爲詳。相傳以爲張弧僞作。弧。唐人也。孔。陸諸人。寧有不知而肯輕相承用乎。此必有所由來。然如今通志堂之所收者。則又并非張弧之舊矣。使此數書而在亦焉。得不爲傳之。孝經有古今文。鄭康成注者。今文也。孔安國傳者。古文也。五代之際。二家並亡。宋雍熙中。嘗得今文鄭氏注於日本矣。今又不傳。新安鮑君以文篤學好古。意彼國之尙有是書也。屬以市。

易往者訪求之。顧鄭氏不可得。而所得者乃古文孔氏傳。遂攜以入中國。此書亡逸殆及千年。而一旦復得之。此豈非天下學士所同聲稱快者哉。鮑君不以自私。亟付剞劂。而以其本示余。余按傳文以求之。如云閒居靜而思道也。則陸德明引之矣。脫衣就功。暴其肌體云云。則司馬貞引之矣。上帝亦天也。則王仲邱引之矣。其文義典核。又與釋文會要舊唐書所載一一符會。必非近人所能撰造。然安國之本亡於梁。而復顯於隋。當時有疑爲劉光伯所作者。卽鄭注人亦疑其不出於康成。雖然古書之留於今日者有幾。卽以爲光伯所補綴。是亦何可廢也。蓋其文辭微與西京不類。與安國尙書傳體裁亦別。又不爲漢惠帝諱盈字。唯此爲可疑耳。漢桓譚唐李士訓皆稱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言。今止一千八百六十一言。此則日本所傳授前有太宰純序所謂不以宋本改其國之本是也。唯是章首傳云孔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仲尼之兄伯尼十五字。斷屬譌誤。因下有曾子者。男子之通稱一語。而誤曾爲孔。當爲衍文。仲尼之兄自字孟皮。安得與仲尼同字。且於本文亦無所當。此當爲後人孱入無疑。余所以致辨者。恐人因開卷一二齟齬。遂并可信者而亦疑之。則大非鮑君兢兢扶微振墜之本意矣。故備舉其左證於前。以明可信。且尙書傳朱子亦以爲不出於安國。安在此書之必與規規相似也。然其誤入者。則自在讀者之善擇矣。德水盧氏嘗刻尙書大傳周易乾鑿度等書。流布未廣。其家被籍之後。板之在否不可知。此皆漢氏遺文。好古者所當愛惜。若能與此書並壽諸梓。以爲衆書冠冕。譬之夏彝商鼎。必非柴哥官汝之所後而齊量矣。前朝所刻書多取僞者。今皆取其真者。不益以見國家文教之美。朝野相成。爲足以度越千古也哉。

鄭氏注論語序 丁酉

康成注論語十卷。自周齊至隋。盛行於人間。唐書猶著錄。至趙宋始不以入志。則書之亡也。其在五代之際乎。金陵嚴侍讀用晦。自秦中歸。從三原王端毅後人處。鈔得王深寧所輯古文。尙書鄭氏注。古文左傳。賈服各家義。而此書亦其所編綴者也。鄭氏注在今日。誠如椎輪耳。使其書尙在。舉業家亦必不好。而志古之士。要不忍使其墜遺。深寧叟勤勤搜採於亡佚之餘。釐爲兩卷。此書之不終泯。王氏之力也。其訓不時不食。謂一日之中三時食。不時。謂非朝夕日中也。於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則謂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以子貢方人。謂謗人。皆與朱子義異。然亦未嘗不可以備一說也。王氏又嘗輯鄭氏易及詩攷。世多有其書。而此三書卽吾鄉藏書家亦未備。故浙江通志中亦未以之入錄。侍讀一見而傳其本以歸。可謂知所寶矣。余次第錄之。適此書先竣。遂序其緣起如此。

孫詒穀曰。此三書非深寧所輯。疑惠定宇託名也。

孟子章指序 丁酉

漢趙邠卿爲孟子章句。其題辭又有云。章別其指者。蓋隨文訓釋之外。每章撮其大指而爲之辭。於是文章指之目。李善注文選出師表引之。又王伯厚云。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爲論語。電子止讀書志云。孟子十四篇。趙岐注。又云爲章指。是則唐宋人咸知有章指也。自僞作孫宣公孟子疏者。掠取其文。入於疏首。又不能全載。而多所更易。乃於趙氏本所有者。則徑削去之。至所引故實。閒爲疏其所出。且

於恥之於人大矣。章略著之云。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疏雖爲此言。亦不云是章指。自經削去之後。於是人罕知有趙氏之章指矣。且疏旣刪其全文。而但釋其一二字句。使後人讀之。茫然不知其何屬。甚矣。作疏者之謬妄也。朱子集註孟子於王之臣章。小弁章。求則得之。章。所引趙氏。皆出章指。而後人或以爲總注。此皆未之深考也。宋時嘗以四科優劣之差命題。今見於有事君人者。章指中。是書之在前代。昭灼如此。而今乃任其若滅若沒。可乎。乾隆辛巳之歲。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菴鈔本孟子注。始見之。而末二卷尙闕。越十有六年。而後覩其全焉。恐友朋中未必皆見是書。故別鈔之以傳。又篇敍一篇。世亦不多見。故引以冠其首。其題辭與注。世自有本。而今之注。亦頗與吳本有異同。雖亦當考正。然今不暇及者。以急於扶微繼絕故也。讀者當與我共寶之乎。

重雕經典釋文緣起

此書雕版行於海內者。止崑山徐氏通志堂經解中有之。宋雕本不可見。其影鈔者尙閒儲於藏書家。余借以校對。則宋本之譌脫。反更甚焉。當徐氏梓入經解時。其撲塵掃葉。誠不爲無功。然有宋本是而或不得其意。因而誤改者。亦所不免。且今之所貴於宋本者。謂經屢寫。則必不逮前時也。然書之失真。亦每由於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見。而改舊文。如陸氏雖吳產。而其所寧輯前人之音。則不盡吳產也。乃毛居正著六經正誤一書。譏陸氏偏於土音。因輒取他字以易之。後人信其說。遽以改本書矣。又凡切音有音和。亦有類隔。陸氏在當時。或用類隔。未嘗不可以得聲。而後人疑其不諧。亦復私爲改易。注疏本多有之。幸本

書尙無恙。然其浸淫以疑惑後人者不少矣。古來所傳經典類非一本。陸氏所見與賈、孔諸人所見本不盡同。今取陸氏書附於注疏本中。非強彼以就此。卽強此以就彼。欲省兩讀。翻致兩傷。又本書中如孝經、論語、爾雅。多以校者之詞。羈入之。今雖不遽刪削。唯略爲之閒隔。使有辨焉。唐人經典多不全用說文。陸氏意在隨時。不取駭俗。此書中閒亦引許氏以正流俗之非。而不能盡一信從。且有以俗字作正文。而以正體爲附注者。至其點畫之閒。亦每失正。觀唐人石經及五經文字所載。皆是習相沿用。今亦仍而不革。庶乎不損本真。然於六朝人所用甚鄙俗字。陸氏固未嘗闌入也。余念此書關經訓之蓄畚。導後人以涂徑。洗專已守殘之陋。匯博學詳說之資。先儒之精蘊。賴以留。俗本之譌文。賴以正。實天地閒不可無之書也。而年來流傳漸少。學者不能盡見。因爲之手校重雕。第以遲暮之年。精力慮有不周。刻成猶再三校。目幾爲之昏。弗恤也。其文舊皆連屬。今審其可離者。離之。以便觀者。書中是非。及今所因革。以嘗所聞於師友者。別爲攷證。附於當卷之後。不以殺亂本書。時乾隆五十有六年。歲在重光大淵獻。九月旣望。書於常州龍城書院之取斯堂。

九經古義序 癸巳

九經古義十六卷。吳徵士惠松厓棟先生之所著也。凡文之義。多生於形與聲。漢人去古未遠。其所見多古字。其習讀多古音。故其所訓詁。要於本旨爲近。雖有失焉者。寡矣。唐之爲釋文。爲正義者。其於古訓亦卽不能盡通。而猶閒引其說。不盡廢也。至有宋諸儒出。始以其所得乎天之理。微會冥契。獨闢窔奧。不循

舊解其精者固不可易。然名物象數聲音文字之學多略焉。近世學者安於記誦辭章之習。但知發策決科爲務。與之言古訓。駭然以爲迂晦而難通。塞耳而不能聽也。嗟乎。此學問之所以日入於靡爛。而有終身讀書不識一字之誚也乎。今讀徵君此書。單詞片義。具有證據。正非曲徇古人。後之士猶可於此得古音焉。求古義焉。是古人之功臣。而今人之碩師也。爲性理之學者。或視此爲糟粕。然虛則易岐。實則難假。承學之士。要必於此問塗。庶乎可終身不惑也。余十數年前見是書。卽爲之商略體例。校訂譌字。而還之徵君之子承緒。洎余自湖南歸。復從乞借鈔。攜之京師。嘉定錢學士莘楣。大昕。歷城周進士書愚。永年。各錄一本以去。而余轉鹿鹿未能卒業。至今春。賴友朋之力。始得錄全。計元本之在余篋中。又五年所矣。書此以見歲月之空馳。而讀書能不閒斷。誠難也。且以志余媿云。時乾隆三十八年仲春旬有二日。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

序二

吳槎客子夏易傳義疏序乙卯

聖門之傳經多出於子夏。經十有三，而不由子夏氏之門所傳授者，蓋僅二三而已。顧今自儀禮喪服傳之外，無他焉。劉向七略載有子夏易傳，漢志不著錄。隋志載其書二卷，注云已殘闕。然隋唐之際，作釋文及正義，尚多引其說，則其書雖闕而未盡亡也。於後，乃有張弧者，作王道小疏，而亦假子夏傳之名，襲然成十一卷。案之唐初人所引，無一相合者。世雖疑而不信，而於二卷之殘闕者，片言斷句，亦都不復留意。此世之所以知此書者鮮也。子夏爲人篤信謹守，其教門人小子，必以洒掃應對進退入，故其於易也，一切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旨，每不輕言。其所訓釋，止於名物字義之間，蓋易非難知，其言明白顯著，故可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愚夫婦皆可領解，故不煩說也。後人之於易，往往窮高極深，恍惚不可爲象，而其流極且墮於元虛，彼其視子夏之言，淡乎其無味也。固宜不知此正其篤信聖人，而猶是教人不躐等之意也。其所訓釋，頗與爾雅相近。唐之一行、宋人張舜元、洪慶善，俱嘗爲之解，而今失傳。海昌吳君槎客，乃復起而緝綜之，爲之疏通證明，以薛虞記、遵暢傳意者也。亦取而繫焉。書成二卷，名曰義疏。其見於唐人釋文、正義、集解及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所引者，此皆灼然可信，采擇無或遺。至宋元

而來諸家亦或援引及之。若吳弭廬與明之二楊慎·時喬。未必皆由臆造。當得之唐以前書中。然皆不著所本。學者究疑而未盡信也。槎客不以篇幅稍狹之故。而汎濫及之。其見卓矣。槎客謹飭人。與子夏之學極相近。宜其於此有深契焉。是將於易闢荆榛而堙鴻水。又不僅爲西河氏之功臣已。

李旣方補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乙卯

漢儒解易之書至多。今皆不可得見。唯唐資州李氏所著易傳集解中。采取三十餘家。後之學者猶得以見其崖略。李氏之爲此書。未嘗執己之意以決擇諸家而去取之也。故凡異同之說。往往並載不遺。如夬之九五引荀爽說。覓陸二榮也。又引虞翻說。謂覓說也。陸和陸也。旣濟之禴。虞翻謂夏祭也。崔憬曰。春祭如此之類。不可以徧舉。又如小過彖辭。引虞翻說。離爲飛鳥。震爲音。以或指卦象。二陽在內。四陰在外。有似飛鳥之象爲俗說矣。乃至彖傳。又引宋衷說。則固虞翻之所斥爲俗說者。而亦具載之。若必爲一家之言。則所取者轉狹而已。之所非。安知不爲人之所是。設使由我削之。而遂泯焉。不復傳於後世。豈不大可惜乎。近元和惠定宇。其講易實宗漢學。凡所援引。多取材於是書。甚矣。李氏之大有造於天下。後世之學者也。今秀水李君旣方。富孫好讀易。所經眼者。不下百餘種。而深斥圖說之附會穿鑿。擯不欲觀。其所深嗜者。漢儒之學。求漢儒之學。則唯資州李氏一編爲菁華之所聚。旣已朝夕寢饋於斯。而復於其三十餘家之說之尙有未經採入者。更爲之搜羅薈萃。錄成得六十餘番。蓋幾於一字不遺矣。然采取雖博。而於元明人之所稱引。概不及焉。是其命意高而用力勤。又加之以謹嚴。述之之功。遠倍於作。今學者多知寶

資州之書。則安得不併寶是書。剗剛之事。是所望於賢而有力者。吾安得亟見其成。以與天下學士共讀之。爲快乎。

校本韓詩外傳序 庚戌

齊魯韓三家詩。雖皆失傳。而唐人經義及類書所援引。唯韓獨多。其內傳亦僅見一二。若外傳固未亡也。漢志本六篇。隋志則析而爲十。非有所增益也。其得流傳至今者。豈非以文辭贍逸。爲人所愛玩故哉。顧傳本雖多。而譌脫亦往往相似。吾友武進趙舍人億孫懷玉。旣取數本校之。又取其與諸書相出入者。參互考證。擇其是者從之。其義得兩通。則仍而不革。慮其損真也。又諸書所引。亦尙有出於此書之外者。復爲之博綜。以繫於後。蓋自有雕本以來。至今日而譌者正。脫者補。閱者咸稱快焉。余亟慙息付梓。公諸同好。因綴數言於簡端。夫詩有意中之情。亦有言外之旨。讀詩者有因詩人之情而忽觸夫己之情。亦有己之情本不同乎詩人之情。而遠者忽近焉。離者忽合焉。詩無定形。讀詩者亦無定解。試觀公卿所贈答。經傳所援引。各有取義。而不必盡合乎本旨。則三百篇猶夫三千也。外傳所稱。亦曷有異哉。善讀者融會而貫通之。將孔子所謂告往知來。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舉可於斯參觀焉爾。中間或亦有里俗之言。不盡歸典則者。鑒別之明。當自求之。要其格言古訓之釐然有當者正多也。然則此書蓋可以廢乎哉。乾隆五十五年端午日。序於常州之龍城書院。

春秋內傳古注輯序 丁未

春秋三傳。左氏最後出。鎔歆欲立學官。諸儒多不肯置對。蓋因陋就簡。自古已然。唐時貢舉之法。習小經。中經。兼一大經。於是人皆習禮記。而不習左氏傳。以左氏文繁故也。至於先儒訓釋。亦代廢代興。漢東京以來。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汪、許淑、穎容之徒。皆傳左氏。而鄭及賈服爲最著。季長則謂賈精而不博。鄭博而不精。合之則無以加矣。魏則賈服盛行。晉時唯傳服義。而杜預之注。亦立國學。至隋杜氏盛行。而服義遂微。蓋左氏謂之古文春秋。其中多古字古言。漢人尙能通之。及乎年祀緜邈。耳目益所不習。於賈服所釋。格乎不相入。而唯喜杜說之平易近人。相與尙之。唐時作正義。遂專取杜氏一家。此外多所訾謗。以致精誼美言。弃之不復甚惜。後人無由得見全書。此可爲浩歎者也。東吳嚴子豹人。蔚其治經也。深懲專己守殘之陋。而於左氏用功尤深。始灼見杜氏之弊。有違禮傷教者。有肆臆妄說者。慨然思漢人之舊。於是凡唐人正義及史漢三國舊注。與夫唐宋人類書所引。綜而緝之。賈服兩家而外。若王肅之注。孫毓之異同略。京相璠之土地名。雖已並佚。偶有一二言之見於他說者。亦不忍棄也。蓋當古學廢墜之後。而幸有不盡澌滅者。與其過而弃之也。毋寧過而取之。以扶絕學。以廣異誼。俟後之人擇善而從。斯可矣。何庸先以一己之見。律天下後世哉。斯則嚴子兼收並錄之微旨也。今天下好古之士。多於前時。嚴子此一編出。吾知善學者必能因此以定所宗。而復推類以盡其餘。安知夫賈服之不復生於今日也。是則嚴子之爲功大矣。其或以爲斷爛而不之貴。是所謂嘉肴弗食者也。又烏足與之論學問之事哉。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序於鍾山書院之須友堂。

儀禮注疏詳校自序 乙卯

乾隆庚申之歲。吾師桑弢甫先生講學於湖上之南屏。秀水盛庸三世佐實從之遊。余館於城中。不能與共學。而往還恆數焉。見其手儀禮一經。寡衆解而研辨之。於其節次。亦時有更易。以其所爲說質於先生。定而後各條疏於經文之下。余見而好之。亦欲從事於斯。而家無此書。遂輟不爲。庸三以戊辰成進士。余時亦在京師。因索其向所著。則已褻然成書。因得縱觀焉。歎其精鑿實有出於昔人之上者。顧其文繁力不能倩人鈔錄。庸三旣得滇南縣令缺。旋出京。蓋余之於此經。其萌芽實於是乎始。後更無有人相爲提唱者。則亦遂已。庚子入京。晤程蕺園太史。晉芳言於此經已得十一家之本。將爲之甄綜而疏通之。則又躍躍然以喜。是時余年六十有四。距庚申已四十年。稍得見諸家之本。往往有因傳寫之譌誤。而遂以訾鄭賈之失者。於是發憤先爲注疏校一善本。已錄成書矣。旣而所見更廣。知鄭賈之說實有違錯。凡後人所駁正。信有證據。知非憑臆以斬勝於前人也。因復亟取而件繫之。向之訂譌正誤。在於字句之間。其益猶淺。今之糾謬釋疑。尤爲天地閒不可少之議論。則余書亦庶幾不僅爲張淳毛居正之流亞乎。夫前人。有失。後人知而正之。宜也。若其辭氣之間。有不當過於亢厲者。此則微爲削之。今定書之摠名。惟曰儀禮注疏詳校。不加以辨駁之辭。若是庶無得罪於先賢乎。庸三之書。名曰集解。滇之大吏委以解銅。至儀徵而卒。遂無從更見其書。此書中僅載一兩條。猶是昔年之簡錄者也。蕺園相晤之明年。余至山西。旋聞其卒於秦中。所欲爲者。殆亦未就。獨余以不肖軀。尙留世閒。今年已七十有九矣。回憶南屏初見是書時。去

之五十餘年。而始得成是編。不可謂非幸也已。

重校方言序 壬寅

方言至今日而始有善本。則吾友休寧戴太史東原氏之爲也。義難通而有可通者通之。有可證明者臆而列之。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二十七。刪衍字十七。自宋以來諸刻。洵無出其右者。乾隆庚子。余至京師。得交歸安丁孝廉小雅氏。始受其本讀之。小雅於此書采獲裨益之功最多。戴氏猶有不能盡載者。因出其鈔集衆家校本。凡三四。細書密札。戢香行閒。或取名刺餘紙。反覆書之。其已聯綴者。如百納衣。其散皮書內者。紛紛如落葉。勤亦至矣。以余爲尙能讀此書也。悉舉以畀余。余因以考戴氏之書。覺其當增正者尙有也。劉歆求方言入錄。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乃班氏於雄本傳舉其所著書。亦闕方言。世不能無疑。考常璩華陽國志載雄書。凡太平、法言、訓纂、州箴、反離騷。皆與傳同。而不及四賦。乃云。典莫正於爾雅。作方言。此最爲明證。應邵而下。稱引日益多。而是書遂大著。其卷數則歆書中云十五卷。郭景純序亦云三五之篇。隋唐以下志皆云十三卷。并合與遺脫不可知。然定在郭注之後。宋志又云十四卷。當因劉歆書與雄荅書向附在簡末者。亦別爲卷。而并數之也。雄識古文奇字。嘗作訓纂篇。今不傳。趙宋時書學生亦令習方言。則方言中字。其傳授必有自如。豳、豳、豳、齊、僂之類。凡舊所傳本皆然。考之漢隸。亦有證據。正不必執說文之體以盡易之。又其中有錯簡兩條。亦尙有字當在上條之末。而誤置下條之首。及不當連而連者。有過信他書。輒改本文者。注及音義。又有遺者。誤改者。余以管見。合之丁君校本。復改正百

廿有餘條。具著其說。可覆案也。郭氏注爾雅三卷外。又有音一卷。則知此書之音。亦必不與注相雜。廁後人取便讀者。遂併合之。以郭音古雅難曉。又附益以近人所音。如通志載有吳良輔方言釋音一卷。此書當有摺摭及之者。余欲使注自爲注。仿劉昭注補續漢志之例。進郭注爲大字。而音則仍爲小字。雖未必卽還景純之舊觀。然要使有辨焉爾。至集各家說。及文詔之說。上又加圓圍以隔之。戴書已行世。故唯錄其切要者。舊本又有云字一作某者。疑出於鼂公武子止。案鼂讀書志云。予傳方言本於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著之。據斯言。則知爲鼂氏所加無疑也。予嘉丁君之績。而惜其不登館閣。書成。不得載名於簡末。世無知焉。又其所緝綜者。紛綸參錯。不易整比。久久將就散失。不愈可惜乎。故以餘閒爲成就之如此。丁君名杰。今已成進士。待學博士。闕於杭州。其學實不在戴太史下云。

段若膺說文解字讀序 丙午

文與字。古亦謂之名。春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秋官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名者。王者之所重也。聖人亦重之。是以曰。必也正名乎。鄭康成注周官。論語。皆謂古者謂之名。今世謂之字。字之大端。形與聲而已。聖人說字之形。曰。一貫三爲王。推一合十爲士。几。仁人也。在人下。故詰屈。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牛羊之字。以形舉也。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此皆以形而言也。其說字之聲。曰。烏。昉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狗。叩也。叩氣吠以守。粟之爲言續也。貉之爲言惡也。皆以聲而言也。春秋時人亦多能言其義。如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二首六身爲亥。皆見於左氏傳。故孔子曰。今天下書同文。知當時尙無有亂名改

作者自隸書行而篆之意寢失。今所賴以見制字之本源者。惟漢許叔重說文而已。後世若邯鄲淳、江式、呂忱、顧野王輩。咸宗尙其書。唐宋以來。如李陽冰、郭忠恕、林罕、張有之流。雖未嘗不遵用。而或以私意增損其間。則亦未可爲篤信而能發明之者。逮於勝國。益猖狂滅裂。許氏之學寢微。我朝文明大啓。前輩往往以是書提倡後學。於是二徐說文本。學者多知珍重。然其書多古言古義。往往有不易得解者。則又或以其難通而疑之。夫不通衆經。則不能治一經。況此書爲義理事物之所統彙。而以寡聞尠見之胸。用其私智小慧。妄爲穿鑿。可乎。吾友金壇段若膺明府。於周秦兩漢之書。無所不讀。於諸家小學之書。靡不博覽而別擇其是非。於是積數十年之精力。專說說文。以鼎臣之本。頗有更易。不若楚金之本。爲不失許氏之舊。顧其中尙有爲後人竄改者。漏落者。失其次者。一一考而復之。悉有左證。不同臆說。詳稽博辯。則其文不得不繁。然如楚金之書。以繁爲病。而若膺之書。則不以繁爲病也。何也。一虛辭。一實證也。蓋自有說文以來。未有善於此書者。匪獨爲叔重氏之功臣。抑亦以得道德之指歸。政治之綱紀。明彰禮樂。而幽通鬼神。可以砭諸家之失。可以解後學之疑。真能推廣聖人正名之旨。而其有益於經訓者。功尤大也。文昭老矣。猶幸得見是書。以釋見聞之陋。故爲之序。以識吾受益之私云爾。

聲音發源圖解序 癸巳

此句曲潘氏一家之學也。成是書者。融如、名、已、萬、字也。其大父孝成氏發其端。其父亞才氏引其緒。而今乃成於已萬之手。噫。其爲功也勤矣。古今之譜聲者。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七。而是書則分三陰三陽爲

六聲。夫陰與陽，平與仄之爲二聲也。發、送、收之爲三聲也。平、上、去、入之爲四聲也。啞平、啞上、去、入之爲五聲也。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爲七聲也。前人之論詳矣。獨未有言六聲者。言之自潘氏始。其序則先上、次平、次舒、又上、去、入、繼之。是爲六聲。謂初平之上聲爲濁音。自三代後寢失其傳。遂與初仄之上聲一列而無以別。獨今樂人之歌曲。其發端必用初平之上聲。則自然之理。於斯尙可驗也。於是演之爲二十五韻。一百二十五分音。八百五十位。五千一百聲。各爲圖而系之以解。甚矣。已萬之能守其家學也。吾嘗聞西域貴耳。中國貴目。貴耳故以能審音者爲賢。貴目故以能識字者爲賢。字母所以辨聲。雖多寡不同。而大較多出於西土。然中國之達於音者。或分之。或合之。則未嘗不卽其說而益求精焉。安在其獨貴目乎。且彼西域之所以詫於中國者。則以其致力也專。故其精之也易。潘氏父子祖孫皆研習於是。彼西土之人。豈復能遠過乎。吾知其必不苟異於前人也。審矣。自吾來鍾山。悼世人字體之不正。欲以說文救其失。而俗學迷昧。安於所習。其能從吾言者蓋寡。夫點畫有定質者也。豈若聲音之微渺而難係者乎。而沿譌襲謬。謂辭苟足以達意而已。奚取於是拘拘者。今已萬乃欲以一家之學。律萬有不齊之音。是猶資章甫以適越也。吾恐閱者未一二紙而已。欠伸思睡矣。然苟執此以詫西域之人。以雪中國有目無耳之說。不得於此。必得於彼。惡在其可廢也。因其求序。遂書此以歸之。

雕洪景伯不全隸韻序 甲寅

汪君太完得宋楊洪景伯隸韻。已不全。止第三卷下平聲上。第八卷去聲下。計此書當有十卷。今僅得五

之一耳。景伯氏之序隸釋也曰。既法其字爲之韻。復辨其字爲之釋。則隸韻當成在隸釋之前。今隸釋之書。尙不絕於世。太完之兄。又重雕以行。傳益廣矣。唯隸韻見之者尠。或已疑其失傳。今太完得此不全之本。而追溯其所由。則世祖嘗以賜商邱相。宋文康。宋之後人爲豪所奪。繼遭斥賣。市司不能各歸其部。零星散售。故太完所得僅此。而其餘不知歸誰氏矣。汪君之意。必欲得其全而後快。若徒祕藏之。則人無從而蹤跡之。將離者遂不可復合。此書爲前哲精神所繫。必尙在天地閒。故立意卽刻此二卷。以傳示海內。苟得其餘本者。或力能則取汪君之書。摹刻於其所藏本。而書全。或卽以其所藏畀汪君使摹刻之。而書亦全。余亦日夜望之。夫是以表白其意。而亟爲海內告也。夫隸生於篆。篆有說文。蓋集倉雅之學而成。自程邈始爲隸書。而賈魴以三倉之書。亦皆爲隸字。漢人碑版。大率用隸爲多。篆書難成。隸書易就。以故其傳浸廣。後人於繁者刪之。疎者補之。字益多於前矣。徐楚金嘗各說文纂爲韻譜。以便檢尋。顧說文自小篆之外。不過兼載古文籀文。其他異同。亦僅一二而已。繼之者夏英公之古文四聲韻。於是篆書亦汎濫矣。隸書至猥多。尤不可不有所薈粹。景伯氏始奮然採輯而爲此書。當時所見榻本。自比今之闕壞尙少。故其所見也博。其摹之也真。卽其中有彼人自出新意。變亂古法者。寧過而留之。以待夫學者之自擇。或乃槩譏隸爲俗書之所自始。考酈元水經注。人有發古冢。其棺前和題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餘皆隸字。則自周以來。隸已與篆並行。安可專歸咎程邈哉。近世有顧藹吉者。爲隸辨一書。亦以四聲分之。未知本於洪氏邪。抑闡與之合也。吾當閒取以校隸釋。頗有點畫不同者。然以吾意推之。隸釋傳

錄不一手。若洪氏所手摹，必無失真者。洵乎此書之不可令其當吾世而遂湮沒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於太完卜之已。乾隆五十有九年十月十七日，同里人盧文弨書。

校刻白虎通序 甲辰

乾隆丁酉之秋，故人子陽湖莊葆琛見余於鍾山講舍，攜有所校白虎通本。此書譌謬相沿久矣。葆琛始爲之條理，而是正之，厥功甚偉。因亟就案頭所有之本，傳錄其上。舟車南北，時用自隨，并思與海內學者共之。在杭州楷寫一本，留於友人所在。太原又寫一本，所校時有增益。後又寫一本，寄曲阜桂未谷。今年家居，長夏無事，決意爲此書發雕。復與二三友人嚴加考覈，信合古人所云校書如讎之旨。凡所改正，咸有據依。於是元明以來譌謬之相沿者，幾十去八九焉。梓將畢工，海寧吳槎客又示余小字舊刻本。其情性篤足，以正後人竄改之失。蓋南宋以前本也。與其餘異同，皆於補遺中具之。此書流傳年久，間有不可知者。闕之，然要亦無幾矣。因撮其略爲之說曰：事必師古，而古人又誰師哉？道之大原出於天，古人凡事必求其端於天。釋尙書者，於稽古有異說。余以爲稽攷古道，古道卽天也。天何言哉？稽考古道，是乃堯之所以同於天也。古之聖人，凡命一名，制一事，曷嘗不本之於陰陽，參之於五行，原其始以要其終，窮則變而通則久。其有不知而作者乎？必無是也。讀是書可以見天人之不相離，而凡萬變之相嬗乎前，無一非出於自然者。曾私智小慧之可得與其閒哉？顧說之不免有岐者何也？天體至大，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昭昭之天，何莫非天。當時天子雖稱制臨決，而亦不偏主一解，以盡繩衆家之說。此猶吾夫子多聞見而擇

之識之之意云爾。世有善讀者。則此書之爲益也大矣。倘泥其偏端。掩其全美。而輒加以輕詆。夫豈可哉。若夫是書之緣起。與歷代相傳。卷帙異同之數。則具見於葆琛之所爲攷。余又奚贅。乾隆四十有九年。九月既望。東里盧文昭書於太倉州之婁東書院。

抱經堂文集卷第四

序三

皇朝武功紀盛序 壬子

本朝用師之盛。如疾雷之破山。驚風之卷籜。當之者無不糜碎殲滅。曠古以來。罕有倫比。世祖定鼎之初。蕩流寇而除小腆。出斯民水火之中。登之衽席之上。雖草野傳述不詳。猶可於明史中得窺見一二崖略焉。聖祖世宗。咸以英明神武之姿。端拱指揮。凡叛逆者。罔有不誅。侵犯者。罔有不創。傳至我皇。綏靖海內。益務休養。本未嘗有開邊拓境。觀兵耀武之意。而乃有蠢然自外於王化者。誠不得已而應之。紀律明。賞罰必。發蹤指使。人百其勇。所至率冰解的破。覲揚之烈。實並美於列聖焉。自來武功告成。咸有方略紀載。而郡國人士。多願見而不可得。今皇上頒發四庫全書於江浙。許學者得以縱覽。而方略亦在其中。欲知昭代武功之盛。幸於此得見其全。而不致惑於傳聞之誤。顧卷帙浩繁。逾旬朔閱之。猶未能徧也。陽湖趙觀察雲崧。夙具史才。起家中書舍人。入直軍機房。旋以高第登館閣。緬甸之役。奉命赴滇。參軍中幕。畫旣又敷。歷封疆。解官後。大臣之勦臺灣者。猶強挽之與俱。其素來旣博徵典故。隨事紀載。而近事尤親得之。見聞頃來。掌教揚州。四庫全書之頒也。其郡當謹藏於行宮內之文匯閣。一切整齊次比。實與其事。故自聖祖之平定三逆。以暨今上臺灣之役。凡夫歲月日。以及山川道里。與夫在事諸臣之功過。得所徵信。

一一皆有據依。於是以四卷之書括之。其事則詳。其文則約。其顛末曲折。無不朗若列眉。使人一見之。而驚歎神謨廟算。爲黃帝以來所未有。向者見羣臣所上賦頌。雖皆揚厲偉烈豐功之盛。究未若斯編爲能洞悉事之原委。因得仰窺列聖之明睿果斷。智炳幾先。而神周萬里者。一一彪炳於楮墨間。若揭日月而行。誠足以昭示無極也。夫善敘事者。莫過於馬班。要在舉其綱領。而於糾紛蟠錯之處。自無不條理秩如。今是編也。馭繁以簡。舉重若輕。深得史漢之義法。而尤有不可及者。其於兵勢地形之利害。言之悉中窾要。是不獨史才。且將才也。徒弄三寸毛錐子者。能如是乎。至若緬逆之難。明將軍瑞盡節而死。人知之而其功則未有言之者。得是編爲表章。明將軍不死矣。異日修國史者。其必考信於是。

史記索隱校本序 戊申

始余初讀三家注史記本。見索隱之說。往往互歧。首卷後既載索隱述贊矣。又云右述贊之體。深所未安。余初疑後語不出於小司馬。後得毛氏單行索隱本。始知小司馬初意欲改史公體例。自成一書。後以此書傳世已久。忽加穿鑿。難允物情。遂輟不爲。而但爲之注。其欲改剏之規模。別見於後本。不與注混。趙宋時始合集解。正義俱繫之史記正文下。遂致有割截牽併之失。今幸有單行本爲正之。然毛氏所梓。亦有次第顛倒。脫文譌字。難可盡據。則仍當以三家本正之。余向以單行本記於三家本上。猶未知擇善而從也。今雖可爲是正。而年已老矣。且毛氏本行密字小。不便增改其上。於觀覽亦不適。因令人略加展拓。重鈔之。稍序其先後。辨其離合。而於文字之間。尙未能以盡正。不無望於後之人。後之人因余書而復加以

考訂之功亦庶乎其易爲力矣。乾隆五十三年十月既望序。

校定熊方後漢書年表序 壬寅

表者明也。標明其事使著見也。表而不明則有之庸愈於無乎。史之有表也創於子長而沿於孟堅其體例亦不盡同。史記功臣王子侯等表以帝之世統侯以侯之年繫帝或一帝之世而子孫繼承或一侯之身而年數離析此則典籍具在故紀載可詳漢書則以侯之子孫世次爲序而承襲薨卒之年多略焉得毋遭漢中絕文書散亡雖欲如史公之例不可得乎。建武中興而後東觀史臣猶相祖述傳於今者乃獨有范氏之紀傳耳。志猶賴司馬紹統之書可補其闕至於表則亡也久矣。唐劉知幾著論以史之有表煩費無用讀者緘而不視嗚呼此其所以湮沒之易易與去之千載當宋南渡時有澧州參軍豐城熊方者以所爲後漢書年表十卷進於朝未聞所以可否之者。史家亦不著錄。鄭氏通志馬氏文獻通考皆不載。吾友鮑君以文得宋梓本欲復開雕以裨補東漢史之遺闕既手自讎校又益以嘉定錢宮詹幸楣弟兄之覆審而復以示余。余偕老友江陰趙君敬夫重加考覈粗訖功攜之入燕又攜之入晉奪於他事此書置几案間四閱歲矣。今年正月兀坐精舍無應酬之煩自念此書若不及今整頓恐後精力益不支於是發憤爲之位置高下排比疏密一一皆經手定宮詹之意重戒更張卽余亦豈好爲改作者。然熊氏草創之勞固不可泯而其牴牾之失亦不能爲之諱。若復因循或轉致貽誤後人於是更定其尤甚者數條與夫未是而猶仍其舊者皆著說於下以俟後之人取衷焉。且令其體例略仿孟堅分封徙封皆大書之庶

有子孫承襲者。不致混然無別。舊異姓侯中有同姓四人。今俱已改正。至建安中。政由曹氏。本不以漢宗之故疏恩。凡舊置異姓者。固可無庸別出。熊氏本書。惟據范史。然亦尚有漏者。至章懷注中所引。若東觀記、續漢書。皆正史也。又水經注一書。酈氏就所沿歷。詢訪遺封。於年代亦不甚遼。斯爲可信。故亦間增一二。其出於子孫譜牒。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類。咸不濫收。斯則余損益之大指也。其或前後尙有未能畫一者。則因不欲過損本書之故。閱者當可以共諒焉。夫馬班之表。可以補紀傳之所未及。故其所繫爲尤重。史通漫不加察。從而致譏。他人之緘而不視。更復何責。今此所補之表。則但因范史之成文。本不可與史、漢並。然夫功狀事實。予奪拜罷之班班具列者。一覽可知。旣觀紀傳。又及此書。提綱挈要。於是乎在。論世知人。不勞而得。不誣古人。不誤後人。此余之所以兢兢致慎。遲之久而始得以報鮑君也。熊氏字廣居。靖康中。舉於鄉。嘗名所居堂曰補史。進此書。不得命。又進狀於朝。乞命儒臣續古今人表。噫。此則過矣。夫班氏之區別九品。訾警者不獨一知幾。尙可以效尤乎。想爾時雖不深責。定一笑置之耳。已。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壬寅。孟陬月。下旬六日。杭東里人盧某書於三立書院之須友堂。

錢晦之大昭後漢書補表序 辛亥

宋儒嘗言讀史易令人心粗。夫史非能令人粗。人自粗耳。則雖以之讀經。亦何能免於粗也。宋儒又每以博聞多識比之玩物喪志。故其於史也。略識興亡之大綱。用入行政之得失而已。自謂括其要矣。其他典章制度。因革損益之樊然具列者。率無暇留意。卽有所撰述。亦不能通貫曉析。事事合符。其病皆由於譾

謂拘拘不能廣搜博考以求其左證而且專己自用不師古人其或時異勢殊有必不可以沿襲者而又不能得變通之宜此而謂之爲粗其又奚辭向鮑子以文欲重雕宋熊方所補後漢書年表余爲之佐校訂而其書之舛漏殆不可枚舉首載同姓王侯表冠以因子追封之齊武王績魯哀王仲於史例卽不合念校書自著書不同如欲盡加更正旣於熊氏之勤勤掇拾者大沒其剏造之勞且改之亦必不能盡善何也其規模之已定者不能易也勢不得不出於委曲遷就欲遂以爲完書也其可得乎故當時但卽因其書而略正之惟綴一二校語於下不相雜廁使人知爲熊氏之書而已私欲別爲一書自愧力有未能也嘉定錢君晦之其學浩博無涯涘其思緒細密精識洞達治經而經通於周秦漢魏之書無不爬羅剔抉曩於都門欲請其所校書繕錄之會君南歸已僦潞河之舟不果未嘗不時往來於懷而思一觀之爲快也頃獲其所撰後漢書補表讀之非若熊氏之僅取材於范書陳志也凡山經地志金石子集之有會於是書者罔不網羅綴緝而其體例一依班氏之舊諸侯王王子侯分爲二表功臣侯與外戚恩澤侯亦分二表視熊氏之但以同異姓爲別者較然明矣其不能不與班氏微異者班書百官公卿表前敍百官沿革若後漢則有司馬彪之續志百官已詳無庸複出故但云公卿表此又變通之得其宜者也凡熊氏所漏脫者悉考而補之於是此書乃始完善而無少遺憾矣夫史莫重於表志而自漢東京以至於隋志尙閒見之表則全闕表也者標也標明其義類使綱舉而目張馬班之爲是也亦兼以補紀傳之所未及今則年代懸隔古籍散亡如東觀記謝承華嶠之書皆不可復見唯卽舊文之留傳者而蒼萃之然亦未

嘗不增益於范書之外。俾夫善讀史者。更得參互考證。以資其聞見。於凡政治之污隆。職官之賢否。一開卷而瞭如指掌。以之爲津筏也。可以之爲龜鏡也。可余之所謝不能者。而錢君優爲之。見今版行諸史。旣以續漢書志繫范書之後。亦當以此補表并繫之。於以配馬班。而始無不完不美之憾。此豈讀書略觀大意者之所能乎哉。錢君之於史事。其精確也如是。沉於治經乎。特是予今雖欲盡發其所藏而已。自傷毫及。非復前日之尙可讀矣。摩挲此編。有餘慕焉。

續漢書律歷志補注序 乙巳

律歷之源。皆本於易。自圖書出而天地自然之數以彰。聖人旣則之而爲易。其用至於不可勝窮。於是審音制樂。治歷明時。相因俱起。莫非聖人之所創造。以爲治天下之道。用若此其重也。迨其末流。易且專以爲卜筮之用。而律則委之冷人。歷則屬之天官家。皆以爲非儒者之要務。嗚呼。彼冷人。天官家。能習其數而已。能知其理乎。能通今術而已。能兼曉古法乎。古來大儒若鄭康成。若朱子。若許文正。若宗聖人者。也。求聖於內。亦不遺乎外。其於道與藝。殆一以貫之矣。故以爲非儒者之要務者。皆怠與棄。而又自文其不能者也。始吾讀兩漢律歷志。有意通欲之而苦於不能布算。則就同館嘉定錢君莘楣而問焉。錢君示我以乘除增減之術。并以所校兩志畀余。余得以正家本之誤焉。然其推算之術。終苦於思不屬而止。今忽忽三十年矣。華髮盈顛。益難重理前緒。頃復來主鍾山書院。而莘楣之從子漑亭亦爲郡博士。於斯一見如故交。哀然出其所著。有補注續漢書律歷志在焉。則校之余前所得於其從父者。布算益加密。辨證益

加詳於前人說之未是者。雖通人若蔡中郎。其論開闢至獲麟之歲。與馮光、陳晁所言俱誤。亦駁正之。向所苦於難讀者。以譌脫之字多耳。今以晉宋志參校。皆得補正。朗若列眉。瞭如指掌。使後來學者。皆得所從入之徑。是書得此。遂無復遺憾。於此見儒者之功。非藝人之業之所可幾也。彼唐之一行。其於歷學。古今推以爲精。然不解太初甲寅之元。而謬爲之說。又不明杜預所以爲長歷之指。而輕相訾訾。此徒知今者之不可與道古也。必也。合今古而會通之。微儒者誰與歸。既享父子。真其人乎。吾何幸而皆得交其人。讀其書也。

翰苑羣書序 甲午

官有所由重。朝廷之重是官。必先思其可重者何在。斯其遴選也不得不慎。而其禮遇也不得不崇。居是官者。亦必有以自異於曲藝雜流之幸承恩澤者。而官乃重也。詞林之職。古今以爲榮選。其於主眷之隆渥。一言一事。津津傳爲美談。然使在上者以爲此吾之私人而故厚焉。在下者亦惟是以得數望清光。效賡颺歌頌之美爲幸。則其事皆不足道也。君以朝夕啓沃望其臣。臣以隨事納忠效於君。君臣一德。驩然無間。其任不在職事之末。而其所長亦併不在文字之間。是則上之所以重是官。不爲過。而其臣之得此於上。非倖也。是編爲宋洪景嚴氏所彙輯。自唐以來事例。略可考見。誠有足動人歆羨者。然不探其本而言之。徒以遭遇好文章。稽典故之主。侍從雍容之外。別無裨補。其與夫曲藝雜流之幸承恩澤者。何以異。是官本重。而其所以可重者。曾未之思也。將何以取重於其君。而使庶司百職事羣羨以爲清華之選乎。

先余未有是書。因借本錄。竟手自校對。漫識數語於其端。

關帝事蹟徵信編序 丙申

古今來英魂毅魄不死而爲神。其祠廟或領於官。或祀於其鄉而止。未有靈威肸鬩。千載如生。自天子以至士庶。婦女童孺。罔敢不虔。自京邑以達於邊徼外裔。無不爲之廟貌以崇奉之。如帝之盛者也。帝爲漢之漢壽亭侯。其封帝也。始於明神廟時。我朝順治九年。世祖章皇帝敕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今上又加靈佑二字。且因臣工所請。而諱神之名。易神之諡。尊崇之典。視前代更有加焉。帝之事蹟見於陳壽所作本傳。而亦有散見於同時諸人傳中者。皆可取以參考。其出於後世所述。則容有增飾。而未可以爲依據者矣。海昌周子耕厓。武原崔子秋谷。素嚴事神。而懼流傳者之多譌也。於是廣搜博采。而務別白之。自承祚道將而下。以逮近人之著述。凡有涉於神之生前身後。軼事遺蹟。顯靈助化之端者。靡不薈粹緝綜焉。其勤至矣。乃其考辨之精。議論之正。則雖前人屢有綴輯者。未能或之先也。是書也出。上以發揚國家尊崇之至意。且可以作人忠義之氣。而其福善禍淫之不爽者。亦足以使一世之人皆聞而知警。不至於貌承而中違。則是書之有功於名教者大也。余故樂爲之敘其端云。

漢董孝子廟志序 辛卯

孝德之大也。有是德而著聞於外。海內歸之。後世慕之。名莫榮焉。不藉有爵位而始爲重也。舜以克諧而爲天子。極尊富饗保之盛。然亦無加於孝。漢諸帝廟號必取孝以冠諡。然則以帝王之尊。尙非孝不足以

章顯其名。若實有是孝德而名隨之。更奚必他有所藉以爲重哉。董君抑儒。秉純新修其先世純德。徵君廟志成八卷。出以示予。純德徵君者。卽虞仲翔所稱孝子句章董黯者是也。前明有爲純德錄者矣。表章前哲。風厲人倫。誠甚盛舉。特惜其摺撫略備。而考核未精。今抑儒鄞人。實孝子之後裔。其尊人鈍軒先生。嘗有意補輯緒正。未克就而歿。抑儒踵而成之。綜覈聞見。究析同異。非唯家乘之或傳會者不肯輕徇。卽郡邑舊志。與夫前輩名人之宏篇鉅製。有未確者。必參互辨證。去岐歸一。謂句章實今之慈谿。孝子故居與墓皆在焉。其言鑿鑿。皆有據依。以昭祖烈。以成父志。世常言孝子之後必生孝子。豈不信矣乎。考徵君之稱。以漢和帝曾以郎中召而不起也。徵君之上。又加以純德者。則本諸宋開寶詔書之加封。予謂孝子之德。實不藉區區一官以爲重。孝名之美。更不藉駢號增諡以爲榮。在當時稱之曰董孝子。後世亦稱之曰董孝子。愚夫愚婦。耳而熟之。皆所共曉。此於士大夫暨賢子孫之意。亦復何嫌。而必轉取諸後代之褒封。始稱崇尙哉。舊志所載漢東京二詔書。全謝山先生固疑其未可信矣。予謂卽實有之。而徵君之稱。諒不若孝子之稱之美也。抑儒見識明達。深服謝山之言。載之於書。其不膠守所見如是。其於吾言。儻亦有取爾乎。則題此書當曰漢董孝子廟志可也。

此序據抑儒所爲志爲之。後歲在壬寅。見樓攻媿集有慈谿縣董孝子廟記云。句章。今之鄞縣也。孝子之母嘗寢疾。喜飲大隱溪水。不以時得。於是築室溪傍。以便日汲。厥疾用瘳。溪在今縣南一舍。故以慈名溪。而又以溪名縣。母反葬於鄞。鄞爲郡太守治所。故州邑與其墓側。皆世祠之。城之祠宇。卽其故居。

先其母塑像在南郭草堂中。康憲錢公億迎歸於廟。鑰親訪其墓。宰木猶在。近在城南。豈所謂草堂者邪。至今鄉人猶稱董孝郎中廟。唐大歷中刺史崔殷作碣。徐浩書之。云其徙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祥烏。無貽一日之憂。終報共天之怨。云云。祥符元年冬。真宗皇帝封岱禮畢。詔賜純德徵君。或云起於錢康憲之請。據攻媿此記。則孝子實鄞人。而遷於今之慈谿。其封純德徵君。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非宋太祖開寶年也。抑儒今見任廣西那地州判。相去絕遠。不能以此告之。聊附識於此。

續高士傳序 丁未

續高士傳一冊。補皇甫士安之書之所遺也。凡一百八條。墨胎二子亦錄入焉。以未嘗一日膺簪紱也。其所取捨亦甚嚴矣。是書乃明新安畢黼臣翁叔之所纂。序中稱其父約所先生之廉孝。隱居著述。長吏皆式閭致敬。而自恨不能樹立。表揚先德。因興感而作此書。然不敢僭妄。附諸錄後。冀後之高人為載筆焉。今考江南通志。徽州隱逸中。無姓畢者。而孝義傳中。則有畢文燦。畢陽二人。事亦甚略。無郡邑志可參考。故無得而述焉。仁和倪嘉樹一擊得其草本。以示余。中間塗改甚多。似出於其人之手定。而譌字亦復不少。每傳之後。繫之以頌。閒亦有與古今韻皆不叶者。末四條頌全闕。余不揣為補之。而其他則不暇為之。審定。余嘉其言之婉且摯也。恐世無別本。故遂錄而傳之。

新安汪氏增輯列女傳序 己亥

女教之重。不後於男也。家之興廢。國之盛衰。率由乎是。故關雎。葛覃。著為風始。家人之利。則以女貞。古聖

賢之垂訓。未嘗不惓惓三致意焉。漢劉中壘之著列女傳也。鑒於趙衛之屬。起自微賤。踰越禮制。故採取古來宮闈閨閣之事。可法則。可鑒戒者。爲書八篇。奏之天子。而成帝終弗寤也。其書代相沿襲。祖述實多。今之流布人間者。唯劉書爲最廣。有圖有頌。勸懲瞭如。人未有不望其女若婦之貞孝節義者。固宜其家置一編。幾同於菽粟布帛之不可離矣。然更生之爲學。駁而不純。輕於信古。而不加持擇。阿谷處女。何以試之。息媯之死。不合左傳。以及辰嬴南子。濫廁簡編。此何異於范史之登蔡琰。所以明高皇后謂此書宜加討論。儒臣承詔輯爲三卷。其書世罕得見。今此十六卷者。乃明新安汪某之所增輯。其紀年至明之神廟而止。其紀述近事。則歙郡居多。而一郡之中。又汪氏程氏爲獨多。其稱引太函。則汪氏之翹楚名道。昆者是也。於向之本書。去其子之所爲頌。而繫以己所爲說。於劉氏之輕信者。正焉。其事則善矣。而猶有未盡善者。又復爲之推論焉。刪其所爲孽嬖亂亡者。而後傳授之間。不至赧赧然難以形於口。其析義也精。其敘事也確。其繪畫也。又極其工。其爲文辭。亦幾幾乎與向爲甚似焉。剗劂旣備。未及印行。距今幾二百年。無知之者。有書賈得其版。以示吾友鮑君。以文。鮑君固歙人。重是鄉前輩之書。爲重價購焉。其名則不知誰何所刊去。亦嘗徧考之。而卒未得也。夫婦節之貞。趙宋以後爲尤盛於往代。說者謂程朱之教明。故中材皆知自勉。而以再醮爲恥。況新安固朱子之闕里也。其賢節之多。固然無足怪。著書者猶自謂特章一二而已。夫事近則見聞尤熟。其於興起鼓舞也。易爲力。設吾杭人而有斯志也。則如戴烈婦之吞金。孫秀姑之服瀣。亦當大書特書矣。誰得謂其私於鄉人也哉。抑吾更有愀然者。先曾祖母朱氏。當明季歸先

曾祖建平丞譽長府君爲筵室。生吾祖書蒼府君而寡。時年未三十也。祖業蕩然。母備嘗荼苦。刺繡紋。摘馬齒莧以易米。教育吾祖至成立。而祖業始稍稍復。嫡子無後。吾祖以庶承祧。暨吾父皆以文學有聞於時。不才如文弔。亦得蒙其餘蔭。知其事者。咸以爲苦節之報。乃以久遠未獲上聞。故因敘是書。而不能不有望於里中之君子。一爲闡幽而發潛也。乾隆四十四年孟夏之吉。東里盧某書於西湖書院。

越女表微錄序 庚子

蕭山汪進士煥曾甫。既以其母與其生母之節。孝上聞於朝。得旌表矣。又推母之遺意。以及同族中之節婦。應旌格者。如干人。代爲之請於所司。既又念單門貧戶所居窮僻。更或子嗣弱喪。叔伯靡依。銜荼茹蘗。卒葆其貞。其艱難辛苦。視尋恆殆百倍。鄰翁里媪。未嘗不爲之咨歎。不幸或不得聞於士君子之耳。無爲之稱說傳播者。數十年之後。故老且盡。遺蹟亦復就湮。嗟乎。地非秦粵之異。分無霄壤之閒。而猶或不能周知。又安望其以狀言縣。縣達之府。府以申之大府。大府以聞於朝廷也哉。汪子惄然傷之。於是加意訪求。由己邑以及於同郡之七邑。邑各有同斯志者。以爲之助。意主於發潛闡幽。故凡力足以自表見者。不與更四年之久。先就山陰。會稽。蕭山。餘姚。諸暨。嵎。六邑所得。具錄事狀呈方伯國公。乞檄縣旌門。以爲風化之勸。其無人爲主者。縣爲備案。俟異日修志時。亦可以資采擇。而上虞。新昌。二縣。猶有需焉。以踵爲之請。事既允行。汪子又輯爲越女表微錄四卷。曰錄事。曰類敘。曰述譜。曰外姻。其體例各見於小序中。列上之後。復有聞見。竄增一卷於後。曰識軼。（上一字本不作識。因家諱改之。）仁乎哉。汪子。其用意何若是之摯而達。曲而盡也。

蓋嘗謂人者天地正氣之所生也。人能完天地之正氣，始成其爲人。忠孝節義，其歸一也。然聖賢豪傑之所爲事，皆炳炳著見於外。美斯愛，愛斯傳，宜若無難焉。唯婦人女子，身處奧溲之地，所執煩辱之事，而早失所天，誓不再偶。內有寒餓之迫，外有侵陵之患，智竭於補苴，力瘁於扞禦，節之苦者，在孤貧爲尤甚。要其人本不爲名，而名亦不之及，譬猶空谷之蘭，自榮自落於荒煙蔓草間，豈不深可憇悼也哉！此一編出，而後爲造物弭不平之憾，爲風教助激勸之權。昔日之淒風苦雨，由後視之，皆成景星慶雲。山川若爲之鮮潤，閭里若爲之輝光。邑乘家志，咸得有所徵，以侈爲美談，是則汪子之有功於名教大也。至節婦之後，有寢昌寢大者，有不克自振，以至澌滅無聞者，此不特非人所能主，雖天亦無如何也。人祇求自完其爲人足矣，佗何知焉！汪子示余此編，適余將北上，匆遽不能助爲訪求，而先爲引其端如此。庚子季夏六日，書於吳江舟次。

桐鄉沈氏家乘序 丙子

桐鄉沈子陞颺，嘗從家大人受業，與余敦世好，久不相見。一旦聚糧走三千里，訪余於京師，值余方南還，盡用其資，孑然居旅店中，忍困以待余來。蓋近世朋友之所未有者也。陞颺之來也，他無所求於余，閒出其所爲家乘，索爲之序。案譜始祖諱某，在明嘉靖時，從江南來，始居於嘉興之桐鄉。浙西之人，謂浙東爲江南。蓋其先世乃會稽人云。再傳而有三子，咸讀書，列學校。今至於陞颺十二世矣。其族日益蕃衍，不可不爲譜以繫之。蓋嘗夷考沈之受氏，爰有二宗，其一本妣姓，其一本姬姓。昔金天氏有裔孫曰臺駘，其封

在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晉主汾而滅之。此姒姓之沈也。其姬姓者，封國在汝南之平輿。魯文公三年，經書魯與五國伐沈。杜預注云：今平輿縣北有沈亭。司馬彪郡國志平輿下云：有沈亭，故國姬姓。其文甚明。至定公四年，而後爲蔡所滅。或者不察，顧混而一之。沈休文爲宋書，自序其先世，已不能辨其爲姬爲姒。而況歐陽氏之世系表，馬氏之封建考，遞相沿襲，其不能有所釐正也，固宜。今陸颺之爲是譜也，詳於桐鄉一支，而凡一切依附之說，咸削而不錄。其識不亦大過人乎？夫沈氏族望，盛推吳興，而此譜不載。此在近世者，尙闕所疑。設使秉筆而爲國史，其肯遠託華胄，兼承二宗，以自蹈誣祖之罪，而取譏議於後世哉？異時陸颺之子孫，有踵而成之者，慎毋以是譜爲太簡而求多於其外可也。

三峯盧氏家志序 丁酉

吾族之在浙中者，以東陽爲最著。前明宏治朝，有名御史正夫先生格者，以理學名，嘗與其叔父本源甫輯家乘爲六卷。正夫之言曰：忘祖，非孝也；冒祖，亦非孝也。世人往往棄厥真源，妄冒他族，以飾世德之美。其何以免君子之嗤詆乎？故凡舊所無者，不敢妄有增加，蓋其慎也。今追而溯之，歷二百七八十年矣。解元信波潮生，能繼斯志。考定昭穆，稽核事行，搜羅藝文，哀然成若干卷，洵足以振正夫先生之垂緒，而使入稱東陽盧氏之代有人矣。余嘗慨夫氏族之學之多舛也。其在單門寒族，素無達人，不能究其源流之所自，固無足怪。若夫歷官而至宰相，位不爲不崇，族不爲不大矣。乃觀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往往皆鑿空傳會，兩姓也，而合爲一姓；一人也，而分爲二人。子父顛錯，燕粵混同，蓋不可勝詰也。彼皆高門右族，豈

無一二學人曾讀左氏世本三史者。顧忽略不以爲意。一任其誤而莫之改革。以此而爲譜。其愈於無譜幾何也。夫譜之爲法。不在乎合異以爲同。而在乎審同以辨異。浙中諸盧。東陽而外。有天台。有剡。有上虞。有餘姚。信波先人自東陽遷杭州。吾家亦居杭州。則自餘姚遷者也。譜各本其所自。如前人東眷西眷。南祖北祖。某枝某房之比。詳於近而略於遠。譜之善法也。信波能知本源之爲重。搜訪而緝比之。精力幾敵而不自惜也。吾餘姚之爲譜。自明初以來。始可徵信。若唐宋以前。其年代里居。考之正史。多不合。吾向亦欲刊其可疑者。而以明初爲斷。然無專功。深愧不若信波。此志之詳盡。三峯者。又東陽盧氏聚族而居之所也。故因以題其篇。

江寧王墅孫氏族譜序 甲辰

孫氏傳以爲衛康叔之後。其在有周。武顯於吳。臚顯於齊。炎漢之末。有起自富春者。據吳而有之。與蜀魏鼎峙。厥後吳中之孫爲特盛。在趙宋時。編姓氏者首國姓。次以吳越王姓。而孫氏卽繼之。凡望族莫之先焉。則其貴重於天下可知已。然源遠而流分。數遭遷革。不恆厥居。其譜牒之不墜失者亦罕矣。顧其遠者不可追。而近者尙可溯。失今不爲。何以示後。是以昔之君子。敬宗而收族。必爲譜以明之。爲譜之道。在乎詳近而略遠。此不易之至論也。江寧王墅孫氏之二子祖瑞。祖全。嘗學於余。承其先人之志。修輯族譜。咨於儒學之彥。發凡起例。井然有條。凡四載。乃克成編。誠慎之也。使來告我曰。求先生一言以弁諸首。余觀其譜而善之。誠與昔人之持論相合。遙遙華胄。不肯妄爲傳會。而一主於傳信。其推本王墅族姓之所自。

則以明初富十公爲始遷之祖。至其所由遷。則故老皆無能言之者。迨勝國之末年。枝葉蕃衍。春秋祀祖。家廟至不能容。於是舊祠之外。又分二祠。一曰西祠。一曰塘沿祠。今二子則始分塘沿。珊公之後人也。上距八世矣。又推而上。至始遷之祖。爲十有八世。其譜亦隨祠而分。故自八世以下。此獨詳焉。夫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始也一體。其終至於途人。此勢之所不得不然者也。然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如春秋時魯與衛。世數亦遼遠矣。然而論者尙推周公與康叔爲相睦。魯襄之冠也。卽在衛成公之廟。於此見祠雖分。而情誼之相浹。要必有異於外人者。二子之修譜也。承先志也。兄愛弟敬。二子之所能也。八世以下之子孫。宜思篤於近也。八世以上之子孫。凡夫慶弔周恤之禮。亦不可以廢也。余於二子有一日之長。故旣嘉其所能。而不欲其以此自囿也。故又進斯言以爲勸。

蘇州袁氏家譜序 庚戌

古者有姓有氏。姓一而氏分。其後卽以氏爲姓。故龍門著史。合而言之。以爲人所百世不變者也。考袁氏之先。出自有虞。至周。得封於陳。子孫有以國爲氏者。又其後或爲爰。或爲轅。最後乃爲袁。袁旣爲陳別。而爰與轅。漢以後不甚著。獨袁爲盛。陳又爲田。而袁則無二。厥派有三。汝南一望。尤其盛代。有聞人著於簡策。宋之南也。汝南之裔。自汭來南。因居平江。至元海道萬戶名寧一而下。世系乃可考。次吳門袁氏之譜。實始於此。嗣是人材輩出。復不減於洛京以前。當勝國末年。文文肅序其譜。歷數某忠節。某事功。某孝友。某文學。不徒以科第仕宦爲高門。蓋文公居同里。聞見真而品評自確。人共信其無溢美矣。然設非賢

子孫排纂而竄輯之。將所謂莫爲之後。雖盛寧渠傳乎。抑非獨此也。昭穆混殺。遠近移易。將敬宗收族之念。亦於何寄。此雖在寒門陋族。且猶不可。而況閭閻之焜燿一世者乎。今自明季以來。業已三四屬稿。然非授之剗刷氏。則不能使子姓皆有其書。共識夫淵源之所自。以爲觀感起發之助。上舍又愷君於是躍然興曰。是固余先人之志也。曷敢不承。乃復詳審鉤討。釐辨經緯。首侈國恩。末垂家範。其他凡譜之所宜有者。無不有也。哀然十册。刻成。示余。請爲引其端。又愷之意美矣。其勤著矣。宜不待余言。抑余所不能無言者。則且爲袁氏後起者正告曰。先型在茲。維是其式哉。前光有述。維是其迪哉。繩繩繹繹。以克紹乃祖。烈而毋忘。作是譜者之績哉。夫望可三也。亦可益也。使宇內之稱袁氏者。何必不曰。平江之望。亦其一哉。

甬東盧氏族譜序 辛亥

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夫親止於五世。自祖免而外。卽爲途人。疎已。然繫之以姓而弗別。雖子孫繁衍。或散處於四方。苟知其爲同祖。久離而乍合。必藹然動水源木本之思焉。昔范文正之於吳中之范。族亦疎矣。當文正之尙孩也。族人不之恤。而一聽其流離轉徙於外。及其歸宗也。又恐其欲分受祖產。而相與拒之。文正旣貴。乃爲義田。以贍其族。明乎所自出之祖同也。所祖同。故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服制有盡。而親親之誼。則無盡。知本者。必期久無替焉。甚矣哉。族譜之爲重也。有譜然後子孫皆能識其祖。辨其宗。而支分派衍。凡爲我之同族。亦不至混殺而難辨。於富且貴者。無依附之恥。於貧賤而顛連困苦者。則當有矜恤之恩。古宗子之法。雖不行於今。而收族之道。人人皆所當勉。則有譜以爲之依據也。家之有譜。

至達於朝廷。登於國史。唐書載宰相世系表。吾盧氏亦與焉。譜顧不重矣哉。甬東盧氏。自餘姚遷於鄞。久遠不可知。從宋南渡以來。皆班班可徵。至國朝而益盛。族人多讀書明義理。悼舊譜之將湮。而近今數十年之生齒歷履。亦不可以不續。然仕宦者以職事爲急。行役四方者。不能與族之父老子姓相參稽。無力者。又不足以舉其事。於時有名登秩。字武成者。慨然亟起而圖之。闕其渺茫不可知者。不以增於舊譜之外。而於近代。則鄭重訪求。覈實而詳紀之。絲連繩貫。由合而分。世次秩然。尊卑有辨。有家廟以妥先靈。有祭田以奉蒸嘗。有條約以訓子弟。賢者書其懿行。使後來有所勸。亡者志其塋域。使久遠猶可識。凡有關於譜事者。無或遺也。譜成。而族人無不欣然悅是舉也。曰。微武成之力。不及此。然武成於此。心力亦交瘁矣。未幾。遂辭世。其子雲路。請余爲之序。不可以辭。余族居杭州者。亦從餘姚遷也。餘姚故有譜。向余在詞林日。職清無事。亦思續纂成編。功未及半。而以提學至楚南。其事不卒。厥後失官。南北奔馳。遂不及重理前緒。今覩是譜。深嘉武成之績。而因以訟余之愧。真不能自解免矣。

補元和郡縣志序乙巳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詳略得中。記敘有法。故隋唐志所載地理書多逸。而此獨傳。然圖在宋時已亡。其書在者。又闕六卷。而第十八卷亦不全。好古者彌加珍惜。不因其不完而遂棄之也。余曩見吳中汪退谷先生士鉉集中。自言曾補其闕。每思借鈔。以成完書。往來吳中。訪求數十年。而卒未一遇也。今金陵嚴子子進承其家先生之學。以其餘力。因宏憲元書之體例。採掇於通典。新舊唐書。以及通鑑。通

志、通考、復旁涉於寰宇記、太平御覽諸書、整齊蒼萃、爲補河北道下景、幽、涿、瀛、莫、平、媯、檀、薊、營、十州、三十有九縣、山南道下荆、峽、歸、夔、澧、朗、忠、萬、金、集、壁、巴、蓬、通、開、閬、果、渠、十八州、九十有二縣、淮南道下揚、楚、滁、和、舒、壽、廬、七州、三十有二縣、劍南道下霸、乾、二州、六縣、嶺南道下春、新、雷、羅、高、恩、潘、辯、瀧、勤、崖、瓊、振、儋、萬安、藤、巖、宜、瓊、籠、田、環、古、容、牢、白、順、繡、鬱、林、黨、竇、禺、廉、義、湯、芝、三十有六州、百四十有六縣、於是向之所闕、皆完然具備、讀者乃快然而無餘憾、夫充廣聞見、牖迪智識、後人實有賴於前人、而振舉廢墜、補綴闕遺、前人亦重有賴於後人、使人人皆如汪、嚴、二君之珍惜愛護、則前人之書、亦必不至於闕、顧退谷旣補之矣、去今未久而仍失其傳、以余求之、之專且久、願一見而不可得、而今乃得此書、以大慰我數十年之積想、其爲愉快何如也、使不出而與世共之、則又懼爲汪書之續、因亟慫恿其開雕焉、他如九域志、太平寰宇記、亦復殘闕不完、吾知世亦必有如嚴子者、起而任其責矣、夫

新定元豐九域志序 丁未

宋王正仲元豐九域志十卷、余於乾隆乙巳鈔得之、逾年復得桐鄉馮太史集梧新雕本、用相參校、庶幾完善、今年又從海寧吳槎客齋所借得新定元豐九域志、卷帙無異、唯其中兼載古跡爲不同耳、然亦無方輿紀要之詳、至各縣下前書兼載山水、而此不錄、前輩秀水朱錫鬯謂此乃民間流行之本、理或然也、其去正仲時當不甚遠、因并鈔之、頗亦得以正前書之誤字、且及於宋史地理志焉、乾隆五十有二年孟夏旣望、東里廬弓父書於鍾山書院之須友堂、爲余傳錄者、小門生江寧王友仁也、

襄垣縣志序 壬寅

李鶴亭明府視事襄垣。既先其所急者。餘漸以次興舉。歲三周。而邑之舊志曠七十餘年不修者。復庚續之。哀然成完書。請序於余。余惟襄垣之名舊矣。縣於秦。一改於新莽。未幾。光武興。仍易亭而縣。以至於今。未之有改也。中間或爲郡治。或爲州治。唐武德三年。分置甲水縣。六年。割沁州之銅鞮來屬。九年。又省甲水入焉。是則今之封域。較兩漢爲尤廣。我朝列聖相承。德洋恩溥。羣生澍濡。以蕃以育。故生齒日益衆。物產日益豐。此亦官斯土者之厚幸也。挽之以淳樸。示之以德教。使盛者得常保其盛。夫非賢有司之責乎。矧今三晉太吏。並皆體上德意。廉公仁明。一以拊循愛養爲本。則爲令長者。無掣肘之患。束溼之虞。於此而勉爲循良。當易易也。歷代如龔、黃、卓、魯之流。垂名史冊。可爲後法者。吾無暇疏舉。卽以襄邑言之。是趙襄子之所築也。襄子知罷民力者之不可以守也。浚民膏者。其民必不吾與也。以尹鐸之爲保障。不爲繭絲。其民必和有急而往依之。其知所取舍也。若是。則其政從可知矣。若夫春秋時。邑於銅鞮者。是羊舌職之子。而叔向之兄。羊舌赤也。孔子但稱其語默得宜。其於政也。雖不若叔向之卓然著見。然而孔子又嘗惜之云。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使非實有善政及於民。聖人其肯輕許乎。且觀當時之稱之者。卽其字而繫之以邑。曰銅鞮伯華。夫大夫之有邑者多矣。不能盡若是伯華之以銅鞮著也。是卽朱邑之桐鄉。黃霸之潁川也。然則興化致治。端不外求。卽以此二人者爲師法。有餘矣。余嘗與禮闈分校之役。得鶴亭之文而善之。久習其人。知其爲悃悞無華者也。由此而爲循良吏。殆庶幾乎斯志也。亦盡職之一端也。旣嘉

其成且因以致吾期望之意鶴亭勉乎哉。



抱經堂文集 卷四



抱經堂文集卷第五

序四

新校說苑序 庚子

漢禁中先有說苑一書。而子政爲之校讐。奏上。號曰新苑。余向閱文獻通考。疑新苑爲說苑之譌。及後得宋本此書。前有子政所上奏云。臣向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向書民間書。互校讐。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更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然後知余向之所疑爲妄也。宋本自勝近世所行本。然亦多錯誤。今取他書互證之。其灼然斷在不疑者。則就改本文。而注其先所譌者於下。使後來者有所考。若疑者。兩通者。則但注其下而已。此書之言治術。略備矣。人主得此。亦足以爲治矣。其中傳會淺陋者。誠不能盡無。然非有害於治道也。宋曾南豐譏其不能擇其所學。以盡乎道之精微。夫向之所事何主。而可以精微語之哉。昔郢人有遺燕相書者。誤書舉燭。燕相得之。以爲欲其舉賢。賢者所以爲光明也。於是任用賢者。而燕國大治。以此觀之。雖其傳會淺陋者。誠善用之。安在不可以爲治。而況其大經大法。格言正論之比比而是哉。蓋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諒夫若南豐氏者。可謂好爲高論。而不切於事情。吾不知此書之外。曾之所謂精微者何等也。牛溲馬勃。良醫兼收。而待用焉。今必曰空青鍾乳也。不當其疾。轉以速死。故夫南豐之言。不足以病子政也。顧西漢之末。外戚方盛。而宗

室疎遠。至不合得給事朝省。子政忼慨奏陳。載在史冊。今其書乃云。秦信同姓以王。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于行法。不在于信同姓。斯言也。不幾於以水濟水乎。蓋亦先所有者。己以同姓之嫌。轉不得而私削之。削之恐小人益得以行其讒慝也。且以秦爲信同姓亦未然。此書第六卷中。有蘧伯玉得罪於衛君一條。他本皆脫去。唯宋本有之。又按禮連正義云。說苑凡能字皆爲而字。余求之殊不多見。蓋爲後人輒改者多矣。校讐旣訖。略書其所見如此。乾隆四十有五年正月十六日書。

惜陰錄序 丙申

江陰徐青牧先生。篤學力行之君子也。生平於易、於書、於詩、於春秋、於三禮、於四子書。皆有注解。而皆以惜陰錄名之。今此惜陰錄八卷者。乃先生鞭辟進道之語。閒亦釋經。而不主於一經。蓋倣明儒薛敬軒讀書錄而爲之。起於康熙十五年。至十八年四年中之日記也。觀其提撕警惕。一念不敢自恕。一刻不敢少墮。實有見夫理之不易。純而欲之不易。淨也。故其詞多危。余讀之懍然。蓋常人鮮有能自見其過者。日復一日。如痿痺之人。不復知痛。其生也不知其所爲。生其死也。又安知其所爲。死大數將至。奄然盡耳。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無過。惟聖人能自知其過。一毫與天地不相似。是亦聖人之過也。於無過中。見有過。有過而能復之。於無過。斯然後可謂之聞道。聞道豈易易哉。道之難聞也。過之不易無也。聖人猶憂之。況學者乎。聖人之假年。亦聖人之惜陰也。學者苟不求寡過。則已。欲求寡過。則惡容不惜陰。先生常以理欲之消長。自體驗。功力之進退。自程督。恐懼懲艾之意。畢見於

辭而世之泄泄然任歲月之如流而莫之省悟者不亦大可哀乎先生之言視之若無甚深邃而要其克治之嚴良有可警發後人者余是以錄之將奉爲鍼石焉先生名世沐字爾瀚鼎革時其父以布衣偕弟兄咸死難先生時年十二作此錄時年四十三矣後享年八十餘乃終錄當未竟而余之所見則止此豈其後專於釋經而於此遂不復有所庚續歟是書有其友張德生點勘亦能貢直言今采擇一二注其下卷數亦余所分也乾隆三十八年朝廷求訪書籍江寧方伯吳興閔公爲鈔其諸經解共四十九大册進呈始知中有缺卷(周易惜陰錄缺三十一二十三兩卷又周易家諱義錄缺第六一卷詩經惜陰錄缺第五六七共三卷)問其家不知也是書以未經整比故未及鈔錄同進

遠異錄序 己亥

道一而已如射者之有的焉如工師之有規矩準繩焉故人之爲學必先志於道志道則不爲他岐之所惑望以爲趨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其至焉者聖人也未達一閒者大賢也或資力之所不逮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而軌徑勿失或遠或近而皆有可造之理高明中正與聖賢共此一途而決不爲下流之歸聖人自言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學正所以志道也志乎此則凡動靜語默酬酢往來縱極境遇之不齊經權常變千形萬狀而皆不離其宗否則學非所學卽志非其志而顯然與吾道背馳而不悟或有推援比附似是而非而卒不可與入聖賢之路則終其身與道異趨矣異非獨楊墨也釋老也差之豪釐謬以千里故聖人於古今之判君子小人之殊似是而非之辨往往相衡互校昭昭然如別白黑此其愛人

之深。指示真切。唯恐其或蹈於邪。致終身沈溺而不能自反。故明乎其異。乃益見道之正之所以可貴也。顧道者與天無極。終古而不變。而異者之情狀。又往往與時遷轉。幾於不可勝窮。故三代而上。異端惟楊墨。三代而下。釋老之熾更甚焉。至程子則曰。古之學者三。有詞章之學。有訓詁之學。有儒者之學。詞章訓詁。則異於儒者矣。朱子有雜學辨。謂二蘇張呂也。其時象山陸氏亦自以其學爲學。相抗而不下。明以來則又有姚江之學。江門之學。此皆顯託於吾道。而實則爲聖學之郤。其不惑焉者蓋寡。若以近今士習而論。又似與古之異者殊焉。不詞章不訓詁。亦無所專主。以求必勝。并亦不志於管晏之功利。而或泄泄以嬉。或僕僕爲役。此亦主持世教者之所當隱憂也。朱子理齋守正之士也。示我以所輯遠異錄一編。條分縷析。證之以儒先之言。灼然知異之不可爲已。夫異者不能禁其無異。唯有志聖道者。必亟思自遠焉。而異者亦將以漸化焉。故孟子則曰息。曰拒。曰放。理齋自度其力未可遽及此。但曰遠之而已。異者遠。則可以踐聖賢之途。而莫吾梗者。寧患其行而不至邪。若夫世之自異者。未嘗不欲挽之。而不可與之爭勝於口舌之間。正身其本已。由是以爲教。則惟使人知恥。乃可以救之。蓋恥可以鼓怠者而使之銳以進。可以消競者而使之縮然卻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恥亡則國之一維失矣。理齋之遠異。豈將獨善其身而已乎。吾故以此質之。治人者。卽其所以自治者也。而又何讓之與有。

李東昇勸善書序 庚子

國老庶老。皆有教人之責者也。教人則必以善。以善欲其從化。夫欲使人從化。則必取其易知而易由者。

人之情莫不欲趨利而避害。聖人知之。故有易以告其吉凶。亦因其情而導之。而未嘗謂趨避之必不可也。善者人所同好。而天之所必祐也。不善者人所同惡。而天之所必殃也。以未定之天觀之。似亦有不可信者。迨其或遲或速。而無定者。卒歸於有定。故何以謂之吉。善是也。何以謂之凶。不善是也。較利害而審其趨避。時或至於相反。就善惡而定其趨避。則萬無一之或爽也。爲士者。誦詩讀書。必將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言而精思之。以蘄至於無所爲而爲。然非可以此槩之四民也。故中古以來。勸善之書不一。而就其約而易曉者。往往能令民鼓舞踊躍。震動恪恭。而不自知其旨不悖於大道。而化民之效。或更捷於詩書禮樂之爲功。是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譚人象胥也。何可廢也。吾里有李翁東昇者。善人也。今其年躋大耋矣。是古之所謂庶老。坐於左塾。而以教里中之子弟者。以翁當之。無愧色矣。翁平日旣樂於勸人爲善。茲更擇勸善之言最切者。板而行之。蓋欲使人人易知而易由也。吾知從化者必多矣。夫不求一身之適。而勤勤懇懇欲率人而同出於善。是卽聖賢之所予。而亦官師之所宜旌者也。使讀是書者。而皆若翁也。則善之量。於是益推衍於無窮也已。因敬書其端如此。

硯北雜錄序 辛未

晉傅休奕有言。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孔明見之。蜀志亦稱向巨達年踰八十。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載籍中如此二人者。不恆有。吾乃今得見之於崑圃先生。先生今年亦當胡孔明向巨達之年矣。而其學亦無不相似。吾竊於先生之行事。

而知先生之學。非近今之所能及也。先生任山東提學時。於潛德績學之士。亟亟表章之。唯恐不至。若安邱劉直齋源淥之讀書日記。濟南張稷若爾岐之儀禮句讀。鄒平馬宛斯驥之釋史。皆宇宙不可少之書。今皆盛行於世。而其源則自先生發之。又嘗主江南試。副者適以憂歸。先生一人入闈。合通場萬餘卷。而徧閱之。初得任翊聖啓運卷。若不可於意。已從分校者請取而覆閱。乃亟稱善。卒拔之。至今人士以爲美談。噫。此非識之精而中之虛者能然乎。夫識不精。中不虛。則是非鮮當。而有固執之患。學雖博。君子亦奚取焉。先生師友。皆當世名流。然或各持一意。格不相入。而先生獨能不執一見。唯善是從。是先生之學之博。皆先生之識之精。中之虛爲之。而非夫人之偶有一得。沾沾自喜者。所得而並其美也。今諸老先後徂謝。而先生獨歸然健在。優游歲月。恆手一編。是諸君子之菁英。不盡泯滅於斯世者。皆於先生是賴。然則天之獨昌其年於先生者。豈無意哉。適先生屬文。弔編校硯北雜錄。竟遂漫綴數語於餘簡云。

新刻金薤琳瑯序 戊戌

宋考據金石文字者。其傳有歐陽氏、趙氏、洪氏、董氏。凡數家之所證引。其疎密短長。今姑無暇衡權。而論其大體。要必以番易爲最善。蓋三家或偶舉一義。或偏撮數言。而唯隸釋之作。則全寫其文。亦悉摹其形。闕者具著其所闕。多寡之數。雖灼然可知。其爲某字者。亦勿之益。後之人撫其遺文而讀之。則時代之升降。文章之淳漓。字畫之正變。事迹之詳略。體式之異同。雖去其人千載之遠。而其面貌若可彷彿而得。但謂可資以質正史傳。此猶屬一隅之論也。明人南濠都元敬氏亦著一書。名曰金薤琳瑯。所錄一以洪氏

爲法。而以所及見者爲斷。蓋都氏生後於洪。又數百年。愈遠則剝泐愈多。固其理也。嘗見薛尚功、鄭漁仲所載石鼓文。班班可讀。豈當時果能完備若斯哉。又如瘞鶴銘。邵興宗、張子厚之流。亦各以意屬讀。故彼此差齟。而莫能相一。競逞私智。妄爲附益。則何以取信於後。識者病焉。都氏固無此失。所微不足者。其點畫不悉依本文。而每易以近體。且閒有不審致譌者。故諸家徵引其書。而亦不恕其誤。吾鄉汪子荻江家。有此書。惜其致力之勤。而以微眚爲累。於是取所藏石刻。自獵碣而下。字字比較。一還其本真。亦有洪氏闕而今本有者。吾始亦疑之。復取其榻本參對。果不誣。蓋榻本容有精舛之不同。而且一經翦裁。并先後亦有不能盡合者。今則取而悉正之。且明著其說。甚矣。汪子之爲功於都氏者。非淺淺也。世所傳鐵網珊瑚。亦云出自元敬。近年以來。有爲之板行者。顧謬加改易。舛譌顛錯。至不可讀。於所集趙希鵠、何良俊、盛世泰諸人之書。復一概抹殺。而以爲都所自著。蓋余所見雕本之書。無有若此之荒唐者。夫同一都氏所著。而其謬若彼。其精若此。殆有幸有不幸焉。古云。傳之其人。信乎。傳之不得其人。猶弗傳也。若汪子者。信其人也。夫刻旣成。弁數語於首。實爲是書慶所遭云。

庚子銷夏記序 辛巳

庚子銷夏記者。北平孫退谷先生評隲其所見晉、唐以來名人書畫之所作也。鈎元挾輿。題甲署乙。足以廣見聞而益神智。其鑒裁精審。古人當必引爲知己。余尤愛其有恬曠之懷。蕭閒之致。雖今昔聚散之慨。所不能無。而亦不至吝情太甚。以視趙德父之欲求適意而反取膠慄者。固不同哉。曩余於黃崑圃先生。

家見退谷手書畿輔人物志彙數十幀。秀勁可喜。此書自云晚得米襄陽墨蹟。始悟晉法。其書之工宜也。退谷萬卷樓藏書。今大半在黃氏昆季家。而記中所載之縑素卷軸。又不知散歸誰氏。其所著書如格致錄、學典、崇禎山書、天府廣記。皆在刊本之外。此書余當時未之見。或偶遺之。未可知也。庚子歲爲順治十七年。退谷是時年幾七十矣。旣耄猶能以好古著書自娛。又歲一周而爲壬子。當康熙之十一年。更爲尙書作集解。隱然以伏生自喻。論者雖不之許。然與退谷同時人。有初亦矯矯自附正人。而垂老頽放。惑以喪志。猶復吁嗟憤懣。進退無據。徒貽後人之嘲嗤者。其賢不肖相去何如也。鮑子以文媚學好古。汲汲如恐不及。其搜集先哲遺文甚富。得是記校讐完好。鄭子弗人雅有同志。讀而愛之。相與謀壽諸梓。旣成。請予弁其端。余惟退谷負當世盛名。居輦轂之下。四方士大夫多樂從之遊。故能致天下之奇珍祕寶。以供其題品。其後吾鄉有高澹人詹事。供奉內廷日久。得見祕閣之所儲而未及記。迨家居。以其所寓目者。輯爲江村消夏錄。亦此書之類也。士之欲網羅舊跡。摩娑玩賞。以振發其耳目者。何限。而力不能如二公。但據所云云者觀之。猶當有所會焉。且以金石之堅也。有時而剝。而泐。況於楮墨絹素之淺淺者。然則古人之名筆。或不盡傳。而是書得傳。其亦古人之精神所寄矣。是二君刻是書之意也夫。

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序 乙未

宇內事不勝知也。山川都邑不能以盡歷也。必身親之而後知。則其遺知也多矣。是故與委巷之褐夫語。所得幾何。不若之乎。通國大都。接搢紳先生之餘論。始足資其聞見也。與牖下之鯁生語。其所知不過閭

井之間。一旦見宦遊而至者。與夫行賈於四方者。奉使於絕域者。道其所經風土習俗。人民物產。纖悉備具。則了了焉。與身至其地無異。況乎聚千百年之名公卿學士。各舉其生平所得力。耳目所觸發。以相爲賜。而曾不少靳。朝濡暮染。左采右獲。人之神智有不益濬。見識有不益擴。學問有不益充實。而貫通者乎。則昔人叢書之刻。爲嘉惠於學者至也。雖然。亦有反以爲病者。真僞不分。雅俗不辨。或刪削而非完善。或脫誤而鮮校讐。就數者之中。不完與不校之爲弊更甚。以余所見論之。如風俗通本十卷。僅刻四卷。華陽國志之第十卷。本分上中下。今僅刻其下卷。而遺其上中。方言之前。不載子雲與劉子駿之書。趙后外傳之末。不載伶子于之語。拾遺記不載蕭綺之錄。甚或虛張名目。而所載不及本書十之二三。或本一書而鈔離之爲四五。爲六七。此皆足以疑誤後人。後人將何由得覩其全乎。至若校讐不精之弊。更不可以枚數。吾常以謂。必得深于書旨。而有餘力者。始足以任此事。擇之必其精。如三墳。端木詩傳。魯詩說。素書。忠經。天祿外史之類。勿錄也。取之必其雅。如百川學海。百家名書。所輯之繁蕪猥雜者。勿錄也。而且勿惜工費。一書必使其首尾完善。勿加刪節。至于校讐之功。如去疾焉。期於盡而後止。如此。古人之精神。始有所寄。而後人之聰明。亦有所入。則叢書之刻。始爲有益而無弊。或問余曰。子所屬望者。今豈有其人乎。余曰。必吾友鮑君。旣荅或人。然未以語鮑也。今鮑君果有斯舉。先以其目示余。凡百有二十種。皆善本。無僞書俗書。得閒商焉。其校讐之精。則其曩時嘗刊銷夏記。名醫類案等書。已有明徵。不待言已。昔宋吳明可嘗言。傳書爲極難。當官事易集。而無暇自校。子弟方爲程文。不便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監力。轉以誤

人。不如其已。觀于斯言。益知吾之有取於鮑君者。正以其深于書旨。年力方富。而無他事之累。又不因之以爲利。其書之成。必優于陶九成、商濬、屠隆、吳琯、胡文煥諸人所集可知已。噫。自唐以來。說部之流傳於今者。蓋寡矣。安得天下多生鮑君其人。而使前人之著作有所藉而不至澌滅也與。

抱經堂文集卷第六

序五

先祖春柳堂詩鈔小序 丙申

此先大父書蒼府君之遺詩也。府君生七歲而孤。家貧不能從師問業。母朱太君自教之。年十四。豆創新愈。卽襤被出門。爲負米計。稍暇。則讀書。書皆借之人。遇所愜意。作蠅頭字錄。置行篋中。旣常客游。遂廢舉子業。壹意爲詩。不假繩削而自工。所交皆一時名士。晚年與同好結爲詩社。其往來尤密者。同里馮公山公、景公亭北、王公文白、郭公庶蕃、王公玉樞也。詩稿多散失。文昭自弱冠之年。多方搜錄。綜爲一編。於後復請桑菴甫先生爲料檢。鈔之成四卷。卽今本也。府君詩未嘗規摹一家。期於達意而止。然古風雅淡。近律安和。絕遠纖縟。佻巧之習。讀者當自得之。文昭幼年。大父親自督課。授書之隙。時時爲說先代立身持家之道。及生平所經艱險困苦之狀。以相勗厲。猶憶府君言少年買絲餘杭山中。與館人同行。歸晚。山路犖确。足繭不能亟前。抵一空廟。館人請府君憩其中。已先歸。爇松明爲鄉導。距其家可數里。久之不至。君疑之。屏隱處自匿。旣而館人來。倉皇號呼。府君察其意至誠。乃出就之。每自恨以孤露不能肆力於學。常誦所作願違思道晚泣向邴原初一章。聲淚俱下。府君言行之詳。有先考所述在。今因檢點遺編。覺音旨宛然在耳。故輒以所聞者附贅之。昔詩書乃夫子手定。而其後人安國穎達爲序之。文昭是以不避狂

簡撰爲小序。猶前志也。獨不能爲浣花之宗。必簡斜川之繼。老泉以是爲無窮之愧耳。

汪津夫先生詩鈔序 甲午

先生名鑒。字惟一。一字津夫。姓汪氏。唐越國公之後也。先世自新安徙餘姚。當明神廟時。有諱秉懿者。爲宜興之下邾巡檢。與二子樹敏、樹政。領土兵殺賊。衆寡不敵。死焉。二子奮擊殺數賊。奪得父尸。上官匿其事故不著。幾傳而至先生。父任雲南晉寧州吏目。先生隨之官。父卒。歸費無從出。曩時遠宦不幸而死者。率火化之。負骸骨以歸。先生不忍。晝夜悲慟。聞者爭相飲助。始得奉母挈弟扶柩歸里。舟入漢江。遇風將覆。先生號泣呼天。幾同袁昂之誓。而竟免廉范之危。人咸謂誠孝所感。余師桑弢甫先生極重之。與同事邑大儒勞餘山先生。又因桑以交先君子。道誼相孚。先君子兄事先生。如同氣焉。先生閒買舟上錢唐。就先君子宿。余方總角。卽樂親先生。效越語。先生不之責。每爲解顏。以英異見賞。弱冠後。數以事至姚江。輒朝夕先生所。先生賣藥於城北之周巷。門臨小溪。屋後小圃植梅花。此所謂梅津草堂者也。好畫梅。乘興揮洒。別具生趣。善琴。作中州雅聲。恬澹冲融。一洗俗響之陋。不樂治舉子業。干仕進。而獨喜爲詩。觸事抒情。磊落傾寫。不屑與文人墨士較工拙於字句之間。然真氣旁薄。陵轢一切。豪邁之性。躍然時露於楮墨之表。自非曹蜎、李志一輩人所得望其項背也。自余成進士歸。而先生墓草已宿。子孟傳以貧客遊。周巷經火後。并草堂遺址。亦不復可辨。爲唏噓久之。此詩二卷。桑先生所定。謂足以見其人。桑先生於生平交舊。或爲之誌。或爲之傳。皆見本集中。晚而序先生詩。不及入集。余故撫其大略以補之。先生嘗修家譜。辨

汪姓非出於汪芒氏。援據甚確。其先世諸節義事。亦賴以表見云。

戴剡屏定邊雜詩序 名元夔乾隆辛巳進士乙未

昔唐姚合以武功簿攝縣事。詠其風土至三十餘首。後歷官雖顯。而人猶以姚武功稱之。顧武功在唐爲近畿地。其風俗物產。與他郡縣無絕殊。而合之詩。上之無所歸美於其君。下之又不能表彰勳德。傳述其邑之舊聞。詩雖多奚裨焉。今剡屏戴君之宰定邊也。甫下車而得絕句百首。定邊爲延綏門戶。自勝國以前。皆屬巖疆。其外卽套夷也。明制文有監司。武有副戎。以共相彈壓。其重可知矣。我朝大一統之盛。奔走臣僕。罔有內外。鄂爾多斯在套中。最爲恭順。疆圉晏然。康熙三十六年。聖祖親征厄魯特。曾駐蹕斯地。眷戀舊勞。臣邑人趙良棟。遣皇長子弔祭。經理其妻子。備至。邑故爲定邊營。世宗時始改爲縣。兵額視前明減十八九。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澍濡含育。戶口滋息。嗚呼盛矣。君也。瞻行殿而歎儉德之隆。觀和耕而識昇平之福。於篤舊旌忠。則備著君臣一體之深恩。始終優卹之盛典。更鑒於前明之寇患。而益慶幸於百年休養之深。其頌颺有體如此。訪邑中節義之事。奮筆爲闡幽。以及隱者。藝之工者。方外之勤於其教者。咸甄錄不遺焉。至鳥獸草木之異。可以廣見聞者。亦以餘力及之。邑故無誌。是詩也。非卽是邑之誌乎。此固非武功之所得而媲美者也。君在縣僅四閱月。以憂去官。踰年卒於長安。君室姚夫人理遺篋。得完篇僅九十四首。鈔之以傳。餘尙改竄未定。噫。明之大盜張獻忠實生斯地。流毒天下。宜有歎恨而懲戒者。君詩中顧不之及。此豈卽在所逸篇中邪。雖然。彼獻忠何足道。而邑之大事。實賴是詩以傳。使後人稱君爲

戴定邊以配姚武功。有過之無不及也。

靜志居詩話序 丙申

秀水朱竹垞氏輯明詩綜百卷。薙前人之叢猥而正其譌者也。其載諸家論說詳矣。至其所自爲說。則目曰靜志居詩話。意其必有成書。然未之見也。余謂古今詩人小傳。嘗有鈔出別行者。朱氏詩話似亦當爾。但載在詩綜內。則其所稱引。舉目可尋。其所增成。辨析亦參互易見。今鈔出自爲一書。則於辭義閒。有不得不少加增損者。乃以餘閒就爲整理。錄成二十二卷。導高、楊、張、徐之源。疏李、何、王、李之派。杜公安、竟陵之濫。其持論視前之人爲近正焉。余是以樂爲著之。乾隆四十一年嘉平月四日。東里後生盧文弨序。

江慎修河洛精蘊序 乙巳

道在天地閒。始也惟聖人能通之。故圖書啓而卦象生。於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以爲創也。其實因也。孔子贊易。知卦象之本於圖書。故於大傳具明之。劉歆始以爲河圖授羲。羲因之而畫卦。洛書錫禹。禹因之而演範。歧而二之。其說顯背於聖人。孟堅則知其相爲經緯表裏矣。然亦不能言其詳。中閒失傳。至趙宋諸儒出。而後大著。後來儒者。漸推漸擴。或縱或橫。因其體以究其用。而圖書之妙。作易之旨。乃更發前人之所未發。是非前人之智有所不逮。識有所不到也。而論說或有所未及者。蓋當其時。理適如是而已。風會日開。智慧日出。更加以引伸焉。參伍而錯綜焉。舉天下之事物。無不有以要其歸。於是左之右之。皆逢其原。一散而爲萬。萬合而爲一。其理可不外索而得。使天之所以開聖人。聖人之所以垂示後人。

者其道益大彰顯於時。是乃聖賢格物致知之學。不得視爲懸遠者也。向者吾友戴東原在京師。嘗爲余道其師江慎修先生之學。而歎其深博無涯涘也。無使轍之便。竟不及其在日一親炙之。其著書甚多。流傳於世者尙少。近歸安丁子小雅館於新安。始攜所著河洛精蘊內篇三卷。外篇六卷見示。受而卒讀。凡夫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蹟。罔不摘抉而呈露之。於宋儒邵子。朱子之說。益加推闡。更蒼萃明代以及近時諸人之議論。而斷其是非。如數白黑然。洵可謂大而能該。雜而不越者也。通天地人之謂儒。非先生之謂乎。余於前人。若劉長民。胡庭芳。黃石齋之書。亦嘗咀嚙焉。愧未能以竟學。吾師桑弢甫先生學於姚江勞麟書先生。勞先生之學。一本程朱。以致知格物爲首務。故其說河圖洛書也。理與數俱昭晰無遺。卽脩而至羽毛鱗角。無不究其形象。較其同異。推論其所以然之故。其以布衣終老於鄉里。亦與江先生同異哉。天不愛道。乃使夫二人者皆有以得聖人之精之蘊。而道庶幾乎萬古不終晦矣。勞先生之書。吾師旣壽之。黎棗矣。今江先生之書。旌德黃君雲甫復版行之。使有志於聖學者。得循是而有悟焉。是其爲賜也大矣。豈獨有功於江氏已乎。

戴東原注屈原賦序 丁丑

吾友戴君東原。自其少時通聲音文字之學。以是而求之遺經。遂能探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上。旣著詩補傳。考工記圖。句股割圓記。七經小記諸書。又以餘力爲屈原賦二十五篇作注。微言奧指。具見疏抉。其本顯者不復贅焉。指博而辭約。義剏而理確。其釋三后純粹。謂指楚之先君。夏康娛以自縱。謂康娛連文。篇

中凡三見。不應以爲夏太康、宓妃之所在。及有娥、有虞，皆因其人，思其地，冀往遇今之淑女，用輸寫其哀。無賢士與己爲侶之意。九歌、東皇等篇，皆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九章無次第，不盡作於頃襄王時。懷沙一篇，則以史記之文相參定。薛荔、拍兮蕙綢、王逸釋拍爲搏壁，近代多不知此爲何物，乃引釋名搏壁以席搏著壁，增成其義。其典確舉類此。夫屈子之志，昭乎日月，而後世讀其辭，疑若放恣怪譎，不盡軌於正。良由炫其文辭，而昧其指趣，以說之者之過。遂謂其辭之未盡善。戴君則曰：屈子辭無有不醇者，此其識不亦遠過於班孟堅、顏介、劉季和諸人之所云乎？余得觀是書，欲借鈔，旣聞將有爲之梓者，乃歸其書而爲序以詒之，且慫恿其成云。

戴氏遺書序 戊戌

千古之業，不爲一時之榮，而其道有兼得者，則以遭際盛時，蒐羅拔擢，不使魁磊宏碩之彥，終沈霾於草澤。於是出其所學，上可以契於君，而下亦可以孚於友，以視槁項黃馘而一命未沾，平生辛苦著述，難必後世之有子雲者，其幸不幸何如也。吾友新安戴東原先生，生於顧亭林、閻百詩、萬季野諸老之後，而其學足與之匹，精詣深造，以求至是之歸，曾有真得，故能折衷羣言，而無徇矯之失。其著爲說也，未嘗使客氣得參其閒，冷然而入，豁然而解，理苟明矣，未嘗過騁其辯，以排擊昔人而求伸其說。其爲道，若未足以變易當世之視聽，而實至名歸。一二名公卿賢士，夫洒然異之，聲譽遂隆隆起。天子開四庫館，以網羅放失，離校之司，必得如劉向、揚雄者，方足以稱上指。東原用薦者，以鄉貢士起家入館充校理，命與會試中。

式者同赴廷對。洵升翰林。天下士聞之咸喜。以爲得發抒所學矣。閱四三年。而東原以勤於其職致病。竟不起。此又天下士所爲同聲惋痛者也。東原在館校定大戴禮記、水經注、五經算術、孫子算經等書。旣已官爲版行。而其遺書尙夥。或不免有零墜之患。意獨竊竊然慮之。今年春得曲阜孔君漢谷書。則已爲之開雕。以其先成若干種寄余。余於是大慰。東原於是乎爲不亡矣。蓋人能爲可傳。而不能使後世之必傳。況乎學樸知希。不知則不愛。不愛則一聽其紙刊墨敝。鼠啣蠹蝕。而無肯爲之收拾。古今若此者多矣。漢谷嗜學。若飢渴之於飲食。尤好表章古人之遺文墜簡。嘗校梓唐人所爲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訛者正之。疑者闕之。東原見而喜其精審。爲之作序。固宜其臭味之無差池也。今不以死生易慮。而亟爲版行。其遺書以公諸天下之同爲是學者。使諸老師碩儒一線相延之緒。不墜於地。而常有人焉踵起代興。以益光我朝右文之盛治。其功良偉。匪特不負良友而已。東原之書出。天下後世必有能闡揚之者。余是以不爲東原惜。而且爲東原幸。轉以惜夫古人有是學。而或不遇其時。當世又無知己。以致灰飛煙滅。徒有其目。而卒不得見其書者之尤可歎也。

孔百城補杜氏釋例世族譜序 甲辰

杜當陽旣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又著釋例四十卷。其長歷本之劉洪乾象歷。地名本之泰始郡國圖。世族譜本之古史官世本。今惟集解盛行。而釋例幾隱。隋志僅十五卷。疑亦未全之書。曲阜孔農部漢谷訪得長歷地名兩種善本。先梓以公諸世。而世族譜則殘缺特甚。長公孝廉百城廣棧有意補之。凡

二十九國。又小國四十四國。其末以古人名譜終焉。所采輯多據孔氏正義。他若馮氏之名號歸一圖。并近代馬氏之世系圖。名氏譜。程氏之春秋分記。雖皆不能無所失。然亦擇其是者而從之。於是此書乃粲然復明於世。余惟譜牒之學。古人所難。三王以前。固難考已。若當春秋之時。交際往來。紛紜錯雜。經與傳殊。卽傳之中。或名或字。或爵或諡。亦無一定。使不爲之甄綜而蒼萃之。其能三桓七穆。條疏無滯者。幾人哉。考崇文摠目。有唐人演左氏諡族圖五卷。明焦氏經籍志。尙有春秋宗族名氏譜五卷。春秋諡族譜一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一卷。近亦多未見。雖然。由唐而來。其可訂補者。今皆備於斯矣。固亦無藉於諸書之參證也。百城索余序。諾之有日。不果作。今忽聞農部君新棄養。其志業之未竟者。深有賴於後之人。此書亦其一也。因亟序而歸之。余之所望於百城者大。蓋不僅以近時虞山毛斧季。晉江黃俞邵輩相比擬。而卽爲子道之無忝也。

重刻何註孔子家語序 丁亥

孔子家語。惟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本爲猶見王肅之舊。考之唐人註書所引。合者爲多。然譌舛亦復不少。此外刻本。皆刪削不完。失其本真。余試郴州日。有明何文簡公後人泰吉。以公所註孔子家語來上。註簡覈明切。其徵引諸書同異。復極詳備。其家欲刻是書。然鈔本譌脫。至不可句。余惜其功力之徒勤也。許爲校訂。至年餘。乃粗就緒。而官齋所有之書不多。其所不知。猶闕如也。何公此本。當亦綴緝而成。由其未及見毛氏本故耳。然顏師古註漢書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云。非今所有家語也。則唐以前其本業已不

同。吾又惡知何公所據之本之非古邪。公又嘗註大戴禮。問其家。已失之。故不能並梓以行世。今泰吉唯恐此書之復失墜也。兢兢寶護。唯謹。又力爲之表章於世。使爲人子孫皆如此。則其先世手澤。咸可無散佚之患已。何公序此書。年月不同。今從集作宏治。但註中載有正德年所上疏。故別本有題正德者。然固無妨。序先出也。註所未備。閒爲補之。并偶附管測於後。與本書不相淆亂。惜乎。何公不作。不獲一就正之。其能無遺憾也哉。

新雕柳仲塗河東集序 乙卯

聖賢之所以垂世而立教者。莫著於六經。後人誦法六經。闡發聖賢之微言大義。以啓迪夫後知後覺者。於是著而爲文。此文之所以爲古。而始足重於天下。然則所謂古文者。非古於辭之謂也。言古人之言。此文之所以古矣。宋興。承五季經學廢絕。文章骯髒。弊極之後。有能卓然特立。不爲風氣所囿。奮力直追古之作者。以求其所以立言之旨。而一本之於經術。示天下以正路之當遵。而使後來之聞風而興起者。益張皇而揚厲之。天下事作始也難。承藉也易。人但見後來之闕肆彪炳。浩博無涯。而因有狹小前人之見。以爲氣鬱輻不宣通。辭艱澀不流暢。幾使不得與於立言之數。噫。此豈可謂善於知人論世者哉。吾於宋初柳仲塗先生之文。而歎其能近於道也。其言曰。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也。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吾若從世之文也。安可垂教於民哉。又曰。吾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之所爲。用心者不敢安。於是棄俗尙而專古者。非樂於人而取其貴者也。獨宜其自

知而自樂矣。又曰：吾初名肩愈，字紹元。既肩且紹矣，懼其畫也。又欲進其力於道，故易名曰開，字曰仲塗。謂將開古聖賢之道於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爲其塗矣。使古今由於吾也。吾欲達於孔子者也。其言如是，可以觀其志之所蓄而文之有本矣。孔子曰：狂者進取，周子曰：賢希聖，有志之士自當以聖人爲師，安得怖其言爲河漢也。其文集好事者雖相鈔傳，而無有任剗刷者。今蘭谿柳生書旂承其尊人之命，得善本而付之梓，此非但一家之書也。學者觀此，可以廣己而造大，必先足乎己，然後可以及於人。而古今聖賢垂世立教之心，得以縣縣繩繩相繼於不墜，是斯道所重賴者也。豈獨以其文哉。考宋史本傳，其居官也有剛斷之才，先幾之識，治績舉皆有過人者，更非徒託空言以自見者矣。後有志士讀其文，思其人，得不激昂而思自奮與。

吳國山碑考序乙巳

吳封禪國山碑，孫皓所立，在今常州荆溪縣西南五十里。其文始著錄於雲麓漫抄。厥後吳人盧公武考之加詳焉。沈敕荆溪外紀及唐鶴徵常州府志亦備載之。然俱不能無譌誤。且其文字可讀者尙多，而率皆遺脫。蓋由其地處僻，人罕得至，但得椎拓本摹之，故不能以細辨也。海寧吳槎客客遊宜興，好古搜奇，不憚危阻，嘗再三過焉。於其文之摩滅者，咸得審其界埒，一一而指數之，合其有文者共得四十一行，凡千有餘言，與趙氏金石錄所紀數略相等。他皆不及也。於是爲之圖說，爲之釋文，爲之考核辨正，并蒼萃古今人題詠及古蹟之與是山鄰近者，咸裒爲一編，名曰國山碑考。余觀其首辨陳壽吳志之誤曰：是碑

天冊元年所立。吳志書於天璽元年。此不辨碑文之過也。碑云。旃蒙協洽之歲。受上天玉璽。乃以柔兆涸灘之歲。紀號天璽。丞相沈等咸以爲宜。先行禪禮云云。則是天璽之前一年也。又碑有國史瑩覈等名。覈乃華覈。考本傳以天冊元年免官。益知不在天璽明矣。其言鑿鑿。有證據類如是。皓所立碑。又有所謂天發神讖者。今度江寧學宮。康熙間。祥符周雪客嘗爲之考矣。此在通都大邑。得見者多。而是碑久隱翳於榛莽虎豹之區。微槎客之天機清妙。興寄高遠者。爲之一抉其祕。卽今何由得見。以證昔人所紀之誤哉。雪客所爲考。秀水朱錫鬯爲之序。今槎客之書。實遠勝於雪客。本不待余言。而余之視前輩。復不逮遠甚。聊因相厚之意。遂爲之引其端。寧足爲是書增重哉。乾隆五十年正月十日。盧文弨序。

居官必閱錄序 丙子

天下有生而嗜殺人者歟。無有也。至當官。每敢爲殺人之事。刑罰不中。此特其一耳。水旱之不恤。賦役之不均。庶事之不理。舉皆可以殺人。苟非殘酷不仁之極。推其本心。豈樂於爲是者。及其爲之。則又若迫之以不得不然。是何也。毋亦利害之見。殺於中。而有重於去官之心也歟。古人有言。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斯豈獨治獄爲然哉。夫爲身計。卽不暇爲小民計。以爲利可苟得。而害可苟免也。然其實正大不然。以予所見。近世行事多矣。閒歷觀史家所載。天人感應之理。益彰彰焉。每欲輯古今吏事。係勸懲者爲一書。及見葉氏此編。乃先我而爲之。真爲治者之龜鑑也。因卽元本略加校讐。重梓之。以廣其傳。然此豈徒以冥冥決事哉。今天子惠鮮懷保。唯恐一夫之不得其所。仁心仁政。駕漢文景而上之。凡封疆大吏。以及郡縣之

長循良者膺顯擢。貪酷者被重譴。然則擇術者將何從乎。夫爲循吏者有賢名。又法之所賞也。而其子孫俱被其澤。爲酷吏者有惡名。又法之所惡也。而其甚者身死。妻子爲戮。此雖至愚。亦曉然於利害之數。不同若是。縱不爲民計。亦當自爲計。夫利害之說。儒者所不道。乃臨事而是非熒惑。好惡貿亂。此其智居何等也。夫眩於利害者。還以其事明之。予故喜斯編之有功於世甚大也。若乃徒慕輕刑之美名。而適以縱姦養亂。此正朱子所謂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耳。豈非殺人之尤者哉。予旣推廣斯編之意。而又爲明其指如此。庶讀者可無誤焉。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壬子

雙聲。天籟也。童兒婦女。生無石師。而矢口成音。無不暗合者。古人制物之名。制事之名。與夫形容彷彿之辭。罔或不由於是。蓋一本於自然而非強也。若其聲之同部連用者。謂之疊韻。則又顯而易明者矣。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云。情發乎聲。聲成文。謂之音。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鄭氏謂宮商上下相應。單出爲聲。雜比爲音。今取唐虞之詩。攷之。舉末有不然者。本自抒其情志。而律自隨之耳。三百首篇。窈窕爲疊韻。參差爲雙聲。其他不勝枚舉。後人始以字母求之。而作詩者。初未嘗勞勞於是也。唐杜少陵。固所稱細於律者。故能不失乎和聲。成文之遺意。後人習其讀。而置其律之嚴於不問。烏在其深於杜也。海昌周君。芑兮。於是。有杜詩雙聲疊韻譜之作。舉非余肄業之所嘗留意也。蓋自童年就塾以來。音沿鄉俗。迨長。卽不能變其所習。嘗見何屺瞻先生之評李義山詩。凡句中雙聲。皆一一標舉之。并有隔一字

兩字而遙應者。友人中如戴東原、震、段懋堂、玉裁、吳槎客、騫、錢學源、塘、獻之、址、兄弟、錢廣伯、馥、咸所通曉。余雖浸淫涵濡而卒無暇取古人之詩一一辨其離合也。今周君之爲是譜也。浣花之外。又傍及諸家。其勤勤如是。蓋欲明乎詩之本旨。由少陵而溯三百。以示後人之所當宗。庶乎志和音雅。而舉合於律。將見詩教之益盛也。或曰。詩以言志。達情爾。如必拘拘於是。得毋舍本而專治其末乎。余曰。不然。彼不能詩而強爲詩者。卽逐字以求其孰平孰側也。尙難。而能詩者。初未聞其如是也。彼詩人之以雙聲與雙聲若疊韻之相爲配偶也。亦如諧平側之一出於自然而已。非強探力索而始得之也。又何害乎性情哉。蓋上古人人皆明之。故不必言。至六朝乃始有明言雙聲者。南人若劉勰。北人若楊銜之。其書可考也。今人苟不知此。亦爲闕事矣。周君此書已有王光祿、錢詹事爲之序矣。余又徇其請而爲之。將使人謂余強不知以爲知也。其又奚辭。

輯盧子幹禮記解詁序 庚戌

余壯歲見朱子之言曰。後漢諸儒說禮甚有功。而於吾家子幹。且獨舉其名。意竊慕之。考後漢書本傳。載其作禮記解詁。而隋唐志皆云禮記注。當由後人改易本名。其卷則二十。諸書略同。後人無傳者。余思就所見纂輯。而服官少暇。繼又奔馳道塗。終於不果。歲月空擲。念之未嘗不內熱也。武進臧生在東。研求遺經。志甚銳。力甚勤。慨然補余之闕。日度不盈六十。而所輯已裒然成卷。錄以遺余。余得之喜甚。凡諸經之義疏。史籍之所載。無不摺拾。卽衆家相傳文字音讀之異同。一字一句。罔有遺棄。而所可見者。乃不及十

之一。豈不甚可惜哉。當日子榦與鄭康成同事馬融。今鄭氏三禮注、毛詩箋、得唐孔、賈諸儒爲之條疏。而書大顯。餘若周易、尙書、及尙書大傳。雖已散失。而後人爲之掇拾。其卷軸猶不甚約。乃於子榦。後世至不能舉其書之名。莫爲之後。雖美不傳。猶幸今有在東其人。以英敏之資。乘精銳之力。不爲則已。爲則必成。余爲盧氏後人。乃悠悠忽忽。以迄於今。而得安享其成。幸之甚。愧亦甚焉。夫子榦有功聖經。一生言行無玷。大節炳炳著史策。乃明人張璁輩。輒妄爲軒輊。黜其聖廟從祀。而改祀於鄉。吾里杭堇浦前輩有請仍從祀議在集中。其事不果行。然公論自在天壤。必有能繼請者。豈余小子私以爲氏族光哉。因讀此書而併附及之。

爾雅漢注序 己酉

不識古訓。則不能通六藝之文。而求其意。欲識古訓。當於年代相近者求之。爾雅一書。舊說謂始於周公。孔子。而子夏暨叔孫通輩續成。今臧生在東。從揚子雲、鄭康成之言。斷以爲孔子門人所作。其爲注者。漢有撻爲文學、樊光、李巡、魏有孫炎。爲反切之學。所自始。是皆說爾雅者所必宗也。今唯晉郭璞注盛行。而他皆失傳。郭於古文古義不能盡通。往往以己意更定。考古之士病焉。幸李、孫諸人說時散見於唐人諸書中。其爲郭氏所棄而不取者。說顧往往勝郭。在東篤好古義。徧加搜輯。竄成三卷。庶乎遺言之不盡墜也。夫時之近遠。猶夫州土之各異。以吳人解越人之言。縱不盡通。猶得其六。燕秦之士。必不逮焉。故吾亦不謂李、孫諸人之解之盡得也。然其是者必賢於後人所見。在東勤勤掇拾。能引伸其所長。而不曲護。

其所短由詰訓以通經學。斯不難循塗而至矣。吾因以知宋人若陸佃、鄭樵之更不足尚也。與其陸、鄭之
是從。又無寧郭。乾隆五十四年陽月既望。杭東里人盧某序。





抱經堂文集卷第七

題辭

重校經史題辭 庚午

余家無藏書。經史皆不具。少時買買。不知學有本末。費日力鈔諸子、國策、楚辭及唐宋近人詩文。皆細字小本。滿一篋。經則周禮、爾雅。亦嘗節錄注疏一過。餘經及諸史未之及也。洎官中書。始一意經史。去冬卒業周易、史記。以未見內府新校本爲缺。然今割俸之所入。先購得數種。冀以次觀其全焉。官事隙。卽展卷讀之。此書經通人學士校讐。比他本爲善。然卷帙旣多。校者不一手。其中亦不免一二譌脫。余非敢索瘢指瑕。陵掩前人。顯自標異。然竊惟書之傳於世。相嬗也。遠者不可得而見。見其近者。今世見宋本者。曾幾人。惟明世本通行耳。後之君子。亦當有并不及見明世所刻者。余故復取諸本與新本校其異同。其譌謬顯然。則倣六經正誤之例爲一書。其參錯難明。則倣韓文考異之例爲一書。毛氏汲古閣本。大段可觀。至於小小疵類。亦易尋求。諸本中要以此爲勝。今所據依。多在於斯。小學浸廢。六書失真。點畫形誤。不可徧舉。聊從略焉。誠知千慮一得。無足重輕。庶幾來者得有所考云。

周易注疏輯正題辭 辛丑

余有志欲校經書之誤。蓋三十年於茲矣。乾隆己亥。友人示余日本國人山井鼎所爲七經孟子考文一

書歎彼海外小邦。猶有能讀書者。頗得吾中國舊本。及宋代梓本。前明公私所梓。復三四本。合以參校。其議論亦有可採。然猶憾其於古本宋本之譌誤者。不能盡加別擇。因始發憤爲之刪訂。先自周易始。亦既有成編矣。庚子之秋。在京師。又見嘉善浦氏鏜所纂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於同年大興翁祕校覃溪所假歸讀之。喜不自禁。誠不意垂老之年。忽得見此大觀。更喜吾中國之有人。其見聞更廣。其智慮更周。自不患不遠出乎其上。雖然。彼亦何可廢也。余欲兼取所長。略其所短。乃復取吾所校周易。重爲整頓。以成此書。名之曰周易注疏輯正。正字於郭京范諤昌之說。亦有取焉。余謂其皆出於私智穿鑿而無所用。故一切刊去。若漢以來諸儒傳授之本。字句各異。已見於釋文者。今亦不錄。惟釋文本有與此書異者。著焉。唐宋人語之近理者。雖於注疏未盡合。亦閒見一二焉。如欲考經文之異同。則自有前明何氏楷所著古周易訂詁在。學者自求之可耳。毛氏汲古閣所梓。大抵多善本。而周易一書。獨於正義破碎割裂。條繫於有注之下。致有大謬戾者。蓋正義本自爲一書。後人始附於經注之下。故毛氏標書名曰周易兼義。明乎向者之未嘗兼也。此亦當出自宋人。而未免失之鹵莽。正字亦未見宋時佳本。故語亦不能全是。此則今之官本爲近古也。周易舊本獨不載釋文於經注間。可無竄易遷就之弊。今就通志堂梓本併爲校之。輔嗣略例。余案頭祇有官本。亦就校之。噫。余非敢自詡所見出正字考文上也。旣觀兩家之美。合之而美。始完。其有未及。更以愚管參之。夫校書以正誤也。而粗略者或反以不誤爲誤。考文於古本宋本之異同。不擇是非而盡載之。此在少知文義者。或不肯如此。然今讀之。往往有義似難通。而前後參證。不覺渙

然者。則正以其不持擇之故。乃得留其本真於後世也。既再脫稿。遂書其端云。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題辭 辛丑

此日本國西條掌書記山井鼎之所輯。謂之七經孟子考文。七經者。易、書、詩、左傳、禮記、論語、孝經也。又益以孟子。皆據其國唐以來相傳之古本。及宋刻本。以校明毛氏之汲古閣本。書成當皇朝康熙五年。其國之享保十一年也。古本祇有經與注。其文增損異同。往往與釋文正義語多相合。但屢經傳寫。亦有舛譌。其助語致多。有灼然知其謬者。亦竝載入。然斷非後人所能僞作也。其次第先經次注。次釋文。而疏居後。其條目有考異。有補闕。有補脫。有正誤。有謹按。有留家諱改。舊凡明代所刻之本。彼國具有。閒亦引之。而頗譏篇第行款之不與古合。其言良是。不可以其小邦遠人而概棄之也。其尙書經文。更多古字。別棄置一冊。此皆中國舊有之本。遺亡已久而彼國尙相傳寶守弗替。今又流入中國。讀者當倍加珍惜也。其曰補遺者。後來彼國東都講官物觀承其國政府之命。而復補其所未備者也。其同校者。石之清。平義質。木晟三人也。余見唐陸龜蒙詩中。有聞日本圓載上人挾儒家書洎釋典以行。作一絕送之云。九流三藏一時傾。萬軸光凌渤海聲。從此遺編東去後。卻應荒外有諸生。觀此。足知其相傳唐以來本之果可信也。此書余從友人鮑以文借得之。猶以其古本宋本之誤。不能盡加別裁。而各本竝誤者。雖有正誤謹案諸條。亦復不能詳備。又其先後位置之閒。頗費尋檢。因欲取其是者。別爲一書。庚子入京師。又見吾鄉沈菴園先生所進十三經正字。則凡譌誤之處。多所改正。其不可知者。亦著其疑。又凡所引經傳脫誤處。皆據本文。

正之。此出自中國儒者之手。又過其書遠甚。然所見舊本。反不逮彼國之多。故此書卒不可棄置也。余欲兩取其長。凡其未是處。則刪去之。不使徒穢簡編。然今年余已六十有五矣。未知此志能竟成否。聊書於此。以見余之亦有志乎此也。乾隆辛丑正月二日。呵凍書。

題三立書院所藏通志堂經解卷首癸卯

三立書院中。舊藏有通志堂經解六十函。而獨闕其首帙。余蓄意欲補之。乾隆辛丑庶吉士介休劉君錫五。余小門生也。舊嘗監院事。其請假歸也。來謁余。余屬其還朝之日。就京師士大夫家借本鈔足。并與下一帙。令如式裝潢之。乃歲餘而書不至。余同年友洗馬大興翁覃溪。知余將離山西。惟此爲懸懸。因即代劉君成之以寄。余微翁君之力。將并其次帙而亦亡之。不轉重余之過歟。但書首有諸名人所作序。并其目錄。尙皆闕如。今不及補矣。後有同志。更爲鈔足。庶幾大快也。中閒林拙齋尙書全解。本闕卷第三十四。未梓。曩友人從永樂大典中鈔得以示余。亦未得補入。此皆有待於後之人。噫。此書之能全讀者罕矣。唯桐城方望溪先生曾徧爲點勘。其專治一二經。從而嚅噉者尙多有。今余雖不及見若人乎。然不可不留以相待也。乾隆四十有八年。歲在昭陽單闕。壯月望後五日。

題鍼膏盲起廢疾發墨守庚子

考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膏盲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何劭公撰。鄭康成爲鍼膏盲。起廢疾。發墨守。何見之。慙。乃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公羊卷帙最多。而亡最早。膏盲後亡。崇文總

目尙有九卷。今三書皆不傳。毘陵莊進士葆琛。述祖於各經疏所引。廣爲搜輯。鍼膏旨得廿八條。起廢疾。得卅八條。發墨守得五條。卻公當日專欲伸公羊。然公羊理本短。囿於鄉曲之見。而朝廷典故不能周知。所以一經輸攻。而璧壘已摧。後人亦不能復爲樹立。以與兩家相抗拒。此其亡之所以獨先也。歸安丁孝廉小雅鈔得莊書。并得朱石君學士前任晉藩時所進本。互相校讐。晉本不及莊本採輯之多。而鍼膏旨中有一條尙爲莊本所闕。余於是竄而鈔之。其中小小異同。從其長者。不復加以識別。兩君任其勞。余獲其逸。設不遠涉。烏從見此乎。以此置歸裝中。大可壯我行色。乾隆庚子小春月。

重校關中新刻淮南子題辭 壬子

此刻從藏本出。載高誘注爲詳。不似俗本之刪削。然亦尙有一二遺漏者。余往年在太原。復取藏本細校。乃知書中古字。多出錢君獻之所改。非藏本之舊也。如瞻作澹。能作耐。竟作沈。讓作攘。霸作伯。憾作感。施作斂之類。殊可不必。其中閒引文。昭所說。今都不復省記。且傳寫不無錯誤。定不免爲通人所嗤。安能一一正之。廣陵世講秦太史敦夫。好學士也。知余別有校本。託爲傳之。此書經江陰趙文學敬夫。曦明杭州孫侍御詒穀。志祖梁孝廉處素。履繩博引詳證。足稱善本。非余一人之力所能至是。因并題數語歸之。庶不沒其所自。

題張之象注鹽鐵論 庚子

此陽湖莊太史本。以永樂大典校勘。增多九十餘字。其異同處。亦據以改正。可謂善本矣。力耕篇故乃賈

之富。大典作故乃萬賈之富。余疑萬當作萬。此卽漢書王尊傳中所云。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西市萬章者也。又刺復篇云。今當世在位者。旣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大典子椒作子叔。豈卽孟子中子叔疑其人歟。朱子之解。自當有本。至散不足篇有云。聖憂璽飾。大典亦同。璽字無所考。余疑璽憂當作聖憂。聖。白土也。憂。古之善塗璽者。亦作癩字。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有云。癩以泥之。俗間本譌作擾阻二字。知此作憂。亦以形近致譌耳。至於人之名字。或有異同。古書皆然。政不必盡畫一。明人張之象注此書。頗稱詳悉。而所引淮南。呂覽諸書。惟出當篇小號。亦有并不著所出者。於本書之誤。無所舉正。音亦多譌。此微爲短也。刻成後。當是未經校正。故譌字觸目皆是。有沈君名上一字同家諱醇者。考其所引諸書。一一正之。甚有益於學者。然此書難解者尙多。其中容亦有可疏通者。安得通人更爲之補注乎。

新雕西京雜記緣起 丁未

乾隆丙午之歲。爲同年謝少宰東墅校梓荀子旣竣。計剗刷之直。尙贖給數金。思小書可以易訖工者。有向來所校西京雜記。因以授之。費尙不足。鍾山諸子從余遊者。率資爲助。而工始完。始余所欲校梓者。以漢魏爲限。斷今此書或以爲晉葛洪著。或以爲梁吳均僞撰。而何梓爲。余則以此漢人所記無疑也。說苑新序。其書皆在鐳向前。向校而傳之。後人因名二書爲鐳向著。今此書之果出於鐳歟。別無可攷。卽當以葛洪之言爲據。洪非不能自著書者。何必假名於歆。書中稱成帝好蹴鞠。羣臣以爲非至尊所宜。家君作彈棋以獻。此歆謂向家君也。洪柰何以一小書之故。至不憚父人之父。求以取信於世也邪。若吳均者。亦

通人其著書甚多。皆見於梁書本傳。知其亦必不屑託名於鑠歆。且均之文卽俊拔有古氣。要未可與漢西京埒。則其不出於均又明甚。隋書經籍志載此書於舊事篇。不著姓名。新舊唐書始題葛洪。且入之地。理類似全未寓目也。夫冠以葛洪。以洪鈔而傳之。猶說苑新序之稱鑠向。固亦無害。其文則非洪所自撰。凡虛文可以僞爲。實事難以空造。如梁王之集遊士爲賦。廣川王之發冢藏所得。豈皆虛邪。至陳振孫疑向歆父子不聞作史。此又不然。歷朝撰造。哀然成編。所云百卷。特前史官之舊。向傳之歆。歆欲編錄而未成。其見於洪之序者如此。本不謂其父子皆嘗作史也。洪以爲本之鑠歆。則吾亦從而鑠歆之耳。又何疑焉。

題春渚紀聞丁未

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何蘧。浦城人。自號寒青老農。東坡所薦。爲武學博士。曰去非者。其父也。今案其書題韓青老農二字不同。未詳孰是。此書名春渚紀聞。春渚與韓青。皆其所居之地名歟。其書十卷。中一卷皆東坡事實。蓋其淵源所自。見聞爲最確也。末一卷記丹藥。頗亦似惑於此者。然所言實足以爲貪夫之戒。毛氏汲古閣曾以之付梓。第九卷中缺一葉。毛黼季後得宋刻始補全。而不及入梓。其鈔本尙有流傳者。余過蘇州。從吳秀才枚士翊鳳案頭假歸。而傳錄之。不見有舊人序。乾隆丁未歲。四月二十三日。鍾山書院長東里盧文弨遂題其端。

三水小牘題辭壬子

此書同里湯秀才典三於故書叢殘中得之。以示余。乃舊梓本作此書者。安定皇甫枚也。枚在唐懿宗咸通末。爲汝州魯山縣令。僖宗之在梁州。赴調行在。此皆見書中可考者也。明嘉靖閒。吳中姚樗老鈔是書。謂枚於天佑庚午歲。旅食汾晉。爲此書。此必見枚之自序中。不然。姚何以知之。此序余未之見。世尙有見斯序者。幸畀余以弁諸首。庶尤完善也。此書雖多仙靈鬼異之事。然所載烈丈夫如董漢勛。烈婦人如李庭節妻崔氏。殷保晦妻封夫人。皆凜凜有生氣。邴城令遇賊偷生。而下卽繫以崔氏之罵賊被殺。此與歐陽傳長樂老。而以一婦人相形。意亦相似。可興可觀。有裨世教。又如紀夏侯禎事。而知神靈不可褻黷。紀嚴郃事。而知婦女不可入廟。其垂戒亦深切矣。善讀者當以是求之。又案天佑庚午。唐亡已四年矣。時晉猶稱天佑。而枚亦稱之。其不臣二姓。亦可見。此書烏可使之無傳乎。

揮塵錄題辭 乙未

揮塵有三錄。共十八卷。又餘話二卷。南宋時汝陰王明清仲言之所著也。宋人於本朝典故。前輩言行。率能留意。仲言爲雪溪先生銍之次子。家庭之緒論。賓客之叢談。得之見聞者爲多。於衆座中。偶舉舊事。了了如在目前。甚爲李仁甫。尤遂初諸公所稱賞。其言無私軒輊。故可以爲國史之助。實錄院牒泰州錄其書。則在當時。已爲世所貴重如此。仲言有兄名廉清。字仲信。年十八。著慈寧殿賦。而今賦算收此篇。署其名爲王仲言。見此書。乃知其誤。仲言所著。尙有玉照新志。投轄錄等書。外閒所傳。多非足本。唯此書爲全。余是以先錄而藏之篋笥。其餘尙俟續訪。冀或得之。

題癸辛雜誌乙未

此書江陰楊伯庸敦裕所校。留余篋三年矣。前年六月。余病臥金陵城南小樓中。以此書作消遣。時樓中人尙無恙也。未幾而分飛矣。又逾年。伯庸亦下世。始余無意鈔此書。爲其語駁雜。多刺人之短。非長者。今年復繙此書。見故人手迹班班。其勤亦不可沒。且稗海中此書多脫誤。不及是本之完善。況益以校讐之功。不更善之善者歟。大凡君子立身。不能使人無毀。而不當自授人以可議之隙。舉動之失。旣以昭著。烏能望人之掩覆耶。讀此者。亦可以自警。故余復爲之訂正數字而錄之。慨伯庸之不及見也。而當時相與卽卽。足於小樓中者。亦惟腹知之而已。自今余第緘置之。亦不忍復讀矣。乾隆四十年六月。

對牀夜語題辭乙未

對牀夜語五卷。其前題著書人姓名。則孤山人范晞文景文也。有馮深居去非序。首云景定三年。則知其人宋人也。孤山之在錢塘者。則以林和靖著。而此孤山則在今常州靖江縣東北二十里。山向在江中。明成化時沙合始可陸行。立縣亦在此時。舊則江陰縣之地也。余杭人不以爲吾邑之孤山。而以爲江陰之孤山。何徵乎。徵於吾友江陰趙君敬夫之言也。且余所見本實江陰人所爲梓也。是則可信也。浙江通志不載此書。宜也。乃江南通志亦不載。則漏也。其書則詩話之類也。自三百以逮有宋。各有論說。或取其意之相師。辭之相類者。而衡推之。不入於腐。不涉於刻。斯其所以可取也。歲在癸巳六月。坐金陵城南之小樓。手鈔此書。余婦季楊見余之揮汗爲此不急之務也。曰。天時正炎。君子宜自愛。乃鈔僅三卷。奪於他事。

不果。再逾月。余婦亡。後二卷。令他人續成之。漫置篋中。今將裝治之。使成帙。復披覽一再過。情事宛然而歲已再閱也。讀書中所引安仁、文通、樂天悼亡之句。彌難爲情。放翁有句云。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惘然。余亦豈能自禁也。

鮑君以文考范景文實杭人。今不廢此篇以掩余陋者。一時情景不忍沒也。自記

碧血題辭 丙申

碧血一編。紀明天啓時死奄禍諸忠也。前列其目。自新建萬郎中燦以下。凡二十有一人。次載六先生遺書。則應山楊大洪、嘉善魏廓園、常熟顧塵客、江陰繆西谿、無錫高景逸、江陰李仲達也。六先生之集。世多有。而此則皆被逮以後及獄中之筆也。其後附以天人合徵錄。有燕客所自爲傳。隱其姓名。故曰燕客。天啓五年。聞六君子之獄興。乃走燕。變服雜北鎮撫司獄卒中。得其遺言遺札。且備見許顯純以非刑楚毒諸君子而致之死狀。以著爲是錄也。東里子讀之而歎曰。嗟乎。世事至此。欲國之無亡也。不可得矣。六君子者。楊、魏、顧、三公外。一爲桐城左公浮邱。一爲武定袁公熙宇。一爲南城周公衡臺。是皆憂朝廷。嫉權奄。不顧其身。而冀萬一之可以挽救者也。卒之勢不足以抗。而甘以身爲殉。彼奄黨者。唯恐其毒之不至。不足以快奄之意。不足以自媚於奄而取容。於是以古今未有之慘毒。不以加諸元惡大憝者。而乃以施於諸君子之身。呼號宛轉。而君不聞。血肉狼藉。而君不知。斯時之天下。一昏暗鬼魅之天下也。彼自以爲典。茲祕獄外廷莫聞。而孰知其諂附惴惴之形。與其恣睢殘酷之態。卒亦有旁觀者爲之繪畫。迨其身旣膺。

顯戮而其醜名仍流播於天下後世而不可掩。雖然若此輩者不能必後世之無有。惟在人君不使之與政事而竊國命。則奄何能爲。附奄者亦何所利而爲之。而顧乃驅除其不爲奄者而使之盡爲奄也。正氣摧殘。公論消沮。蟲據腹而身危。奄持權而國壞。易世而亡。豈爲不幸哉。書後又附天變雜記。但云五月六日不著何年。考明史熹宗本紀。天啓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廠災。死者甚衆。五行志火災內所書加詳。又火異內則書六年五月壬寅朔。厚載門火。神廟紅毬滾出。與此皆合。但紀作戊申。志一作戊申。一作壬寅朔。而此則丁未也。災異之發。猝然而至。不應中間睽隔數日。似當以此記爲是。又有人變述略。則紀蘇常二郡民憤擊殺緹騎之事。燕客自云通天文兵法。其人蓋亦奇傑之士。而是書首列諸忠。題云黃煜。第次予以爲當卽其人姓名。唯其邑里本末。則有未能深知耳。是書足以備監戒。動感發。故錄之。分上下二卷。予所定也。

史糾題辭乙表

此明季太倉朱明鎬字昭芑之所著也。案千頃堂書目。史糾二卷。書史異同三卷。新舊唐書異同二卷。今此本併異同入史糾。祇分上下兩卷。其書駁史筆之違失。考事詞之紛歧。文采斐然。條理秩然。讀之頗快人意。此當是節本。始於三國志。無晉書而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北周等書。南北二史。新唐書。宋史而止。遼金二史。閒亦涉之。是謂史糾。其兩異同附載於後者。寥寥蓋無幾矣。吾浙採訪進呈書內所載亦同。其元本殆不可得而見。然就此本讀之。亦尙有全錄裴松之之語者。有採自吳咸林之糾繆。王浚儀之困學。

紀聞者。則元本汎濫益可知。書史之異同。下有注云。文多不錄。錄其有議論者。然則節而取之。亦不可謂舊人之過矣。余是以卽據此本錄焉。宋書謝晦傳有兩庾登之。而昭芑誤以爲是一人。此殆千慮之一失也。昭芑爲本州儒學生。當闖賊之陷京也。有悲憤詩云。銅馬連羣壓帝畿。百官猶是殿廷非。東華父老吞聲哭。誰斲桐棺覆玉衣。見於明詩綜。後遂絕意進取。年四十六卒。鎮洋志載有史冊。史幾。史略。史風。史游。史嘉。史芸。史異。史最。史俳。史鑿。史燦。史糾。凡十三種。而史糾特精。

題明史藝文志稿癸巳

此志稿傳是溫陵黃虞稷俞邵氏所纂輯。今以頒行明史校之。所分門類。多有刪併移易之處。史於書不甚著。及無卷數者。俱削之。黃志中小注。爲史所採入者。亦無幾耳。志稿自南宋及遼金元之書。俱搜輯殆徧。此卽晉隋史志兼補五代之遺則。而今以斷代爲限。亦俱削之已。安得有力者。將此四代書目別辟之以傳。亦學者之幸也。外閒傳有千頃堂書目。與此志大致相同。而亦閒有移易。堂名千頃。固黃氏所以志也。然今之書。直是書賈所爲。郡縣志幾於無所不載。別集各就其科第之年。以爲先後。取便於檢尋耳。宗藩與宗室。離而爲二。俱失體裁。而小注又爲鈔胥任意刪減。益失黃志之舊。但此志稿別集類。於羽流外國。亦俱缺如。篇第亦閒或顛倒。恐此尙有脫簡。余先鈔得書目。後從朱君文游。借得此本。力不能重寫。但取以校書目。改正不少。旣畢校。遂書其前以還之。

此志稿乃康熙時史官倪燦
閣公所撰。非黃氏也。

鐘鼓筦弦不同器。而皆悅於耳。查梨橘柚不同味。而皆可於口。此天下人之所同也。然而洪纖殊致。甘酸異宜。又往往各有其性情之所主。以之自怡悅則可。而終不足以饜衆人之所求。文之選亦猶是也。自周秦以迄於今。文之流傳多矣。學者豈能敝敝焉。徧觀而熟讀之。於是有所爲質性魯者計。則其所擇而選者。主乎約。有嫌其陋而擴充之者。若桐川俞寧世。荆谿儲同人之選。今皆盛行。而吳門又有蔣君新又之古文。寧鈔凡十卷。庶幾洋洋乎大觀矣。莊君香塋。幼而聰穎。承其尊人鏡堂先生所授讀。蓋又有軼於寧鈔之外者。昔所熟誦。久未能忘。且將轉而爲後之勛也。官齋多暇。手自摺輯。又成五卷。合蔣選共十五卷。於是文之體裁。無一不備。有高古簡質者。有華腴充悅者。或幽深奇峭。或紆餘坦迤。春容乎大篇。寂寥兮短章。惟是是歸。有美必登。鏘鏘乎八音之繁會也。津津乎五味之芳嘉也。此可以通天下人之情。而更無未醇未備之憾矣。是舉也不忘先人之教。孝也。以教子姓。使不囿於聞見。義也。出以公之於人。而無所祕惜。忠也。有此三善。是當表而出之。固不但服其搜羅之富。採掇之勤而已也。余故樂爲之弁其端。

羣書拾補小引 丁未

文昭於世間。技藝一無所能。童時喜鈔書。少長漸喜校書。在中書日。主北平黃崑圃先生家。退直之暇。茲事不廢也。其長君雲門時爲侍御史。謂余曰。人之讀書。求己有益耳。若子所爲。書并受益矣。余洒然知其匪譽而實諷也。友人有講求性命之學者。復謂余此所爲玩物喪志者也。子何好焉。斯兩言也。一則微而婉。一則簡而嚴。余受之。皆未嘗拂也。意亦怵怵有動於中。輟之。遂覺闕然有所失。斯實性之所近。終不可

以復反。自壯至老。積累漸多。嘗舉數冊付之剞劂氏矣。年家子梁曜北語余曰。所校之書。勢不能皆流通于世。其藏之久。不免朽蠹之患。則一生之精神虛擲。既可惜。而謬本流傳。後來亦無從取正。雖自有餘奚裨焉。意莫若先舉缺文斷簡。譌繆尤甚者。摘錄以傳諸人。則以傳一書之力。分而傳數書。費省而功倍。宜若可爲也。余感其言。就余力所能。友朋所助。次第出之。名曰羣書拾補。雖然。卽一書之譌。而欲悉爲標舉之。又復累幅難罄。約之又約。余懷終未快也。然余手校之書。將來必有散於人間者。則雖無益於己。寧不少有盆於人乎。後有與余同好者。而且能公諸世。庶余之勤爲不虛也已。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丁巳。書於鍾山書院。時年七十有一。

劉隨州文集題辭 丁酉

劉隨州文集十一卷。其前十卷皆詩也。後一卷文。而摠題曰文集。何義門氏以宋本校正如此。其卷之起訖字之同異。皆備著焉。然後一卷有目而無文。余案其目求之。僅於文苑英華得四篇錄之。他尙無從考也。隨州詩固不及浣花翁之博大精深。牢籠衆美。然其含情悱惻。吐辭委婉。緒纏繚而不斷。味涵泳而愈旨。子美之後。定當推爲巨擘。衆體皆工。不獨五言爲長城也。近時吳郡席啓寓刻唐人詩百家。以隨州爲首。雖其詩差備。然頗有同異。究不及是本之精。夫一字之不安。通章之病也。學者可不唯善本之求。而但沿流俗之所傳乎。有志風雅者。其必樂考於斯矣。

宋刻不必皆佳。而此則楷法端謹。爲尤難得。向在商邱宋公牧仲所。公撫三吳時。先外祖馮山公先生與毘陵邵子湘。吳趨吳荆山諸老。咸在幕府。宋公得此書。遂梓以行世。先外祖與校讐焉。又別爲補遺三卷。附其後。今元本歸於同年友大興翁覃溪所。一披卷不獨古香可愛。而緬惟舊澤。對之不覺生敬。隆庚乾子。須來歲朔之日。杭東里人盧文詔書。

遺山樂府題辭乙未

遺山詩渾雄沈鬱。有唐大家之嗣響也。老來更得其樂府讀之。妍雅而不淫。和易而不流。其抒情也婉以暢。其赴節也亮以清。使竹山草窗諸公見之。亦當推爲作者。遺山生當易代。其詩不勝故國故君之思。今樂府中亦時時遇之。朱竹垞黃俞邰所見本。俱祇二卷。今此五卷者。出於義門何氏。卷帙過倍。而竹垞詞綜所選。顧尙有出於是本之外者。則亦未得爲全書也。繼從友人鮑氏所。借得明初錢塘凌雲翰彥狝編選之本。則凡詞綜所選皆在焉。比是本增多十三首。又附見李冶仁卿之辭四首。及玉華谷古仙人詞一首。後又有雷淵題語。今皆補錄。以繫於後。至如雁邱詞。雙蕩怨之類。亦得凌本始著其事焉。凌本詞之屬遺山者。祇一百二十首。固不及是本之多。然是本第五卷清曉千門開壽宴以下八十二首。皆酬應之作。而其中春垣秋草一首。注見辛稼軒集。疑有他人之作。誤闌入焉者矣。第二卷中附閑閑公趙秉文促拍醜奴兒一首。余因疑第一卷滿庭芳前首亦閑閑公作也。以其詞推之。所賦是十月牡丹。次首題云同座主閑閑公賦。則前首爲趙作明甚。既不著其題。又不別其人。疑皆轉寫脫去。其他不及考者尙多。儻有好

事者爲之剗劑。余當更整比以授之。

遺山樂府選題辭乙未

元遺山詞五卷。余旣以盡鈔之矣。此爲明初錢塘凌彥翀氏所編選。不分卷。雖甚簡約。然亦有出於五卷之外者。余又錄於五卷之後。爲補遺矣。而復鈔此何也。此遺山辭之精華也。有五卷以萃其全。有此選以標其雋。春之朝。秋之夕。聯佳客於一榻。懷故人於千里。意有甚適。則引之而永焉。情有不能。則融之而釋焉。便觀覽。資吟諷。莫若此選也。宜且吾鄉前輩之所甄綜也。不可以莫之傳也。彥翀在元膺鄉薦。爲蘭亭書院山長。洪武初。以薦授成都府教授。此書題前鄉貢進士。不忘元也。所著有柘軒集五卷。余未之見。是書本出裘杼樓。蓋桐鄉汪氏之寫本也。汪氏多藏書。有詞綜之選。其所得宋、金、元以來諸詞人之作。必大備。而今散失者已多矣。韓詩外傳云。君子之居也。綏若安裘。晏若覆杼。汪氏之名所居。義必出於此。然杼實杼之誤。杼卽孟也。覆之乃安。若杼柚不可以覆言。抑莊子山木篇有云。孔子辭其交遊。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此則裘杼之可連文者。而義則遠矣。夫寧取於是乎。

米襄陽畫史題辭丁未

藝非能重人也。人苟重矣。有藝而藝亦重。無藝而人亦不加輕。越哉米氏論唐五王之功業。不如薛少保之圖繪。爲人所珍重。得以流傳至今也。古來盛德豐功。死而不朽。其英光固常在。人耳目間。豈得披圖展軸而始見耶。後之人。撫遺文而咏歌之。過墟而憑弔之。豈區區寶鈿瑞錦之什襲珍玩。爲足較其勝負耶。

如米氏者。風止詭越。徒顛不足以傳。而幸有書畫之足以名家。故傳。乃遂謂書畫之外。皆可薄也。茲適成其爲偏宕之辭而已矣。古今成物。必無不毀。米老所見。多有今人所不及見者。此亦如數富家之遺齒。於我奚裨焉。然其所言。要可以爲評鑒家之標準。且五穀不熟。不如萑稗。亦足以媿夫一無所成者。偶得善本。遂傳錄之。

爲桂明經未谷題說文統系圖 庚子

未谷通說文學。去許君千載。猶旦暮也。屬羅山人爲作圖。圖許君并圖江式而下七人。皆如漢經師之恪守家法者。此特意之所到而已。非謂昌明其道者。止此數人也。未谷或將別爲一書。以明淵原所漸。則不惟在許君後者當補。而并當遠泝之義。頡矣。吾獨謂未谷胡不貌己於其中。以爲之主人乎。近代詩人之圖少陵。香山。東坡者。已有例。而未谷不爲此。則誠缺事耳。

題桑東愚先生松林采藥圖端 庚辰

先大父之友桑孝子文侯翁。古篤行君子也。孝子舉丈夫子二人。伯弢甫先生。文行著稱於時。兄事先君子。文昭娶先生女。又師事焉。仲東愚先生。嘗學於先大父。以孝子年老。棄學治生。令伯得極意學。學成。世人但知有伯。鮮知有仲也。夫東愚先生。特未嘗操三寸不律。以馳騁於詩壇藝苑之間耳。其學之勤。固有過人者。熟於編年之史。上自皇帝。以訖勝國。校其得失成敗之故。目可得而覩。手可得而指也。世之習舉業者。往往愧之。先生少多病。壯歲目幾枯。然善自養。於世無爭也。於物無嗜也。左手三指甲長而不翦。積

於今三十有餘年。甲之長。盈今尺尺有餘寸。世遂目爲長甲翁。孝子精於醫。先生得其傳。世人求其治病。多有驗。然未嘗取利名於時也。年向六十。屬善繪者爲松林采藥圖。以寄意。天台齊次風少宗伯首爲之。咏國中屬而和者。將百十數而未已也。於是向之知伯者。且知有仲云。先生之子公備。經邦語文。昭曰。子先君敬甫先生。嘗見是圖。許爲之文。而今不可作矣。子其述之。不孝聞言。嗚咽。先生與余家兩世交最深。先君子少壯之年。與弢甫先生相厲以學。其於先生。固不若弢甫先生之親也。近年弢甫先生常出遊。先君子所朝夕遊處者。惟先生親。人有以形迹之論閒先生者。壹不顧。先君子常謂孝子兩子。皆賢子也。前十年爲文以壽先生。有昆侖兩脈之喻。得其清淑者。弢甫先生也。得其敦龐者。先生也。噫。不孝其惡能易此言乎。先生名鼎元。居城東隅。以東愚自號。亦所以志也。公備與。昭善。庶幾能篤兩世之交者。不知其不肖。而屬爲題其端。噫。使先君子而在。當何如發揚盛美者。豈若小子茲言之陋也。

題虞山趙氏增置祀田碑記

虞山趙謹凡先生。爲前朝文毅公之後人。公嘗置祀田三百畝矣。易代而亡之。謹凡與兄鹽山謹承先志。節縮所入。僅復其半。爲其成之難。而失之恐易也。自爲記。并其經理之規。咸勒諸石。使後之人觀感而益恢廓之。蓋不僅望其能遵守勿替而已也。余師桑弢甫先生。旣爲文以發揚之矣。余無似。曷以加諸。無已。則以閱歷所得者而進一說焉。欲田之能世守且益增也。此以賢望後人也。望後人之賢。則在乎讀書識義理。其達而有祿者。則必能繼前人之志。而不徒爲宮室妻妾之謀。其窮。伏處者。亦不待禁防而自恥。

爲侵削之計。趙氏望族也。士之子恆爲士。則與田相輔而行者。其亦知務乎。蓋吾嘗見夫有基而壞者多矣。皆由其族鮮讀書人之故。吾是以有云。

題嚴葆林香照圖後 乙卯

余同年友烏程嚴君葆林。今之循吏也。文學實過人。而屈居百里。初任山東之蒲臺。兼攝商河。凡治水卹災平役諸善政。余欲爲詳述之。以上於太史氏。今適有河魚之疾。未能也。此圖凡十幅。自讀書靈山以至調任曲阜。生平歷履。藉此可見。圖皆有小序。君所自紀也。文筆雅馴。絕無虛僞之氣。余與君榜下一別。中間了不聞問。乙酉之歲。余爲廣東主考官。已事而反。紆驛程五十里。謁孔林。而君適爲其縣宰。相見驩甚。以于役有程。匆匆別去。後聞君擢任桃源同知。旋告歸。皆不在此圖中。君有遺腹子。章傑。年已二十有二矣。能讀父書。此圖常不去左右。頃以示余。余深憾知君之不盡也。讀其自序。慨然增慕焉。圖名香照。取香山寫真詩序觀今照昔語也。君自幼愛白香山詩。卽已工是體。其吟詠自必斐然成集。異日尙當從其子索見之。

四時尋樂圖題辭 甲午

圖十二幀。幀各當一月。月各撮其景物之勝。不必其相兼也。名之曰四時尋樂圖。尋之者誰。海虞席研農先生也。舅氏張端甫先生。頃自其里中歸。爲文弨道先生之爲人性至孝。其宦於吾浙也。奉太夫人以來。春秋佳日。常奉板輿游湖山之閒。太夫人顧而樂之。而先生之樂可知也。旣而乞歸。家有園池之勝。指攜

僮奴澆花洗竹。以娛侍老人。不必祿養。而樂亦無不具足也。然則奚尋之爲。噫。吾有以知先生之意矣。大凡外境之交於前者。無不隨人意爲轉移。故同一境也。意所樂。斯樂已。意所不樂。竝不見其可樂也。卽或境能移情。風日之研和也。山水之清嘉也。魚鳥之親人也。花藥之紛敷而猗靡也。遇之未有不神怡者。然而樂繫乎物。境過則遷。斯猶非真樂耳。今之十二圖。先生之所謂樂也。人皆可得而同也。先生之所謂尋者。意實不繫乎物。而自有其真樂者在。上堂拜慶。繞膝承歡。所尋之樂。孰有過於是者。此較之孔顏之樂。不必相同。而亦何必不同。故先生之自謂圖斯境也。幻。吾則以爲先生之有斯樂也。真。

四蓮池題額 庚辰

吾杭許氏建宗嗣於城東隅。其地近古荷花池。衆水匯焉。於是面水闢軒。顏曰四蓮池。取王子年記中語。以爲子姓繁衍之徵。抑吾更有說焉。夫蓮之爲物。其莖其葉。其本其花。其實其根。無不爲人取資焉者。爲人祖父。旣望其子孫之衆多。更望其皆賢且才。各有所成就。以自表見。而不爲世所棄。亦如蓮然。然則他日許氏合族於斯。觀斯題也。其必思無負斯語也夫。

抱經堂文集卷第八

跋一

十三經注疏正字跋 辛丑

是書八十一卷。嘉善浦君鏗所訂。仁和沈菽園先生廷芳覆加審定。錄而藏之。其子南雷禮部世煒上之四庫館。大興翁覃溪太史方綱從館中鈔出一本。余獲見之。前有敍錄。稱所見有監本。有監本脩板。有陸氏閩本。有毛氏汲古閣本。今惟監本脩板及毛氏本行世。故就此二本之誤正焉。其釋文則以徐氏通志堂本校。又取宋玉山毛氏六經正誤之說。訂其得失。此其大指云爾。余初得日本國人山井氏鼎所撰易書詩春秋左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考文。深喜其遵用舊式。據古本宋本以正。今本之誤。然特就本對校而已。其誤處相同者。雖閒亦獻疑。然而漏者正多矣。且今本亦有絕勝於舊者。不能辨也。是書所校正。視彼國爲倍多。且凡引用他經傳者。必據本文以正之。雖同一字而有古今之別。同一義而有繁省之殊。亦備載焉。此則令讀者得以參考而已。非謂所引必當盡依本文也。蓋引用他書。有不得不少加增損者。或彼處是古字。或先儒之義定從某字。若一依本文。轉使學者讀之。不能驟曉。則莫若卽用字義之顯然者爲得矣。至字音之用反語。起於魏晉閒。反與翻音義同。故胡身之注資治通鑑卽用翻字。今則依說文玉篇等書之例。普改爲切。殆以反作如字讀爲語忌也。其書微不足者。不盡知釋文之本與義疏之本元不

相同。後人欲其畫一，多所竄改，兩失本真。此書亦未能盡正也。又未得見古本，宋本故釋文及義疏有與今之傳注不合者，往往致疑。此則外國本甚了然也。又於題篇分卷本來舊式，多不措意，或反有以不誤爲誤者。余有志欲校諸經，已數十年，晚乃得見此兩本，其善者兼取之以彙成一書，而後無遺憾矣。乾隆四十六年元日甲戌書。

郭氏傳家易說跋 辛丑

此宋郭雍子和之所著也。其爲說皆平易正大，有益於治，謂以氣運而言，盛必有衰，治必有亂，然在君子則自有保泰持豐之道，故云吉凶之道，貞勝者也。正則勝而常吉，不正則勝而常凶。此蓋與君相能造命之說相合。其釋損象云：損天下以奉一人，則善日消而惡日長。迂儒方究多儀備物之享，不知損過復禮之義，則天下不勝其僞矣。又釋豐六五云：豐之世，盛大无以加，又求豐之，是无厭也。聖人貴夫持盈守成，而不以豐大爲務，故書有滿招損之戒，而易著豐蔀豐沛之失，皆篤論也。以六十四卦爲文王所重，謂以書言之，神農之時，未有益與噬嗑也。以道言之，神農之時，蓋有益與噬嗑也。又謂歸妹所歸者，妹也，非從姊而嫁。孔子言天地之大義，娣媵豈能具此義哉。其善於持論多若是。此書從永樂大典中鈔出，分爲十卷，釐然爲完書。但繫辭傳說卦傳，郭氏亦本分章段，故有前章此章之語，且有與朱子微異者。而今本缺之漏也。庚子臘月，余在京師閱起，明年二月九日，在山西訖功，因書其後。

融堂書解跋 辛丑

此宋淳安布衣錢時子是撰。嘉熙中以喬行簡薦得官。下嚴州。取其所著書以進。此其一也。向來疑書序者。以書本不待序而明。而此書獨推闡入微。信非夫子不能作。至於經文一切無所更改。而節次不差。脈絡通貫。其說武成康誥。足以洗憑臆紛更之謬。謂武成自王若曰而下。辭無閒隔。皆武王之言。序所謂識其政事是也。康誥之首。正是區處商民。其頑民已定議遷矣。乃始以其餘民封康叔。故在康誥之首。至其說洪範也。謂建極功夫。全在敬用五事。若次五之建用。皇極專爲斂福錫民而設。庶徵凡六。自五者來備以下。明雨暘燠寒風之證。自曰王省惟歲以下。明時之證。語皆一正一反。昭然甚明。此等議論。皆能自抒己見。批卻導窾。後學得此。蓄疑可頓釋矣。唯顧命伯相命士須材。疑其不爲喪用。又疑側階將近內寢。豈執兵之大夫所可立。或當立於堂。此則猶未審耳。喪事所須。不可經營於無事之日。故舊君之終。卽當預爲新君之地。記曰。國君卽位而爲棊。天子寧獨不然。古者宮府一體。不爲私嫌。況奉宣顧命之日。內人無事往來北堂。立於側階。胡爲不可。是書二十卷。從永樂大典鈔出。缺者僅三篇。梓材在其中。惜乎不知其解。又云何也。乾隆四十六年閏月二十三日。東里盧某書。

呂氏讀詩記跋 丁酉

釋經雜而不貫。與隘而鮮通。兩者均失之。東萊之爲讀詩記也。一字一句。必本其所自。而不以自尊。其意所不取。而可備一說者。亦附注於正解之下。以俟夫人之自擇焉。蓋其織綜之妙。合衆說如一說。既不使異說得隔閡其閒。而其近是者。又未嘗盡棄也。斯非釋經之善者乎。公劉次章以下。雖未及重加整比。然

固出東萊手所纂輯也。東萊所自爲說。比衆說下一字。條例固云然。乃書內有卽繫衆說後。稱東萊曰者。參差互異。余壹從條例正之。他不敢妄增損也。余初得明神廟時南都版本。第二十七卷中脫兩葉。陶孝廉衡川湘從嘉靖閒舊刻鈔補足之。余旣喜是書之詳贍。而無偏倚自用之失。又惜完本之不多見。屬二三友人爲余寫之功。未半。有以小版本示余者。稱爲宋刻。余驚喜亟取對校。則知神廟閒本頗多脫誤。小版本字多用分隸體。神廟閒本易用今字。且更有妄爲撰造者。然小版本實卽嘉靖閒四明陸釵所校鐫也。書中唯一處尙未刊去其名。故知之。二十七卷中兩葉。亦係鈔補。則知嘉靖初印本。神廟時卽已難得矣。使余但據神廟本傳鈔。則仍爲未完之本。冥冥中有若惜余之徒勤也者。而以其善本畀余。然則余之受賜誠多矣。以鈔者不一手。不能盡復其舊。余閒取小版本古字略注一二於旁。其沿宋刻之舊歟。是未可知也。助余校讐者。江陰趙茂才敬夫。曦明也。小版本尙有譌。以余所鈔本視之。爲更勝矣。

王厚齋詩攷跋 庚午

漢賈景伯受詔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今其書不傳。厚齋王氏乃從三家旣亡之後。區區於羣書所引零章斷句。掇拾而成之。其用心可謂勤矣。夫三家之學。誠不如毛公之精。然並行於當時。立博士。諸儒傳授。各有源流。非鑿空妄說比。而今皆失墜。莫覩其全。幸此書所輯。得以考十一於千百。三家中唯韓詩差詳。齊魯則皆寥寥無幾矣。惜哉。明人有僞作魯申公詩說。及端木詩傳者。故爲文蝕簡脫。以示可信。時亦有覺其僞者。得此書以相參驗。其僞乃益明。則此書誠學者所當寶貴也。余又觀近時人往往見古人所

引詩書與今不類者。輒以意更之。使得見此書。亦當瞿然知其不可妄作。故余急校而錄之。并增其所未備者若干條。又所注書名。復釐而析之。視舊本稍詳正矣。然余又欲學者善觀之。無徒取一二字句之異。曲爲之說。反攻毛氏。蓋古人引用偶有異同。如同一左傳所載。而匪交匪敖。與彼交匪敖。皆兩有之。王氏但載其與今異者耳。豈可便據此謂必當作匪交乎。又毛詩今所傳亦有譌。如朔月辛卯。今皆譌爲朔日辛卯矣。家伯維宰。今皆譌爲家伯冢宰矣。此非三家之文。乃轉寫致誤。而舉世習讀。鮮有知其譌者。余恐後世反得議此書之漏。是以并附著焉。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書後 癸巳

何氏以三百篇之詩分屬世次。不與通行本同。始於公劉。訖於下泉。其先後頗難盡信。然此亦自成一家之學。其書二十八卷。配以宿名。首角終軫。每卷之首。各有小引。又有原引爲卷首。則當在二十八卷之前。又有屬引爲卷後。則當在二十八卷之後。今此裝潢本。於卷首之下。將各卷首篇小引。紬出。竄置一處。下又即將卷後一册繫焉。以下詩之次第。仍同今本。以關雎爲首。殷武爲末。茫然無復卷數。大失著書之本意矣。其屬引一篇。蓋做序卦而爲之。屬以聯屬爲義。若知後世必有紛更之者。而殿以此篇。其序灼然可尋。庶幾淆亂之餘。不難復舊。今當於原引之下。仍以小引散之。各卷之首。依角亢氏房等宿名目尋之。則二十八卷。乃成爲何氏之書。而以屬引終焉。則與本題卷後之名。亦相脗合矣。

春秋尊王發微跋 丁酉

夏五之下其爲月也無疑矣。而聖人不益者。謂其文或不盡於此也。益之以月。將謂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爲五月之事。所書僅此。無復更疑其上之容有脫文者矣。孫氏謂孔子專筆削之任。舊史有闕。必從而刊正之。此殆後來傳者脫漏耳。豈其然哉。士句不伐喪。春秋之所善也。孫氏本穀梁義。謂其貪美名以廢君命。惡也。夫不伐喪者。周之舊典如是。句能行之。何至有廢命之責。且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亦軍之善政也。受命以出。知敵之不可勝。亦將老師費財。不惜千萬人之命。以求一逞而俱殲焉。然後爲不廢命哉。苟知其難。而全軍以還。君子猶善之。況於不伐喪乎。孫氏此書。昔人謂其論多苛刻。而在當時則甚重之。歐陽氏謂其得春秋本義爲多。要之言亦以人重也。有得舊本見示者。因令學徒鈔之。向見通志堂有版本。未知視此何如。當從友人借以相校。始可定耳。乾隆四十二年三月癸未。盧某書。

張氏治春秋集傳跋 癸丑

張氏爲朱子門人。宋史載道學傳。所著有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歷代郡縣地里沿革表二十七卷。春秋集註十一卷。并綱領一卷。今集註并綱領已刻入通志堂經解中。而集傳無聞焉。秀水朱氏經義考亦疑其已佚。蓋學者之不得見久矣。今湖州嚴文學久能復得其書。喜甚。乃元延祐元年所梓。雖所缺尙有七卷。十八至二十。又二十。三至二十六皆缺。而其採擇之精。立論之確。卽於此可得其崖略。其辨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見於集註。而傳亦著之。他若論天子諸侯昏禮不親迎。責隱公之不朝聘於王朝。責文公之昏惰不親會。伯主以取晉怒。而於齊商人弑君之賊。不能告天子方伯。以致討。及其見侵。反使命卿往而求平焉。此皆大

義凜然。非若孫氏之多刻覈。胡氏之有牽合也。嚴氏其寶守之。神物會合。或自有時。安知所缺者之不復再見乎。余以塵事紛雜。未能卒讀爲憾。漫識數語於簡末。以告四方之學者。俾皆留意訪求。得完張氏之舊。并沿革之已佚者。亦再出焉。豈不更大快矣乎。

書春秋繁露目錄後 乙巳

案此書之大指。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陽居大夏而陰居大冬。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除穢不待時。如天之殺物不待秋。則董子之論。固非倚於一偏者。其重政篇云。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卽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皇上新考試詞臣。取仲舒語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命題。臣竊仰窺聖德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與陰陽協撰矣。而於是書猶有取爾。況在學者。其曷可以不讀。向者苦其脫爛。乃今而快覩全書。尤爲深幸。臣服習有年。見其以天證人。析理斷事。實切於養德養身之要。而凡出治之原。郊祀之典。用人之方。弭災之術。無所不備。卽其正名辨制。委曲詳盡。亦始入學者所必當研究也。謹就二三學人。覆加考核。合資雕版。用廣其傳。冀無負朝廷昌明正學。嘉惠士林之至意。至書中如考功爵國等篇。尙有不可強通者在。以詒夫好學深思之士。或能明其說焉。乾隆五十年十月。舊史官臣盧文弨謹書目錄後。

惠定宇春秋補注跋 戊子

丙戌之春。借得此本。課兩兒分鈔。不解文義。舛譌者半。兒子師江陰朱興持。輔略爲正之。鈔未竟。會有湖

南之行。攜之篋中兩年矣。卒卒無暇理此。今年至京師。長夏無事。補鈔末卷。元本經轉寫亦有誤。復爲之一一正定。書乃完善。昔杜元凱嘗謂立德不可及。立功立言。或可庶幾。其注左傳。誠欲以當不朽之一也。豈知紕繆荒略之失。亦有不能自掩焉者。名位赫奕。當時或未敢相難。而後之經生。乃得明目張膽。倚撫其短長。豈非率爾之爲累哉。公卿大夫。各有職業。其爲學。必不如經生之專且勤。何事強其所不能以爲名邪。雖然。元凱居其位。尙有餘力著書。余則因官罷閒居。僅能卒業。彌不及矣。書之以識吾愧云。時戊子五月書。

不全宋本左傳跋 甲寅

吳興嚴久能得萃古齋主人錢景開所贈不全宋本左氏傳。止四卷。以示余。第十八卷襄五起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第二十二卷昭三起八年至十二年。第二十三卷昭四起十三年至十七年。第二十四卷昭五起十八年至二十四年。觀其避諱。至寧宗。殆亦南宋本。獨昭二十年。傳載衛侯賜析朱鉏。北宮喜諡。杜注云。皆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王深寧所見本。乃未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而言之。載於困學紀聞。若果如此。杜氏不應無譏。何義門氏曾見此本。獨無未字而字。爲閻百詩言之。閻大喜。乃余今亦得見之。而證何氏之言。信不誣。日本國亦有此不誤之本。參相證。而知近本亦尙沿王氏所見之本。非善本也。速當改正。必如是。而後杜注所云傳終言之之義始明。太平御覽所引傳凡標昭五昭六者。乃其卷數。非年也。至近來所分卷。亦非復當日之舊矣。會于夷儀之歲一段。宋本尙在襄五卷之首。二十六年之前。杜注

云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其語甚明近本竟改置前年之末矣宋本之可貴蓋不止一端也是書不用圈隔不載音義卷末載經若干字注若干字中間亦有一二字誤皆人所易曉云

書公羊注疏後 己亥

此書雖列十三經中能留意者絕少蓋公羊氏以經生之見測聖人而聖人幾爲亂名改制之尤今當聖道大明之日固夫人而知其說之謬矣雖然漢治公羊家者有醇儒焉有名臣焉讀一書卽能得一書之益今人見解議論遠過古人而行反不逮何也乾隆戊戌余讀春秋繁露旣已尋其脫簡審其譌文而正之余因思董生頗精公羊家言爲之沿流溯源則是書不可不讀獨恨何氏之識遠不逮江都故其說多苛碎不經之談而疏必爲之依阿其閒不敢直斷以爲非是此猶是漢人欲伸師學之見要其繆盩亦不待摘抉而後見也何氏文筆未善故其言多有晦僂難曉者疏獨能通之其所引春秋說與諸緯書俱已不傳後世亦賴是見其一二廁諸疏中視論語孟子猶當勝也閱起於臘之八日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始輟功云

方望溪鍾蔗經兩先生刪訂周禮訂義書後 辛丑

今上登極之初纂脩三禮望溪先生爲總裁選通禮學者爲纂脩大興鍾蔗經先生與焉名晚字勵暇官至禮部儀制司郎中蔗經其晚年自號也此周禮訂義乃宋樂清王與之次點所著其用朱筆點勘者蔗

經也。用綠筆審正者，望溪也。別其是非，擇所去取，蔗經先之。望溪成之。閒亦有異同焉。此正脩三禮時所相與衡校之底本也。計凡舊人禮說，皆當有望溪點定者。卽蔗經所刊脩，亦不止此。而此一書適爲烏程丁小正氏所得，出以示余，皆二公真跡也。余不及登望溪之門，獨於蔗經遊從最熟。及其老而依子宦遊也，余一見之於南昌，又見之於松江，又見之於江寧。詒余祭禮考一冊，今斯人不可作矣。觀其遺墨莊謹不苟，恍如見其爲人。望溪有評史記真筆，在北平黃氏，亦用綠色筆，與此正同。豈以此自識別耶？蔗經富於經學，著書甚多。其子觀察君居憂嬰疾，今不知何似。未知其能爲乃翁表章否也。偶繙此書，小宰六計弊羣吏之治，次點以康成六事廉爲本之說，爲不然。廉猶廉問廉察也。蔗經不刪，亦似有取爾者。意竊疑之。曰：聽曰弊，意已足。該何必變其文而曰廉？問其善乎？廉問其能乎？謂察爲廉，經無他比。六計具有功狀，聽之於始，弊之於終，其人已無可匿。何必如後世之寄耳目於人，使爲刺探，而後其真可得耶？記曰：大臣法，小臣廉。羣吏則小臣爲多矣。而曰廉非所貴乎？且廉訪之字，古亦不作廉。古作類惜乎當日不能就蔗經而請正之。今質之小正，幸有以語我。乾隆四十六年閏月十一日，後學盧某跋。

魏華父儀禮要義跋 甲寅

此書五十卷，世罕流傳。聚樂堂藝文目有之。朱錫鬯載之經義考，然未之見也。烏程嚴文學元照聞杭州汪氏新得此書，猶是宋刻，亟以二百六十千轉購之，甚寶惜。手鈔副本，以示索觀者。而刻本不輕出也。余至其家，始得見之。此書分段錄賈氏之疏，每段先標大指爲提綱，以下但載賈疏。魏氏絕無論說。余時爲

儀禮注疏詳校。取以覆對。其譌舛處。與近世本大略相似。朱子通解雖有改正。而亦未能盡。則知此一書之傳譌也。久矣。今此上方閒著溫本一二異同。不多見。其經注闕者。亦未之補也。然每段括其大要。使考究者易於尋求。則此書亦不可廢。以朱氏過目之書。廣博爲人所不易及。而今乃得見其所未見者。可不爲幸歟。

書校本儀禮後 丙申

昔吾從兄宇安兵部宏熹家居時。嘗爲人說儀禮。余時年尙小。但聞說牲體長脅短脅。與今世所稱無異。又謂宰相必用讀書人。茲言良不誣。亦因讀儀禮有感而發也。嗣後秀水盛君庸三世佐從余師。桑弢甫先生於南屏精舍講此書。盛君以所得著爲集傳。疏其凝滯。約其旨歸。余讀而善之。亦遂有志於是。以爲禮之節次。皆出於自然。苟得其一。不難以三隅反也。閒於賈氏疏。亦嘗訂正其誤。有出於館閣校本之外者。然以云融貫。則卒莫能自信。今年江都汪君容甫中語。余曾見宋本儀禮鄭氏注。與今本有異同。余因假其傳錄者以歸。卽用注疏本就文改之。然宋本鄭氏注。實與賈疏先後次第多不符同。當是賈氏未疏之前。所傳本不一。卽他經亦有之。然則此注自當單行。余乃就有疏本錄之。爲不審也。後之讀者。其勿以疏而疑宋本注之未是。庶幾得之。盛君於今本鄭注之誤。亦疑之。以爲當作某。今得本證之良是。於此益服其精思爲不可及也。兵部兄康熙四十五年進士。仕至郎中。適宗人有爲大司馬者。避嫌遂乞歸。一子早死。其遺書多散失。余曩所聞。特其淺淺者耳。盛君乾隆十三年進士。爲令雲南。有解銅之役。卒於江南。

儀徵舟次。其書之在亡不可知。其大略則錫山秦大司寇嘗取之載於五禮通考內矣。附著之。以見余之所以知讀此書者。實由於二君云。

於後知容甫所云宋本非真宋本也。其鄭注前後移易。乃據元敖繼公集說本耳。甲寅正月記

新刻大戴禮跋 庚辰

吾宗雅雨先生思以經術迪後進。於漢唐諸儒說經之書。既遴得若干種。付劄削氏以行世。猶以大戴者。孔門之遺言。周元公之舊典。多散見於是書。自宋元以來。諸本日益譌舛。馴至不可讀。欲加是正。以傳諸學者。知文昭與休寧戴君震夙嘗留意是書。因索其本。并集衆家本。參伍以求其是。義有疑者。常手疏下。問往復再四而後定。凡二年始竣事。蓋其慎也如此。余嘗謂此書之極精粹者。曾子數篇而已。而立事一篇。尤學者所當日三復也。博學而孱守之。余素服膺斯言。自為棘人。每誦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數語。輒不禁淚之盈眦也。孔子三朝記。其文不能閱深。疑出漢後人所傳會。學者當分別觀之。戴君丁丑年所見余本。即元時本耳。自後余凡六七讐校。始得自信無大謬誤。刻成覆閱。又得數事。今附見於後。以此益知學問之道無窮。心思之用亦無窮。庶幾來者亦將有所得乎此也。

哀公問五義篇。躬為匹夫而願富。案躬字疑。本是窮字。

夏小正篇。將閒諸則。案閒字疑。當作閑字。

保傅篇。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注。安或無隱。案隱字疑當作隔。下隱陵君同。

曾子立事篇。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案上注云。補謂改也。則此不當云不改。蓋當作補則不復矣。形近而訛。下文云。其下復而能改也。可知當作復字無疑。

曾子本孝篇。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案注中諫字。當作謂字。

武王踐阼篇。戶之銘曰。擾阻以泥之。案此語朱子亦謂不可解。竊疑擾乃變字之譌。服虔注揚雄賦。擾古之善塗堅者。王伯厚校此篇一無阻字。則當為變以泥之無疑。蓋擾亦本作攪。

形近易譌也。

衛將軍文子篇。主人聞之以成。注。公西赤聞之以成。家語云。衆人聞之為成主。或聲誤也。案此不見何字為聲誤。疑自

家語以下。後人妄增入。

又是卜商之行也。注。如斷言便能。案當作使能。形近而譌。

盛德篇。蒿宮注。木工之鏤。示民知節也。案之字當作不字。

文王官人篇。考其陰陽。以觀其誠。注。陰陽位隱顯也。案此注余初疑位乃謂字。因聲誤。今案當作猶。字形誤耳。

夏小正補注書後 辛未

夏商之書。傳者無幾。學者往往以不克盡見為憾。然即其零章斷簡求之。則古先聖王之大經大法。又未嘗不可得而見也。戴氏之傳夏小正。傳。去聲。可謂精矣。所辨析不過字句之閒。而有以通乎作者之本意。夫古人元非若後世之求工於文也。然道德有於身。則明天時。察物理。通人事。立國制。無在非性命之旨。寓焉而文。自從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氏。採金仁山之注。附於傳。而又為之說。今崑圃黃先生復因其本增訂之。以傳於世。吾觀先生之說也。於綏多女士。見夏道尊命。近人而忠焉。於豺祭獸。見夏之先賞後罰。

先祿後威焉。於其終篇再書隕麋角。而以為聖人扶陽抑陰之意。故於夏不言隕鹿角。且證之以易姤復之義焉。即微獨一代之大經大法。如公田入學之制。可以考見。而并其精微之蘊。亦如將見之。豈非讀書之善者哉。此書明王廷相、楊慎皆有纂輯。余未之見。見先生之說。當無以過之矣。有一二舛誤。蓋校者之未審云。乾隆十六年五月八日識。

書楊文定公大學中庸講義後 庚辰

公卒之明年。余方至京師。已不及見公。今來公之鄉。得交公之子蒼毓。應詢登公之堂。匪飾匪崇。公歷事三朝。宦蹟烜赫。而澹泊寧靜。不改寒士之素。於此亦可見。公自少即深究性理之學。李文貞主禮部試時。以此發策。獨賞公對為粹然。一出於正。自此成進士。從文貞受業。益極意於學。此乃公讀大學中庸有所得手。疏以質諸文貞者。文貞為點定。且評其後曰。圓融潔靜。枝蔓去而根本呈。其師弟之間。相契若此。此可見當時士大夫相深以學問。相漸以義理。為一時盛事。惜余生已晚。不及見。然一朝得見兩大賢遺墨。所言又皆聖賢之精義。抑亦可謂幸焉。公嘗揭經書言學指要示學者。其功在敬與義。其歸在於盡誠而達天。此以中庸知人知天為知人之所以為人。與天之所以命人者。智以開仁之先。明善為誠身之本。公之於學。不尊守章句。而獨得其要領。與朱子平日先知後行之言。正相脗合。而非為苟異也。豈徒詹詹治經生家言者之所能彷彿也哉。

趙邠卿注孟子。今所傳監本。汲古閣本。凡與疏相連者。多被增損。失趙注之舊矣。趙氏於每一章後。皆有章指。作疏者徑削去之。仍取其辭置於疏首。而又不盡用也。獨於章指所用事辭。往往於疏內具釋之。然則何以知章指爲作疏人所去也。其於恥之於人大矣。章具著之矣。云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是以疏內釋章指之語者。不一而足。當館閣校刻經史時。於此書未嘗前後契勘。於是見注無其文而疏乃爲之具釋者。則疑以爲衍文。或又以爲他書誤入於此。或徑刪去之。或雖刪而仍錄其疏於考證中。乃亦有疑今所傳趙注之不全者。衆論差互。皆不知有章指二字之名目也。乾隆辛巳。余從吳友朱文游。與處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菴校本。乃始見所爲章指者。獨於末卷缺如也。後見余仲林蕭客所纂五經鉤沈。亦復如是。更後乃聞有何仲子校本。則所缺者獨完。求之累歲不獲。今江都汪容甫乃始以其錄自何本者借余。遂得補錄。以成完書。計今年丙申。上距辛巳十六年矣。及老眼猶明。得還漢人舊觀。豈不大快也哉。更有孟子篇敍。亦出趙氏。世知之者蓋鮮。余意欲先鈔篇敍與章指。孤行而注之。爲後人增損者。亦不可不復其舊。誠得好古而有力者。合而梓之。則尤爲善之善已。疏非孫宣公所撰。而假託其名。宣公有音義序。作疏者即略改數語。便以爲正義序。此尤爲作僞之明驗。昔人譏其疎陋不足觀。非過論也。

附孟子異文 行者有裹囊也

曰伯夷何如

趙注無伊尹二字。今本有之。非也。

曰然則有同與

目有生民以來

未有能濟者也 古之爲市也

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

放勳日勞之來之

有攸不惟臣

事在

易而求之難

政不足與閒也

則使人導之出疆

無君字

王使人矚夫子

今作

今之事君者皆曰

此惟注疏本有皆字

無不知愛其親者

夫子之設科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善人焉

句讀之異

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句

有人不得句

雖由此句霸王不異矣

至大至剛以直句宜

與句夫禮若不相似然

使虞敦匠句事嚴

季孫曰異哉句子叔人名疑

十一經問對跋 丙申

此元時茂林何異孫所著也。黃氏書目云。設為經疑以為科場對答之用。今案何氏自敘其緣起。乃因小學訓導為學生承問失對而停職。故輯為是書以助蒙訓。非為科場設也。元時為校官者必先試而後授之。及至官不得不勉盡其教人之責。撰為講義以時示諸生。其弊雖亦文具而已。然賢者尚能舉其職。不賢者亦知顧其名。自今觀之。猶令人慨然思古風焉。是書固為教小學設。然其所訓亦有折衷儒先。擇取精當。而不唯以一家之言為墨守者。惡得而廢諸。異孫之履行。吾未知其詳。其云豐城開州治之八月。會二教諭於講堂。因言及按察責訓導之事。考豐城之升為富州。在至元二十三年丙戌也。書成而序繫以戊戌。則大德二年也。異孫蓋嘗為校官於豐城者。書中引王稼村先生講義。講莫春浴沂。為實周之夏五月。且云。於杭州府學講此一章。則稼村必是杭之校官。而郡志闕焉。其名不可考矣。志唯載何庚孫嘗為吾杭教授。竊疑庚孫必異孫之譌。惟其同官。故知之詳悉如此。是又當著之以諗夫脩郡志者。是書有通志堂梓行本。無何序。卷有更易。而後二卷闕文最多。今本係從元版鈔得者。乃毛子晉藏本。紙亦糜敝。然

猶有可據以補通志堂之所闕者。其儀禮中有兩條。本有問而無對。余爲足成之。此書於三禮祇略舉其
郭廓。不若論語、孟子之條析爲詳也。

五禮通考跋 癸未

天地閒一皆禮之所蟠。際乎五禮之用。猶夫四時五行之成歲功也。蓋嘗大較分之。嘉近於春。賓近於夏。
軍近於秋。凶近於冬。而吉實流貫乎四者之中。亦猶夫士之寄王於四時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之生
也。孩提知愛。少長知敬。蓋自三才立而禮卽於是乎肇端。有聖人作。爲之經緯焉。踵而成之者。未必皆合
於節文之中。然亦緣情而制。因義而起。苟擇其宜而審行之。固亦聖人之所許也。吾師味經先生。因徐氏
讀禮通考之例。而徧考五禮之沿革。博取精研。凡用功三十八年而書乃成。文昭受而讀之。其書包絡天
地。括囊人事。縷析物情。探制作之本旨。究變遷之得失。義未安。雖昔賢之論不輕徇。理苟當。卽豪末之善
亦必錄。窮經者得以息紛紜之訟。處事者得以定畫一之準。大矣哉。古今之菁英。盡萃於此矣。洵懸諸日
月。不刊之書也。夫昔之有事於綴緝者。通禮類禮。今已不傳。馬氏作者。但志王禮。而士庶則略。且於古有
今無。古無今有。及本無沿革者。皆不之及。凶禮有五。而徐氏但志喪禮。蓋規模大則節目益繁。精力固慮
有不逮也。先生之書。豈非獨冠古今者乎。顧說者謂士當求合先王之意已耳。而不必屑屑於既往之迹。
此大不然。孟子當籍去禮壞之後。故不得已而爲約略記憶之辭。孔子之時。文武未墜。則大小無所不學。
杞宋無徵。而夏殷未嘗不能言也。上考三代。下暨百世。所因之禮。損益可知。臚而列之。究其變。而常道之

不可易者益以著。以此知聖人之亦必有取於是書也。明矣。文昭惜學。竊快觀是書之成。敬識數言於簡末云。

廣韻跋 戊寅

此本錢版年月無可考。觀其獨避宋孝、光、寧三帝諱。脊、惇字皆缺筆。十九鐸內有廓字。無擴字。疑在寧、理二朝時所刊也。明時有內庫版行本。孫北海春明夢餘錄所載。凡二百五十五葉。今此五卷并敍計之。止百八十四葉。注已經刪整。朱錫鬯謂明中涓亦有刪本。然此本不避明帝諱。知非勝國所刊。目錄所注獨用同用。卷內多有異同。其分併處。亦非本真。吳下張氏重刊宋本注。比此爲完。而上平二十一殷作欣。去聲四十三映作敬。與此不同。殷與敬皆宋所當諱。而一避一否。此不可曉也。孫愐作此書。本名唐韻。祥符重脩。始易以廣韻之名。而鼂公武讀書志。卽以廣韻爲孫愐增加陸法言之書。豈誤記耶。抑廣韻卽唐韻本無分別邪。明末嘉定陸元輔自言於范秋濤處。得見唐韻五冊。此本如在。安得好事者求而表章之。

張萱彙雅前編書後 癸巳

考明史藝文志。此書尙有後編。今此特前編耳。有吳郡趙頤光家經籍八字印。頤光卽宦光。字凡夫。乃著說文長箋者。此書有硃墨字。皆其筆也。末復篆十二字。己酉三月廿二下。春天階館閱書。刻於明神廟之三十四年。歲在乙巳。己酉卽其後四年耳。萱好大言。其題辭云。余爲字鱗。計非十年不敢出。然一出當令古今字書皆廢。凡夫題其上云。果可廢。則吾書亦廢矣。快哉快哉。其然豈然。案凡夫之爲長箋。亦自矜詡。

而顧寧人頗挾摘其疵謬。古人所以有目睫之論也。通篇俱有句讀標識。則本朝康熙辛酉歲常熟許玉森所加也。有數字識卷末。



抱經堂文集卷第九

跋二

書吳槎客所藏不全宋本漢書後

汲古所梓漢書。當是據北宋本。此疑是南宋本。誤字亦少。汪文盛本殆亦從此本出。今世所通行者。顏注尚有脫落。何論蕭該、子京、三劉。而此獨全。可寶也。然余則謂設使當世有重雕者。其款式自當依此。其文字有斷然知其誤者。不必因有宋人校語而反改不誤者。以使之誤。在擇而取之可也。如是。將使後人寶我朝之本。轉勝於寶宋本多多矣。余老矣。槎客強力有餘。當亟圖之。余亦當蠶沒少佐其成焉。

竹書紀年統箋跋 辛未

歲辛未。余館北平黃崑圃先生家。先生門下士知名者衆。顧獨詫癸卯主江南試所得三人。曰任翼聖。啓運。陳亦韓。祖范。徐位山。文靖此三人者。其學皆博而醇。且曰。人但侈榜中有狀元。孰若得一二不朽之士哉。任既宦達。名益著。陳、徐亦並以經學徵。陳老不至。徐君年亦八十五矣。健獨應徵。此書迺其近著也。一日徐君來。先生令余出見。先生家多客。而獨徐見者。此先生待余意不薄也。他日至其館。猶握三寸管。低頭著書不輟云。此紀年統箋者。徐君所著書之一也。紀年舊有沈休文注。乃後人取宋書符瑞志附益之。非注也。今徐君始與之疏通證明。疑者得以渙然冰釋。然他書引紀年文。自晉建國以來。以晉君始立之。

年爲元。戰國時則以魏君始立之年爲元。而今本皆一以周王之元爲元。疑後人改之。非其本真也。然各本並同。亦無由復其舊矣。史記注中又往往以年表爲紀年。非此紀年也。昔譙周作古史考以糾史遷之謬。司馬彪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今余方著史記續考證。未竟得此書以相參覆。庶可無憾矣。

題越絕後 辛未

此書爲漢更始、建武之際、會稽袁康之所作。又屬其邑人吳平定之。觀其篇中離合姓名而知也。而王仲任論衡案書篇稱會稽吳君高之越紐錄。向、雄不能過越紐卽越絕。君高卽平之字無疑。則以是書專屬平所撰矣。其首篇乃託之子貢。復託之子胥。且以小藝之文。未足自稱爲言。其所載略與吳越春秋同。蓋雜採諸書而成。故往往有異文駁義。如伍胥又以爲申胥。逢同又以爲馮同。類參錯不一。康行事無所考。然由此書以想其爲人。蓋其生適當雲集龍鬪之時。負其奇氣。欲有所試。而卒不爲人用。故無所表見於世。乃借胥、倪、種、蠡之事。會萃增益之。以發抒己意。云爾。雖其自言欲竊附於春秋。而實不離乎短長家之餘習。其文奇而不典。華而少實。且亦多庸猥煩複。蓋其辭又出國策下矣。予偶得明張佳嗣校槧本。後又得吳瑄本相參校。吳本有脫文。張本皆就其闕補之。至不能補者。乃作一方園。予意所脫必不止是。吳本僅空一字者。乃轉寫既久。失其所脫字數故耳。不當僅作一方園於中也。乾隆十六年五月三日識。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越絕荆平王內傳第二。越絕外傳記吳地傳第三。今本次第如是。然案本事篇以

越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問。其末篇又云。始於太伯。次荆平。次吳人。次計倪。次請糴。次九術。次兵法。終於陳恆。是皆以太伯爲第一。案吳地首稱太伯。當卽此篇。然今本次在第三。其下次序皆不相應。豈爲後人所貿亂歟。

其最無理者。如稱舜用其仇而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鄙倍至此。他如論堯。舜不慈孝。皆不可訓。舜不聞有兄。獨此書稱舜兄狂弟傲。可以廣異聞云。舜後母下或當有弟字。但有庠之封。在有天下之後。與所言亦不合。

中興館閣錄續錄跋 丁酉

古人居其官則思舉其職。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余雖忝竊清華。而當其時不能多購書。若洪氏之詞家諱苑羣書。亦解組後所傳錄也。今又得此書。復校而錄之。年六十有一矣。玉堂天上。余之徘徊慨想。情有倍深於歐公者。顧不能成一書以頌颺本朝列聖恩禮之盛。常用內疚。秀水朱竹垞氏有瀛州道古錄。亦未之見。此書宜在所取材者也。卷或脫亡。篇第疑亦有顛錯。無所取以補正。游侶楊万里之名。自是本來如此。他人則有作似作萬者。而此二人獨不爾。可據之以正宋史也。

書鈞磯立談後 丁酉

此書南唐國亡後記其興衰之概。不知何人著。或云是史虛白。其自序云。叟山東人。清泰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父子皆不以進取爲念。書中有云。山東有隱君子者。與韓熙載同時南渡。以說于宋齊邱。齊邱引以見烈祖。擢爲校書郎。不能用其言也。於是放意泉石。遂卒不仕。此殆卽其先人歟。是書於忠佞功罪之

迹可稱實錄。徐鉉等撰江南錄，誣潘佑之死以妖妄。叟雖未見其書，而疑其必有曲筆。爲書佑以直諫死，使後之人不信其謬悠。其用意抑何至也。序云得百二十許條，今計之祇三十條。然要領已無不盡，且相傳止一卷，未必本書多於此三倍也。曹氏刻本多譌脫，此本爲何小山所傳較完善，因傳錄之。

夢梁錄跋 丁酉

宋南渡以臨安爲行在所，其後乃遂安於是也。朝廷之儀式，與夫里巷之風俗，日增月新，殆將跨汴京焉。是書爲錢唐吳自牧著，當宋社已屋而爲之追述，其盛題云夢梁，意可見矣。序無紀元，而但書甲戌。若在咸淳，則故都尙無恙也。閱一甲子，則當在元順帝時。斯時元之爲元，不猶夫宋之季世也哉。汴亡而夢華作，其地已淪異域。孟氏特仿像而得之，今茲所紀，則皆耳目所素習者。鐘虛不移，井邑如故。凡夫可欣可樂之事，皆適成可悲可涕之端。作者於此，殆有難乎爲情者焉。浙江通志載此書十卷者，非全本。今從蘇州吳伊仲秀才翊鳳處借得此書二十卷，乃足本。令人錄而傳之，脫誤尙多，惜無別本參正云。

書歸潛志後 丙申

此書記金源人物文雅風流，殊不減江以南。卽一二諧謔語，亦多有可觀。讀者皆知愛之。余謂京叔際危亂之時，國亡之後，幸而完歸，追述交游聞見，以著爲是書。脩金史者，亦頗取裁於是。乃其論一代之盛衰，與其所以亡者，實爲確當。可爲後來之龜鑑。其言曰：章宗政令脩舉，文治爛然，稱極盛矣。然文學止於辭章，不知講明經術，爲保國保民之道。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多預政，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

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此所以啓後嗣之弱也。噫。金之盛衰相倚之幾。此數語者。實盡之矣。又自言經喪亂後。乃識溫飽安逸之味。斯言也。亦可以醒人人。誠能知此。則躁擾之胸可平。而奢競之緣亦無不可淡矣。真閱歷有得之言哉。錄竟。因爲識數語於簡末。

兩漢刊誤補遺跋 甲午

曩余讀漢書。見監本所載宋人校勘語。大率淺陋居多。甚有鹵莽滅裂。不考原委。不究體勞。於本無可疑者。而亦疑之。刪改憑臆。傳布至今。館閣有考證之作。駁而正之。未盡也。余嘗思前人豈無見及此者。今得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讀之。而不勝躍然喜也。吳氏自以後進不欲斥言前輩名公之失。而曰補遺。不曰糾繆。此其用意良厚。於劉氏離句之誤。則曰或傳錄使然。蓋雖辨駁之中。而仍不失謙退之意。其所徵引。鑿鑿皆有據依。又可通於他書。蓋不僅史漢之功臣。三劉之爭友也。惜重校經籍刊刻時。未及見是書。故所載一仍監本之舊。而於此書未嘗稱引及之。世之知此書者。絕鮮。余乃今見之。始知後人果不可輕量前輩也。所借本多譌字。余稍爲正之。而後錄之。儻與我有同好者。欲爲傳鈔。余不敢靳。至斗南出處。已見秀水朱氏跋中。茲不復及云。

新唐書糾繆跋 辛卯

此書言新唐書之脩也。其失有八。誠後代作史者所當鑒也。中閒糾正書事不實。體例不當處。固難爲歐宋解。然亦有率意抨擊。絕不細審其前後語意者。今略舉數條於此。如武惠妃謀陷太子瑛。張九齡執不

可。時九齡已爲相。妃故但說以宰相可常處。不云宰相可得也。太子之廢。在九齡罷相後。故云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正言終九齡在相位日。太子尙不廢也。吳氏乃誤解。卒九齡相如云。卒以九齡爲相。又誤截。太子無患句。不復與上文相承。遂譏云。太子竟廢死。安得云無患哉。此誤糾者一。李栖筠傳。有方清阻亂一節。吳氏譏云。栖筠是時爲常州刺史。且無討伐之職。而方清自是蘇州土豪。依阻黠。歛。詔自委李光弼討平。與栖筠無所干預。何爲乃見於其傳乎。此當載之光弼傳也。案此亦吳氏不細讀下文之過。此段乃事之緣起。非正敍方清也。案栖筠傳。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下云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卽拜栖筠浙西團練觀察使。圖之。此其所以載栖筠傳也。方清之亂。帝特使光弼分兵討之。許杲卽其所遣之人矣。光弼並不自行。何云當載光弼傳乎。此誤糾者二。又張孝忠子茂宗。詔尙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爲子親迎。卒於京師。遺言句成禮。此情事本極明白。吳氏乃誤疑亡者爲孝忠前妻。其入朝者爲後妻。旋又疑亡者未久而孝忠不應卽娶。朝廷亦不應以妻待之。史官亦不應以妻書之。謬悠可笑。此誤糾者三。亦有因一字筆誤。過於辭費者。如李泌辭大學士云。張說爲之固辭。至崔圓亦引說爲讓而止。此皆泌之言也。引說誤寫引泌。吳氏遂疑其脫字必多。全不可考。卽明知其誤。如蕭嵩代張說。因與李銳文相涉。說字亦誤作銳。而吳氏糾之。凡三百八十餘字。不太辭費乎。然其論之正者。則固未可沒也。余初借得本。其序文首一葉。不知何人僞撰。後又借得完本。乃從海虞趙開美校刻本影鈔者。序及表皆完。然末卷柳宗元傳以下六條。失其本文。復雜取他卷中已見者綴其後。余故薙

之俟他日讀新唐書案吳氏之目以尋之或尙可得也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庚申鬯菴盧某書

後得吳中
舊鈔本

咸淳臨安志跋 丁酉

始余之鈔是書也不得善本求之他氏亦復然更一二年間友人鮑以文氏乃以不全宋刊本借余向所闕六十五六十六兩卷獨完然具備余得據以鈔入雖尙闕第六十四第九十及最末三卷然視曝書亭所鈔則已較勝矣宋本前有四圖但字已多漫漶余請友人圖之其依條有字跡而不可辨者余以方圍識其處又校對其文字異同始知外間本刪落甚多顧力不能重寫則以字少者添於行中字多者以別紙書之綴於當卷之後且注其附麗本在何處庶來者尙可考而復焉噫世閒之書若此者多矣書賈圖利往往妄有刪削以欺人其流傳甚易真本益微矣古人以讀書者之藏書爲最善其不以此也夫

嘉泰會稽志跋 甲午

會稽志二十卷以陸務觀序考之當時郡大夫與鄉之人士共事於斯而始終之者通判施武子宿也務觀亦與焉余旣鈔得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因并鈔是書爲其無別於後來諸志本其書成之年標其目曰嘉泰會稽志猶臨安志之稱咸淳也武子嘗注蘇詩高出王龜齡之上至今學者重之務觀文筆尤爲南渡宗匠此書詳簡得中紀敘典核臨安志尙有諂權姦揚己績之失而此無有要非施爲主而佐之以陸不能鑒裁精當若是武子嘗知餘姚縣脩捍海隄此當直敘其事使後來者可圖其繼不可與自功者一

視文昭先世由餘姚遷杭州。故於此二志。尤鄉邦文獻之所繫。不敢不惓惓焉。又梁國張湜有續志八卷。今書後僅載其序。而其書不可得見。仍當訪求補錄。以還舊觀。此外郡之隸吾浙者。尙有九考之於宋。志嘉禾者有岳珂。志吳興者有談鑰。志四明者有羅璿。志赤城者有陳耆卿。志東陽者有洪遵。志信安者有毛憲。志新定者有錢可則。志永寧者有陳謙。志括蒼者有樓璩。其書或在或亡。不可悉知。儻或得見。猶當傳錄之。近代所脩。皆詳於今而略於古。則欲知古者。於舊志曷可少哉。乾隆三十九年。歲在甲午。冬至前一日書。

蠻書跋 戊戌

蠻書十卷。唐安南經略使蔡襲從事樊綽所錄以上進者也。凡管內山川道里以及詔賧等種族事迹風俗物產。一一可考。其書久失傳。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中鈔出以行世。乃得見焉。嘗謂夷蠻爲患。未有不。由中國失撫馭之所致也。綽以一從事。而明目張膽。敢歷舉前政之失。以上聞。可不謂忠於爲國者哉。其言曰。自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擅罷林西原防。冬戊卒。以致洞主李由獨爲蠻所誘。乘釁而起。又言李象古。李涿。相繼誅剝。令生靈受害。又言數年之間。當州鎮釐革。南詔入朝。人數郵傳殘薄。以致入寇。本使蔡襲全家并元從悉殞賊所。綽亦中箭。攜印浮水渡江。其長男韜及家屬皆陷蠻陬。綽之進此書也。實望廟堂鑒前轍而籌長算焉。實亦後世之所當奉爲著蔡者也。此書多脫誤。雖略爲是正。而無別本可對。意終歉焉。然如閻羅鳳之世次。則可以正新唐書之誤云。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八日。坐可怡亭書。

書西藏見聞錄後甲子

西藏古吐蕃地也。唐宋迄明，叛服不常，獨向化於我朝最早。百四五十年来，恭順不替，列聖之所以攘其寇害，卹其患災，而休養生息之者，雖在萬里若門庭，然雍正閒，懲準噶爾之擾，使大臣良將鎮撫之，峽江蕭君名騰麟，以韜鈴成進士，宦川北，乾隆二年，以副戎移駐其地，之所謂槎木多者，蓋西藏之門戶也。治軍暇，爲詳紀其土地物產風俗之殊異，爲二十門以括之，名曰西藏見聞錄，令嗣錫珀梓行於世，頃以示余。昔漢班勇威行西域，而其所記諸國事迹，范史卽本之以爲傳，君之書，其不然乎。然余獨於書中見君澤及枯骨一事，爲之憮然感，肅然頌君之仁焉。其俗，人死，刳剔之，屑和之以飮犬，此猶必有財者，方能使入爲之，貧者，則棄之溝壑。君至，募番人拾二十餘籠，瘞之高阜，以後，月一行之，在鎮五年，所瘞不知其數，始則土人相駭，以爲異事，君導以天性之愛，聳以律法之嚴，久之，其人意惻惻，亦若有動者。迨君之去，若失慈父母然，於戲，君不以異俗難化，鄙其民，而欲以王道漸移易之，此其運量爲何等也。軍旅之治，斥候之謹，不足以盡君，卽文墨之兼優者，亦豈足以爲君譽哉。嘗思人性不甚相遠，而每囿於其習，苟能動之以天良，示之以禮教，不必聖人而始化也。在昔邊徼之地，若交趾九真，之在漢時，固亦不知禮法，自錫光任延爲之守，而俗一變，史以爲領南華風，自二守始。君以武臣能上體聖天子仁覆罔外之德意，引其孝慈惻隱之善性，而陰消其鷙害獷悍之萌，此其識甚大而遠，而綏輯底定之功，乃在於無形也。使當二守之任，豈不能爲二守之所爲哉。余故表而著之，使來者知所慕焉。

水道提綱跋 丙申

此書天台齊息園先生所著也。先生名召南，字次風。乾隆元年中博學宏詞科，入詞林，命課諸皇子，讀墜馬骨幾折，以禮部侍郎致仕。主浙江敷文書院講席最久，以族匪連逮，訊明釋歸，未幾卒。此書二十八卷，先海而次及諸水，於諸水先經流而次及支流之巨者，至支中之支，則附見焉。自畿甸暨天下郡縣藩衛，凡聲教之所通者，罔不尋源訖委，秩然具列，兼以度之東西，極之南北，較其差數，則尤爲易考也。昔鄭漁仲謂志地理者，必以山水爲主，以郡縣可更，而山水不易也。然水之性容有不常者，加以名稱古今各別，非確然有證者，固亦不能定其爲卽古之某水也。是書支分條析，絲聯繩貫，有證者實之，無證者疑之，人以其爲先生第取各郡邑志而輯綴之，然其中亦有正郡邑志之誤者，則歷代之史與夫諸家地理之書，罔不參考，可知也。至其兼天以言地，則更出於漁仲所見之外矣。第臺灣在閩海外，而先生敘次，稍不如粵東瓊郡之詳，則亦似尙有當補者。至於蒙古部落等名，新有更定，先生不及知之矣。他如僧哭勒河，當爲僧枯勒河，哭路鄂模，當爲庫路鄂模，諧音取字，宜有趨避，不便襲用舊文。至書中有忞字，當卽舉字之省。文集韻有岌字，又有駮字，當卽站字之俗體。舉字亦字書所無，古但作奧，而今吳越閩廣閒，或加山，或加水，見於名人著作者，不一而足。故今亦不得而削之。今人名傳置之處，曰站，亦非古訓。然駮字實未經見，字更有或脫或譌，以余所知者，增正十餘處。是書棗於其門下士浦江戴君兄弟，殿海、殿泗，以其本貽余，故得而卒讀焉。若戴君者，可謂不負其師者與。

書徐霞客遊記後 丁酉

霞客遊記楊文定公有手鈔本。余前在江陰。其家以臨鈔副本畀余。置之篋中。不暇竟讀也。今年徐之族孫筠峪鎮刻成十大冊。各分上下。又以貽余。余老矣。無能徧游宇內名山大川。聊以此作臥游。是不可以不讀。霞客性好奇。誠未免太過。而能見重於黃石齋。有某鄉官欲與之相見。知其魏闥黨也。避不往。莫曾據歸順。鎮安兩土司之地。而慨當事之姑息貽患。又覩緬甸之強。有深慮焉。則其負性直介。而又非全闕經世之務。徒爲汗漫遊者比。此記所遊歷。直書卽目。非有意藻繪爲文章也。知言者亦正以其真而許之。然大約類形家者言爲多。霞客之遊。裹糧無多。屢瀕於困。而迄獲濟。疑若神助。其記巡按官一遊洞。而居民受科斂之患。費金二百。山水之趣。誠非高牙大纛者所可兼而有。此又在位者所當聞而知戒也。筠峪合諸本相讐校。洵善矣。而繡梓尙未盡工緻也。卷之前。元本閒有摠敘其所歷。以爲提綱者。今刻本去之。似少眉目。雖足山志中諸詩。及石齋諸公之詩。凡鈔本所有者。似亦非後人所當削也。削之則仍非全書矣。余故仍以楊氏所貽之鈔本爲善本云。

城東雜錄跋 丁酉

吾杭人也。旣冠卽客遊。不能久居於杭。親炙鄉前輩之餘論。又無暇網羅遺文墜事。以備一鄉之典故。今忽忽老矣。意殊慊焉。此城東雜錄二卷。乃厲樊榭徵君之所輯也。徵君居東園。在杭城之東。故所錄亦因以爲斷。吾祖居在東里坊。其北則艮山門。其東南則慶春門。於東園最相近。桑菴甫先生之居在焉。先君

子從幼往來。里人有雙先生之稱。後之人有續錄者。亦可以爲東城重矣。吾祖居。卽所謂數閒草堂者也。今吾弟居之。而吾終年旅羈。宅猶未卜。憶曩從弢甫先生客中讀杜詩。至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之句。恍然卽東園風景也。故鄉殊可念。倘有惠我買山貲者。吾其就東園以終老乎。

書錄解題跋 丙申

直齋陳氏書錄解題二十二卷。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中鈔出以行。其持論甚正。如顏氏家訓。以其崇尚釋氏之故。不列於儒家。又以前志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等書。皆充樂類。與聖經並列爲非。當入於子錄。雜藝之前。又言白玉蟾輩。何可使及吾門。其人殆稜稜嶽嶽。識見大有過人者。不獨甄綜之富。考訂之勤也。陳氏名振孫。字伯玉。湖之安吉縣人。嘗倅莆田。宰南城。守嘉興。台州。端平中爲浙東提舉。治會稽。是書中一一可考見。馬貴與旣取其書以入通考。而不用其言。顏氏家訓仍列儒家。樂府雜錄、羯鼓錄仍列經部。而目錄一門。又不將陳氏此書載入。其能免於紕漏之譏乎。乾隆己卯。余讀禮家居。友人見示此書。僅自楚辭別集以下。而其他咸缺焉。乃秀水朱氏曝書亭鈔本也。今距曩時十八年。而始見全書。殊爲晚年之幸。陳氏未嘗入館閣。僅據其所見以爲是書。故卷數或多或少。不必盡合於國史。又鼂氏讀書志有袁本、衢本之異。通考所載乃衢本。而海寧陳氏所梓者乃袁本。又通考有元至大閒本。本朝有武英殿本。兩者皆勝他本。今校者似但据俗閒本也。余客居鍾山。幸以課讀餘閒。少爲補綴。幾自忘精力之不逮前矣。

此書外間無全本久矣。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中鈔出，分爲二十二卷。余既識其後矣。丁酉王正復得此書，子集數門元本於知不足齋主人所，乃更取而細訂之。知此書唯別集分三卷，詩集分兩卷，而其餘每類各自爲卷，雖篇幅最少者亦不相爲聯屬。余得據之定爲五十六卷。元第詩集之後，然後次以總集，又章奏、又歌詞，而以文史終焉。其他次第，並與館本無不同者。其雜藝一類，校館本獨爲完善。余遂稍加訂正而更鈔之。余自己卯先見集部元本，越十九年而更見子部中數門，則安知將來不更有并得經史諸類者乎？取以證吾所鈔者，庶有以明吾之不安爲紛更也已。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

跋三

書荀子後 丙申

曩余於乾隆四年以事羈餘姚寓周巷景氏東白樓中抽架上有楊倞注荀子一書遂手鈔之爲巾箱本諸子自老莊外唯此爲得之最先也世之譏荀子者徒以其言性惡耳然其本意則欲人之矯不善而之乎善其教在禮其功在學性微而難知唯孟子爲能卽其端以溯其本原此與性道教合一之義無少異矣然而亦言忍性則固氣質之性也又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則在孟子時固有執氣質以爲性者荀子不尊信子思孟子之說而但習聞夫世俗之言遂不能爲探本窮原之論然其少異於衆人者衆人以氣質爲性而欲遂之荀子則以氣質爲性而欲矯之耳且卽以氣質言亦不可專謂之惡善人忠信固質之美者聖人亦謂其不可不學學禮不徒爲矯僞之具明矣荀子知夫青與藍冰與水之相因也而不悟夫性與學之相成也抑何其明於此而暗於彼哉然其中多格言至論不可廢也余後得版本不甚精曾以他本校一過今年得影鈔大字宋本後有劉向校錄奏一篇并其篇目在未經楊氏改易之先最後兩行一題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一題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此當在宋英宗時奉勅校定者寫極工楷而譌錯亦復不

少。然以校俗閒本。則此本字句尙未經改竄。余亟取以正余本之誤。蓋十有八九焉。向嘗疑王深寧詩考引荀子。與今本多不合。至是始釋然。知王氏所見之本。卽此未經後人改竄之本也。議兵篇有而順暴得勇力之屬句。注雖依文爲解。然相其文勢。似不當爾。江都汪容甫謂其上有脫文。下有爲之化而愿。爲之化而公等語。則此亦當是爲之化而順。其上文則無由知之矣。宋本分章處俱提行。於大略篇獨否。此則當倣前例爲之離絕者也。歲月如流。迴憶三十八年前事。若在夢境。而白髮明鏡。手此一編。摩挲探討。不自意得見善本。疑若有鬼神爲之賜。抑何幸歟。

書校本賈誼新書後己亥

新書、非賈生所自爲也。乃習於賈生者。萃其言以成此書耳。猶夫管子、晏子。非管、晏之所自爲。然其規模節目之間。要非無所本。而能憑空撰造者。篇中有懷王問於賈君之語。誼豈以賈君自稱也哉。過秦論史遷全錄其文。治安策見班固書者。乃一篇。此離而爲四五。後人以此爲是賈生平日所草創。豈其然歟。脩政語稱引黃帝、顓、嚳、堯、舜之辭。非後人所能僞撰。容經、道德說等篇。辭義典雅。魏晉人決不能爲。吾故曰。是習於賈生者萃而爲之。其去賈生之世。不大相遼絕可知也。此乃漢魏叢書中本。近借得前明兩刻本。一是宏治乙丑吳郡沈頴刻本。校者爲毛斧季。又一刻本雖無沈頴名。而其實卽是沈本。爲之校者。吳元恭也。兩校皆據宋本。是正。今觀宋本科段字句。有絕佳者。而譌脫處亦致不少。兩君一無持擇。疎矣。又有明正德年一刻本。題爲賈子。與宋本相出入。有欽遠猷者。合郴陽何燕泉本。長沙本。武陵本。而爲之審定。

以去非從是。其勤甚矣。而義亦不能盡得。其間有爲後人出己意增竄者。誦之頗似順口。而實非也。余殫旬日之勞。合三本以校是書。其不可讀者。不及十之一焉。有所因則易見功也。宋以前所增竄者。疑亦不少。此則不敢去。恐其錫糠及米也。捨宋本而從別本者。著之意有疑者。亦著之。若專輒而改舊所傳。則吾豈敢。乾隆四十有四年。冬至前四日書。

李軌注揚子法言跋 王子

今俗閒所傳五家音註法言本。雖以李軌爲首。而以法言每篇之序。升之章首。則依宋人宋咸所更易。非復子雲之舊矣。夫序在卷終。史記漢書皆然。李本獨未殺亂。可貴也。文昭於乾隆乙巳。借得江寧嚴侍讀道甫本。乃李氏一家之注。不爲俗本刪易。因亟度於家。書閱八年。復假江都吳太史澄塾。紹濬。本覆校。始能自信無誤矣。其書有何氏義門跋云。絳雲樓舊藏李注揚子法言。序篇在末卷。未淆本書次序。後轉入泰興季氏。又歸傳是樓。康熙己亥。心友弟偶獲見之。讎校譌字。寄至京師。冬日呵凍自校此本。他日餘兒苟能讀之。乃不負二父殷勤訪求善本。以貽後人之意也。閱此跋。乃知此書流傳本末。余今年七十有六矣。目眇神昏。而復自力爲此。亦不專望於子孫。第使古人之遺編完善。悉復其舊。俾後之學者。亦獲得見完書於余懷。不大愜哉。

書鶴山雅言後 丁酉

此宋稅與權巽甫記其師魏文靖之言也。卷軸雖無多。而釋經析理。正文文字。考制度。亦略備焉。巽甫又錄

文靖與袁蒙齋書之語於篇端。謂學人驚於高遠者。則惟以直指徑造爲能。溺於卑近者。則又但以記誦辭章爲事。必合內外。貫精粗。始可以言學。觀此言。可以知文靖一生爲學之大旨。讀此書者。亦可以推類而自求之矣。余從吳門朱氏借得元至正年金天瑞梓本。字極精楷。而錯誤不免。因以所知者略訂正。而錄之。版舊藏鶴山書院。余嘗按試靖州。過之。想先生之遺風。而求其書。則舊版已亡。惜乎。當其時不能得。是本而爲之翻梓。以迪此邦之士也。

荷亭辯論跋 乙未

往時見章楓山與東陽盧正夫書。議其著論之失。私亦疑其用意過當。或有未純。近乃得荷亭辯論觀之。始知其覃精研思。實有灼見。唯理之至是者爲歸。不輕徇古人。此乃其所以深信古人也。百年前蕭山毛氏立論。務與朱子駁。幾於戟手裂眦相向。微論其所言非也。卽其氣象。已迥與儒者不侔矣。前輩山陰沈徵君冰壺。清玉尙沿其餘風。余嘗微諫之。徵君大笑而起。朱子之視聖人。固當不同。謂其言一無可議。是無所用其思者也。因一二未安。而遂并疑其餘。夫豈可哉。此書論經。而兼及古今之事績。往往多創獲。讀之犁然有當焉。聞有與朱子異者。夫非好爲異也。反求之而實有所不愜云爾。此書明史不載。儒者亦鮮傳。余從同邑宗人信波解元。潮生處鈔得之。以爲如此書。庶無嫌乎爲異。且恐世人尊朱太甚。一聞有異同。便以爲必無可採。則深昧作者之意矣。余故欲諗夫好學深思之士。而與之共讀焉。毋使徒爲不知者詬病云。

書學部通辨後已已

此書別朱陸之學之異較然明白。學者熟觀之。庶不爲曲說所誤。夫人而欲爲陸氏之學。亦第守陸氏之說可耳。而必曰朱子亦若是何居。蓋篁墩陽明諸人。雖陸氏是宗。然亦知朱子之不可攻也。不可攻則莫若借以自助。於以搖蕩天下之學。朱子者使亦頽首以就吾之範圍。而莫吾抗。若曰子之師且不吾異。子獨焉異之。陸氏之學之所以盛。實由於此。而朱子之學幾絕。自此書出。知二家之學。必不可強同。陸氏之學。實出於禪。蓋終其身弗變也。而朱子則屢變而始定。故有始同終異。絕無始異終同。觀其援據詳確。爬抉底蘊。而陸氏之爲禪也。信然。吾怪夫人之惑。固有不可解者。近時人又有爲陸子學譜。及朱子晚年全論。朱子不惑錄等書。不過復襲程王之唾餘。而少變其說。以爲朱子晚年其學與陸氏合。其論與陸氏異。此語更齷齪不足辨。顧反痛詆此書。無知之人。道聽塗說。是誠何心哉。

書鵬冠子後 庚辰

鵬冠子十九篇。昌黎稱之。柳州疑之。學者多是柳。蓋其書本雜采諸家之文而成。如五至之言。則郭隗之告燕昭者也。伍長里有司之制。則管仲之告齊桓者也。世兵篇又襲魯仲連遺燕將書中語。謂其取賈誼鵬賦之文。又奚疑。近迭篇載龐子問聖人之道何先。曰先人。人道何先。曰先兵。噫。此可謂知道乎。彼所稱誠淫詐遁者。亦襲孟子子語。殆不能自免矣。

書陸農師解鵬冠子後 丙申

鷓冠子其人蓋生於末世而明於情事之變者也。故其言曰：以利爲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嗚呼！何其辭之蹙也。又曰：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此言其勢不足以相勝也。然嘗謂君子者，亦自行其志而已。奚論小人之愛憎乎我哉？帥可奪也，志不可奪也。以勢而言，賤固不勝貴矣。然理之至是者，自常伸於天地間。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如鷓冠子者，蓋徒見其末而不循其本者也。宋人黃東發斥其聖人貴夜行一語，此又不可以辭害意也。此卽中庸言不見不聞之意也。若其所謂無欲之君，不可與舉者，乃大謬爾。陸農師解是書，能增成其是，而不回護其非，其於小學功尤深。故往往有依字形立解處，最爲釋書之善。然秦鴻篇云：物之始也，瀕瀕。至其有也，錄錄。俗本瀕瀕作傾傾。陸便望文爲說云：傾傾未正之貌。不知秦鴻取元氣鴻蒙之義，自當以瀕瀕或鴻鴻爲是。陸解非矣。頃因江都汪容甫向余借觀是書，遂順取翻閱一過，而後郵之。其字下注或作某者，多卽其字之古文云。

聚珍版本鷓冠子書後 丁酉

陸農師注鷓冠子，余已爲說書其後矣。今年鮑君以文以武英殿聚珍版本贈余，余覆閱一過，與余先所得本無甚異。其博選篇云：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樂嗟苦三字本缺。校者謂據他本增入。案陸注云：樂則嗟之，苦則咄之。其語頗與正文相合。然余向見宋人黃東發日鈔載此句，則是謳籍談咄，不謂樂嗟苦咄也。又王鈇篇云：家里用提。注引公羊傳：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提今刻作提。校語云：提一本作提。今本公羊傳亦無提月之文。余按徐堅初學記晦日條下引公羊傳：正作提月。是陸氏所見，尙與唐時本

不異。今本公羊乃作是月。後人將反以提月爲誤矣。又其罪有司而貳其家。本注有其人爲首。其家爲貳八字。今本無之。又參於兩閒四字。本注在天子執一以居中央下。而今以爲正文。又天權篇注引列子亦微有更動。不似元文。至凡一本作某字云云者。此非農師所加。其中有絕無義理者。大可刪去。館閣新出書。余力不能購。今僅有此。當寶而藏之。

鬼谷子跋 甲寅

鬼谷子。小人之書也。凡其捭闔鉤箝之術。祇可施於闇君耳。其意欲探厥意指之所向從。而巧變其說以要結之。使得親悅於我。膠固而不可離。千古姦邪之愚弄其主者。莫不如是。彼豈待教之而後知。學之而後能哉。其用術一一與此書闇合。未必皆見此書也。來鵠有云。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不讀鬼谷子書者。皆得自然符契也。茲言信矣。及觀其施於常人。亦必在於昏邪庸怯之輩。其言曰。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淫僻。以道爲形。以德爲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卻而去之。觀此言。是亦自知其術遇正人而窮也。又其抵巇篇云。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此非遇明君治世。所挾之術。皆無所可用乎。夫古大臣之立朝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耳。焉有務爲固結之術。如此書所云者。故曰。此小人之書也。或問曰。如此。則是書何以不毀。曰。凡夫姦邪之情狀。畢見於斯。爲人主者。不可不反覆留意焉。庶幾遇若人也。洞見其肺肝。然彼欲以其術嘗我。而我得以逆折之。是助上知人之明也。何可毀也。吾甚惜其方寸之閒。神明之舍。惟詭譎變詐之是務。而終不免於窮。亦何苦而爲此。孟子云。爲機變之巧。

者無所用恥焉。正若人之謂矣。且其術亦有至淺至陋而斷不能轉移人者。如遭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之可悅。謂足以移其所好。夫聞正樂則唯恐臥。安可以此語之。必將說之以靡靡之樂。庶或動之。靡靡之樂適足以助其情欲耳。其術不更疎乎。是書余年家子江都秦太史敦夫恩復。曾依道藏本繡梓爲校一過。今年甲寅始見錢遵王手鈔本。乃知藏本之譌脫不可勝計。內捷篇內至脫去正文注文共四百十有二字。余亟借以補正之。噫。若使無此本。不卽以藏本爲善本哉。校旣竟。因爲書其後。

書韓非子後丁酉

商韓之術。用之使秦強。不知正乃所以速其亡也。今當聖道大明之日。其說之謬。夫人而知之。固不待於禁絕。若非之辭。辨鋒銳。瀾翻不窮。人以其故尤愛之。非之於說。固其所專攻也。如內儲、外儲等篇。猶今經生家所謂策目。預儲以答主司之問者耳。是本爲明趙文毅校刊本。遠出他本之上。余向借之北平黃崑圃先生。後先生以歸余。乾隆丙子。以凌瀛初本校一過。閱二十一年。丁酉。借得馮己蒼所校張鼎文本。乃以葉林宗道藏本、秦季公又元齋本。并趙本合校者。因覆取參對。改正甚多。張刻本固不佳。然其晦滯驟難曉處。轉恐似本文。趙本、凌本。乃文從字順。安知非後人不得其解。而以意更定者乎。注傳爲李瓚作。不能盡知本意。稍涉奧僻。便置不說。頃讀八說篇。有云。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趙氏疑當如左氏所云。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之百解。余以荀子議兵云。魏氏之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以解此。方合馮氏於崇禎戊寅一年中。閱此書四過。余隔

廿一年乃再閱。遠不逮矣。

書呂氏春秋後 庚辰

呂氏春秋一書。大約宗墨氏之學。而緣飾以儒術。其重己貴生。節喪安死。尊師下賢。皆墨道也。然君子猶有取焉。秦之君臣。曷嘗能行哉。獨墨子非樂。而此書不然。要由成之者非一人。其近墨者多也。漢志謂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清廟。明堂也。此書十二月紀。非所謂順四時而行者歟。則漢志之言信也。孟子尊孔子。斥楊墨。書中無一言及之。所稱引者。莊、惠、公孫龍、子華子諸人耳。世儒以不韋故。幾欲棄絕此書。然書於不韋固無與也。以秦皇之嚴。秦丞相之勢。燄而其爲書。時寓規諷之旨。求其一言近於揣合而無有。此則風俗人心之古。可以明示天下後世而不作者也。世儒不察。猥欲并棄之。此與耳食何異哉。

書子華子後 丙申

舊相傳以爲晉人程本所爲書。名程子。後更題爲子華子。凡十篇。謂其人卽孔子。傾蓋與語終日者也。劉子政校其書而悲其不遇。宋人黃東發乃謂是豈有遇世之正學哉。余謂黃氏於其書。蓋未嘗觀其深也。故其所取者。特辨黃帝無鼎成。上升之事耳。此則應仲遠、王仲任輩。皆能知之而辨之。何足以重子華子。余獨取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二語。非深知治天下之大體者。焉能作斯語哉。因而不爲。故在上無妄作之患。責而不詔。故在下無阿意之弊。所欲與聚之。所惡與去之。因而不爲也。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責而不詔也。君相之大道。備於斯矣。是人也爲政。其庶幾成王道也歟。劉向悲其不

遇是也。而黃氏謂其不然。其所見之淺深固不同哉。若其文辭之蔚然可觀。抑末也。是書無他本可校。余以意定正數字。且疑最後二章類六朝人所傳益之者。後有讀者其審諸。

崔豹古今注書後 辛未

伏侯古今注見於史漢注中。今其書已逸。惟晉崔正熊書傳爾。首輿服。次都邑。次音樂。次鳥獸。次魚蟲。次草木。次雜注。次問答釋義。凡八篇。舊止一卷。今本乃三卷。其輿服篇可與司馬紹統之續志相參考也。輿服志云。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淳黃圭。長丈九尺五寸。五百首。崔書作長二丈九尺九寸。案下諸侯王二丈一尺。則天子不僅長丈餘可知。又綬者加特也。崔書作特加也。皆可以正續志之誤云。此書卷帙

甚約。而脫誤頗多。後又有一書。名中華古今注。太學博士馬縞所集。其序云。昔崔豹古今注博識雖廣。迨有闕文。洎乎廣初。莫之聞見。今添其注以釋其義。目之爲中華古今注。勒成三卷。稍資後學。請益前言云爾。縞蓋唐時人。觀其所增。不過數事。而其書之脫誤。殆有甚焉。其次第亦普更易。又獨不載崔書草木一篇。未審何意。又如乘輿卽天子之稱。而縞以爲天子乘輿之制。其所添注。若魯陽揮戈。烏鵲成橋之類。皆非制度所繫。又若改伍伯爲部伍。分莎雞促織爲二條。唱上乃行節。而誤以唱爲句。其書疎繆如此。不足別行。然崔書之脫誤。則藉以取正焉。且擇其續補者若干條。別爲一編。繫於此書之後。其序所云廣初。疑唐初之譌也。乾隆十六年五月九日識。

玉照新志跋 丁未

宋王仲言明清所著揮塵前後錄及第三錄餘話向俱鈔得之唯玉照新志未見善本今春過蘇州詣吳

秀才枚士案頭適有此書。乃秦西巖四磨鈔之吳方山岫者。凡五卷。其分卷與明人祕笈中本六卷者不同。非缺逸也。前後亦有互易。字句大有異同。秦之外孫孫岷自江復以元人錄本對校之。於是此書脫誤得補正十之七八矣。余因假之至金陵。清寫一本。以與揮塵等錄同篋藏之。向於詩話中見洪芻投竄海外而不悉其罪狀。乃今於此書見之。罪蓋不容於死者。而僅從流徙。當時之寬政如是。然陳東、歐陽澈與岳武穆翻不得其死。何哉。仲言又有投轄錄。余尙未之見云。乾隆五十有二年三月六日書。

書東坡志林後 戊戌

此書本謂之東坡手簡。或謂之手澤。而今所題者。乃皆謂之志林。此五卷單行者。事各從其類。頗便檢閱。與全集中所載無小異也。稗海本則有十二卷。視此更多。而不分類。其次序先後不同。論古一卷獨無之。是皆從墨跡中掇拾而成者。雖判語閒亦入焉。以此知手簡之名之所由來也。此皆安石碎金。若論古則煌煌乎大文。廁此殊不類。余兩本皆爲正其誤字。而以稗海本爲較善云。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旣望後二日書。

湛淵靜語跋 己亥

始余見白廷玉是書。紙墨已剗敝。文字脫爛。致多斷續。重是鄉前輩著作。鈔而藏之篋中。越三年。從鮑君所借得一本。書皆全。唯序尙有闕文。更一年。復從鮑君所見一本。并序文亦完好。喜而錄之。遂成善本。何義門取其辨饒雙峰論洪範五行一條。謂能獨抒所得。余則取其言士當愛名。謂人苟不愛其名。則悖逆。

很暴之事。欲爲卽爲矣。欲爲卽爲。雖嚴刑重戮。有所不禁。故春秋一書。正爲名教。使後之人恥惡名。慕令名。以相勸勉也。其言如此。有味哉。余謂人之惡夫名者。謂爲一事而以善自與。必將以不善歸諸人。故好名爲舉世所共嫉。自非然也。則名之在我。猶影之與形。實至則名歸。猶形端則影正也。使惡影之正彰於外也。而故毀容易行以求免。可乎哉。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易傳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記言欲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孝經言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屈子恐脩名之不立。古人曷嘗不重名也。無實之名。名不可好。從實之名。名不可不愛。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惡名歸之。有欲蓋而不得者。若快然自便。其苟賤不廉之行。而猶謂吾求免於好名之譏。是致人之鄙我賤我。怒我辱我。而曰吾甚畏夫人之愛我敬我也。此豈可以欺童孺哉。行己有恥。恥則有所不爲。此卽謂君子之愛其名也。可吾安得起廷玉而一正之。乾隆己亥。十有一月十日。坐北樓書。

書真誥後 戊戌

脩練服食之事。吾不能爲也。家有此書。聊復寓目。其書事與史傳相涉者。頗差互不可攷。然吾於其中得要藥焉。其曰念不宜多。多則正散。正散而求不病。猶開門以捍猛敵。此在吾尤爲對證之方也。志權勢營財利。侈觀美。極耆欲。吾早已淡然不嬰於懷。已終日所營營者。惟在乎書策之間。壯年矢志。欲取十三經諸史而全校之。奪於人事。至今未畢。而年已耆矣。又經史外。每見一書。輒披閱盡卷。乃已。常有顧此失彼之懼。卽一書中。牽引衆書甚多。是以千條萬緒。紛綸交錯。事有遺忘。每費尋檢。近來多病。常爲風寒所乘。

未必不由此也。雖然。世短意常多。衆人皆有此病。其爲亡羊均也。吾寧讀吾書。終不願爲頑仙矣。乾隆四
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一

跋四

書北夢瑣言後 戊戌

富春孫光憲爲荆南高氏從事。著此書。凡二十卷。紀唐及五代近事。自云博訪於人。未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始濡毫。所紀疑皆實矣。然如鄭畋崔雍之事。皆不與正史符會。前後複見處。亦時有參差。所謂耳聞不如目見。雖未掩瑕。要不當因而集矢也。其中可喜可愕之事甚多。敘次袞袞。亦由藻飾之工。在稗官中固自成一家言。雅雨盧氏得葉石君鈔本。刻之叢書中。以爲優於前明商氏稗海中本。余今始取商氏本相比對。乃知商本亦大有佳者。其不知當時語意而妄改者。閒有之。卽盧本亦不免也。顧余十數年前。偶繙太平廣記。取以正此之脫誤。更有出於兩本之外者。倘有少年喜事者。從而畢功。更大妙也。然就余所校。已賢於舊本遠甚。前罷官在京師日。偶爲亡兒衷是舉唐人鉏禾日當午一詩。以爲聶夷中作。兒憚余不敢請。退而詢北堂宏農君曰。昔聞是李公垂作。人以此卜其必相者。得毋誤也。余聞亦啞然。不自憶前語之由來。今觀此書實然。余向者亦沿輿公致誤也。玉樹長埋。瑤琴復絕。不能竝起而告之。掩卷之下。蓋不勝其腹之悲已。

侯鯖錄跋 辛丑



前題聊復翁德麟。則著書之人也。德麟者。宋宗室。名令時。太祖子燕懿王德昭之五世孫也。黃魯直爲宮教。德麟受業焉。與蘇子瞻同官潁州。故其所交多一時名士。後從高宗南渡。襲封安定郡王。紹興四年薨。貧至無以爲殮。宋史有其傳。此書分上下兩卷。而明商氏梓於稗海中者。則爲八卷。與趙希弁讀書附志所載卷數合。蓋在當時。外閒或有二本。傳者不同。而以之相校。則此本爲勝。商本第五一卷。全載王性之辨會真記事。而演其事爲鼓子詞十二章。全類俳優。此書不載。蓋本不當載也。餘商本有而此本無者。僅五條。錄附於後。商本譌舛甚多。而舊鈔本亦復不免。雖屢經校勘。仍有一二脫誤。不能強補者。姑闕之。然已大異乎舊所傳鈔本矣。其商本余亦爲補正云。

書塵史後 丁酉

此書宋安陸王得臣彥輔之所著也。僅三卷。記其本朝君臣事跡。頗可以資考鏡。彥輔初受學於鄭介夫。又嘗執經於胡翼之。其師友多賢者。故此書在宋人說部中爲最醇。特其首記藝祖朝。有聲登聞鼓求亡豬者。此則出於流傳之言。欲以見當時天下無冤民。而不知非事理所宜有。不記可也。其言人之仕宦爲貧者多。往往以所入之厚薄分美惡。所相告語者。輒以此噫。宋當神哲朝。其風氣已如此乎。余從人假得虞山毛黼季校本。自言得三本參校。而以何元朗所藏爲最善。黼季校此書時。爲康熙辛卯年七十有五矣。彥輔自序此書在宋之政和乙未年八十。而余之校錄此書。計年正值始生之歲。是爲今上皇帝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也。余方悼衰年已屆。而於諸子百家之書。猶廣愛兼嗜。不能輕有割捨。乃昔之著是書。與

後之校是書者其年皆過於余一星已上。余用此自慰，不復以空擲日力爲惜矣。此書有作四卷者，雖篇葉稍均，然非其本來也。故今所鈔，仍依三卷之舊云。

書石林燕語後 戊戌

此書有正德元年河南清軍御史楊宗文武所繡梓者，余取以校稗海之本。凡所缺且譌者，皆相若也。石林釋褐紹聖時，有列於朝，宣和五年致仕，卜居湖州弁山之石林谷。此所以爲號也。而說者乃謂出自天問。見陳振孫書夫焉有石林，何獸能言之語。雖至愚者不取以自寓，而謂葉氏乃本諸此，誠似不足辯。

然吾嘗推其所以致人之言者，抑有由也。其自序此書云：孔子於虞仲夷逸曰：「隱居放言，而公明賈論公叔文子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子曰：『然，夫言不言，吾何敢議。』抑謂初無意於言而言，則雖未免有言，以余爲未嘗有言也可。夫以孔子爲然，公明賈之辭，此猶爲讀書鹵莽之失。若其自謂有言一如無言，則儼然位已於時中之聖，而忘其分量之所稱矣。且其生平以黨姦斥正爲君子所不許，故當世因其所自號，又卽其序之言，而用以爲譏。不然，人之號多矣，不皆原其所自，而僅見於石林，又獨迷謬其辭，以斯知有爲爲之也。陳振孫亦湖人，寧不知其鄉之有石林谷者，又其自序，陳亦必無不一寓目之理。乃舍而從天問，其微意可思也。其書言國家朝章典故，措紳人物爲詳，而汪玉山、韓仲止之徒，亦復指摘其誤，然猶愈於草澤之傳聞矣。據其自序所云，則尙有滑稽諧謔之辭，於今殊不一二見。豈其子姓刪之歟。謂東坡晚又號老泉，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名，此則世人所未悉知者。其言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此在今

日猶然。余於稗海中本補其目錄。文有遺脫。具註各條之下。中有複重者。不加削云。乾隆著雍閣茂之歲。孟冬二十有五日書。

書泊宅編後 丁酉

此宋方勺仁聲之所著也。本浦江人。嘗奉親居杭之清波門外。又嘗居烏程之泊宅村。村以唐元真子泊舟之所得名。本亦婺人也。仁聲慕同里之高躅。故因以名其書。其父方資。嘉祐八年進士第。由縣令擢鄞州教授。歸老於杭以卒。今通志謂其知深州者誤也。書十卷。而稗海本止三卷。雖非全書。然亦有數條出於十卷之外者。其閒亦閒有異同。余意欲會而爲一。顧卒卒無暇以爲。勺。友人江陰趙君敬夫。乃欣然任其事。交左易右。移後從前。據案疾鈔。腕告乏而意猶不止。未浹日而已竣。遂完然無復有一之遺漏者矣。余因其成書。稍加彙括。復令人錄出如右。金華志言其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此書自言元祐中應杭試。有訟其戶貫不明者。適蘇文忠爲帥。送之獲薦。遂得從公游。則其文章必不在四君子後。而今皆不傳。僅此區區者。猶不至盡爲灰燼。然則士之欲修飾其辭。以冀後有一日之名者。其果足恃也歟哉。趙君今年七十三。余六十一。實不知後之人位置余二人於何所。而惟是遺編陳籍。紙墨之未卽渝敝者。必有人見之。而憐余二人華髮盈顛。猶勤勤役十指不少輟。庶幾一生耽嗜之志。尙有所託。以自見歟。此書所載治病方。試之頗驗。尤有益於世云。

游宦紀聞跋 己亥

此書商氏稗海中有刻本。其第四卷中有顛錯。他卷亦有脫文。余得一舊鈔本考正。乃始完善。其言字書無禊字。又韻中不載尖字。蓋禊古但作退。尖古但作攢也。然廣韻自有尖字。光叔未細檢耳。又言饅頭當用粳字。見束皙餅賦。今考束賦中自作曼字。卽字書中亦不見有粳字也。又言正月因避始皇諱。故讀正爲征。此則未確。如尙書音當星宿音秀。自是當時所呼如是。豈亦有諱邪。且政本字尙不改音。而獨改正月一音。不可通矣。書中使君作史君。此本可通用。見於碑刻。非誤也。卽李發先跋此書。稱雲臺史君者。乃光叔之父。非謂史姓其人。書中有以啓干闕語。干闕猶求官也。商刻乃改干闕作千冊。古書之流傳者。往往爲不學之人所竄改。其可笑多類此。如不見舊本。又惡從而盡正之邪。因有刻本而遂廢鈔本。此大不可。乾隆己亥十一月三日。坐西軒書。

輟耕錄跋 丙申

南村在元時未嘗出仕。而多知國朝之典故。輯史乘者資焉。至其援引證辨。頗有益於學者。下及細瑣諧謔之事。亦可以廣見聞。釋疑滯。未至有傷雅道也。孫大雅序謂其拾樹葉而書之。夫樹葉非竹簡羊革比也。其能容百名以上乎。殆同戲論。郎仁寶譏其勦廣客談以爲己說。此自秦漢以來。諸子之書。已有互相出入者。卽郎氏七脩類藁中。不亦有閒取是書者乎。然著書家誠能自抒新得。不襲陳編。更足貴也。此書舊刻難得。今所行多脫去數葉。而書賈因併其目。亦刊除之。後此益無由覩完書矣。余所收亦近時坊本。訪諸藏書家。始得鈔錄以補其闕。閱者尙珍惜之。

書七脩類藁後 丙申

此書初刻於閩中仁寶題目錄後云。書者非人。漏誤甚多。貧賤未能更也。近年吾鄉有周君俊倫者。取而重雕之。於舊本之誤。多所刊正。且益以續藁七卷。但卷之三十五、四十九。皆有脫葉。訪之郎氏子孫。亦無善本可校補者矣。仁寶讀書好古。勤於纂輯。而虛懷樂善。甚望友朋之益。題諸座閒。以求規正。其志不可謂不誠矣。而一時相與游從之人。曾未有爲之商榷而持擇之者。使當日有人焉。爲之約其精華。刪其物駁。資其考鏡。糾其舛譌。卽卷軸不必如是之多。而要可與賓退揮塵。輟耕諸錄。頡頏矣。讀是書者。能不慨然於直諒多聞之難遇哉。周君乃庚戌狀元雨甘先生之孫。能表章前哲。刻成而以詒余。余於鄉前輩之著述。皆愛之重之。是書多述吾杭事。尤不敢不留意。刪訂之說。在成書之時則可。在後人又難以輕議爲也。讎校旣訖。爰書數語於後。并以復於周君。庶不虛其雅意云。

書韓門綴學後 戊戌

韓門綴學五卷。續編一卷。錢塘汪抒懷先生撰。先生名師韓。韓門其別號也。雍正十一年進士。入翰林。教授皇子。賜居圓明園側。離家人所居僅一舍。不能治其私。其內子怒支婆。而聽其居外。御史以爲言。遂罷官。後主保定之蓮池書院最久。晚歸里。未幾卒。此書仿佛顧氏日知錄之體例。先經次史。以及古今事。始與雜辯證。徵引詳洽。而攷訂精覈。爲近代說部之佳者。其引呂汲公之言。謂白香山詩所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乃衛中立。其字與昌黎同耳。又引唐語林言文公病將卒。召羣僚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

詳視吾手足肢體。無誑人云。此尤可爲確證。一洗孔毅夫雜說。陳后山詩話之誣。而絳桃柳枝之名。謂皆出於傅會。其論甚快。此外又有談書錄一卷。詩學纂聞一卷。談書錄與韓門綴學。皆可入雜家。纂聞卽詩話也。當入文史類。錄中自言命纏畢月。以水爲命。而水在箕度。推命者多引韓蘇爲說。又言歐陽公耳白於面。名聞天下。脣不貼齒。無事得謗。明道雜誌又謂其鬚不掩齒。今有人焉。耳則白矣。又無脣不貼。鬚不掩之患。而乃謗罵多出意外云云。此則先生自寄其身世之慨矣。丙寅丁卯閒。余與友朋會文京邸。呈先生蒙賞識。丙戌提學湖南。見先生於保陽。錄所咏長沙古跡詩示余。余所履實繼先生之後塵云。先生人品無可疵議。徒以家人詬諍爲累。而一斥不復。是可惜也。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里後生盧某書。

書楊武屏先生雜諍後 庚辰

人之爲學也。其徑途各有所從入。爲理學者宗程朱。爲經學者師賈孔。爲博綜之學者希踪貴與伯厚。爲詞章之學者方軌子雲。相如爲鈔撮之學者。則漁獵乎初學記。藝文類聚諸編。爲校勘之學者。則規撫乎刊誤。考異諸作。人之力固有所不能兼。抑亦關乎性情。審其近而從事焉。將終身以之。而後可以發名成業。其能有所兼者。尤足貴也。余年十五六。從人借書讀。卽鈔之久。之患諸書文字多謬誤。頗有志於校勘。然顏介不云乎。必劉向揚雄。方稱斯任。深愧見聞不廣。逡巡不敢爲。至三十外。見近所刊經史。其改正從前之誤。固大有功矣。而用意太過。則不能無穿鑿之失。校者不一其人。則不能無差互之病。於是始因其考證而續成之。漸旁及乎諸子百家。今余家所藏者。大半經余手校者也。本朝顧亭林。閻百詩。何義門諸

先生皆善讀書。余竊慕之。江陰楊生象坤。諱。出其叔父武屏先生遺書示余。乃知先生在日。極好鈔書。又善讎校。有雜諍一編。皆駁正舊文之誤者。積塵宿穢。霍然一清。讀之忘倦。先生爲文定公從弟。名名宁。治縣有名。古文有晉人風致。閒有似漆園者。詩工於言情。此又其才之兼焉者已。集中有寄文定公書。乃知校刻經史。由文定公之請。而其議則自先生發之。惜乎不得置先生於館閣校勘之列。以共成其事故。書雖成。尙不能無遺憾。使先生及見之。所當糾正者。復不少矣。楊生知寶貴先生之書。凡零章斷簡。亦必手鈔而部次之。其好學亦有足多者。并附著之。

再書雜諍後 乙未

此書通作一編。余釐之爲八卷。重鈔之。計前著跋語時。隔十有六年矣。歲在己丑。余續昏先生之女孫。其季也。來爲余繼室。甚好文事。若男也。必能收輯先生之遺書。歸余僅四年而亡。此書久在篋中。慮或有損蝕。重傷亡者意。爲稍稍整理之。乃今可傳諸學者。先生過目成誦。而識又高。故能蒼粹同異。而處決其是非。不少違爽。凡所援引左證。不資檢閱。聞先生雜著總名碎錄。此雜諍者。特碎錄之一類耳。余甚願得其全著述而傳之。楊氏多佳子弟。其名琮者。字象坤。有志掇拾墜簡。而以飢驅客於外。文定公冢孫曰伯庸。敦俗。好考核之學。不幸前一年死矣。今其弟仲威。敦厚。亦能繼斯志。余將就而謀之。當必不虛所望也。

先生於經之注疏。正史。雜史。諸子。說部。古今詩文。咸摘錄手鈔細字廿餘厚冊。余曾借觀。此楊氏所當

寶守者。今歸之仲威。有增訂亭林日知錄。妻舅彥和。以詒余。今藏於余家。

山齋客譚跋 丁酉

余今年在杭州。求景先生之文集。不可得。獨得其所爲山齋客譚八卷者。於倪君嘉樹所。雖小說家流。然其中多有可資以警誡者。非但以志傀異。雜嘲弄而已也。第五卷記瓜山土神祠。引先祖書蒼府君之言。謂視碑所載神。爲漢之禰正平。蓋吾杭土神。往往皆漢唐以來著稱者。卽如余家世居東里坊。而土神乃漢之蕭鄼侯。相承已久。莫考其所自來。類如斯矣。吾先世遺有祀田在瓜山。故吾祖時往來其地。得見廟中之碑。而邑志不載。今碑之在亡。亦不可考。後之人當以吾祖之言爲據焉。因是以推。先生文集中。必有與吾祖論議酬贈之作。爲後人所當知者。而竟無從得。能無喟然而增慨乎。鈔此書竟。漫識數言於末。

書鄭芷畦先生傳記後 辛丑

人固有死而不亡者。然子雲之書。亦必待後世復有子雲而後重。苟其臭味不相入。則政所謂羊叔子自佳耳。何與人事。烏在其能曠世相感哉。歸安丁孝廉小正。其嗜學也。若飢渴之於飲食。研析異同。訂正譌誤。於古人未肯輕徇。顧於其鄉前輩鄭芷畦先生。惓然有餘慕焉。爲搜集其遺聞墜事。及當時諸老宿相與往還酬贈之作。彙成一巨編。句名公爲之傳記。以發揚之。其勤懇之意。幾如子孫之欲表章其父祖者。然此何以故。毋亦行誼學術之相孚。有不期然而然者歟。先生名元慶。字子餘。以諸生貢太學。生平著書甚富。其最著者。禮記集說參同八十卷。行水金鑑百七十五卷。湖錄百二十卷。石柱記箋釋五卷。今湖州

府志實本之。先生所居號小谷口。晚年客遊山左。卒於雍正年間。兩子早亡。故其詳不可得聞。然取重於毛西河、朱竹垞、張匠門、李穆堂諸公。今見於各家集中者。咸班班可考。歿後又有全謝山、祖望翁覃溪、方綱盛袖堂、百二爲之志若傳。稱道弗衰。夫以一諸生而能致此。此豈可幸得者。乃丁君猶以其門戶凋零。遺文散失。恐後來者至不能舉其姓字。引以爲大感。故亟亟求表章之。唯恐其不至。將所謂後世之子雲。丁君居之無愧色哉。然以示俗閒人。必大笑爲迂緩不急之務。殊不知古作者之精神命脈。其代相嬗於千百世而未已者。如磁之引鍼。琥珀之拾芥。蓋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余雖不文。感丁君之意。因題數語於卷後而歸之。非敢自以爲能發揚先生之盛美也。

書楊恭士撰先外祖墓表後 王子

先外祖撫畢氏姨之兩孤女爲己女。長歸太學生孫青嶼。名岱曾。十才子中。字台先生。其祖也。次歸舉人山東樂陵縣知縣楊恭士。名儻。此墓表後所以自稱爲子壻也。古文亦名家。無後。文多散失。文昭曾見其集。已梓者數篇而已。先外祖集中有畢節婦邵氏傳。節婦二十五而寡。守節十四年而卒。故外祖母視其女猶己女。翼其長而嫁之。親生女祇先母一人。生之日。先外祖有詩。見樊中集。余恐有昌黎兩壻之嫌。故具著之。外孫盧文昭謹識。

題劉烈母詩卷後 丙子

此寧鄉孝廉劉君。有洪所得於四方士大夫之詩。以表章其曾大母胡氏死烈之行者也。母之夫曰肇之。

家於南塘。去縣遠。因徵發數。復營室於邑城之東。時往來居焉。明已亡。流賊張獻忠餘黨。尙轉掠湖湘間。肇之先歸南塘。聞警。遣人之城東迎妻子。母與其二歲兒行。中途賊已至。亟以兒授僕曰。此劉氏一脈。汝速負之逸。吾必不免。異日收吾骨於此。賊退。肇之跡其處。至所謂花橋者。得其尸。徧體刃傷。而猶不壞。遂收葬焉。其後再娶皆無子。而母所遺之二歲兒。遂成立有後。今曾元輩甚繁衍云。向使母當危急時。稍一濡忍。愛其兒不能去。諸其懷。以冀幸賊之不至。賊至矣。卽能奮然不顧。慷慨誓死。其自爲如此。亦可無憾。然此懷中弱息。亦必不免於凶人之鋒。而因與之俱殲焉。則劉氏之鬼。其不爲若敖氏也者。幾希。今母之節旣皦然若此。吾尤難其見義明而審幾決。身死而劉氏賴以延。以視夫提攜牽率。相與入井蹈火而死。者。不更爲處變之盡善者乎。若夫不忍其子。以致不能自完其節。而不能自完其節。而并不能自完其子。此皆可無論矣。以是知母之所爲。尤難能也。余與孝廉友善。其爲人端且厚。故能益揚其先人之烈於士大夫之口。母德之流衍。其正未有艾已。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二

跋五

書易史後 王寅

易史參錄二冊。不分卷。皇朝康熙時閩葉矯然龍性之所著也。易者天人合一之理。聖人本天道以正人事。順之則吉。悖之則凶。人事之變。至於不可勝窮。而括之以象。雖質文淳薄之屢易。未見其有遺焉者也。宋誠齋楊氏著易傳二十卷。大抵以史事證合者居多。今葉氏之書。不盡解經文。但觸於前代興亡成敗之跡。與三聖人之言冥然合符者。類而書之。其言曰。太史公言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孔子之作春秋也。曰。吾欲見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史春秋類也。善言天者驗於人。善言古者驗於今。是予彋彋參錄之志也。龍性順治十五年進士。曾任知縣。罷歸。遂不出。卒年八十餘。余同年友鄭明府有章天錦。是其鄉後輩。得其稿。攜之入蜀。馬龍李敬躋。太原李履謙見之。欣然爲之開雕。是爲乾隆十三年。距龍性自序此書時七十年矣。噫。古今之事。何可勝言。善讀者自爲隅反可也。

書儀禮識誤後 王寅

此宋永嘉張淳忠甫之所著也。乾道八年。温州守吏部郎贛曾逮仲躬欲侵儀禮。託忠甫爲校讎。因哀次所校之字爲二卷。又釋文誤字一卷。朱子謂其所校甚子細。然亦不能無舛謬。今案其所校。多從釋文之

說釋文與唐開成石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能盡依說文正體忠甫亦然如以刺爲刺以宴爲宴以筴爲策以鴆爲孺之類實自唐已來相承之舊文非忠甫始易以俗體也其士昏禮梧授梧字从手今案釋文梧字从木既夕篇同當與枝梧字無異又燕禮下賢云延嫁反監本延作迴今案易屯卦下賤釋文云遐嫁反他經多同則延字迴字皆誤今通志堂本作避亦非也又醜以支反云支當作皮今案周禮酒正禮記內則釋文醜皆作以支反不當改作以皮又聘禮青豕云五旦反監本旦爲但今案大射儀亦是五旦反非誤又有司徹饒云呼報反監本報作彫今案釋文饒許堯反與內則音同呼報呼彫皆非也其所見釋文與今通志堂梓行本多有異同如士昏禮之齊肝今齊字有口旁既夕禮燭用蒸今蒸字下有四點又杖笠筭今筭字从羽不从竹又主人誦今誦字从口不从言至此書經轉寫亦疑有誤者如聘禮注嫌擯者一一授之云監杭本以一一爲二余謂當是以下一爲二古人語常用一二作一一者乃後人所改也又標言隲二字余案下校語則此當作言猶隲脫一猶字又喪服釋文盛米注盛筮同張云注無盛筮字是已又云有曰殷盛也筮家當也余案筮家當也四字不可曉亦不見注當誤衍耳鄞樓鑰大防爲永嘉教官忠甫常貢直言於樓樓更親之嘗問其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如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卒也陳君舉實銘其墓此書自序不知是何年其云乾道七年春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公來守是邦云云曰今則曾後所遷之官也若其守溫之時則吏部郎耳見樓攻媿集又自序言與謝黔論學戊歲之漂黔不克免案宋史五行志乾道二年溫州海溢是

年歲在丙戌。忠甫所言。正謂黔以是年漂沒而死耳。乃轉寫之誤。以戌爲成。說者遂以終年漂流解之。何其不能闕疑乃爾。

春秋長歷書後乙巳

此杜元凱所撰春秋長歷也。學者不得見久矣。曲阜孔君漢谷始梓而傳之。殆亦從永樂大典中出也。余考唐一行合朔議。頗詆謨此書。其言曰。春秋列國之歷。不可以一術齊。而長歷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繆也。今讀杜氏之書。始知一行殊未得其意。而妄有所譏。蓋春秋時史官置閏。多有違失。預固云未必得天。蓋是春秋當時之歷也。是則此書非自抒所見。盡改前歷之繆。第據經傳所載日辰。與夫當時議論。以相發明云爾。一行乃以爲杜氏之繆。此正如杜之自序所云。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人之足者也。且長歷閏月相距。遠者亦不過四十餘月。未有如一行所云七十餘月之多也。襄二十六年閏十二月。二十七年十一月。又頓置兩閏。一行以爲近則十餘月。論亦疎略。夫比年而閏。甚且比月而閏。卽非疇人子弟。亦皆知其不可。曾謂杜氏而懵然乎。蓋凡所次比。悉據當時實事。非以爲是而從之。此不可歸過於杜也。大抵一行於歷學推算極精。而論古往往不得其解。其日度議謂漢太初元起丁丑。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逢攝提格之歲。嘉定錢辛楣言一行不曉秦漢閒多以歲陰紀歲。故爲是強作解事之語。歲陰與太歲。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觀太初詔書。明云年逢焉逢攝提格矣。安得云實非甲寅乎。蓋其疎舛。固不獨論此書爲

然也。

石臺孝經跋 壬寅

唐明皇注孝經十八章。以隸書之。刊石立於石臺。天寶四載九月。國子祭酒李齊古表上。後有大字批荅。竝行草書。又有李林甫等廿一人名銜。復自韋騰起凡廿四人名銜。皆正書。韋騰下有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案丁酉乃肅宗至德之二年也。後來所題。故與上諸人不相連屬。此碑大字損泐者二十有五。小字二十有四。其完善者。光采奕奕動人。洵可寶也。說者謂古文孝經有閨門章。今文無之。明皇不注古文。而注今文。此宮闈之所以多慙德也。余謂此蓋書生拘曲之論。卽今文所云。使明皇果皆精思而身體之。亦必能正其身。以型於家。何待誦閨門一章。而始瞿然知瀆倫之不可哉。後諸人中。陳希烈、張均、達、奚珣。皆陷賊受僞署者也。其於移孝作忠之旨。固未有聞焉已。

題九經古義刻本後 甲辰

此書乃益都李才江在粵東時所梓也。曲阜孔蕙谷以貽余。余先已就惠氏家得其本錄之。今取以對校鈔本。內少一條。得刻本補之。而刻本內之譌誤。余亦因以正之。皆成完書。惠氏四世傳經。其最著者。爲半農先生、紅豆先生。乃定字之祖。若父也。定字實克續承。不媿其先世。令人企羨不置。此本俟余長孫能庸少長授之。亦望其毋墜前人之業。如惠氏可師也。

釋夢英十八體篆書跋 壬寅

每體各五字。首曰沙門惠休詩。後曰乾德五年於長安書。宣義大師夢英集。中間乃江淹擬休上人怨別詩也。今人輒以碧雲句譽詩僧。而不復以爲文通所擬作。蓋沿誤也久矣。每體下注解隸書。後有馬去非等十二人贈詩。及郭忠恕書尺。皆正書。乃袁允中所書也。又有陶穀等三十二人贈夢英詩。乃咸平元年正月所立。釋正蒙正書前碑。馬去非諸人之作亦在焉。米襄陽書史謂夢英諸家篆。皆非古失實。一時又從而贈詩。使人媿笑。或云是其徒依託爲之。以張大其教耳。

釋夢英篆說文偏旁字原跋 壬寅

英書多繆體。畢秋帆中丞已舉其糞。是更著罍兜瓦等篆之失正。及音切之不合前人者。如皂爲方木反。聲爲陌包反。畱爲方九反。皆大誤也。余謂其以去爲云。乃尤繆之甚者。去乃到子音突。若云乃古文雲字。見雲部。何可混也。英又有篆書千字文。其中亦多可指摘云。

校孫奕示兒編訖因書其後 乙卯

此書十數年前。鮑君以文屬予校訂。予以此書援引甚繁富。而刻本不精。其譌字脫句。往往而是。倘僅叩平生所記憶者。略爲正之。慮所記憶者。亦不能無失也。且亦有舊校者在其上。不知何人。不能爲之剔蠹屠贅。而反益之痕瘡。若更以我所校益之。懼將爲之分過。故捲書還之。其事遂中輟。然此書辨書之形聲。實可益於初學。餘亦以資聞見。以文欲得一善本以傳世也。固宜。今年乃請之孫侍御怡谷。怡谷學人也。宜其視此無難焉。爬梳洗剔。視元本不可以道里計。乃不自信。而重誣諉及予。噫。相距十餘年。新學未見。

其長而舊學日已就荒。將何以副二君之雅意哉。雖然書實有用之書。使得完然以傳。自今至於後世。先哲之精神。藉此以不澌滅。亦後死者之責也。遂發憤而取家所有四部書。有可疑者。一一比對。具有證佐。乃敢爲之乙改塗注。視向之舛誤者。可十去其八九矣。幸筋力尙強。故能勉而爲此。庶幾不辜上天所以留我於世之意乎。時乙卯中元後一日。

書吳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後 甲辰

書所以貴舊本者。非謂其概無一譌也。近世本有經校讎者。頗賢於舊本。然專輒妄改者。亦復不少。卽如九經小字本。吾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錫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斯知舊本之爲可貴也。余頃校白虎通。付梓垂竣。而吳子葵里示余以此本。實北宋時坊間所行未校本也。目錄前小序數行。其云白虎建德論者。開卷卽已錯譌。然余取其書字字比對。始知此本尙多古字。而近世本率多改易。至情性篇中。有與近本迥異而實勝者。卽一二誤書。尙可循形與聲而得其本字。若近世本。則不加思索而徑改矣。又此本雖分上下兩卷。然篇目上作圓圍者十。仍不失十卷之舊。近世本最後三篇。此本在爵號諡之次。實第二卷也。三篇之序。亦復不同。後得元大德年本。與明傅氏、程氏、吳氏何氏本不甚異。要皆不及此本。洵乎舊本之爲可貴也。吳門朱文游亦有此本。上卷係影鈔。亦更無他人之序。然則非脫去可知已。余取此書之善者。具著於校勘補遺中。而仍以其本歸吳子。吳子其寶之哉。

題朱文游所藏白虎通小字本後 甲辰

白虎通以此本爲最古。唯匡字有減筆。若構字敦字皆不避。疑當在南宋之前。海昌吳葵里曾以全刻本示余。但少模糊。此本乃吳門朱文翁所藏者。上半冊係影鈔。然字畫極分明。知其所見本更在前也。刻本目錄中有小圓圈十。蓋雖分上下兩冊。而猶以此識十卷之舊。鈔本遺去。余爲補之。書中大段亦舛譌。然情性篇則各本皆失。而此獨得。并古字亦有未爲後人改易者。余梓此書時。惜見之少晚。因別爲一卷。著其異同。庶人人知此本之可貴云。

題朱文游所藏元大德刻本白虎通後 甲辰

世所行白虎通。咸從元大德年刻本出。然元本久訪之未獲。今乃從吳門朱文翁借得。較小字宋本。又多傳錄之誤矣。然當時梓此書者。極矜慎。不敢輒有改易。如逆子釗爲迎子劉。亦仍其舊。見於跋語中。而後來所刻。咸不能然。旣刪去此跋。並前數序。亦復失其位置。余以此書授梓時。幾沿其語。今見此。始得正之。此書余與二三通人校讎。幾不遺餘力矣。而此本上有惠定宇先生手蹟。其正誤不過兩三條。乃竟有出於余輩思索之外者。相去三十里。詎不信然耶。對校訖。因附識數語而歸之。

劉子跋 癸卯

劉子五十五篇。南齊時劉晝孔昭撰。其文筆豐美。頗似劉彥和。然此頗有用世之意焉。或疑卽總所著。殆不然也。有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其云劉晝撰者。亦孝政之序云耳。宋人黃東發遂疑爲孝政所自著。余借得道藏本。見孝政所爲注。淺陋紕繆。於事之出左氏國語者。尙多亂道。而謂其能爲此文乎。余取

其本以校世所行名爲新論本。補脫正譌。遂成善本。孝政序則兩本皆遺之矣。當晁公武陳振孫兩家著錄時尙見之也。其書首言清神防慾。去情韜光。近乎道家所言。末敍九流。道藏本先道家。外閒本先儒家。觀其總括之語。則道藏本實據其本書次第如此。非由後來黃冠所妄爲移易也。東發又譏其文類俳。此在當時文體自爾。中間亦不全避唐諱。安得斷爲唐人。其惜時云。人之短生。猶如石火。唯立德貽愛爲不朽也。若生爲無聞之人。歿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寒蟬抱樹而長吟。哀其時命。迫於嚴霜。而寄悲於苑柳。今日向西峯。道業未就。亦奚能不霑衿於將來。染意於松煙者哉。此其所以著書之意也。古人留意於身後之名若此。讀此能不瞿然有動乎。

書鐵圍山叢談後 壬寅

此宋蔡京之子條謫鬱林博白時所作。欲揜其父之惡。正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況於條哉。中間有戲乃父之言。更不足責。鮑氏得嘉靖年雁里草堂所鈔六卷之足本。又益以璜川吳氏。涉園張氏兩家之本。而合校之。乃始版行。亦勤矣哉。鐵圍山者。取諸佛家之語。華嚴經云。四天下共一日月。爲一世界。有千世界。有一小鐵圍山。遶之名曰小千世界。有一千小千世界。有中鐵圍山。遶之名曰中千世界。有一千中千世界。有大鐵圍山。遶之名曰大千世界。又長阿含起世經云。海外有山。卽是大鐵圍山。噫。卽觀其名書之意。亦可知其誕也已。

書周恭叔浮沚集後 壬寅

周恭叔名行己。永嘉人。宋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祕書省正字。出知樂清縣。鄉人相沿稱其初授之官爲周博士云。早從伊川程子遊。而集中有與釋門往來文字。闌入彼家之言。其學似未盡醇。若因其推崇眉陽爲文伯。以爲能化去洛蜀門戶之見。則於釋氏又若何置論哉。其在太學。以同學生馮參行至孝而師事之。爲羣士所怪笑。勿恤也。其教授於鄉也。謂禮義之所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學有齋揖。弟子每朝必揖其師。此愛敬之道也。其可廢乎。文昭因憶向見明呂叔簡去僞齋集中。有捲班說送人之建武學正。其略云。捲班之禮。清晨魚貫而入。鷺序而立。贊者曰升階。然後折旋而上。前後重行。南北視之。若一。東西視之。若一。旣揖升堂。分就東西序。畫簿不僭後先。下管無聲。師長有問。不躡對。弟子有請。無僂言。不問不言。則頰首肅容。其在堂也如此。晝酉亦然。此教學者主敬之道也。習而安焉。無往而非敬矣。盛德大業。皆基於此。以肅紀綱。以辨名分。屈伸有度。進退有律。經文緯武。靡不繇之。今也大班升散矣。凌次而鬪捷。語譁而容惰。坐立出入。惟意所適。皆苟也。苟則肆。肆則何所不至哉。憂世者於此有深恫焉。觀叔簡之言。知明之盛時。師儒猶能舉其職。而今也。並大班之制亦亡矣。書院所以救學校之衰也。然亦相習通僂。蕩然無復繩尺。若周呂二公之所言。非唯目未之見耳。亦未之聞也。余意欲稍稍導諸學子。以禮讓之節。故因閱是書而並著之。以爲同志勸焉。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朔日在晉陽書。

書毘陵集後 王寅

毘陵集五十卷。宋紹興中參政常州張守子固撰。今其全集不傳。此十六卷。乃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其

所論奏皆切於事情。吾讀其詹抃墓誌。見回河復禹故道之病民。而深幸今日倡此議者之不果行也。誌云。政和某年。回河復故道。調京東西河北之民。三路騷動。役至再三。而功未就。數百縣病之。於時儉人欺君幸寵。爭立新奇之功。以取勝。至斷千載不可力制之大河。使由山徑之蹊。以人勝天。逆理拂衆。羣小靡附。和毘陵詹成老知定陶。獨憂其病民。謝事而去。嗚呼賢矣哉。昨歲冬。河決曹州。大臣御史中有獻議導河北流者。天子灼見其非。詢之河臣。亦以爲斷不可行。議遂格。儻使斯議得行。則其爲民害也。有以異於政和之日乎。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吾故錄其言。以爲後來論事者之鑒。集中詩風格蒼老。源於少陵。使事亦復精切。其絕句有云。元非食肉封侯相。合抱遺經老玉川。此則若爲余贈者然。歲壬寅正月二十有七日書。

高恥堂稿跋 辛丑

高恥堂名斯得。宋史有傳。邛州蒲江人。以骨鯁敢言稱。德祐初。參知政事。予祠。宋亡。隱居苕霅間。以卒。世亡其集久矣。今此八卷。乃從永樂大典中輯錄者。中有詩三卷。多感時傷事之作。亦浣花之遺也。抑其老而讀書不衰。與余性酷相近。其詩有云。玩物能喪志。聖賢言儼如。賦受有奇偏。誰能爲耘耔。又云。少時輕寸晷。老去惜分陰。又云。爾來兩目漸眵昏。一一手鈔寧敢倦。固知衰頹力不勝。其柰嗜好頑難變。又云。但願殘生更幾年。了我牀頭二三策。此皆吾今日之境。意中之言。故尤喜之。友朋閒有愛我者。每數數規我以守約之道。而余愛博之性。始終不能割也。目有眚已近十年。幸不至全盲。以多看一卷書爲此生之幸。

余少壯時亦未若近年來之尤汲汲也。來日苦少。雖欲不分陰是惜。亦豈可得。高公真吾師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六十五歲叟盧某在晉陽書。

題張氏所刻栲栳山人詩集後 甲辰

乾隆庚寅見今太史邵二雲於京師。訪鄉前輩遺書。得元岑靜能先生詩集三卷。錄而藏之。閱一周星。而張羅山氏得邵本并汪本。岑氏後裔所藏本。合校而貞諸梓。校余所錄本。增多七律二十八首。然有二首錄本有而此本反無者。贈危太朴先生詩風格清勁。多見道之言。有以自樂不慕榮利。有句云。靜中有樂我素諧。字我靜能斯不愧。允哉斯言。乃近人顧俠君頗意其有鬱塞之慨。殆非知先生之深者。先生德高望重。官斯土者咸知尊敬之。邑中多陰受其芘。蓋大凡名門右族。後人稍陵夷衰微者。每易爲暴富有權執者所侵陵。或利其田宅墳墓。而強勾奪之。今憚先生咸蓄縮不敢肆。故宋文憲題先生集云。名閥之家。雖至凋瘁。多藉之以自立。崛起寒微之輩。雖富埒公侯。亦不敢爲凌躐之事。正謂是也。先生旣沒。趙古則等私謚先生曰貞元。亦據謚法清白守節。行義悅民兩言爲定論。然則先生豈僅獨善之士哉。羅山於鄉先哲之遺文。咸寶愛而表章之。此其一也。用意若此。不誠可尙也哉。

題鈔本栲栳山人詩集後 甲辰

此本余鈔之邵二雲氏。久置篋中。乾隆甲辰。二雲復貽余羅山張氏所刻本。因取以校此本。補正十數字。題目或不同。詩分合亦異者。張本殆得之。張本七律多於此本二十八首。此本贈危太朴二首。願缺焉。先

生古詩格高氣勁。多以理勝。有益於世教。然亦溫潤妍雅。與陳腐之言迥別。集中獨無五七言絕句。蓋本四卷。今三卷。疑失其末卷故也。刻本有像贊。及王至所爲行狀。而無宋濂溪氏所題。余將錄以寄羅山。并正其譌字數處。使刊補焉。爲余鈔此本者。江陰陳生于遠也。後官廣西奉議州判。今無其人。故不能寫所缺者以足之。容有待於將來。

題曹荔帷遺詩後 乙巳

吾姻家曹君義門。出其賢叔荔帷先生遺詩墨示余。循環諷詠。可謂清無點塵。淡餘雋味。書法亦不染俗派。斯人也。而竟以明經終。雖抱其才。無如命何。余居鄉之日少。歲在癸巳。主鍾山講席。荔帷亦適來。主余同年袁簡齋所。始得會面。未暇一叩底蘊。卽別去。今覩遺跡。殊恨鄉有名士而不知。可愧孰甚焉。非義門之勤勤收拾。將終於不知矣。昔陳之陸從典。少爲從父瑜賞愛。後乃集瑜文爲十卷。今義門雖常客遊。倘歸里中。從故交世好訪求。亦尙未至失墜。庶荔帷阨於生前。而不致泯然於身後。義門之力也。幸勉爲之。毋讓昔人。

書張蒙山果葬高氏九棺記後 庚子

乾隆甲戌。余晤蒙山先生於長蘆。先生知余歸。爲葬母也。甚憇憇之。余因知先生高義事。嘗助族親之不能葬者。已百餘棺矣。二十年來。則又倍之。今以大耄之年。飢驅出游。猶篤於師友之誼若此。又得施我真太守童二樹山人以共成之。語云。德不孤。必有鄰。信哉。此記敘次委曲詳盡。讀此可挽澆風而敦薄俗。先

生日。余第不欲攘人善以自功。則其用意爲尤深遠矣。

書顧懷祖秀才所藏先世圖像後 甲辰

乾隆甲辰長至月海昌吳槎客過余婁東講舍。適顧秀才名張思者亦來見。吳適攜有顧文康公誥勅。遂出共觀。明日秀才以家藏先世圖像諸名公贊頌之文。共一大軸見示。故家喬木。令人肅然起敬。吳君儻能解所有以贈秀才。在顧氏更多一世寶矣。行當問之。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三

跋六

書鄭司農集後 辛丑

鄭康成集二卷。錄一卷。隋志已云亡。今刻附尚書大傳後者。相風賦一篇。伏后議一篇。春夏封諸侯議一篇。戒子益恩書一篇。易贊一篇。詩譜敘一篇。尚書大傳敘一篇。魯禮禘祫義一篇。凡八篇。皆從諸書中裒輯者也。相風賦。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皆引以爲傅玄作。禘祫義。卽禘祫志。本不在集中。然則僅六篇而已。案康成周禮序。見於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中。雖非完篇。然亦當附見。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某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撝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恊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家諱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賈序後又掇拾數語云。其名周禮爲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又云。某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此三條其文皆不相聯綴。當亦序中語也。又有論語序。王伯厚嘗採輯附鄭氏論語注末。亦當并取之以繫乎此云。

孫詒穀謂論語鄭注非伯厚所輯
疑出於惠定宇而託名王耳。

書毛氏袖珍本陶集後丁酉

此本實從宋刻繡梓而校讎未精。凡注一作某字，往往不在當字之下，亦有妄改處，幸不多也。吳中朱氏有臨宋本，乃就明休寧程氏本上改塗者。又有宋紹熙閒贛川曾集本，以校毛氏所雕，往往符會。毛氏本得之母舅張端甫先生文，昭既重是長者之賜，而又兼得兩宋本可以參校，遂殫旬日之力畢功焉。一字之異，通否相懸，亦古近殊別，且不經後人曲說，殺亂爲可寶也。朱氏所臨宋本，當出於湯文清。至曾氏本，乃刪去五孝傳以下及四八目，非全本也。湯本不可見，見毛本亦尙有典型焉。

近吳槎客得宋刻湯氏本爲重雕，余因得見之。

書王右丞集箋註後辛丑

此吾鄉趙松谷先生所箋註也。余貧不能買書，此本亦未之蓄。今王晉陽講席架上舊有此書，因得縱閱。其校正視舊本誠遠過之，徵引亦詳贍，不過於刪節，致使本事之原委不明。此尤註古人書者所當取法也。其事出釋氏者，則其友王琢崖贊成之，亦如朱長孺箋義山詩之取資於釋道源也。集中潞州刺史王府君夫人墓誌銘云：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也。昔堯命伯夷典秩宗，號太常，爲尙父。此下註云：上有闕文，余以爲當本是周號太師，爲尙父，與上句文正相對，傳寫脫去周字，又誤改太師爲太常，以就秩宗之號耳。此余氏族所出，故知之。李穆堂先生序此書，獨稱其辨覈裳曲七疊始有拍，以爲可以糾新舊二唐書之

謬有功於學者。然此皆夢溪筆談所說也。松谷本明著其所自。穆堂殆不暇細閱。故有此語。不知者將反疑其掠前人之美矣。書梓成。亦不得人覆校。故其誤字尙多云。

李元賓文集跋丁酉

培土而得古器。鏽澀駁犖。何當於用。愛奇貴遠之夫。旁睨之而不去。予價不少。靳珍捧之以歸。筵以几。室以櫝。有佳客則薦陳之。家所有常物。不以爲娛。唯此之娛。其亦性使然耶。今天下之操不律。伸赫蹏。日役其五指者。亦幾於流矣。流則庸庸則靡。其易於成也。亦易於壞。猶詫於衆曰。達是乃吾夫子之教也。其以之班條於里巷耶。其以之釋詁於童蒙耶。無乃徇文之名而失文之實耶。吾讀唐李元賓之文。其出之也。戛戛然。其成之也。斬斬然。不綺而麗。不曲而奧。第其品。非夫昌黎氏之流亞歟。然或重自炫曜。又復過於激昂。不韜其光。不和其聲。此其短也。施之於今。其不目爲怪物也者。幾希。匪以爲用。將以爲娛。乃無不可。況其可以砥流也。書凡五卷。前三卷二十有九篇。陸希聲之所序錄也。後二卷十有四篇。趙昂之所增成也。篇第部居。無所改作。其末二篇。俄空焉。當煩辱之地。其脫爛有由矣。今年歲在強圉。月紀王正。故人子陳燧相見武林。借予傳錄。攜來金陵。尙未脫手。何期惡耗。陳君天亡。年優元賓。殆亦無幾。今觀終卷。略敘所由。志行可書。請待他日。

題賈長江詩集後甲午

長江詩雖不合雅奏。然尙有古意。讀之可以矯熟媚綺靡之習。明海虞馮鈍吟有評本。長洲何義門得之。

稱善。其字句蓋遠出俗本之上。如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爲不平事。今本作誰有不平事。鈍吟云。誰爲不平。便須殺卻。此方見俠烈之概。若作誰有不平。與人報讎。直賣身奴耳。一字之異。高下懸殊。舊本之可貴類若是。余得其本。因臨寫之。令後生知讀書之法。必如此研校。而後古人用意之精可得也。

再題賈長江詩集後 丁酉

始余得賈長江集。乃馮定遠本。錄之篋中。余於賈詩素不嗜。特以其近古貴之耳。繼又得何義門所評校。始悟其用意之深。幾於無一字閒設。昔人以瘦評島。夫瘦豈易幾也。彼臃腫蹒跚者。正苦不能瘦耳。賈以瘦故能成一家格。然此決非館閣中之所尙也。惟可與山林中人共賞之。義門殆於此有深嗜者歟。字字梳櫛之。句句纖綜之。而長江之詩之美。乃見。然彼不嗜者。猶夫故也。余以爲有如義門者焉。則能自領之已。故其所箋疏。今亦不能詳錄。錄其尤至到者。其補遺詩數章。亦出何本。并爲補入如右。

徐常侍文集跋 甲午

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舊臣。後入於宋。東海徐鉉鼎臣之詩若文也。前二十卷在南唐所作。後十卷入宋後所作。詩致清婉。在崑體未興之前。故無豐縟之習。其文儷體爲多。亦雅淡有餘。爲組織之學者見之。或不盡熹。然冲澹演迤。自能成家。不可得而廢也。李文正稱其爲文敏速。不樂豫作。臨事立揮草。云速則意思壯敏。緩則體勢疎慢。今觀集中之文。則其言也信。亦唯其如是。故亦無滌洄淳蓄之趣。崩雲裂石之勢。

此殆由人之才力各有所偏勝。雖使自知之。而固無能相易者乎。余從鮑氏借得此集。乃明虞山馮已倉舒手校本。余又爲正其所未盡者。錄成。復請江陰趙敬夫曦明覆審。又得十數條。其本脫者。尙無從補正之。然此已可信爲善本矣。

胡方平文恭集書後 辛丑

此集失傳已久。故自來以其遺詩數章附唐人之後。云不知其時代爵里。今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詩奏疏內外制及雜文共定著四十卷。乃宋仁宗朝顯官也。詩豐縟而不失氣骨。置唐中盛閒。誠無所多讓。閒有近晚唐者。如桐井曉寒千乳斂。茗園春嫩一旗開。拂窗紅葉欺閑臥。倚檻黃花笑獨醒。亦佳句也。五言長律。丰容美滿。亦多合作。但集中用字喜新。而不免僻澀之病。如云去騶呼已遠。自笑守應廬。本應休璉百一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也。海簪重拾笑彈冠。本北山移文。昔聞投簪逸海岸也。葛華與參宿。此見恐無緣。余以爲葛華乃菖花也。此傳寫之誤。其他若用杵天葆髮之類甚多。亦有不免割裂湊泊者。如以昆明劫灰爲昆灰。武都泥爲武泥。黃堂爲雌堂。老子如登春臺爲老臺。畔牢愁截去愁字以叶韻。且於小學亦殊疎。押青韻云。寧待據梧瞑。不知此瞑與眠同。又云。更籌深策破先零。不知此零當讀憐。皆非青韻內字也。又云。鱣庭舊迹空。案三鱣之鱣與鱣同。顏氏家訓曾辯之。又云。月閒芳桂正宵窳。桂色宵窳秀。顏師古注漢書。宵音一校反。此必所見本誤脫校字偏旁。而以爲一交反也。又云。郊外春車駕屏星。監州駕屏星。屏星見續漢輿服志注。劉昭雖無音。然廣韻十二庚有簾字。注。簾簾。車幡。且卽以屏風類推之。其

必不讀爲丙明矣。唐人於小學極不敢忽。以故篇章流傳。可指摘者極少。宋人則不然。雖腹笥富有。墨瀋橫飛。而細類微瑕。究不得爲全美。辭章之士。往往輕視小學。其所以不及前人者。正坐此。烏可忽哉。集中咏荷花詩有云。妖嬈周室出。禍水漢宮來。無所寓意。而漫以此相方。其唐突西子。毋乃太甚。乾隆辛丑後五月。通看畢。遂書其後。

尹河南集跋 辛卯

師魯之言兵事。蓋亦知持重而不貪小利者。觀其欲厚集兵力。與不城水洛之意。可見矣。數遭遷謫。其功名不得與韓范侔。惜哉。其言致治之本。在於務大體。不在任察。又曰。吏益材而民益愁。上貴良吏。民始得遂其生。是其識議卓然。有古大臣風矣。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余鈔之。朱鴻臚豫堂先生所。朱鈔之。新城王氏王之寫本。則依宋南渡初年刊本之舊也。王有校讎甚略。益都李進士文藻再校。少詳焉。朱以別本參校。更加詳焉。余鈔此本。則凡行款高下之不畫一者。悉整齊之。其誤字爲余所知者。改正之。鈔既竟。朱又得一舊寫本。並李進士新增附錄若干篇。示余。取以覆對。乃知後數卷。其當正譌補缺者尙多也。至兩本皆譌者。姑仍之。已。李所增附錄。亦擇取而次比之。繫於後。師魯之文。永叔稱其簡而有法。子固稱其長於辯論。其文之佳。正不盡以能用字少也。余旣讀而愛之。且因諸君子校對之勤。而樂爲繼其後也。凡三四過。始卒業云。乾隆三十有六年。十月壬辰。盧文昭書。

書李泰伯文集後 癸巳

此本雍正閒李之後裔所刊。正集三十七卷。常語及周禮致太平論咸入焉。舊以潛書民言爲首。而此以禮論易論爲首。其卷數皆不與舊相合。觀其所采輯。亦略備矣。獨遺退居類稿一序。此篇載宋文鑑中。可取而補也。讀其條畫經世之言。侃侃鑿鑿。殆可見諸施行。不爲空談。以薦先後。僅得太學官位。不足以行其志。而其言則已立矣。見稱於二三大儒。有以也夫。又外集三卷。則告詞薦章以及誌銘之類也。

劉公是集跋 庚子

劉原父公是集。元本分五種。古詩集二十卷。律詩集十五卷。內集二十卷。外集十五卷。小集五卷。總七十五卷。諸議論、辯說、傳記、書序、古賦、四言、文詞、箴、贊、碑刻、誌、行狀皆歸之內集。諸制誥、章表、奏疏、駁議、齋文、覆謚皆歸之外集。諸律賦、書啓皆歸之小集。其弟貢父爲之序。藏書家鮮有其本。今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區分而聯綴之。合成五十四卷。不能依元本之次第。以賦爲首。而古與律不分。又元本內集之與人書。古文也。小集之書啓。俳體也。今亦混而爲一矣。曩觀唐人詩集中。附見他人倡和之作。舊本皆一例平寫。無高下之別。或他人倡而已和。則置他人之作於前。或他人和己。則置他人之作於後。近代則不然。凡附見者皆置後。且低一字以別之。公是集尙有古法。而鈔集者不察。或誤以他人之作爲原父作。七言近體中有其弟貢父先寄詩而原父和之。遂誤以在前者屬原父。而和詩反低一格。從附見之例。余與歷城周太史書昌言之。當改正也。原父詩有瀟灑出塵之致。其議論多有啓發人意處。謂人之儉儉於人而裕於己。晏子之儉儉於己而裕於人。有說犬馬一篇。其大略云。由漢以來。苟進言於天子。無不以犬馬自予者。

嗚呼。使夫知治守道之臣。進以義。退以禮。而犬馬之說。不已貶乎。使夫亂國偷容之臣。進以利。退以刑。而犬馬之說。不已僭乎。今夫犬之爲人用也。不過受一器之食。然而外則有獲獸之效。內則有禦寇之猛。斯可謂適其材矣。馬之爲人用也。不過盡一鈞之芻。然而外則有兵戰之捷。內則有馳獵之奉。斯亦可謂適其材矣。故功著而利不益。身勤而事不害。此雖廉能之士。盡瘁不貳。何有能過焉。若夫亂世偷容之臣。功薄而罪尤。身利而事害。如此。何以自比於犬馬耶。余謂其言足以警有位者。故特著之。

后山詩註跋 乙未

孟東野但能作苦語耳。后山之詩。於澹泊中醴醴乎有醇味。其境皆真境。其情皆真情。故能引人之情。相與流連往復。而不能自己。然當時亦以爲愛之者絕少。況後世哉。余年五十八。始讀而善之。向以黃、陳竝稱。余尙嫌黃之有客氣也。此本乃天社任淵因后山門人魏衍所編次而爲之註。頗能窺其用意之所在。然二人者。皆未聞有篇什留於人間何耶。葉石林嘗見彭城寇國寶之詩而善之。後知其從后山學詩。以爲淵源有自。今此二人者。何遽不若寇耶。然亦幸附后山以傳矣。余鈔此書。在甲午之冬。逾年。始爲之跋。乾隆四十年。季夏之二十六日也。

樂圃餘橐跋 丁酉

著書滿家。不幸而無零章賸幅之傳者。比比是也。宋朱伯原氏有文三百卷。經兵燹亡失。其從孫思掇拾補緝。僅得三十之一而已。名曰樂圃餘橐。不必皆其生平文字之至者。然而流傳五六百年不衰。猶幸也。

夫伯原吳人。舉乙科。以足疾不仕。窮經閱古。世皆知其賢。起教授鄉邦。爲諸生說春秋。後又以之教國學。著春秋通志二十卷。今亦佚矣。獨墨池編二十卷。世尙有版行本。他所著圖經、琴史。不能定當世藏書家之有無也。人生何必爲達官要職。如伯原氏。官不過正字。所盡者不過師儒之職。而當時貴之。後世慕之。其所居樂園之坊。名至今未改也。學何負於人哉。人當善用其長。毋強用其所短。伯原氏可師也。安在其無能庶幾乎。

絜齋集書後 辛丑

書錄解題載潔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南宋禮部侍郎袁燮和叔撰。馬氏經籍考。唯後集作十二卷。爲異。當由誤脫其書耳。今聚珍版本二十四卷。不分前後集。乃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題曰絜齋集。古潔字雖作絜。然在今則不得不分。和叔齋名本作潔清之潔。故其贈陸伯微絕句。有云。斗大書齋以潔名。冰壺表裏要清明。如今塵土填胸臆。幸挽滄浪爲濯纓。若作古字。恐不知者疑其或取絜矩爲義。則失之矣。其詩不甚經意。而文則條鬯明粹。能達其意之所欲言。其子甫作後序。謂其行文不喜用難字。夫好用難字。此剽竊塗澤者之所爲耳。文之古不在此。吾讀所撰何夫人宣氏墓誌。而歎女子有高識。其言有足爲今之士風警者。爲錄於此。誌云。科舉之士。有得雋場屋。又兼人以獲厚貲者。頗自矜衒。夫人曰。士子當砥礪廉隅。今嗜利無恥。而不知其非。又自以爲能。他日苟得一官。豈不重爲民害乎。吾以夫人此言。爲舉子作箴砭。不知尙能發汗否耶。第六卷策問功臣篇中云。雲臺二十八將。以鄧禹元功爲首。自是而下。亦宜

以功之大小爲序。弁之平齊。恂之守河內。彭之克延岑。異之破赤眉。皆其時卓然可稱者。而序之於王梁、杜茂、傅俊、堅鐔之下。彼數子者。功何有焉。是何先後之失當耶。案此但據俗本後漢書耳。乃後人改寫致誤。非本來之失也。此載馬武傳後。本作上下兩列。先序上列。竟而後及於下列之首。此古法也。如張守節史記正義所載周書謚法解。亦是如此。後人改兩列爲一列。而以一上一下排寫其次序。遂致舛互。獨不觀論中所言乎。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此四人者。亦皆雜廁於二十八將之中。非其誤之灼然易見者乎。以和叔之學。而尙失於不考。何況後人。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四

跋七

書晦菴題跋後 癸巳

毛氏汲古閣刻朱子題跋三卷。以跋東坡與林子中帖爲首。考朱子文集。則其前尙有一卷。不知此何以獨遺之。書河圖洛書後。引大戴明堂篇鄭氏注。此誤也。明堂在盛德篇中。杜氏通典所引。但稱盛德。在未爲後人分析之前。可據也。注乃北周盧辯著。中有引鄭氏語。其爲非康成注自明矣。又踐阼篇作踐祚。此在魏晉六朝人書中多如此通用。但記朱子嘗與人辯及此。謂阼爲主位。不應作祚。今何以亦爾也。其書參同契後。末署空同道士鄒訢六字。此朱子自寓其姓名也。鄒本邾也。訢當是訢之譌。或以訢有喜義。古音本與熹通。此亦放魏伯陽篇題而爲之。而毛氏不察。妄增一歸字於空同道士之上。誤矣。其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一篇。竟是禪門上堂參喝語。朱子斷不爲是。必妄人竄入無疑也。其他如重復改作復。傲倪改作睨。皆不知古字。

玉楮詩藁跋 丙申

秀水曹侍郎溶之圃。在郡城中。名之曰倦圃。蓋宋岳倦翁金陀園之故址也。余嘗至其地。林木蒼蔚。溪流鬱環。坡陀峭蒨。雖結構未必皆如曩時。而昔賢遺風。猶髣髴遇之。其時蓋已不爲曹氏有矣。倦翁爲武穆

王之孫所著有金陀粹編續編今猶傳於世云此玉楮詩藁八卷者當嘉熙時三年閒之所作也其詩刊除浮豔風格峭異驟若不見可喜而咀嚙既久亦自有得味於無味中者明嘉靖閒其裔孫尙書元聲刻而傳之今版本不可得矣外閒所傳寫者率譌缺今姑就其本傳之不能細校也集中記爲韓正倫因詩致怨欲陷倦翁於死賴廟堂覺之事得白以武穆之精忠所謂思其人猶愛其樹者正倫乃絕不顧而并忘其舉己之恩欲文致之於罪是尙得爲人乎倦翁雖未能忘情而深憐其失計詞不憤激有君子之養焉他日讀邵氏聞見錄見种詒訟范忠宣而忠宣猶薦之乃爲詩有曰丞相襟量滄溟同一管不捐三世將自言曲直何必言愧死老奴作何樣後又有讀誠齋集詩復及之所謂怨若怨焉者殆終有不能盡化者歟

劉後村集跋 甲午

後村集有百九十六卷今此祇五十卷僅居四之一毛氏津逮祕書中載後村題跋凡四卷此集無其前二卷黃氏千頃堂書目所載後村諸集班班尙多距今未久宜尙在世閒然余求之數年卒不見也此集舊寫本字迹麤殺閱之頗不爽目故別加校正重錄如右而以毛氏前二卷之題跋并入焉倘得全集自當各還其舊若不可得則毋寧匯置一處庶不復有放失之患後村劉克莊號也字潛夫莆田人學於真西山以蔭入仕屢廢屢起宋理宗時賜同進士出身官龍圖閣直學士謚文定後村詩詞及各體文皆有法度卓然爲南宋一大作手七言古風初喜摹長爪生詩人玉屑所載三篇酷與之肖而皆不見此集集

中此體亦不多見。唯有築城、開壕、運糧、朝陵、六七篇而已。風格蒼老，頗近老杜、留花門、塞廬子諸章。其本意欲息唐律，專尚古體，以趙南塘言而止。今集則律體居多。石門吳氏後村詩鈔，亦無出此集之外者。豈其全者非獨余不及見，卽前輩亦未之見耶？余因其言考其人，亦庶幾無愧真氏之門者。乃宋史無傳，柯氏新編亦不爲之補。文獻通考於他人之集，則嘗采用後村之言，而其集亦未著錄。幾疑於名之晦矣。雖然，唐書不爲韋應物傳，而蘇州之名，常在天壤間。文章自可傳，不仗史筆垂。後村亦復何憾哉。

剡源集跋 丙申

余舊讀蘇伯脩所輯元文類，劉欽謨所輯中州文表，略識元人所爲文。古辭奧句，礫礪斑駁，大率取材於先秦兩漢。其體裁則昌黎之曹成王碑、柳州之晉問、庶幾近之。當宋之末年，其文多流於漫衍荏弱、擘緩翫散而不振。若元閻靜軒、王秋澗、姚牧菴、許圭塘諸人之文，差可矯其弊矣。然古於文者，不必皆古於辭也。如第以辭之古爲古文，則又恐以形貌求之，而非精神命脈之所在。是乃贗古，非真古也。繼得黃梨洲所錄剡源文鈔，則大好之。剡源者，奉化戴表元帥初也。其文和易而不流，謹嚴而不局，質直而不俚，華腴而不淫。此非徒古於字句之末者也。明初宋景濂氏重其文，在史局爲下本路，卽家贍其集二十卷入祕閣。元史列之儒學傳中。景濂又爲其集作序，推崇甚至。三百年來，唯梨洲遊擇其文以傳之學者，而其全集殊不多見。金陵陶孝廉衡川以是詢余，余愧未能答也。南濠朱君文游多蓄古書，余因求之，乃得明神廟時版本。其上有何義門先生評校，乃其弟子沈穎谷名巖所傳錄者。何氏得嘉靖以前舊鈔，爲文祇六

十五篇。以校版本。改正甚多。如唐畫西域圖記。脫去後半篇二百六十五字。賴以補全。其詩亦得舊鈔刊正。余見之大喜。屬友人爲臨一本。但此集爲卷三十文。雖視舊鈔本爲多。亦有鈔本有而版本無者。十有三篇。何氏已爲補錄。而朱君本無有。不知又落誰氏矣。詩源出江西。視山谷爲稍渾融。余師桑弢甫先生讀之。目爲狷士云。剡源嘗爲建康府教授。而元史乃作建寧。考其自序云。爲昇學教授。建康實唐之昇州。然則元史誤也。後來序其文者。亦多沿誤。當正之。穎谷吳人。稱剡源文近子厚。亦閒似蘇門。能從容於窘步。萌茁於枯條。此數語亦殊有見。朱君曰。此亦吾鄉之學者也。故附著之云。

仇山村金淵集書後 辛丑

山村爲溧陽教授。在元大德九年。年五十九矣。在任四年。官滿受代歸。詩作於其時。溧陽自唐以來。皆屬昇州。故吾子行爲之題詩。稱仇仁父。解秩建康。有新文曰金淵集也。其分教京口。又在前。故其寄京口諸友絕句云。郡邑山川我舊遊。歸舟千里十年秋。相逢若問村翁信。貞女江頭狎白鷗。貞女江乃指溧陽言也。京口今鎮江府。本朝雍正年間。始以溧陽隸焉。或遂以此集在京口時作。誤矣。詩清綺流美。有蕭閒之韻。而無酸寒之氣。五言律中有哀方嚴州五首。嚴州乃方虛谷也。詩中具有微詞。虛谷之爲人。卽不至如周公謹所詆之太甚。要其人之不足取。固較然也。今本乃題爲懷方嚴州。詳詩意。當作於其新歿之日。非懷之也。七言佳句。吾愛其書生。愛日唯愁晚。稚子敲冰不怕寒。無白衣來多釀酒。放青山入別開門。冰懸古樹花尤雋。雪漲寒江水不渾。塵世不知秋過半。水鄉但覺月明多。情與境俱清絕。其七言一絕云。野風

吹樹廟門開。神象凝塵壁。擁苔笑爾不能爲禍福。村人誰送紙錢來。亦有風人之致。此集戊戌年閱一過。辛丑再閱。遂書其後。

書李空同詩鈔後 癸巳

乾隆十五年。張甫先生主大梁書院。因空同後人請選其祖之詩。爲檢定十六卷付之。裁畢梓。卽以本寄文昭京師。使讀之。空同詩當以五言律絕句及七言古詩爲最。去其摹仿太似者。而真氣骨乃見。固未易以訾警也。他選本閒有篇刪其句者。曩以質之先生。先生曰。刪則吾不敢。無寧仍之。而附注以己意耳。文昭於此本譌字。一一校勘。以覆於先生。今略著二條於此。如河之水歌云。河水澆澆。舟子搖櫓。檢字書澆與澆同。則與櫓韻不協。意謂作漉漉。差近之。先生曰。澆當是韻。文昭今思之。或當讀如澆澆。然未知空同本何書也。又有句云。毖毖圓波踊。殆卽用毖彼泉水。而疊其字。他人集中亦未見。又左袒行云。產不信。祿不入。軍右袒。計安出。文昭謂別本作寄不信者是。易有言不信。謂不見信也。寄之言不見信於祿。祿不入寄之言。似當如此解。先生曰。誠然。唯軍右袒不可依明詩綜作軍左袒耳。其末又附本朝人劉湛詩。有列莊鳴臺使之句。文昭謂當是列狀之譌。先生曰。吾思之不得。汝乃得之。才相去果三十里耶。噫。此雖先生戲言。而獎誘殷懃。不遺纖芥。乃如此。今整理舊書。復見此編。追憶往復之言。殆將二紀。去先生曳杖之辰。亦已再暮矣。把卷憮然。因具識之。今日卽欲就正。何可得也。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七日書。

跋西北之文 辛丑

此皇朝湖廣布政使澤州高平畢振姬亮四所著之論議諸雜文也。太原傅山青主爲之序，仍以解元稱之。其言曰：東南之文，概主歐會；西北之文，不歐會。不歐會者，非過歐會之言，蓋不及歐會之言也。解元爲西北之文，而卒不得罪於東南者，以言之數數於理也。山又爲解元之西北，尙多乎其理者也。然終不以其文東南解元也。青主之言如此，余東南人也，非謂文必東南，若特以畢公之學之富，而用之於賦頌碑版等作，喬皇典麗，當推一大作手。若論理自當以平正易直爲主，欲人之易曉也。議事自當以明白剴切爲主，使人皆可以舉而行也。今其爲言也，瀾翻藻耀，非有學問人，不能究其指歸。吾恐讀其文者之不易曉也。然其議事之文，實非徒託空言可比。當以俟知者知耳。至論孔子弟子家語有縣亶，與史記之鄒單非一人，此則失於不考。縣乃鄒字之誤。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鄒縣。續漢郡國志作鄒，蓋實一字。周大王亶父亦作單甫。古亶單多通用。故鄒單卽爲鄒亶，實一人。畢公信史記集解之言，以爲鄒單晉人，欲祀之於銅鞮，豈其然乎。

景菊公先生詩集跋 丙申

先大父書蒼公交友中，最精風雅。同輩所共推服者兩人，一爲上虞王文白先生，名德璘，寓杭州。先大父割宅以居之。其錢塘懷古七言長律，凡若干題，氣象雄渾，音節亮拔，不落宋元以後格調。余外大父馮山公先生爲序之。余篋中曾藏一本，南北轉徙，縑勝書搃，多爲他人紛亂。近檢之，未得其後人不振，復相繼以死，遺橐不可復問。余卯角時，已不及見先生，以鄰近故，至所居，見先生小影，四周皆有題詠。先生夫人

亦尙在。計此時訪求尙可得。而童年見不及此。至今恨之。一爲同邑景菊公先生。先生垂歿。盡以平生著述授余師桑弢甫先生。先生爲版行其詩八卷。而爲之傳。以著其人。菊公可無憾於泉壤也已。夫多不如精。前明布衣稱詩最富者。如沈嘉則、王百穀、王承父之流。今其集流傳蓋寡。以云重刊。抑更難已。余固知菊公先生之詩之亦不必以多爲貴也。雖然。派別不一。嗜好亦殊。後之人豈無擗嚼其中。而更有得焉者乎。矧余先大父情好往來之密。咸見是。是更不可以廢。此集先生手自書。古今五七言。雖各分體。而卷或閒隔。余移之。使各從其類。并卽以弢甫先生序傳冠諸首。弢甫先生沒時。有四孫。遺書皆已分析。今一孫又亡。余猶覩得菊公文集與說部而讀之。而恐其終不獲也。無可求者已矣。有可求者。更當求之。向鈔得菊公詞八卷。今又鈔此集五十卷。又多乎哉。視文白則誠優。而以云得先生之全。疑尙不止此。

菊公文集說部。在弢甫先生二房長孫濟燾所。濟燾歿。其妻乃余母舅張端甫先生之孫女。余請端甫先生借鈔焉。固不出。後聞爲所親全攜去。不知落誰手矣。

濂洛風雅跋 庚子

此本相傳以爲元金仁山先生所選輯。首濂溪周子。八傳而至王魯齋。皆正傳。其餘源流所漸。凡三十五人。所錄皆有韻之作。凡箴銘祭文咸入焉。意主於闡明義理。裨益風化。初不於字句閒求工也。本朝雍正年間。其裔孫律實始版行。今相距五十年。吾宗東源衍仁。欲復爲開雕。請余爲正譌。余北上。攜之行笈中。友人眉菴。北方之言學者也。就而正焉。其意以爲題曰風雅。卽文不當在所錄中。又劉屏山戲作十二辰

屬詩一首亦當去。其言良是。然出自前哲之手。毋寧仍之。善戲謔兮。亦風人所不禁也。仁山錄朱子靜江府虞帝廟詩。附記其後云。廟中舊有有庠君像。南軒牧此州。舉而投之。水文昭竊疑其已甚。而眉菴以爲不然。謂傲卽萬惡之根。去之不爲過。且廟制尊一不尊二。然余考道州有鼻亭之神。道州卽有庠地也。象必有遺愛於其國。故神而祀之。靜江去道州不遠。祀象不爲無因。有其舉之。非後人所可意爲變置也。且俑以象人。猶不可用。像亦象人也。而投諸水。戮已太甚。視流放又甚焉。卽操千古賞罰之柄者。亦不宜出此。余以爲蒲坂之舜廟。不宜有象。而靜江之舜廟。實宜有象。象蓋從祀也。亦猶先主武侯同闕宮之義也。非並尊也。聊著不同之見於此。以俟後之人論定云。乾隆庚子臘月之望。盧文昭書。

題王阮亭先生感舊集後 辛未

王阮亭先生輯其平生知交之詩爲一編。曰感舊集。凡三百三十有五人。此本藏北平黃崑圃先生家。先生瓣香阮亭。旣盡梓其遺書。此編以未得校讎。尙留篋中。不鄙淺學。誣諉及之。余觀阮亭生平。好獎引氣類。於同時人士。所造有一字之俊。一韻之工。靡不津津激賞。且筆而記之。今其書如池北偶談。居易錄。古夫于亭雜錄。漁洋詩話中所載。且至有重見疊出而不厭者。學者因先生豔稱之。亦願爭先覩其全爲快。今是編所載。朝廟十一。山林十九。其人則皆素所稱述之人也。然向者第等諸窺豹一斑。而今乃得見其全。其爲快意。當更何如哉。因亟校歸之。冀有好事者付之梓。元本分四卷。卷裘重大。擬每卷分上下二篇。又詩之先後。與目不相應。今定從目。序所云以考功終者。今乃在第二卷末。此則不敢妄易云。阮亭自序。

爲康熙十有三年甲寅。余今茲始得參校。爲乾隆十有六年辛未。蓋相去七十有七年。而先生之書。猶有不盡出如斯者也。閏五月廿四日。校竟并識。

卷後又有補遺。此或鈔時偶遺。或後時所見。非是別有義例。今當歸併一處。凡是正三百餘字。有近人名字難考者。此不可以意爲定也。有詩中下字偶不契。勘而誤者。如云醉時喜得虎頭筆。滿壁煙雲峯削戍。今若從漢書司馬相如傳。改作戍。削則非韻。然削戍實無所出。又如云始焉弩在機。終也刃出鞞。上韻用術字。下韻用必字。此必因鞞字形近鞞。遂誤讀鞞爲鞞也。鞞蒲頂切。與術必二韻不協。又有一詩序云。樂羊以息壤而克中山。案息壤是甘茂拔宜陽事。若樂羊之克中山。則謗篋也。唐人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麇翁。事雖誤用。終不失爲佳詩。特學者不可沿習所聞。而不考其本也。予是以著之。且明予之所不改者類如此。

文心雕龍輯註書後 辛丑

余向有此本。粗加讎校。寓吳趨時。兒輩不謹。爲何人攜去。後遂不更蓄也。去年吳秀才伊仲示余校本。無可比對。復就長安市覓得此本。紙墨俱不精。吳所錄隱秀篇之缺文。及勝國諸人增刪改正之處。此本具有之。然他人所改。俱著其姓。唯梅子庚獨不。不幾攘其美以爲己有耶。亦有異同數處。其練字篇。引尙書大傳。別風淮雨。於傅毅制誄。已用淮雨下。多元長作序。亦用別風八字。頃無王融集可檢。惟憶陸雲九愍。有思振袂於別風之句。此亦一證也。傅毅作北海靖王興誄云。白日幽光。淮雨杳冥。古文苑所載。其文不

全。今見此書誅碑篇者。文爲後人改去。淮雨。易以氛霧二字矣。鄭康成注大傳云。淮。急雨之名。是不以爲字誤。而詩正義引大傳。竟改作列風淫雨。蓋義僻則人多不曉也。哀弔篇首云。賦憲之謚。此出周書謚法解。既賦憲受臚於牧之野。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文多脫誤。惟困學紀聞所引。尙有此語。此於賦憲下引。舊人校云。當作議德。失之不考也。至詔策篇。賜太守陳遂。汪本作責博進陳遂。正與下故舊之厚句相應。然責字亦疑償字之誤。其末引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吳本亦如此。余以爲當作詩云。有命自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明爲輕也。下衍一命字。養氣篇。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案下六字。吳本無。當本脫四字。不學者妄增成之。而忘其年代之不合也。末序志篇云。茫茫往代。既沈予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謝耳伯云。沈一作洗。余疑皆未是。似當作況。況與貺古通用。又吳本尙字作諒。吳本從曲江錢惟善本。臨出。前有其序。余遲暮之年。尙爲此矻矻。不欲虛見示之惠故也。凡異同處。勝此本者。已具錄之。爲語小兒子輩。慎勿再棄也。乾隆辛丑七月九日書。

舟車攜帶此本。近又不完全。

碧溪詩話跋 辛丑

此書議論純正。凡豔冶之辭。概不插齒牙閒。其評品李杜優劣。後人莫能易也。至子美之廣廈。與樂天之裘。其意一也。其詞則有工拙。何必以窮達校其難易。急緩與作者之先後。以爲高下哉。義山詩。卻羨卞和雙別足。一生無復沒階趨。此有激之言。何嘗如新豐老翁。挫折其臂之出於實事者哉。乃譏其爲子春之罪人。毋乃太迂。謂子美玩弄嚴武。藐視禮法。亦但襲前人之言。於少陵詩。未嘗熟復也。東坡詩。浮江沂

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於下注云。江水在此。吾不食言。光武語也。東坡去一言字。殆歇後也。案有成言三字。已見上句。則但用吾不食。意義自足。何歇後之云乎。常明未必有斯謬。必校者之妄加也。此書出吾鄉鮑氏所藏。黃氏仕履之詳。尙可以考見云。乾隆辛丑七月十日書。

逸老堂詩話跋 丁酉

逸老堂詩話二卷。得之江寧嚴侍讀東有所。書中不列鄉里姓名。然稱魏莊渠馬抑之爲同鄉。則蘇之崑山人也。又稱祝枝山序其父約齋漫錄二十卷云。俞君寬父。吳之耆儒。又以知其人姓俞矣。其大父醉菊翁亦見書中。然皆不知其名。崑山之俞。唯允文字質甫者最著。廣五子之一也。考其事蹟。又齟齬而不合。此書與約齋漫錄。江南通志及千頃堂書目皆不載。雖有詩句。又不爲明詩綜所錄。一時無可蹤跡。顧其書雖無大過人處。而敘述亦班駁可喜。其論麓堂詩。載同官獻諛之詞。未免起後人之議。尤確論也。爲錄而傳之。至其祖孫三世之名若字。俟他日得崑山縣志。與祝枝山集。再爲蒐考云。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五

跋八

漢衛尉衡方碑跋 癸卯

此碑近時所搨以校隸釋所有尙不及其半。中有云階夷愍之貢。經常伯之寮。謂其以孝廉察舉而爲郎中也。夷謂伯夷。愍謂閔子。古閔愍通用。如春秋諸侯之諡。閔者亦作愍也。碑中兩寮字。金薤琳瑯皆誤以爲賓。豈傳錄之不審耶。碑云。感背人之凱風。詩邶亦作鄩。此併省去邑。不虞不陽。卽不吳不揚。參國起按。本之齊語。下本肇末上缺一字。必疇字也。寢闔苦由。下今缺一字。而洪氏本則爲仍字。其下所注缺字。今本則頗似回字形。碑云。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缺。失順其文舉。洪氏本如此。余諦視碑。則洪云缺者。頗似寮字。其失字上半剝泐。實非失字。乃英字也。時詔書令選賢良。務先逸民。而衡君欲舉其寮之賢者。又欲順詔書之文。故下云已從政者。退就勅巾。蓋令其棄官而就舉也。隸釋於含澤戴仁下注云。缺六字。其實止缺二字。此則都氏本不誤也。

翁覃溪得舊搨云。是失字。非英。余疑非舊搨也。後人就其損處妄開耳。

漢蕩陰令張遷表頌碑跋

篆額兩行云。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其首云君諱遷。字公方。陳留己吾人也。下敘其先世。則舉張

仲張良張釋之張騫四人。云爰暨於君。蓋其纏綿。暨字分作既且二字。得毋書者不諳文義。致有斯誤。纏
縷卽蟬聯也。敍其行履云。治京氏易。少爲郡吏。徵拜郎中。除穀城長。敍其政績云。蠶月之務。不閉四門。臈
正之際。休囚歸賀。八月。筭民。不煩於鄉。隨就虛落。隱恤高年。路無拾遺。黃巾初起。燒平城市。斯縣獨全。下
卽以寬仁愷悌稱之。又云。流化八基。遷蕩陰令。吏民頡頏。追送如雲。周公東征。西人怨思。於是刊石豎表
云云。蓋穀城故吏所爲立也。此碑不見於歐。趙洪鄭所錄。唯都氏金薤琳瑯中載之。但闕五字耳。余今所
得。又闕八字。然都氏所云闕者。今皆可辨。其一字都氏已知爲郎字。它如開畿寓。開下闕一字。碑作叟。上
似衆字頭。下似之字。又頗近於窆字。而音義則不可曉。揆其意。則當爲闕。豈聲之轉。遂可借用歟。又燒平
市。平下闕一字。今案是城字。下截尙可辨。又道區別。上闕一字。今尙有其字之形。流化基化。下闕一字。今
審是八字。並不闕。八基卽八基。蓋張君在穀城。凡八年而後遷也。碑以禽狩爲禽獸。以殯爲賓。以張是爲
張氏。相係爲相繼。中審爲忠審。珮璋爲佩韋。幣沛爲蔽芾。羈卽羈字。螢卽蠶字。僚卽際字。莢卽筭字。其紀
立碑歲月。在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之二月。蓋丙寅歲也。若唐鄜州寶室寺鐘銘云。大唐貞觀三年。攝提在
歲云云。案是歲爲己丑。次年乃庚寅。而亦云攝提何也。此尙有碑陰紀出錢姓名。余皆有之。都氏不載。疑
并額皆未之見也。文後忽贅詩云。舊國其命惟新。二語不曉。所謂漢時風俗。固不知有忌諱類如此。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癸卯

此碑隸釋作孔彪。金薤琳瑯作孔雚。此字碑已模糊。其形彷彿是雚。實卽彪之變體。此碑在諸隸書中形

獨小其結構頗與唐世碑版相近。其文雖多用經語，不可謂之善屬文也。洪氏云：彪後遷下邳，相河東太守，而碑額猶書其前官者，以碑陰考之，乃博陵人，不忘甘棠之惠而爲此碑也。於此可見漢時風俗之厚。降而後世，所謂去思碑者，大率在遷任將去之時，樹於所經過之地，使其得見之耳。安有去官之後，其人已沒而猶爲此舉乎？彼其政無可稱，祇由吏胥感其私惠，強率閭里之錢而爲之者，比比是也。白香山詩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媿詞。噫！其能免於媿者，不亦罕乎？

漢倉頡廟碑跋 癸卯

是碑已全損，惟倉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數字可辨。碑側有云：有一字疑是衙。今朔方臨戎孫羨，缺從事。永壽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侃君察孝，除郎中太原陽曲長。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御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劉明府，立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以示來世。又云：下行自紀姓名，此下書出錢者姓名及錢數。有不甚泐者，有守左尉萬年長沙瑗字君平，萬年縣也。長沙乃覆姓，此稀姓，亦所僅見。余觀上所記，則是倉頡廟乃劉府君所立，碑中亦有劉府君三字，而孫羨自敘其歷官之詳，且云奉見劉明府，立祠刊石，則此文孫羨所爲也。余寓太原，新修府志，尙未得見，不知陽曲職官中，曾載此孫羨姓名否。府志失載

漢孔褒碑記 癸卯

碑云：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此碑首數字尙明了，并其餘可辨識者，共七十有二字而已。褒乃宙之子，融之兄也。裴松之注魏志云：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刊章捕儉，儉與褒

有舊亡投襃。遇襃出時融年十六。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兄弟爭死。詔書令襃坐焉。碑有云。元節所過。元節。卽儉之字也。又有云。後會事覺。臨難引質。各爭授命。蓋卽敍此事。而其下文已脫爛。趙氏金石錄。洪氏隸釋。皆不載此碑。無從知其後事若何。碑之立必在中平元年。黨禁已解之後。故得直書其事。而無所諱避也。前云家業春秋。以下似敍其所學。又有爵固辭語。上下文義。皆不接續。惜哉。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癸卯

此碑書甚古拙。亦多別體。猛龍字神回。回字世人率未識也。氏族作氏。挨巉巖作嶮巖。張老作張尪。沮渠作沮淲。夙宵作夙霄。風作夙。蹈作路。耕作耕。當南北朝多有世俗創造之字。如顏氏家訓之所譏者。此類斷不可以涉筆。爾來士君子多知崇尚說文。凡古書相傳之舊。非許慎氏之所有者。一切改令復古。此又似未免矯枉過直也。

北魏汲縣齊太公廟碑跋 癸卯

先晉太康十年三月。尙父裔孫范陽盧无忌來爲汲令。以縣嶠嶮之下。舊有太公壇場。荒而不治。乃依舊修造。鐫石立表。在今縣治西南隅。此表吾未之見。後北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太公裔孫尙氏諸人。以无忌置碑。僻據山阜。遂率親黨。更營碑祠於博望亭平顯之所。在今縣西北三十里。請太守穆子容爲文記之。子容并爲書无忌之表於前。而乃以己作繫於後。其結銜云。通直散騎常侍。聘梁使。平東將軍。中書侍郎。恆州大中正。修左史。汲郡太守。穆子容山行之文。朱竹垞引李白詩。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

而韓詩外傳稱文王舉太公時公年七十二。兩者不合。无忌表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按尚書顧命有齊侯呂伋文，則伋已嗣公爲侯，非卒於康王時也。竹垞之言云爾。余案无忌明據竹書紀年之交，非得之流傳也。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其子之國，而身留京師，故有三年報政之語。周公在而有魯公伯禽，寧太公在而不可有齊侯伋乎？竹垞譏之非是。特太公遇文王之年，諸家所紀七十爲多，但不知定當文王何年。計武王卽位元年至康王六年，已六十二年。公遇文王縱晚，亦須在前數年，卽以外傳所說計之，公之壽已百三十有餘矣，而无忌之表云：蓋壽百一十餘歲。然則公之遇文王，疑不過在五十時。公之女爲武王后，以此參證，不應乃在耄齒。孟子言太公開文王善養老來歸，若五十內外，不宜卽言老。然人情每預爲晚歲之計者亦多矣，豈必當年卽已需養乎？況太公非沾沾僅爲一身計者，其慕文王仁政之美，亦必不專在一節。故愚以爲孟子所言正不可膠執以爲七十之確證。乾隆癸卯七月庚寅朔，在陽曲書。天氣如南方深秋時。

善養老之義，孟子具有明釋，正不必文王自養。其稱二公爲二老，亦順文耳。且老亦不專指年老家相稱老。楚公子圍方娶，而伯州犁稱爲寡君老，豈必拘於七十方稱老哉？甲寅正月二十六日重閱記。

唐光祿大夫張琮碑跋 癸卯

書甚剝泐，其文爲于志寧所撰，以前有黎陽公于四字，尙隱約可辨也。額篆書文正書，不知爲誰某矣。中惟槩下改木從兮，驕旁易馬爲女，頗覺新異。張琮字文瑾，武威姑臧人，除睦州刺史，未到官而卒。唐史無

傳。

唐禮部尙書張裔碑跋 癸卯

此碑篆額尙完。題云大唐故禮部尙書張府君之碑。中有詔葬故金紫光祿大夫張裔。諱改之語。以唐書儒學傳考之。卽張後嗣也。其云聊遵置薤之言。俄喧伐枳之詠。余初忘伐枳出何書。孫詒穀語。余出後漢書岑彭傳。彭子孫熙爲魏郡太守。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碑卽用此事。

唐汾陰獻公薛收碑跋 癸卯

額云。唐故太常卿上柱國汾陰獻公薛府君碑。篆尙完好。碑文摧剝不完。其可辨者。亦多模糊。唯對逸簡於嵩岳。多識比於廣微。及飛魯連之箭。草陳琳之書。數句尙連屬云。

唐襄國公段志辛碑跋 癸卯

右碑篆額正書。書撰人姓名皆不見。據寶刻叢編所云。則本無姓名也。碑之下段。今已殘缺。余但得其上段。書法秀勁可愛。間有數字作八分體。關中金石記云。唐書本傳云。臨淄人。此作鄒平。傳云諡忠肅。此作忠壯。今余碑不見有鄒平人三字。當是在下段中。下段亦有數字可辨者。楊工以其模糊太甚而竟棄之耳。

唐申文獻公高士廉碑跋 癸卯

此碑殘缺難讀。首行大唐故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右僕射上柱國字尙可辨。其云大都督太宰假黃鉞清

河昭武王者。乃其祖嶽也。舊唐書以爲太尉。不言其諡。又云父勸襲爵清河王。改封樂安。舊書勸作勵。當以碑爲正。云于九嶼山之南趾。墓而不墳。今碑在醴泉縣之劉洞村。當卽其地也。集古錄以爲貞觀二十一年立。許敬宗撰文。趙模書丹。案碑稱文皇帝。又云太宗廟庭。考士廉配享。在高宗卽位之初。然則此碑之立。亦在其時。不得言貞觀明甚。

唐贈太常卿褚亮碑跋 癸卯

此褚登善之父也。與瀛洲學士之列。致仕後。年八十八而終。贈太常卿。諡曰康。碑殘闕。計其中完整者。二百四十五字而已。八分書。書者與撰文者姓名皆不見。亦無歲月亮卒於貞觀時。碑云。遂賢撫瞻霜露。永懷罔極。歲月緜遠。淒涼荒壟。則碑之立。當更在其後也。額曰。大唐秩卿之碑。篆書。其秩字之左。爲一下木。右旁作耆。而省其中閒之匕。此字不見說文。太常卿古之秩宗。余初以意定爲秩字。後見錢詹事說。乃褚字。褚字是也。昭陵石刻記。疑是殷仲容書。謂與馬周碑。如出一手。余諦視此書之點多圓如粟粒。而馬碑似此者甚少。其匡郭亦不全肖也。銘有云。纂祿承業。昭鈞析字。不得其解。當問之。

武周夏日遊石淙詩石刻跋 癸卯

武后以久視元年夏行幸嵩山。賦石淙詩。并序。太子及羣臣和者。共十有六人。皆七言四韻。薛曜正書。刊於平樂澗之北崖。十六人者。皇太子顯、相王旦、梁王三思、內史狄仁傑、奉宸令張易之、麟臺監張昌宗、鸞臺侍郎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給事中閻朝隱、鳳閣舍人崔融、奉宸大夫薛曜、守給事

中徐彥伯、右玉鈐衛郎將楊敬述、司封員外于季子、通事舍人沈佺期也。朱竹垞於康熙己卯跋此，謂漫漶者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姓名爲人擊去，然猶可辨識。今年乾隆癸卯，余得楊本，漫漶已多，除二張姓名外，其全損者計四十有五字，相去僅八十有五年，便已如此。矐書如瘦藤，其頓折處如腫節，在書家又別一體，其字率依武后所造，竹垞謂此碑難楊兼睿宗及狄梁公之詩，搜輯者均未之及。今余晚歲，猶獲見此，未必非幸。

武周珍州榮德縣丞梁師亮墓志跋 癸卯

梁君名師亮，字永徽，先世自河汾遷於秦，其云安定烏氏人，乃其族望也。唐人重族望，作史者往往亦相沿襲，稱王曰太原，稱許曰高陽，不知以地著爲斷，後之地理書、志人物者，更無從考覈矣。若梁君實安定人，胡爲先塋乃在終南山，而梁君亦葬於其地乎？其人由醫生起家，軍興以輸粟功授上柱國，修乾陵，補隱陵署丞，謫授綏州榮德縣丞，秩滿言歸，卒於益州蜀縣。梁君官甚卑，生平無所表見，其家殆饒於貲，故能戶庭不出，鞍甲匪疲，而遂獲轉輸之賞，及其歿也，猶能乞工文善書者以貞諸石，然書撰人皆不署名，何也？豈意有不屑耶？唐初諸功臣將相，豐碑鉅刻，迄於今摩滅過半，而此志勒於武周時，獨完然無恙，何其幸也。中多用武后新字，以垂代年，蓋取万万千千之義，此万字省從上畫，亦有中作力字者，唯石淙詩中則作兩万字，然亦省者多也。又而代天，塋代地，②代日，矐代月，石淙詩又，作匪匪，③代國，矐代聖，稔代授，亦作稔，夙代初，石淙詩，作夙，石淙詩夙代君，惠代臣，至代人，④代星，鄭樵六書略論變更中，載武塋所改字，傳寫多

譌。今以所見者正之如此。

唐紀國先妃陸氏跋 癸卯

妃河南洛陽人。其諱與字碑皆空而不書。父爽。尚書庫部兵部二曹郎中。隋書亦有陸爽。非其人也。貞觀十七年。冊爲紀王妃。麟德二年六月。薨於澤州館舍。靈輦還京。陪葬昭陵。碑文今不全。然其可讀者甚華。瞻稱妃有七德云。書法秀麗。爲明文待詔之所從出。凡華字皆缺末筆。豈卽妃之諱與。

唐于惟則建陀羅尼經幢跋 癸卯

此建於唐宣宗大中二年正月者。書法與小歐爲近。其模糊者。已大半矣。後有記。乃處士王鉉撰。中有云。于公稱惟則。本河南人也。家贍溫恭。人稱英亮云云。乃關中金石記。誤以爲惟則撰文。則不應自譽如此。蓋由其文剝泐難讀。故失之不審耳。又案文是幢本在長安縣城之良隅。今乃在西安府學。學中似此者。猥多。余謂學乃孔氏之宮。明皇孝經。開成石經之在其地。宜也。彼二氏之言。胡爲乎亦置於此。當以道流諸刻。歸之道觀。佛教諸刻。歸之僧寺。庶乎各得其所。

唐濟度寺尼惠源和上神空誌銘跋 癸卯

惠源俗名蕭氏。唐司空宋國公瑀之孫也。瑀好浮屠法。捨宅爲沙門。比邱。尼法願其女也。而惠源又繼之。其曰神空者。非塔也。而又別於常人之墓。故立爲是稱也。誌述其遺命云。於少陵原爲空。遷吾神也。又云。以某月日從事於空。遵理命也。空讀如匿空旁出之空。此二字頗新異。誌銘楊休烈撰。姪定書。真行相雜。

頗有渾樸氣象。開元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有三日鐫。中間空四字。蓋言受戒於某寺尼也。某寺下空二字。尼下空二字。不能審知。故闕而不書。捨此則無一字闕者。甚可貴也。

唐王居士塔銘跋 癸卯

此銘一字不捐。蓋近時重摹者也。居士姓王名公。其人篤信釋氏。但未出家耳。其歿也。遂從浮屠之法。曰收骸起塔。蓋火化也。其文則上官靈芝所製。敬客正書。中間早標先覺。於先覺上空二字。不解何意。博字從尊誤。又煩惱之惱作惚。臆撰無理。不可以誤後人。

唐義興周夫人墓誌跋 癸卯

誌云。夫人義興人也。漢真將軍勃之苗。襲晉輔國大將軍處之孫。皇明通之女。姻不失媛。當是媛字之譌。晉以

匹刻作走字。秦適為太原王府君靜信之妻。蓋其父與夫皆非顯者。敘其夫亦舉遙遙華胄為言。後云以茲

吉晨。赴杜城東郊之禮也。余初疑句有脫字。及觀大歷閒光祿卿王訓墓誌亦云。遷厝萬季縣澹川鄉澹川原之禮也。則當時自有此文法。志不知何人作。但有岳也匪才。忝為敘述之語。岳則其名也。而不著姓。銘亦甚率略。此石舊在長安農家。畢中丞云。近為山西汾陽某氏攜去。今此搨本模糊者僅三字。不知是元刻抑翻本也。

唐顏魯公書東方曼倩畫贊跋 癸卯

魯公守平原時。謁東方先生祠下。見夏侯孝若所為畫贊。乃開元八年刺史韓思復所刻。歎其字形纖靡。

將四十年。漸不可識。魯公於是更作大字。以貞諸石。余得此本。體勢嚴正。風力凜然。天寶十三載至今。已九百八十餘年。而字皆完好。魯公謂字大可久。其信然邪。乃廣川董彥遠在宋宣和日。已謂其石今已剝。後世復爲摹榻以傳。乃書院待詔人所書耳。卽如是。亦已歷五六百年。而石何以不壞。豈此又爲近代所摹勒邪。雖然。優孟似叔敖。虎賁似中郎。要必尙有相近者。近且令人起敬。況其真乎。此本尙是三十年前所榻。上有陵縣之印。是時國書猶未改篆體也。其一二破損處。乃爲人釘壁之所致。非本然也。

唐內侍李輔光墓志跋 癸卯

右碑崔元略撰。巨雅書。巨姓也。後漢時有漢陽巨覽。爲梁商掾吏。著名。碑云。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以元略長兄嘗賓於北府。以元略又從事中都。俱飽內侍之德。將命錄實。見託爲誌。是元略自言。因巨雅之託而作也。關中金石記乃云。巨雅。元略之弟。巨雅曾爲晉州司法。元略又官於中都。故撰書此志。以記功德。大誤。碑文自明。亦不待辨。碑中用仕君子。士仕古通用。至宮掖作官掖。筆之誤也。局字戶下著勾。訊字言旁作丸。皆破體。碑元和十年四月立。今剝落者僅十六七字。餘尙完然。何其幸也。

唐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碑跋 癸卯

此唐美原縣永仙觀主田名德所撰。并集晉王右軍行書。文甚剝泐。其標題尤不易辨識。關中金石記名之曰永仙觀主田尊師碑。蕭森文。名德集書。非也。蕭森所撰。乃永仙觀記。亦集右軍書。同在一碑。森稱尊師集王羲之書。勒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碑刻石。實邁古今云云。今以其言諦視。碑之首行智慧觀身四字。

隱隱可辨。其下云。三皇內景弟子永仙觀主。兼檢校奉先等縣威儀田名德集。晉右軍王羲之書。蓋名德卽尊師之名也。美原今爲鎮。屬富平縣。又有一碑。篆額曰。大唐檢校兩縣威儀兼永仙觀主田尊師德行之碑。惟光行書。上一碑大歷六年十月立。此碑先後相去。殆亦不遠可知。

唐太常丞贈諫議大夫溫佶神道碑跋 癸卯

此碑字可辨者無幾。其文牛僧孺所撰。其署銜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奇章郡開國公。至姓名則已磨泐矣。書者裴潏銜及姓名尙全。額未之見。其銜名亦皆不可辨。溫佶者溫造之父也。舊唐書造傳載父輔國太常丞。新唐書附造傳於溫大雅傳下。載佶事爲詳。云佶字輔國。以字行。碑載依顏平原李臨淮。而文多爛脫。新書具詳之。碑敘興元之亂。李絳被害。宰相泣於上前。及遣造往誅叛卒。文亦多斷續。又云。唐制位三品者。父祖得以刻石記神道。僧孺於尙書云云。下闕敘。中稱佶爲諫議公。銘中則稱先生。後年月闕。以舊書造傳及僧孺傳考之。造爲檢校戶部尙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在大和五年七月。僧孺之出爲揚州長史。在六年十二月。今文中稱造爲尙書。則碑之立當在大和七年冬以前。以其年十一月造入爲御史大夫。其轉禮部尙書。以九年五月。逾月而造遂卒矣。故知當在七年無疑也。

唐西平郡王李晟神道碑跋 癸卯

此近時所榻。然字蹟尙不甚模糊。唯其間有爲妄男子增益者。如具以狀聞。聞字上本空一格。今本作具。

以狀以聞。既無此文理。而次以字全乏端重之容。與前後以字無一相同者。又唐文宗年號大和。本是大小之大。今本於大字內增一點作太。與碑中所有太字相較。其點略小。亦後人妄加也。魏明帝與北魏孝文帝年號是太和。而文宗則是大和。他碑版咸可據。舊本新唐書亦然。今人皆一例作太和矣。安知不反執此碑以爲左證乎。

宋穆庭秀穆伯初二墓表跋 癸卯

二穆父子也。庭秀名賓。其子伯初。名端。皆不仕。本河南人。徙居章印。相繼在熙寧年間卒。葬女郎山之陽。至政和三年。庭秀之曾孫涑乃請洛陽王壽卿爲文。兼爲之篆。以表之。字大如杯。嚴整有法。殆鼎臣之流亞也。文亦簡淨可觀。壽卿字魯翁。黃魯直稱其書法。非章友直輩所能管攝。抑其人品亦高。嘗被召至京師。使篆字說。辭以與王氏之學異。後以命李孝揚。而壽卿終身布衣。則其篤信古學。不隨俗尙。爲可見矣。

宋龍泉山普濟禪院碑銘跋 癸卯

碑在汧陽。知隴州閻仲卿撰文。沙門善儁行書。自署廣慈禪院文學沙門習王右軍書。關中金石記云。古有集書。無稱習書者。習書應是依仿爲之。筆畫雖近。卻甚拙陋。如閻字作門內陷。右軍時必無此體。余案碑中譌字尙多。如虔字似虔。門右似冈。迎字從邛。馱字左胃右友。奢字從攴。範字從几。至冠絕作貫絕。容可通用。樊籠作煩籠。殆不可通矣。閻字內左作卩。右作丂。下日似陷字而亦非也。

元重立開化瑤巖閣記跋 癸卯

石晉時劉知遠爲北平王河東節度重修蒙山開化寺。瑤巖閣判官蘇禹珪爲文記之。支使蘇曉書丹篆額。今碑乃元至正八年重立者。後署御史郭方亨謄書。字甚醜惡。且多譌別。文云謬塵邳桂。獲廁庾蓮。今作庚蓮。元本當不如此。蒙山在今太原縣西。記云開化寺爲北齊天保末所建。唐高宗及晉王李克用皆重修。文於前代帝王亦皆提行。其用意頗近厚也。

元少中大夫梁天翔碑跋 癸卯

右題元故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梁公神道碑銘。李源道撰文。趙孟頫真書。元明善篆額。少中名天翔。字飛卿。汾州平遙縣人。世爲武弁。獨以文階起。年十八。卽爲本縣尹。以民事詢邑老。皆曰可。而後行。禱雨有應。民爲之勒石以頌。後爲禮部侍郎。遣賑高麗饑。還授少中大夫。成都路總管。未幾改授廉訪使。命下疾革。卒於都城。年五十五。至元癸巳年也。夫以縣人爲縣尹。而年又最少。元之用人。可爲奇矣。乃能克自振勵。詢於老成。如子賤之治單父。豈得以其少少之歟。碑在今平遙縣城中。其後裔所居之內。厭椎拓之煩也。爲復壁以隱之。必不獲已而始啓焉。余今所得者。乃昔所榻之餘也。

近刻隨姚恭公墓志跋 癸卯

此志真本不可得而見矣。都氏金薤琳瑯所載。其缺文皆注缺若干字。亦有不能定其缺幾字者。此似見其真本矣。然細案之。亦是据翦裁黏貼之本。非元榻也。蓋其所不缺者。亦多有不聯屬處。其所注缺一字二字者。就其文義。必不僅止於是。乃有妄人者。卽就其數而補之。讀之多不可通。都氏本有大象字。周靜

帝年號也。則不能續。因并去此二字。其末諡曰恭公。以下脫文必多。今本補乃爲之銘。銘曰六字。揆之文氣。必不應爾。且并不知銘之有韻也。於逝川下補何既二字。與徽猷永遠句不相叶。其謬妄一至是。但觀前署名兩行。實都本所無。一云內史侍郎虞世基撰文。一云太常博士歐陽詢書丹。又別有廩軍二字。乃補篇中所誤遺者。蓋篇中有莫不家實食句。食上脫廩字。又將之泉又竭句。將下脫軍字。都本則作食廩與將軍。文並不缺。而近人刻金薤琳瑯者。乃以廩軍置內史侍郎之首。更大誤矣。又近本銘後又別出祀掩二字。蓋因篇中方陪祀岳。遽掩佳城二句。祀誤作紀。又掩字脫。故補正之耳。觀此則近本亦非竟全然無據者。但不知闕疑而妄作以欺世。爲可恨耳。唐太宗祭比干文。近亦翻刻。然其位置一仍其舊。所缺幾何字。可得而指數也。使仿刻者盡如此。又何譏乎。然此書法實秀整。不可謂不微有得於率更者。余是以亦不棄焉。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六

跋九

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跋 癸卯

余年來頗嗜金石文字。頃晤長山司訓曲阜桂君未谷。馥于濟南。言及此。桂君曾見城南某秀才家有漢碑本二。一爲范式。一爲元丕。皆世所不多見者。及余訪孔君漢谷于闕里。則范碑居然在焉。無意中忽經余眼。可謂快事。元丕碑漢谷響榻一本。又有元氏近年所得漢永初四年祀三公山碑。皆出以示余。小說家謂京師人有眼福。余一日而得見世所不易見者三焉。亦可謂雙童慶所遭矣。乾隆癸卯良月廿二日。

漢瓦當字跋 戊申

同里趙君洛生。魏篤好金石文字。自秦中歸。篋中儲漢瓦當。凡若干件。摹其文。得四十紙。以詒余。其尤罕見者。一瓦十有二字。爲小篆。三行。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中若星之列布者十。旁有若藻形者四。匡郭皆完好。審厥形製。其爲漢時物無疑也。考瓦之著於錄者。始宋敏求長安志。所得僅五而已。畢中丞之撫陝也。所得乃三倍之。載其文於關中金石志。吾鄉朱排山先生。屢更得二十有餘種。亦云夥矣。今洛生所得。又倍蓰之。好之深。則其精誠所至。鬼神若有以相之。此非若鼎彝壺鑑之屬之。必待破冢而出也。不貢於朝。不登於貴人之筵。爲物之所不爭。茲洛生所以得據而有之。窮居之士。亦得相與摸擦而縱

觀之。其可寶貴。安在其出鼎彝壺鑑下也。夫瓦之爲質。土也。火燒之而後成。而乃能歷千百年而不壞。則當日埏埴之工。良非後世之所能及。然吾聞漢武起神屋。以銅爲瓦。銅之爲物。不爲燥溼寒暑所變易。宜若更可久矣。然爲人所資以爲用。故反不若此瓦之無用。得以壽於今也。夫銅尙不能久而況夫金鋪玉璣之炫曜一時者乎。噫。當日之崇基傑構。旣已蕩爲寒煙。而此片物獨尙出世間。吾黨之士。有與洛生同好者。其必因之而發懷古之幽情可知已。乾隆戊申開歲二日。七十二叟盧某書。

灤州昭仁寺碑跋 庚子

此碑在明正德時都南濠所榻本。缺者僅三字。今此本在嘉靖以後。全缺者廿餘字。然猶未至如近榻之剝泐更多也。金薤琳瑯中載此文。亦尙有可疑者。如云得兵鈐於辛教。吞戎韜於黃石。今碑中教字已莫辨。而起筆猶在隱見之間。則疑是女字之首。又云軒轅五十一伐。殷后二十一征。案碑二十實作卅字。而讀爲二十也。又云豈止菌鶴短獨。西鷄東鰈之貢而已哉。案菌鶴短狗。見周書王會篇。今碑狗字已全缺。意元敬時其匡郭尙在。故誤以爲獨也。又云杖錫四禪之林。攝齋三朗之路。今朗字亦唯月字尙可辨。余意必是三明。用彼家語也。凡此皆都氏傳錄之誤也。若碑有云坐辛扈。遊翠爲。則翠嬌也。置璽陳謙。避河爲讓。則撝讓也。此或皆可省文。至於詳觀郡帝。則羣帝也。高峰罷昭。則罷照也。白挺作挺。僧祇作祇。得無筆誤。有不及檢者乎。書法端重而無板滯之病。剛健而無險峭之失。乃唐初正書之佳者。以爲永興。則未必然。乾隆庚子在京師。金氏出此見示。臘月六日。乃爲題而歸之。

此書風神俊逸。而後記尤爲豪縱。余友金賢村藏此舊榻本。今在其從孫所出而觀之。有諸草廬先生跋。以碑後題龍朔三年。在褚河南已卒之後。疑史或失其傳。余細審之。後所題十九字。雖形模相近。而神氣絕不相類。兩朔字一月字。與磁中日月二月明珠恆明等字。其相去乃天淵。後所書者。拳曲累墜。斷不可以混真。當併後題褚公書十一字。俱爲後來所加無疑。蓋作書不自署其名。古亦多有。後人知其出於誰氏。因爲之補題。重其人則尤欲其名之昭著也。若此者非歟。所缺者共十八字。榻手之善。近亦不可多得云。庚子嘉平月七日書。

松江曹氏所藏淳化閣帖書後 甲午

閣帖刻於宋太宗。榻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大臣之登二府者乃賜之。仁宗時板燬於火。或曰尙在。但不賜耳。歐陽集古目錄兩載其說。而趙文敏謂元祐中親賢宅尙借板榻百本。分遺官僚。文敏書名冠一世。又宋宗室所稱宜不妄。世之言閣帖者。主銀綻紋。李莊簡言板完好時不用。破裂乃用之。則固當以少爲貴。此本神采奕奕。古色斑然。自是宋榻中之佳品。又第五卷末乃有一銀綻紋。則去完好時未遠。更爲難得。但診其紙墨。微爲不類耳。其本每卷皆有雲閒名輩印識。一曰陸氏子淵。乃文裕公深也。曹氏相傳云。本文裕家物。祖某爲陸所自出。故得之。余按文裕著儼山書輯。言閣帖火後已亡。今有者。翻本潭絳耳。以爲文裕家物。似乎考之未詳。且家有神物。而無一語及之。豈未嘗以此爲真本耶。然陶南村述劉潛夫之

言曰。今人不識閣帖。某家寶藏。皆非真本。卽非真本。而宋元閒人已貴之如此。何況又在數百年之後邪。曹君其善守之。

書黃長睿題跋後 戊戌

余借得廣川書跋凡數本。有一本似爲妄庸子所塗贅。引鼻之脛。接貂之尾。故篇幅加多焉。佗日余將卷而還之其人。未去閒聊復一觀。見中間有三十三葉。多署長睿父書。蓋會稽黃伯思也。其所著法書刊誤三卷。余旣錄之矣。此則雜題書畫簡策而不著書名。疑卽所謂東觀餘論。余插架適無其書。不能取以比對。然餘論有二卷。此尙有不盡者。余愛其鑒別精審。意辭方雅。但鈔本多誤字。又有一條乃複見。余爲訂其誤。刊其複而錄之。以附法書刊誤之後。卽目之爲長睿題跋。他日得餘論改正之未晚也。長睿自云勤於校書。丹鉛不去手。余於此殆庶幾焉。

東觀餘論跋 戊戌

始余得雲林子題跋數十則。無首尾。意其卽所謂東觀餘論者也。今年夏歸杭州。就鮑以文氏借得是書。乃宋四明樓攻媿爲之訂正。以付其子訥所開雕者。卷分上下。其上卷則以法書刊誤兩卷置諸首。其下卷之末。則并他人之文爲長睿作者皆聯綴之。不別標以附錄之名。余謂法書刊誤當別出。餘者乃爲東觀餘論。其閒或記一時與友朋評論之語。或爲辨。或爲論。或爲說。或爲序跋。大抵審正金石。考核藝文。頗班駁可喜。攻媿閒爲指瑕。然不以掩其瑜也。書中多用古字。其商山觚圓觚說有云。與圭芻相爲用。芻古

笏字見說文。又見穆天子傳。傳寫之誤。離留爲二。又以下曰字爲日字。川本遂去此句。此本不然。但注其下云。姑留以待知者。此深得闕疑之義。凡傳古人之遺文者。當以此爲式。不可以己所不知。而遂謂世無知者。使去其文。則雖知其文義之不接續。亦不能以意增矣。余前所鈔錄者。目爲長睿題跋。今既灼然知爲東觀餘論。但以物力之不裕。不復棄前之所鈔。而就爲補其首尾。使成全書。雖小不整齊。無害也。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既望後二日書。

書金石史後 戊戌

華州郭宗昌嗣伯與盩厔趙岫子函同時人。此書是其所著。然未可與石墨鐫華方駕也。書僅六藝之一。考訂金石文字。又書之末焉者耳。古人說苟未當。出所見正之足矣。何至動出惡聲。閒又雜以嘲笑。可謂無忌憚之尤者矣。朱子通鑑綱目。凡一年中再三易號者。皆以後一號爲定。此在一君之時。斯可耳。若繼世易代之際。誠有不可拘此體例者。故昔人已指其誤。今謂紫陽不當去漢獻帝延康年號是矣。遂謂其黷亂不經。名不正。言不順。非所以爲紀載。以一失而掩其全美。可乎。夫已既譏彈古人之失。亦當思不以失貽笑後人。乃今觀其書。則紕繆正復不少。如周冢穆天四字。此成何語。以爲出自元美。卽不當述之。述之而稱其善。可謂知言者乎。漢孔宙碑陰。洪氏隸釋所載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合之正六十二人。今不據此。而但引用脩謂四十二人。今所收反六十二人。以此爲疑。是昔人之失。當駁正者。彼反不能察也。華山碑郭香察書。昔人謂察書者。察蒞他人之書也。東漢時尙少二名者。

此則相沿成俗使然。非必猶遵莽制。雖閒亦有二名者。然殊寥寥。見於容齋隨筆者。祇可屈指數。今乃引莽孫宗坐罪死。莽曰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是當莽世亦有二名。且謂往牒二名。不可勝紀。謂無二名爲贅說。無據可笑。此又不足與之辨也。後魏張猛龍字神回。旣讀回爲呼骨切。則是篆之回字。說文作習。出氣詞也。下從曰。今乃云日出氣也。此說別無所據。余頗疑猛龍當本字神回。於名相配。不知碑誤書耶。抑傳本者失之耶。字書中不見有回字。故疑之。然亦不敢遽定爲然也。其文筆拙澀沓拖。姑不具論云。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書。

跋桂未谷所藏何義門評庚子銷夏記 庚子

予昔在暨陽。鮑君以文新槧是書寄予。索序匆匆應之。未暇閱也。後至都門。於黃崑圃先生所見退翁後來改定本。於卷首所云隨意讀陶、韋、李、杜詩及韓、歐、曾、王文者。易之以宋儒之書。其大指可知也。近年又從楊文定公家見一本。與黃氏本略同。中間比今刻本尙多數條。今未谷所收者。乃其元本。有義門何氏手評。兩公所見不同。苟元物不可得見。雖有精鑒。亦惡從定其是與非乎。元王惲秋澗集中所載元破臨安所得故宋書畫目。此本附錄於七卷後。在退翁甲申以後所著寓日記之前。位置良是。楊本亦有之。鮑刻缺如。後或補槧。斷不可移其次第。至書中所云資暇是唐李匡乂著。後人始加錄字。義門所云洞天清祿乃宋趙希鵠著。其自序正作祿字。義門不誤。而今俗閒本概改爲錄字矣。予於書畫無所解。聊以所知者附書之。以釋觀者之惑。

海剛峯墨蹟跋 辛丑

忠介產自炎陬。登朝直聲震天下。至今猶重其名。世因謂其書可辟邪。以故贗作者亦不免。金陵談茗村。孝廉家有此冊。爲公草書近體詩七言二首。五言一首。後題隆慶元年花朝前一日剛峯海瑞十三字。茗村與其鼎彝圖書諸珍物。棄置一所。乾隆戊戌之冬。不戒於火。盡燬焉。旣而掃除餘燼。獨得此冊於瓦礫中。四緣皆焦。其中閒字。獨完然無恙。噫。公正直之氣。耿耿不可磨滅。卽其遺蹟。亦有鬼神陰爲之護持。故能若是。書法神采秀發。光豔動人。後來董香光頗近之。未嘗見有峭厲不可犯之色。當與魏鄭公之嫵媚。宋廣平之賦梅花作一例觀。彼贗作者。多爲粗硬奇崛之態。以求肖公之爲人。豈可與此同日而論。吾疑祝融回祿。亦自具有精鑿。故因是以顯其奇也邪。昔趙子固有落水蘭亭寶之逾於性命。今談君之寶此燼餘。更出子固上遠甚。尾舊有圖記。曰子子孫孫鎮家之寶。此洵爲談氏鎮家之寶也。乾隆辛丑。開歲五日。在京師觀。卽題於元冊之餘紙。

題茅鹿門示子卷後 丙子

鹿門先生。因其子令章。卽爲手書訓之。前後凡若干紙。皆老成閱歷之語。且欲其爲善無近名。而美一歸之上。其所稱引。必本經訓。更勸其讀兩漢循吏傳。歷代名臣言行錄。真西山所著二經。與近代何元朗語。林中德行方正二卷。以爲出治之本。先生嘗令青陽丹徒。皆有聲。今書中猶以炫才揚己爲憾。其商賦役一條云。於我意不盡然。然南北異宜。不可卽以我言爲是。而爾言爲非也。其言藹然可掬。後其子果以循

卓聞先生是時年七十有三。書初不經意。而姿態橫生。良可寶愛。今歸其從裔孫霞客所。先生子名國縉。書中亦稱其文可傳世。惜乎今未之概見也。

楊忠愍與鄭端簡牘書後 丁未

余家舊有鈐山堂集。友朋見者。輒命燬之。何令人之深惡痛恨。越數百年而猶未平。一至於斯也。椒山先生獄中家書。向於其集中見之。復有專爲之版行者。近年保定臬使代州郎君。若伊詢諸容城後人。手跡猶在。爲鈎摹而勒諸石。余得其本而珍藏之。今此片楮。亦楊公在獄中寄海鹽鄭端簡於南都者。端簡復識數語於後。其家亦世寶之。乾隆壬寅。乃歸於余友海寧吳槎客。所新舊題跋甚夥。其視此敝紙。與夏鼎商彝等。嗚呼。孔雀雖有文章。而人終畏其毒。哀然鉅編。徒足供後人唾罵之資。余之不燬。人之欲燬。其異也將無同。今槎客得此零墨。復爲之裝潢而什襲之。其欲爲壽諸貞珉之意。亦豈有異哉。夫非楊鄭之子孫。而猶若此。足以見公好之與公惡。皆出於自然。而毫不容強。人亦可定所從已。聞楊公二疏稿。亦尙在其後人所於戲。亦豈可不謂之賢子孫乎。

周忠介墨蹟跋 丁未

隱汀絕望舟。驚棹逐驚流。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遊。日落當栖薄。繫纜臨江樓。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戊午夏日。書於崇忠堂。蓼洲老人周順昌。

右周忠介草書五言古詩四韻。後題戊午。乃神廟之四十六年也。越八年而緹騎之禍作矣。委鬼作威。羣

小暹毒。芝生於獄。凡六。而六君子遂并命焉。公其一也。嗚呼。國事至此。明之社欲不屋也。得乎。余向於吳中見一小幅畫。亦公筆也。老樹丫杈。中危坐一人。非如釋家所畫羅漢相。不解其所用意。豈如古巢父之流歟。今此書法。宛與後來董香光相近。而更加蒼勁。正氣鬱勃。自流露于行墨間。爲吾姻家孫靜川宏智所藏。假如不工。猶將寶之。而餘事況又過人如此。靜川盍慎守寶焉。萬勿爲蟬蝨所齧蝕也。乾隆丁未之歲。重陽日。杭東里小生盧某跋。

蕉隱亭記書後 庚子

古今富貴人所爲園圃臺榭何限。其能令人僂指數者幾何耶。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而能著書以傳於後。則草元一亭亦自千古。吾鄉和靖處士逸致清機。咏吟自適。其所居百世下人猶增葺之。若雲龍山人則又託於坡翁之文以傳不朽者也。國初長沙廖次裴先生名元度。富於著述。兼有能詩名。其所居息機園。有水竹之勝。中有亭曰雪蕉。此其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之微意歟。其友劉裘客名友光爲之撰記而手書之。去今百有餘年矣。問其園則已屬他氏。而此記猶在其後人湘渚孝廉所。文與書俱瀟灑不羣。見之者如親見二賢之高致。卽與夫斯亭之在廖氏。何以異哉。湘渚其善什襲之。

茶毘羊記跋 辛丑

太原傅徵君於書各體皆工。而尤長於篆隸。聞有石刻四大册。今其石在太谷段氏。或云在太原縣人家。分析零落。其榻本不可得見。李生德申得隸書茶毘羊記石本一紙。以餽余。文亦徵君所爲也。前題真山

書事既新異。文亦有致。以真書寫之。文曰。方山門未闢時。陰竇窈窕。生客未繇也。日衆經行。見羣狗子直竇。嗥睨之一羊。規竇入羣。狗子格之。嚙劇不退轉。僧慈悲揮狗子去。引羊入。羊如少安隱。謂逸諸牧。翌日有尋羊來云。潘氏役塗次。大恐怖。幸生還。許賽羊關帝。明日且賽。忽逸出。迺至此。請牽羊。僧曰。是羊逃死來道場。有放生。無殺生。請贖之。役曰。柰得罪關帝。僧曰。關帝在伽藍。其禱而鬪之。擘赫蹠寫一殺一不殺。役鬪得不殺。僧衆念佛。役亦念佛。如是願留羊常住去。於是羊得大安隱。常住芻豢月餘。一夜無故殞。大衆曰。羊來有緣。羊佛子。普請律衆。爲羊轉呪。茶毘附普同。後三行真書。律師海潤說因緣。行師自聞煮茶。居士高肖柴磨龔韻僧。圓璧辦齋。居士任復亨。張敏同鑄。隸蒼勁無近代人姿媚態。可寶也。六畜中羊似獨有知者。嘗見類書中載王克。王固。黃載等事。皆稱其跪拜求生。而此更投佛地。以幸免。豈不異甚矣哉。

書傅長芳臨歐陽率更化度寺碑後 辛丑

太原傅青主先生。於書各體無不工。其子眉。字壽髦。亦善書。觀其以行草跋。乃父重隸。郭有道碑尾可見。已。壽髦之子名蓮蘇。字長芳。逮事乃祖。亦有祖風。青主筆倦時。往往令其代作。署己名。非故舊具精鑒者。亦莫能辨也。今此卷乃臨大歐化度寺碑。似不經意之作。文多遺落。而結體與歐亦不相似。末亦署名曰山。然其骨格勁峭。形貌樸拙。益見其妍。政所謂粗服亂頭皆好者也。昔子敬自負書過其父。嘗拭去逸少所書壁。而以己書代之。逸少見之。但曰。昨真醉邪。子敬乃慙。今二傅之作。不知於青主優劣何如。而家風要爲不失。曹生敍五之得此紙也。寶之與青主先生真跡等。誠不爲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

三立書院須友堂書

劉文正公自書手記跋 壬子

劉文正公手記一小冊蓋以備隨駕木蘭行圍之用其亦古者笏記之遺意歟公在朝介然獨立矚然不滓人多憚其嚴正而延接士大夫又未嘗不藹然其可親也歲壬戌公考試中書文昭倅中選壬申入詞館公爲教習師在上書房日亦常陪侍履綦及官罷南歸而公未久卽乘箕天上音容遂邈不可卽矣令觀遺蹟儼然如對古儀形昔司馬公作字必端謹公以暮年居政地兼數任尙能作此蠅頭小楷無一筆苟如此何相似也將由得聖賢持敬之力耶頃薄遊白下方初菴觀察見示此冊勉識數語於後實不勝吾誰與歸之慨

跋梅二如所藏徐夔州墨蹟 乙未

近代以書擅名者多矣大率取法於唐更出入宋元明諸家其能溯而上之者蓋鮮此卷徐夔州爲中書舍人日所書也蕭灑閒靚如其爲人而運筆結體實有二王神韻長安歲晚人各有營乃獨泊然閉戶爲此冷淡生活其品高則其書安得不妙絕時流哉文昭於先生爲後進罷官後往還益密別來三年於金陵見此卷乃梅子二如所珍弄者并言先生已成古人昔共遊處時有善繪者貌得先生及其長君之容開篋見示宛然如生欲并裝置卷首噫本一時偶然唱酬之事而羣賢相繼有作若不勝豔羨者然先生寡而書之梅子又從而乞之此皆與晉人風致爲近余旣追和其韻又綴數言於其後以爲若梅子者知

先生之爲人。則珍貴其書。自當更倍於餘人也。先生晚名良。號又次。卷中所署名。字在未改之前云。

又跋梅二如臨徐又次太守手卷丁未

文昭十二年前曾爲二如題所藏徐公手卷。并屬二如臨一本畀余。竟不虛所請。未幾二如下世。余重是故人之筆。且張徐二老。一時韻事。而得諸老先生爲之咏歌歎賞。其事足豔千古。因裝成一軸。請二如之弟石居爲識。數言於其上。石居亦重出前卷示余。卷中有文穆公詩。卽石居昆弟之先大人也。憶余乾隆初。方從師日下。身亦爲童子師。未能造大人先生之門。然於邸鈔中時見公之奏章。公是時於卿列中。未爲甚崇。而敢言無所遷避。已若是。小子私竊宗仰者實久。歐舫前輩爲龍眠鉅族。是時宗袞方在朝。而蕭然無異寒素。武進錢文敏與余同鄉舉。同選中書。其登第也先於余。旣貴顯而不忘舊好也。新建裘文達公爲壬申殿試讀卷官。余以是年登第。以師禮事之。有燕會必招余在座。其卒也相傳爲江神。主江寧之燕子磯云。桐城王中涵戶部。丁丑會試。與余俱爲詩經分校官。坐聯席。相與浹洽者一月。識其人朴誠君子也。徐又次前輩。乃書此卷者。書旣絕倫。且兼精岐黃術。猶憶甲戌之春。余長男慶詒方三歲。患豆創。醫皆以爲結痂可待矣。時余七歲女久病。請徐先生入視。先生見余男亦在牀。出謂余曰。君男之豆。醫者以爲何如。此證有吉。有險。有凶。君男在險法中。余始皇急。就先生求良醫。先生因命其長君鳳鳴旦旦來視。毒然後大發於外。爲手製善藥。護其裏。散其外。又逾月而始愈。今余男年三十有六矣。向微先生。安能至於今也。今先生喬梓與五公皆不可復作。而余以衰齡。尙得撫遺墨而追舊游。情景了了。尙在目中。誠知

筆墨荒穢。然實有不能已於言者。略識其概。使來者得考焉。余本不善書。今更艱於捉筆。因授余表姪王嘉客士玉爲書卷後。時乾隆五十二年良月之六日也。

題方訥菴昂會試朱卷後 王子

凡鄉會試之有朱墨卷也。墨卷乃士子所自書。朱卷則鈔手所重謄。送內簾考校。以定去取者也。中式者取兩卷比對相符而後填榜。又待磨勘訖而後歸之禮部藏焉。所司未有復料檢者。其人後官禮部。閒取其得舉之卷攜以歸。而未有以示人者。吾故雖聞之而未嘗見也。今訥菴乃取其會試中式之朱卷而裝潢之。吾得見之。因以歎訥菴之大有異於常人也。自德行道藝之書廢。上之求士也。以其言。而士非言亦無由以進。此其爲拜獻之資也。重矣。顧士當釋褐入官之後。轉不自貴重其言。視之無異土苴。然俗閒相傳。至喻之以敲門磚。噫。其於修辭立誠之道何有。殆不過揣摩勦襲。徼幸弋獲而已。志得意滿矣。其言本無足重輕。至己亦不欲復觀。夫以終身之發名成業。顯榮赫奕之美報。一追溯其際遇之關鍵。所取者唯在其言。而猶不自愛。是其於言也。先已不誠。而他又何望焉。訥菴乃於其遇合之文。珍重之如此。此非遠異於恆流乎。然訥菴何不併取其墨卷而亦裝潢之。將無重襲雜沓中。無可檢尋耶。抑已爲識寶者攜之去耶。吾聞廷對之卷。亦皆在禮部。其人後登端揆。例當取其卷歸之。謂其向所言者。今舉以見諸行也。訥菴大用必有日。吾安得及見其敷奏。而更以豁吾目也。歷來闈中書手。不能無悻悻。其甚者至不能以句舉子畏其然。常以利啖之。以訥菴之貧。亦不得免焉。非然。安能書之端謹若斯也。向來分校者用藍筆。十

數科來。始改用紫筆。主司之用墨筆。則新舊一也。此卷流傳日久。後人或有欲知典故者。故親觀縷及之。

德隅齋畫品跋 丁酉

德隅齋畫品一卷。宋濟北李方叔廌之所作也。東坡嘗稱其文瀾翻不窮。有飛沙走石之勢。知貢舉日。白
俛必得。而竟失之。坡有詩自責。見集中。又哀其窮。以玉鼻驛相贈。今所傳馬券帖。是其事也。方叔所著名
玉巖集。李端叔之儀爲序。今不傳。此帙乃評畫者耳。能知名手用意處。雖無題識而摩挲放像。有以知同
物而異時。同形而異勢。摹寫曲盡。令人如將遇之。誠善於言者也。後言能畫不害爲貴人。爲賢士。是則固
然。然思唐中官傳呼宣畫師。閻立本時。則有藝。又不如無藝之爲善矣。此與圖畫見聞誌。皆從金孝章俊
明手鈔本傳出。中有脫字及避諱缺筆。一一仍之。

圖畫見聞誌跋 丁酉

一藝之微。莫不有法。藝之精者。亦可以取重於當時。傳名於後世。今名爲士人。而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悠
悠忽忽。以至終老。不大可哀也哉。畫亦六藝中書之流也。余不善書。而書之形聲。略略能溯之。余更不解
畫。而畫之雅俗。亦略略能判之。使持是以斬名於世也。吾固知其必無幸矣。雖然。舍此而求所以立者。安
在乎。余甚自危。而又何暇唯人之責也。觀此誌中所載諸人。其能事必不可以假借。孟子云。五穀不熟。不
如萑稗。必有其進乎此者。而後可以不屑乎此也。此書爲宋郭若虛撰。常熟毛氏有刻本。余未之蓄。從友
人處見吳門金孝章俊明手鈔本。託友人爲傳寫。以備插架之一種云。

書格古要論後丁酉

此書特游藝之資耳。觀其辨器物之真僞，的然不淆。若是噫，豈獨物爲然哉。其所以審善否，考情僞者，果何具也。身也者，表也。學也者，鏡也。表端則曲直見，鏡明則好醜分。不知務此而逐逐於物，無乃適蹈喪志之戒乎。雖然，有卞和之璞而不之寶，有干將之劍而不之奇，不能盡物之理，卽不能盡人之情。雖曰識小君子，亦不謂其無益而可廢也。今所傳本，云是吉水王功載所增輯，以余觀之，大率坊賈鈔撮以射利者耳。重複錯雜，已疑非學者所爲。而今所刊本，更全不離校，字體惡俗，甚且一篇之中，首尾貿易，不相聯貫。豈非書之一大厄乎。余以暇日依文尋之，略得其讀，爲校正之如右。然余以衰白之年，而乃爲此不急之務，政恐後人不嘉余之勤，而轉得誚余歲月之空擲也。余其何辭以謝。

書五曹算經後 戊戌

五曹者，田曹、兵曹、集曹、倉曹、金曹也。題李淳風等奉敕注釋，然所釋者五曹次第之序而已。疑當日尙不止斯也。宋元豐七年，與孫子輯古兩算經同雕版。毛子晉謂其端楷精工，真希世之寶。欲翻刻而未果。今鮑以文氏縮爲小字版行之，屬余爲校讎。唯覆月田衍一字，及方窖受粟之數，其奇分有誤。雖宋本亦爾。然正不當沿習其誤也。聖祖仁皇帝時，欽天監推測互異，爭執所見，朝臣不能定其是非。聖祖於是殫思研學，精析毫芒。遂有歷象考成等書，以爲天下後世之圭臬。而宣城梅定九於是時伏處草澤，亦復能蒼粹古今中西之學，而推闡之。數學至今日，舉天地人物精粗大小萬有不齊之品，而罔有不該矣。此區區

者直淺以導夫初學者耳。然唐時以算學取士。故算書易以流通。今之士習四子書外。守一經有餘矣。遑問此哉。朝廷鉅製。卷帙重大。既不能家有其書。而此五卷者。簡約可循。椎輪爲大輅之始。誠哉不可廢也。鮑子從若滅若沒之餘。依仿宋本。盡爲表章。其用意真絕人也。故余樂道之。乾隆四十三年孟冬二十有五日書。

又跋 辛丑

乾隆戊戌曾爲鮑氏校此書。卽就改正矣。今見館中本。復取而閱之。余所校果不謬。唯倉曹有一條。其元本云。今有方窖。從一丈三尺。廣六尺。深一丈。問受粟幾何。答曰。四百八十一斛。四斗奇七寸八分。余以斗法只一寸六分二釐。若奇數有七寸八分。則又成四斗有餘矣。當爲奇一寸三分。今館中本尙仍其舊。余乃更加覆審。則奇七寸八分實誤也。若七寸八分不誤。則四斗二字爲誤。衍明也。此書與孫子算經皆得汲古閣影鈔。宋元豐七年祕書省所進本。故行款爲近古云。首卷內腰鼓田。鼓田兩條。館校謂其術頗疎舛。爲更定其法。此當取其說以繫於後。乾隆辛丑七月十三日。在太原記。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07949



籍